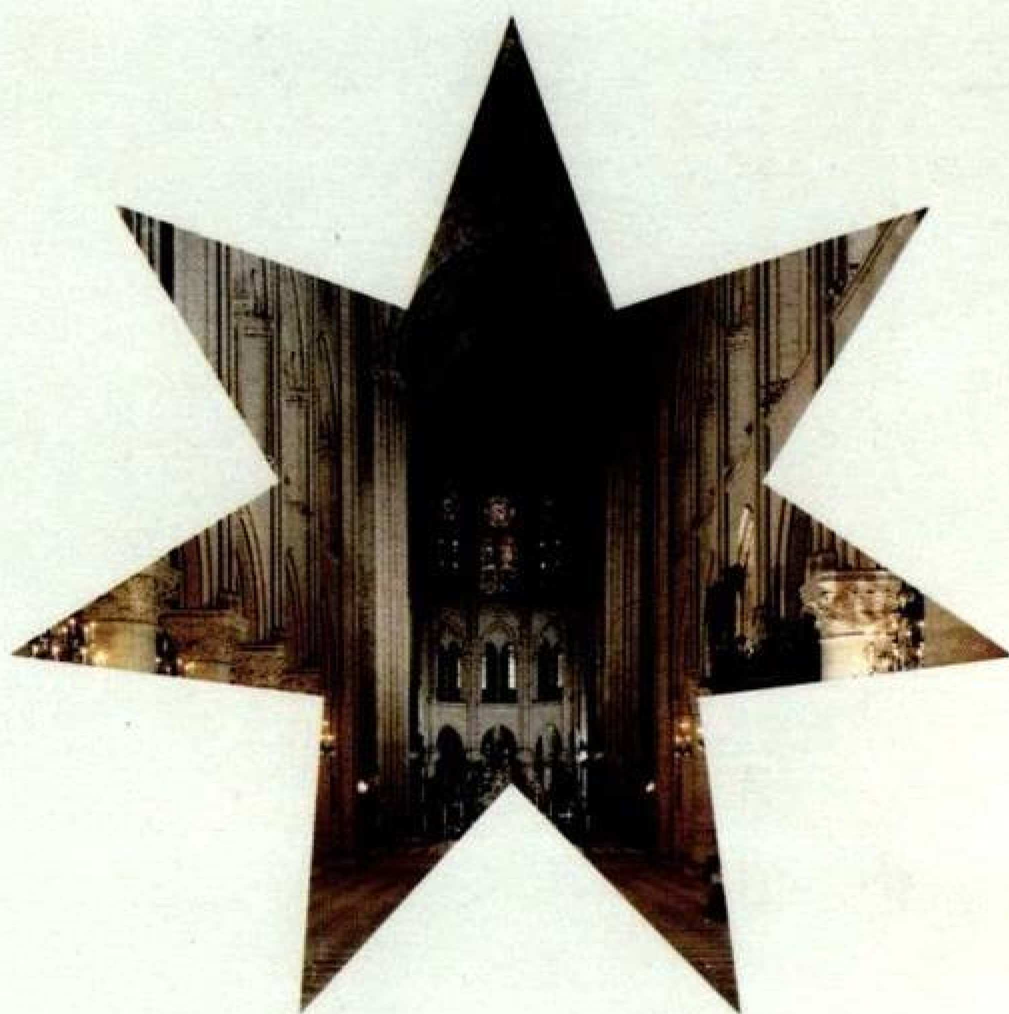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Thomas Keneally

三呼圣灵

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澳〕托马斯·基尼利　著　周小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人类生命，尽管有时候能达到神圣的高度，大多时候不过是滑稽剧而已，书中充溢着这种冰冷的、宗教式的意识。在这一视角之下，基尼利成功地在当前教会的历史分歧上增加了人性的深度。

——《泰晤士报》

非常有趣：牧师生活，尤其是梵蒂冈二次会议后的牧师生活，必然包含有这种可怕的喜剧。

——格雷厄姆·格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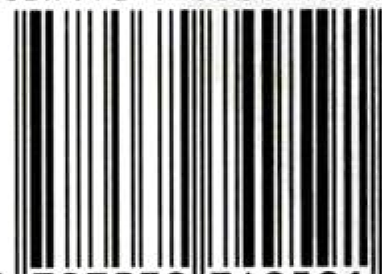
基尼利这部关于一位信仰动摇的牧师的小说，充满着意想不到的洞见和突如其来的顿悟。他创作起来如同天使。

——《纽约时报》

基尼利的小说最好应看作澳大利亚的《人间喜剧》。显然，他在形式和气质上均与巴尔扎克相近。

——彼得·皮尔斯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4959-1

9 787532 749591 >
定价：28.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呼圣灵/(澳)基尼利(Keneally,T.)著;周小进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6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书名原文: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ISBN 978-7-5327-4959-1

Ⅰ.三… Ⅱ.①基…②周… Ⅲ.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Ⅳ.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8975 号

图字:09-2008-369 号

三呼圣灵
(澳)托马斯·基尼利 著 周小进 译
责任编辑/王蕾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158,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4959-1/I·2784
定价:28.00 元

献给德里克·怀特洛克和艾莉森·怀特洛克

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Thomas Keneally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前言

黄源深

几年前，澳大利亚几位著名作家来沪，总领事狄淑贤女士设宴招待，我也应邀入席。宾主才十来个人，话可以谈得很透。席间，我提出了一个设想：翻译十本澳大利亚当代小说，作为丛书，同时面世。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总领事和文化参赞的认同，还当场商量了版权、赞助、出版、新闻发布等关键问题。他们的热情和慷慨让我感动，后来我任职的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也表示大力支持，这使我坚定了完成这项工作的信心。

这个建议的动因，是中国的读者对澳大利亚文学知之甚少，说来说去就是那本多年前出版的《荆棘鸟》，还是一部通俗小说。近三十年来，国内零零星星也出过一些澳大利亚文学作品，但因为分散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出版社，大多没有引起受众的注意。因此我便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同时推出十部澳大利亚小说？那样也许可以发出一点响动，稍稍吸引一下人们被惯性所左右的眼球。

选择哪十本书来译呢？这是一个难题。但后来大家达成了共识：必须是精品，而且是当代作家的。于是便想到了获奖作品。澳大利亚最大的文学奖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类似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是专门奖励长篇小说的。迈尔斯·弗兰克林是以小说《我的光辉生涯》享誉澳大

利亚文坛的著名作家，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澳大利亚女权主义的先驱，在世时虽有众多追求者，但终身未嫁，1954年去世时留下一大笔遗产。根据其遗嘱，澳大利亚设立了以她命名的文学奖，奖励在反映澳大利亚生活方面获得最高成就的文学作品。每年评奖一次，每次一部作品。评奖过程非常严格，先是从众多的申请者中选出十人的大名单（long list），然后从大名单中选出五名入围者（short list），最后从这五人中决定一人（一部作品）获奖。1957年评出了这个奖项的第一位获奖者，就是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帕特里克·怀特，获奖作品是他的代表作《沃斯》，由此可见这个奖的含金量，以及评委锐利的审美眼光。

列入翻译丛书的十部澳大利亚小说，初定时均为迈尔斯·弗兰克林奖获奖作品，但后来与澳方沟通后，考虑到要反映澳大利亚政府所推行的"多元文化政策"，增加丛书的代表性，其中两部改为土著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作品。虽然这两部小说并未获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它们在当代澳大利亚文学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具体的获奖作家和作品，也因为版权问题，反复磋商，几经变动，最后才定为现在这个书单：

《杰克·迈格斯》（Jack Maggs，1997），彼得·凯里（Peter Carey）著，1998年获奖；

《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1968），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著，1968年获奖；

《浅滩》（Shallows，1984），蒂姆·温顿（Tim Winton）著，1984年获奖；

《通往战争的公路》（Highways to a War，1996），克里斯托弗·科契（Christopher Koch）著，1996年获奖；

《伟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戴维·马洛夫

(David Malouf) 著，1991 年获奖；

《旱土》（Drylands，1999），西娅·阿斯特利（Thea Astley）著，2000 年获奖；

《井》(The Well，1986)，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著，1986 年获奖；

《黑暗的宫殿》（Dark Palace，2000），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著，2001 年获奖；

《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2003），布赖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著；

《狗的风光日子》(The Day of the Dog，1984)，阿尔奇·韦勒（Archie Weller）著。

这个书单中的十位作家都是澳大利亚的一流小说家，他们获得澳大利亚最大文学奖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无论是在文坛，还是在批评家的著作里，抑或学者的讲坛上，他们都是深受称赞，被广为关注的。他们代表了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不同流派、主题、题材和风格。对于想了解当代澳大利亚文学的读者，阅读这些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途径。

彼得·凯里是目前世界上两次获得布克奖的两位作家之一（另一位是南非的库切，已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学前途无量。凯里是澳大利亚“新派小说”的代表人物，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糅合黑色幽默、寓言式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不同元素，用真实的细节书写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昭示现代人所处的尴尬处境。《杰克·迈格斯》是一部寄寓于狄更斯《远大前程》文本的小说，但注入了后殖民主义的内涵，使其成为后殖民概念中“回写”(writing back）的典型。托马斯·基尼利擅长于运用历史题材和域外故事，反映个人与社会、与当局之间不可克服

的矛盾，以及个人所感到的不安全感和希冀摆脱困境的徒劳挣扎。他的作品既有严肃小说的深刻性，又有通俗小说的可读性，很受读者欢迎，电影《辛德勒名单》就是根据他的小说《辛德勒方舟》改编的。小说《三呼圣灵》以调侃不恭的态度，讽刺了澳大利亚的天主教教义。蒂姆·温顿二十多岁就已负盛名，获得"神童作家"的美称。他不但多产，已发表二十多部作品，而且还频频获奖，是澳大利亚两位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中的一位（另一位为西娅·阿斯特利），两次获布克奖提名。《浅滩》像他的大多数小说一样，反映澳大利亚西部小镇表面安静，实际却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克里斯托弗·科契曾两度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如他自己所说，"采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探索澳大利亚残存的殖民主义个性和心理，以及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心理创伤。《通往战争的公路》刻画了一个摄影记者在东南亚战争中的神秘遭遇，揭示了人类自身的悲剧。戴维·马洛夫既是小说家，又是诗人，两者几乎一样杰出。他的小说描写现代人的迷茫、战争的残酷、环境保护的重要等，常常采用两个人物互为烘托的手法，风格上表现为一种恬淡的诗意。小说《伟大的世界》描摹了战争经历和传统的"伙伴情谊"。西娅·阿斯特利曾四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她的小说主要反映澳大利亚北方小镇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作者对语言有很强的把控力，语词中常含宗教意象，往往对解读造成困难。《旱土》描绘了一个偏远的干旱小镇以及苦苦挣扎着的人们，为读者提供了澳大利亚的缩影。伊丽莎白·乔利的作品主题模糊、含混、抽象，人物的性格怪僻，行为出格。小说提供的图像往往零散、跳跃、不完整，需要读者费力地去重组。乔利恐怕是继怀特之后又一个难读难解的澳大利亚作家。小说《井》讲述一对同性恋女子遇到一次意外车祸后，内心所引起的不安与忧虑，风格与其他作品不同，颇似侦探小说。弗兰克·穆尔豪斯是出

现于六十年代，主张标新立异的新派小说（New Writing）的代言人。表现技巧上以擅长“间断叙述”而蜚声文坛。小说《黑暗的宫殿》刻画三十年代任职于“国联”（League of Nations）的澳大利亚女官员，在二次大战逼近时焦灼不安的心理。布赖恩·卡斯特罗是一位同时具有中国和葡萄牙血统的族裔作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大，却以构思独特和叙述技巧新颖而为论家所称道。《上海舞》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跟踪主人公从出生地香港到澳大利亚的人生轨迹，对身份、语言和归属等困扰着众多移民的问题作了深层次的探索。阿尔奇·韦勒是一位土著作家，作品主要反映土著人在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穷困、屈辱、多事的生活状态，小说曾多次获奖。《狗的风光日子》是作者的处女作，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个奖项。小说写了土著青年成长的烦恼和痛苦，以及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逐步认识。

这十部小说的译者都是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教师，他们曾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全国著名出版社先后翻译过文学作品，具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其中大多数人都以研究澳大利亚文学见长，可以说，这是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群体。这里所译的有些作家和作品，正是他们研究的对象。以此而言，翻译这些澳大利亚小说，他们是有一定优势的。当然，译文的成败还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这对所有参与其事的人，都是一个考验。以下是他们分别翻译的作家和作品：

黄源深　　《浅滩》（蒂姆·温顿）

王光林 邹囡囡　　《上海舞》（布赖恩·卡斯特罗）

彭青龙　　《杰克·迈格斯》（彼得·凯里）

徐　凯 王　慧　　《旱土》（西娅·阿斯特利）

周小进　　《三呼圣灵》（托马斯·基尼利）

周小进　　《狗的风光日子》（阿尔奇·韦勒）

邹囡囡　　《井》（伊丽莎白·乔利）

龙毛忠　　《伟大的世界》（戴维·马洛夫）

司耀龙　　《通往战争的公路》（克里斯托弗·科契）

揭薇　章韬　　《黑暗的宫殿》（弗兰克·穆尔豪斯）

这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翻译和出版，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因此有很多人需要感谢。首先，要感谢上海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尤其是前总领事狄淑贤（Susan Dietz-Henderson）女士和前副总领事高戈锐（Gary Cowan）先生，正是他们首先响应翻译出版十部澳大利亚小说的倡议，并积极筹划解决小说的版权和澳方的赞助问题。还有前副总领事欧佳妮（Jane Ogge-Cowan）女士，她接过了前任留下的未尽事宜，在文化处执行助理李蓓艳女士的协助下，最后具体落实了十部小说。此外，现任副总领事叶仁庭（Dene Yeaman）先生也始终关心这个翻译项目。我们要感谢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在得知这个计划后，主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澳大利亚澳新银行（ANZ Bank），对十部书的翻译非常重视，并帮助解决了版权问题。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并将此纳入科研计划，拨了相应的经费，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最后应该感谢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尤其是吴洪副总编，欣然接受了这个经济效益不好的出版项目，并组织人力完成了艰巨的校译任务，使这十部书得以按时出版。当然，我们应该感谢的人还很多，但因为篇幅有限，只能就此打住了，希望能够理解。

最后，谨以这十部澳大利亚翻译小说献给举办中的“澳大利亚年”（The Year of Australia）。

2009年6月于紫藤斋

1

星期六傍晚，梅特兰要到一个海岬上为一群毕业生做弥撒。活动安排在炎热的三月初，但是到了当天下午，黄昏只剩下冷冷的光和猛烈的风。圣坛上的布要用大头钉钉住，还开来一辆卡车，停在圣坛迎风的那一面挡着，以免圣餐杯和杯罩被风吹走。弥撒就在黑莓一样阴暗的天空下进行。海水从一侧冲上来，在他左边散开，小山上弥漫着团团水雾。他喜欢这种场合，很高兴地对着这些半坐半躺的人们开始布道。他们斜躺在毯子和防潮布上，好像准备从保温瓶里倒咖啡喝，或者做爱。这多少让他觉得，他主持的仪式与土地、圣餐和血有所关联。于是，从圣诞节回国之后，他第一次没有觉得自己像个外国人。

鉴于这里自然的气息，他决定改变讲演的内容。一开始，他对他们说，他本来以为会有一块野餐地，有银色的垃圾桶。他说，他原本以为这儿会有那种尖顶的小野餐帐篷，在帐篷里，比尔曾经爱过奥利弗，奥利弗的弟弟第一次学会了四个字母的单词[①]。

笑声在年轻的男男女女之间起伏。他们的屁股和肩膀斜靠在地上，蓝美达小摩托车和汽车散停在四周，如同吃草的牛羊，薄暮下恍恍惚惚，显出动物般柔和的轮廓。

他继续讲演。

“基督教给厄洛斯[2]喝了毒药，一个德国人这么说过。厄洛斯是男女之爱的名字。这个德国人说得对吗？是的，他说得对。”

问题是，他听起来像个时髦的神父，油嘴滑舌的那种。也许他的听众并没有像他一样感觉到，他们和他在土地里的根上就分开了，山、海、黑暗、大风，都唆使人去回顾悲剧。他回顾得很糟糕，轻松得令人厌恨。

“欧洲基督教给厄洛斯喝了毒药，对他的态度模棱两可，间接地禁止了他，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他说了历史原因，他轻轻掠过数个世纪，发现时光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触碰。那是虚假的温驯。

“当然，”他急忙说道，“我所说的一切，不过是就真理如何失去提供一点线索。我们只知道，真理的确失去了，厄洛斯的确中了毒。”

衣服外面罩着白长袍，披着十字褡，很暖和。但他薄薄的鞋子已经湿了，小腿以下很冷。

“从小别人就跟你们说过什么？一遍又一遍地说？说厄洛斯是危险的根源。他的确是。不过似乎情况是这样，如果那些小天主教徒的宣传中没有他的份，那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因为厄洛斯是个讨厌的小异教徒，有肮脏的习惯。大家看到，他被人诽谤了。他的存在，让人心中产生正当的热情，没有这种热情，生命甚至宗教都不复存在。你们抱怨这个或者那个神父灵魂苍白？但是，厄洛斯为了帮助人们获得热情而加在人们身上的自我屈服，神父没有。神父的方式更加艰难，因为他没有这种轻松的方法，让他的性格柔顺易塑。既然你们同情所有没有生气的

---

① 指“fuck”，粗俗语。

② 即“Eros”，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罗马神话中称为丘比特。

人，你们也应该同情和理解没有生气的神父。因为我们有些人受了误导，形成了一种性情，用这句话来表达最为妥当：‘他们不爱任何人，所以以为自己爱上帝。’”

弥撒结束之后，大家在小山的腹股沟里生起了一堆火。男人们和神父把死掉的金合欢树整个儿从地上拔起来，用来生火。火塘是用石头砌成的，搭得很巧妙的大炉子，倒适合这个场合：人在大风中献祭、搜寻、欢宴。年轻的女人们手里捧着装肉的盘子等着，木头发出的第一缕烟刺痛了她们的眼睛。她们开始聚到一起说着话，好像某种疑虑已被打消。火苗蹿起来，让黄昏最后的光亮显得无关紧要。男人们又找到了一棵枯死的树，把树连根拔起来就足以让他们满足了。肉在烤盘上烤着，血水滴到火里，火苗熏炙着女人们的眼睛，她们有的苗条而纯洁，有的腹中有了孩子，花格呢外套绷得紧紧的。

这像是一场原始的仪式。

神父听到身旁一个声音说道：“梅特兰博士？詹姆斯·梅特兰博士？”他朝声音那边转过身去，手里还拿着一块红色的肉。只见一名年轻男子，长着生气而带有嘲讽意味的鼻子，腰围有四十英寸。他身旁站着一个温柔腼腆的女孩，包着头巾，在火光中看好像是斯拉夫人。看来，她骨子里是旧世界的人，在神父面前规规矩矩。不过，她还是十分可爱。

“梅特兰博士，”年轻男人说道，“我是你表弟布伦丹。这是我妻子格丽特。”

“布伦丹。布伦丹·卡罗尔？”

“当然啦。”

两人随即都笑了起来，用力地握着手。女孩毫无指责之意地等着他们两人停止欢庆，陌生的亲戚们见了面，总要坚持这样欢庆一番。

“这真是件高兴的事儿，”梅特兰说。他以前听说过这两个人。叔叔阿姨们经历过大萧条和战争，最后终于找到了靠近商店和公共汽车、铺着阿克斯明斯特绒毯的避风港，所以他们认为可爱的格丽特和肥胖的布伦丹是个耻辱。

“你知道吗，”阿姨们告诉梅特兰，之前梅特兰在比利时待了三年，在家族——包括家族的英雄和叛徒——方面，需要她们最新的指点，“他们俩在大学里都是优等生。国家规划委员会给了他一份工作。她本来也可以在大学里谋到一个职位。可是，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他们需要时间消化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如果学到了东西的话。如果学到了东西的话！学了四年，马奇和查理牺牲了那么多，他竟然还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学到东西。反正他们就走了，到处跑，像大萧条时候的人一样。他们在乡村酒馆里当勤杂工和女工领班。还在罐头厂和铝矾土矿上干过。依我看，他们尝一尝大萧条的滋味，也是活该。”

“也许他们只是在完成他们的教育。”梅特兰无力地提议，长辈们愤怒的双脚在来之不易的地毯上动了起来。

“也许是吧。知道吗，据说他已经出版了一部诗集。我是说，你会以为如果他真的出版了诗集，会卖得掉，是不是？劳森[1]、华兹华斯[2]那些人之后，就没有什么诗歌了。现在诗歌是个稀罕物。所以我一直到报亭里问。可他们从没听说过。”

另外一个人说：“查理跟我说卖了五百本。他们过着像流浪汉一样的日子，结果呢，就只有一部诗集。还有坏牙。”

又有另外一个人说：“如果她怀孕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我就一直

---

① 劳森(1867—1922)，澳大利亚诗人、短篇小说家，民族主义文学奠基人。
②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派诗人。

想着这个。”

现在，这两个流浪的人就在这儿，在火光中。他们的牙齿毫无问题，也没有要当父母的迹象。

“我听说了很多……”梅特兰说，“家里的人对你的诗集特别自豪，布伦丹。”

这个大块头的年轻男人闭上了眼睛，诚心诚意地享受着他的文学荣誉。

“卖了五百本，”他解释道，“这是全国卖得最好的诗歌了。”

女孩说：“不过，行父[1]，大多数人读思(诗)，都似(是)从图书馆里借的。懂的人都说，他似(是)今后二十年内的重要思（诗）人。”

“我还以为你们俩都在路上旅行呢，”梅特兰对他们说。

“我们安顿下来啦，”布伦丹宣布道。他和格丽特都觉得这是件滑稽的事。“今天早上西北部的邮车把我们带过来，我们就安顿下来啦。这十三个小时，我们可都是规规矩矩的。”两人笑了起来，“我会找一份有退休金的工作，格丽特下个星期一就到我们那家老学位商店的德语系上班。格丽特在德国文学方面可是一流的。这也是应该的。她是他莫(妈)的难民呢。”他瞪大眼睛看着格丽特。“他莫(妈)的难民！”他叫道，她咯咯地笑了。“我希望我能够生孩子。我的骨盆挺合适啊。如果送到产房里，你还可以写诗歌。但你可不能在那儿教德语啊。”

格丽特和布伦丹是他们的一位朋友送来参加弥撒的，朋友履行了学位的义务，作为证据，他拥有一辆小轿车。等大家喝了茶，火堆也慢慢熄灭了，这位朋友又把神父、格丽特和布伦丹塞到汽车的后座上，在新

---

[1] 格丽特是德国移民，因其英语发音不准确，将“神父”发成“行父”，后同；下文布伦丹说她是“他莫的难民”，也是在模仿她的口音，原文为“bloddy reffo”。

座套散发的怡人气息中，大家被送回到市区。格丽特睡了。虽然他们整天游荡，她柔软而昏昏欲睡的身体却似乎表明，所有的到达对他们来说都是回家。

“你们今晚在哪儿过？”梅特兰问。

“我们认识一个人，他有一套公寓房。”

布伦丹的朋友侧脸看看前排座位上的妻子，说道：“要不是海伦的父母在我们这儿……”

到了市里以后，诗人身体往前挪了挪，格丽特的脑袋突然向后靠到椅子上，汽车橱窗里的蓝光映在她下巴上，一道一道的。不过她没有醒。正是这种温驯、疲乏的姿态和她难民一般的模样，促使梅特兰当天晚上迟些时候做出了决定。

布伦丹不时给出指令，汽车离开了大街上充斥着有色软饮料的氛围，来到连排的房屋之间。他们看到了拐角处的小酒馆，灯光洒在十字路口上，临近打烊，酒馆把老顾客们逐个送到门外。布伦丹瞪大眼睛看着。也许阿姨们说得没错，他显然拥有诗人的怪癖，遇到怪异的事物便兴致盎然，而把熟悉的——格丽特——抛在一边。

“就是那个地方，”他喊道。这话一说，他的妻子就醒了过来，咽了下口水，立即显出可以见到新房东、住进新家的模样。

那是一幢靠街的房子，所有灯都亮着。三个男人正把一张铺叠整齐的床用绳子吊住，从顶楼的阳台放下来，另外三个男人站在人行道上准备接住。两个女孩站在人行道边上看着，头发染成一条一条的，脸颊很窄，那是由于喝多了红酒、看多了加缪[①]的缘故。车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因为没办法才临时移动那张床的，房子里肯定已经住满了人。

---

① 加缪(1913—1960)，法国小说家、戏剧家。

“格雷厄姆！”布伦丹冲楼下的一个男人叫道。

格雷厄姆冲着楼上的人叫了声“哇！”，走了过来。见到他所谓的布伦丹那张长满痘痘的老脸，让他极其高兴，又极其懊悔。“老天爷，”格雷厄姆说，“任何其他晚上都行，老家伙，我可是说真心话。可今天有这么个聚会。我这儿有几十个人过夜，甚至还有夫妻。可是规规矩矩的……”

格雷厄姆往后站了站，脸上流露出宾馆招待员的职业忧伤。在他身后，那张床抵在石头墙上，好像被洪水冲刷上来的一件小工艺品。

于是汽车疑虑重重地继续向前，来到一个有保税仓库的地区。布伦丹说，还有一个地方，不过也许最好让他和格丽特两人在哪个拐角处下车。如果你是乘车来的，别人就不怎么同情你。

格丽特一动不动地坐着，眨着眼睛，对他所说的一切都表现出惊人的平静。

“这里吧，”过了一会儿，布伦丹轻声命令道，“就是这个拐角。”

他们下了车。他们愉快地与大家道别，丝毫没有焦虑的迹象。

“你们肯定能进去吗？”梅特兰问。

布伦丹说肯定。就算住的人出去了，他也知道钥匙放在什么地方。他开始挥手让他们继续走。显然，如果汽车停在那儿，看着他们安全地走开，他会认为是一种侵犯。

实际上，他们是在梅特兰所任教的神学院里过夜的，他们住在梅特兰的房间，梅特兰则睡在医疗室的一张床上，靠着同一个走廊，相隔三十码。

梅特兰在不远的地方也下了车，随后他发现他们俩在一间仓库的门廊里安静地说着话。他们各用一只胳膊搂着对方，可能打算就在这儿度

过那被称作夜晚的短暂时刻。梅特兰来的时候，布伦丹正在用左手抖开一本集子。在黑暗中他不可能阅读；也许书页的纹理能唤起整篇的诗章；也许他只是在寻找某个地址。

在一个繁荣的年代，被人看到坐在别人家的门廊里，让他很生气。但他的表兄是个神父，对神父生气，不免有点亵渎的意味。事实是，他们只有一块钱，他和格丽特，他们的行李在火车站，他们的钱在一家乡村银行里，他们的父母在另外一个城市。既然梅特兰博士花了这么大工夫来找他们，不妨让他知道这些事情。

“来吧，”梅特兰说，“我的房间比仓库门廊也仅仅只舒服一点点。”

在比利时的时候，他住在鲁汶的一套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可以随时收容流浪者，不受任何约束。现在，他们已经走了一英里，寻找出租车，这时他想起来，实际上他请布伦丹和格丽特住的，不是两个房间的公寓房，而是一幢用来培训神父的房子，而且这儿他不一定说了算。他觉得自己是个爱管闲事的人，竟然一再向格丽特保证，熏香和行圣水礼的洒水器不会把她赶出房间。他给学院的院长打了电话，但没人接。

快到午夜的时候，一辆出租车载着他们，来到一幢诡异的石头房子的侧门，房子拔地而起，巍峨如同大教堂。梅特兰有钥匙，把他表弟夫妇让了进去。这个山洞一样的东西是他不快乐的象征物，名字叫做圣彼得神学院。多年前梅特兰在这儿学习过，现在既然他又回到这儿任教，便常常听到他上一个禁闭年代的回声，因而虚幻恍惚、像殡仪馆大厅一般的走廊，在夜间又增加了新的含义。布伦丹和格丽特没有看穿它虚幻的一面，倒受到了触动。如果是在鲍里斯·卡洛夫[①]的电影里，看到楼梯上一只灯泡把模模糊糊的光亮照在墙上，他们可能会大笑起来。但这

---

① 鲍里斯·卡洛夫(1887—1969)，英裔美国导演，电影常表现怪物和邪恶。

是个宗教、庄严、禁欲的地方；所以他们现在没有笑。梅特兰带着他们上楼，一边回头看看，对于一个畅销诗人来说，布伦丹露出了少有的羞怯，格丽特还戴着头巾，害怕得像好莱坞血腥电影中那些患了肺炎的难民。楼上也有一盏灯，装在汽灯年代留下的天鹅颈状灯柱里，灯光中隐约显出两边走廊的入口。

梅特兰领着他们来到自己的房间，推开松木房门，房门上涂着清漆，增加了乡野的味道。“欢迎来到 *Mon Repos*[①]，”他说，“这儿是我的门厅，到这儿呢，就是我的——不，你们的卧室。”

房间不太整洁，点缀着历史传记和回忆录。墙角有一张床，大小是普通床的四分之三，在死者的窃窃私语中立着。

“那扇门外面是阳台，这边是洗脸池。”他给他们找了条干净的毛巾。“请不要被这房子吓倒了。实际上白天看起来就是很糟糕而已。你们会很安全的。”

布伦丹跟着他来到门边，格丽特已经听不到他们说话了。“我们非常感激，无法用言语表达。”

“这又不是什么豪华宾馆，”梅特兰说，“我那个沙发有点老教士的味道，如果你不觉得不舒服的话，就请便吧。晚安。”

外面，灯已经熄了，这就意味着院长在里面，那就必须去见他。梅特兰手里拿着祈祷书和当作睡衣裤穿的旧短裤和沙滩衬衫，他要先把这些东西送到医疗室去。医疗室里，赫斯特正在梦里和天使们角力，鼻子里呼哧呼哧喘着气。他是个神经质的学生，总是因为情绪激动、病毒或脓疱而病倒。梅特兰把东西放在一张床上，在一个柜子里的旧书中找出了毯子。毯子散发出霉味，但梅特兰对这种事情不太关心。而且，他也

---

① 法文：我的栖息之地。

害怕把赫斯特吵醒。

过了一会儿，他来到诺兰博士的办公室，房间位于主走廊上一条没有窗户的支廊的尽头。门半开着，能看到院长本人，两只脚轮流伸到暖气片上，在听他那位性情张扬的副手卡斯特罗博士说话。梅特兰敲了敲门。他进去的时候，卡斯特罗嘲讽地观察着他，那讽刺似乎主要是来自这个人鼻梁上架的那副无边水晶眼镜，所以主要是验光师的错。

"喜欢你那个黄头发女孩子，"卡斯特罗说。他是个仪表堂堂的人，尽管只穿着毛线衣、黑裤子和拖鞋(拖鞋闪闪发亮，像轻舞鞋一样)，尽管他手里拿着一条毛巾和一小袋洗浴用品。

梅特兰叹了口气，拍了一下额头："你不是找到了他们吧？"

"坐下吧，詹姆斯，"诺兰蒙席[1]说道。院长本人坐在那儿，还穿着一件长外套。在很多方面，他和他的神学院非常相似。他的谈话有一种古老的意味，能传染给他人，诺兰能让任何谈话的双方使用正式、宏大的语汇，在梅特兰看来，这套语言属于爱德华时代[2]。他穿着同样具有爱德华时代风格的外套，看起来很像《潘趣》[3]的卡通画上的牧师。他半秃的脑袋上有六根长头发横跨而过，梳得直直的，那儿以前或许是神父版本的上蜡胡须。"坐下吧。"他重复道，那模样有点儿太像伦迪勋爵[4]的一个叔叔了。

卡斯特罗开始聊起来。

"我刚刚在走廊里见过你的表弟夫妻俩。两个都相貌堂堂，不过在那四十瓦的灯泡下看起来，还是让人大吃一惊，经济形势不好，用这种

---

① 蒙席(monsignor)是天主教对某些高级神职人员的尊称。

② 指英王爱德华七世在位(1901—1910)的时代。

③ 英国一份以幽默讽刺见长的周刊，1841年创刊，2002年停刊。

④ 伦迪勋爵乃苏格兰古民歌中一人物，西莱尔·贝洛克(1870—1953，英国诗人)有关于他的童诗；文中所提伦迪勋爵的一个叔叔，出处不明。

灯泡也是没办法。不管怎么样，你忘了告诉他们卫生间在哪儿啦。”

梅特兰坐在那儿，拍着椅子的扶手。当时他没有想到，他们还会需要上厕所。他想，布伦丹和格丽特只要安顿下来，就不会为人所知，等大家都方便的时候，再告诉诺兰博士这个秘密。可是，卡斯特罗却发现了这两个陌生人，安然住在这儿，竟然都找起厕所来，而梅特兰还没来得及到院长办公室去。

现在，就在梅特兰解释的时候，诺兰那无比痛苦的表情使他心神不宁。某种东西——可不仅仅是鄙夷这么肤浅——让院长长满灰白胡茬的脸上，显出丧亲般的痛苦。

“詹姆斯，我真希望你事先问过我，”诺兰说道；梅特兰却发现自己竟然卑贱地答道：“他们俩都是绝对正派的天主教徒。”

“那你打算在哪里过夜呢？”卡斯特罗问，好像他把这件事情中最接近荒谬的部分分离了出来一样。

“我在医疗室的角落里铺了一张床。”

“天哪！谁会想到医疗室呢？”至少卡斯特罗不会。“赫斯特会把他的神经质传给你的。”

然而，从诺兰蒙席那副泄气的模样来看，似乎神经质已经近在咫尺了。

“我想，可不能让他们在仓库的门廊里过夜，”梅特兰又解释道。他希望，散发着三十年代气息的仓库门廊，能够穿透这个老头的想像力。“他们没钱，我也没有。所以当时我觉得，要么我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住一晚，要么陪他们一起，在那儿待到天亮。”

“你这个人真少有，”卡斯特罗愉快地把说这句话当成了自己的权利。“大半个晚上，你在海岬上晃、在贫民窟里爬，到头来竟然忘了告诉你表弟夫妇厕所在哪儿。难道你自己的膀胱就不受这强烈东风的影

啊吗？”

鉴于诺兰一直保持着悲剧的表情，这个问题并不需要回答。

“也许最好我还是去和赫斯特待在一起吧。”

“请等一会儿，谢谢。”诺兰说道。

卡斯特罗打了个哈欠。“好啦。回去洗脸。”他第二天要到大教堂去讲道；他是个受人欢迎的讲道神父，大家对他有所期待，因此像外科医生或轰炸机飞行员一样，他需要充足的睡眠。

他出去以后，蒙席说，“我倒希望你没带他们来，詹姆斯。”他的眼睛瞟过卡在打字机上的一封信。梅特兰看到一个拉丁文句子，开头是，“故此，最神圣的天父，我谦卑地渴望……”什么？某种宗教仪式特权？一条新教规？一份关于避孕的声明？也许信中的“我”是一名修女或者神父，请求解除誓言的约束[1]？需要诺兰写一份申请书？诺兰能写花体的拉丁文，那多少也能弥补某个女人或男人的罪行。

“他们昨晚一晚上都在路上？”他想知道。

“是的。”

老头收敛地出了口气，鼻孔里发出难听的摩擦声。看他那样子，似乎有人闯了无法挽救的大祸。他没有责怪谁。但他隐约在生梅特兰的气。

“知道吗，詹姆斯，就算是我的妹妹们，我也不让她们住在院里，虽然她们两人的丈夫都去世了。我让她们住在山上的女修道院里。”

“你觉得受到了侮辱，我能够理解。”梅特兰向他保证。

“你能理解我的悲伤吗？”诺兰说着，痛苦地笑了笑。

“说实话，我觉得很难……”

---

① 担任神职需宣誓，“解除誓言”亦即不再担任神职。

“你把某种新的东西带进了这个学院，你能理解吗？”诺兰用手拨弄着打字机的滚筒，无论那上面是谁的申请书，这下都只好颤抖、鞠躬了。

“比‘新’还糟糕。异端。”

梅特兰的脸上差点露出了笑容。

诺兰继续往下说。“这个神学院自从奠基以来，就没有发生过情欲之事。八十年来，一直如此。”

“蒙席，你是不是高估了它的重要性，这……？”

但是在神父的头皮之下，信仰固若金汤。“我认为，考虑到昨天晚上他们一直在路上跑来跑去，考虑到他们年轻，考虑到各种不良环境，我们就必须做出某些设想，詹姆斯。”

梅特兰使劲看着那双悲伤的灰白色眼睛。

“蒙席，我们不是希伯来人。不管我们做什么设想，并没有什么仪式上的不洁。”

“你明天一定要让人把你的床单换掉，好吗，詹姆斯？”

梅特兰想也没想，就站了起来。“对于你的感受，蒙席，我感到很遗憾，因为完全没有必要。我违反了礼貌的原则，但并没有违反任何有关学院清洁的、莫须有的规则。如果有的话，我个人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诺兰冷冷地说道：“你在这儿住的时间没有我长。”

“如果我在这儿住了那么长的时间，那我会更关心真正的事情。比如，赫斯特。”

“这儿一直都有年轻人生病。这是上帝的旨意。”

“这事……其他事情也都是上帝的旨意。”

事先毫无征兆，蒙席突然发了脾气，在申请书上狠狠地打上一行

字。“*Alii situs, alia licita*”[①]，他对梅特兰说，然后激动地在那张纸上使劲敲了一个冒号。“也就是说，一切皆有时、有地[②]，梅特兰博士。”

年轻的神父无言以对，于是道了晚安。他离开的时候，诺兰在他身后喊道，“床单，梅特兰博士，别忘了床单。”

梅特兰躺在那儿，大约一个小时，那个老头禁欲的自豪感搞得他心神不宁。在这个小时内，他的目标是默观。但他总是听到赫斯特的动静，还有赫斯特床铺外面那几扇磨砂玻璃长窗的声音，冷白的月光落在窗户上，令人难以入睡。

今天晚上，同其他晚上一样，在徒劳地努力进入默想世界的时候，他梦见上帝已降为一辆明亮的外科手术车，他躺在车上，双脚浸在冰冷的血里，他自己的血。他血淋淋的小腿和裸露在外的肩膀用令人生畏的狂热拥抱着帆布床单这一终极事实，如此强烈地断定着、屈从着，以至于他的身体都扭动抽搐起来。他想，这个梦只是他内心畏惧的一个标尺，因为他正离开他成长过程中的那个传统上帝，那是他的避风岸，像劳埃德[③]一样安全，可他却无法继续信仰。所以他有些淡然地忍受着手术车的寒冷，他知道，在不同神祇之间转换的人，是没有平静的休息的。

醒来时他听到赫斯特说：“听起来可能难以置信，可我发现，有时候就餐时不发狂真的很难。”

他觉得自己还需要一条毯子，要不拿一条来，他会咳嗽好几天，但

---

① 拉丁文：在其他地方，允许其他事情。

② 语出《圣经·旧约·传道书》第3章第1—8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

③ 劳埃德(Lloyds)是英国一个保险社，初创于19世纪末，现为一跨国集团。因其初创时保险有力，故有“像劳埃德一样安全”之说。

出于灵魂的礼仪，他等了一下，看看赫斯特还有没有别的话要说。最后，他从高床上滑下来，找到了壁橱。旧书发出的冰冷的霉味在黑暗中向他袭来；祈祷方面的书籍，都柏林，1913年，对纯洁无瑕的信仰来说，是个好年。为什么他不能生活在那个时候、不能在那时候当神父呢？积攒赎罪券，用圣伯拉修蜡烛防止咽喉生瘤，说很少有人能懂的连祷；第二年去大屠杀的现场为战壕中的人滥用神名而大发雷霆；1924年死于浮肿，葬礼上有人诵念玫瑰经，天堂毫无疑问。

这时，梅特兰在爱尔兰天主教真理社最受人欢迎的作者们创作的大量祈祷作品中寻找毯子，最后找到了一条，散发着酿酒厂的霉味。在他铺毯子的时候，赫斯特第二次而且更加强调地说道："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可思议。可我发现，有时候就餐时不发狂真的很难。"

"我觉得忏悔这件事有些尴尬，"一周以前，赫斯特在向卡斯特罗博士忏悔时曾说过，"可我发现，有时候就餐时不发狂真的很难。一把切黄油面包的刀都会让我出汗，根本没法吃东西。"

那是个闷热的晚上，在卡斯特罗的卧室兼书房里，房间有一排巨大的窗户，其中一扇开了四五英尺宽。窗户外面，一些蟋蟀正在为日渐凉爽的季节而哀悼。卡斯特罗慵懒地穿着一件黑色上衣、披着紫色忏悔圣带，撅着嘴巴以表示他的同情。

"这可真是荒谬啊，但是，我真的害怕就餐时间。切面包的刀是最糟糕的了。它会让我的灵魂不知所措，真的会。只要有人开始切面包……"这位瘦弱的年轻人，一说出"切"这个关键的词，牙齿都紧张起来。"我总会觉得，好像我马上就要抓起刀来，做出最不应该的事情。"

这显然是个性格软弱的男孩，他所受到的诱惑也令人难以置信，卡

斯特罗笑了，但赫斯特没有看到。他低垂的脑袋仍旧摇晃着、痛苦着。他内心那只警觉的眼睛，正盯着腹中那个要打破小孩脑袋、挖出他人内脏的野蛮动物。

“我不明白，”他继续说道，“我的内心为什么没有向伤残他人的冲动让步？我犯了多大的罪过？我应该做什么？我疯了吗？您认为我应该向医疗机构[①]屈服吗？所有这些问题，我都没有答案。”

他仍旧跪在那儿，不过右手的指头却在抓挠下巴上的一个粉刺。他闭着眼睛，但能感受到卡斯特罗宁静的光辉。每个人都知道，在卡斯特罗身后的桌子上，就放着他的 *Praelectiones de Codice Legis Canonicae*[②] 的校样，那是他研究生涯的确凿证据，不久将在罗马出版。墙上矗立着卡斯特罗敬奉的耶稣受难像，下方就是他的床，如同白色坟墓。

这些，赫斯特就算闭着眼睛也能理解，而且羡慕，因为这些都是恩宠圆满的源泉，好像神父本人已经把自己宁静的成就感注入了其中。

最后，卡斯特罗说：“你没有任何罪。至少这一点是肯定的，我的孩子，没有任何罪。”

这听起来有点戏剧化，可卡斯特罗却很平静，因为圣礼本身就具备戏剧性的因素，而且他已经主持或接受过无数次圣礼。而且他也不慌不忙。他充分地呼吸着空气，曾经有一位演说家，三块钱上一节课，教他如何把呼吸当作肯定或责备的武器。

“你想施加在这些人身上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暴力，是吧？你不是只想把刀插入任何地方吧？这种事总是和身体上的某个……地方有关。”

---

① “医疗机构”原文为“机构”（institution），指心理疾病治疗机构，有些宗教人士认为问题是信仰不坚，并非心理治疗所能解决，故有“屈服”一词。

② 拉丁文：《教会法典引言》。

“是的。”赫斯特承认。

“这种冲动袭来的时候，你心里并没有想到某个具体的人？我是说，你是不是觉得，身边任何人，朋友也好，敌人也好，任何人，你都愿意攻击？”

赫斯特用一只手遮住了已经闭上的双眼。“我没有敌人。任何人。”

卡斯特罗的目光透过那副闪烁着理性之光的无框眼镜，瞪着他。“我告诉你，这些暴力动作，这些冲动，所有人都在受其折磨。我们走出丛林的时间并不长，真的。多长呢？两千年？在很多情况下，还没有。欧洲有些部族八百年前还是野蛮人。八百年算不上什么时间，算不上，相对来说，不过一个瞬间。所以我们内心都有一个部分，希望我们回到……嗯，回到丛林里，在血的法则下感到开心。你所说的这些冲动，不过是精神上的消化不良而已，不能太当回事。你看，你把你的冲动太当回事了，你太容易受到震动了。为了你的灵魂，你以后不能轻易就受到震动。把你的信仰放在……”

他列举了一大串超自然的力量。

“还要放松，”说着，他呼了口气。“恐慌能致命。有意识地控制呼吸，那是我们是否正常的标尺和决定因素。”

在他头颅下方某个松脆的小战壕里，赫斯特战栗起来，喊道：“基督啊，我主基督啊。”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眯着眼睛看着窗外，黑暗中虫鸣啾啾、清亮可闻。

“您认为，我需要去看医生吗？”赫斯特问道。

“我认为不需要。最终能让你复原的只有信仰。那些医生也会跟你这么说的。而信仰只不过是一种熟练的放松方式。可以这么说。”卡斯特罗在椅子上坐直了身子，双手伸出来，握得紧紧的，表示年轻人内心

痛苦的两只犄角已经被他牢牢握住。

“要么你向冲动屈服，要么你不屈服于它。如果你屈服，你也不会有任何罪过，因为那时候你已经发疯了——这种可能性很小：连你自己也看得出来。如果你不屈服，那冲动就是政治家所说的纸老虎，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感到这么痛苦呢？”

“我知道了。”说着，赫斯特睁开眼睛，但疑虑还牢牢地占据着他的嘴角。

“而这些心理医生并不完全可靠。他们对神学只懂得一点皮毛，常常武断。最后，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你安眠药，我自己这里就有，我可以给你。”

赫斯特说：“谢谢您，神父。”可是，他原本希望自己病得很重，需要很多医生，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种症状就是正常的，而如果这是正常的，那他还不如死掉。

这时候，卡斯特罗开始询问他冲动的根源。

“都是同一个——”赫斯特伸开的双手在考虑着“魔鬼”、“折磨”等词汇，但是面前这位神父正像主教一样圣洁威严地呼吸着，他没有勇气流露自己的怨恨——“东西。”他解释道，一开始，在上帝可怕的目光之下，他觉得自己要为这个城市中各种处于危险之中的人负责：抄近路的啦，横穿马路的啦，挂在公交车外的啦。有一次，他拉了轮渡上的紧急制动阀，因为孩子们在甲板上跑来跑去。他并没有想到孩子们的肺会在海湾的深水中爆裂，而是相信，他有无限的责任。在上帝之下。

“道德顾虑，”卡斯特罗敷衍道，“欧洲一些最伟大的灵魂都受过这种痛苦。”

赫斯特惊恐的眼睛向上望着神父。一看到白色床单，那双眼睛立即像海鸥一样盘旋而去。一大片白色会激怒野蛮人，就像一大片帆布会让

艺术家激动一样。“然后，我心里有了最恶劣的渎神想法，”他继续说道，“做礼拜就成了控制这些想法的漫长斗争。那个——东西，总是挑选我最害怕的事情，然后加以利用。它用我自己的眼睛和灵魂，选择下次折磨我的工具。如果它是在严刑逼供，倒有可能——”

“别戏剧化了，”卡斯特罗对他说，“那个东西就是你。是啊，非常有可能就是你。有时候我想，同自己的战斗要比同任何黑暗王子[1]的战斗更加艰难。尽管如此，歇斯底里总是没有理由的。”

赫斯特放弃了，再次闭上了眼睛。他的皮肤上显出一条条的白色，和刚才狂乱激动时的红润相距甚远。

卡斯特罗冷冷地命令道：“那这阉割的念头又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我在阅读落基山印第安战争方面的书，”赫斯特解释道，“那不是低俗的读物。作者做过研究，是真正的历史。我读到了印第安人如何处置美国士兵的尸体。”

“请让我们分享这个秘密吧。”强健的卡斯特罗乞求道。

赫斯特表情扭曲。“他们割下他们身体的一部分，然后把割下来的东西塞进他们嘴里。”

“他们当然会这样做啦。心情好的野蛮人在战争中还会做别的吗？”

年轻人摇了摇头。

“好了，听我说，赫斯特，你是有信仰的人。你已经打败了野蛮人。让你这么紧张的，是它临死前的挣扎。赫斯特，作为你的忏悔神父，召请圣礼的一切特别恩典，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它临死前的挣扎，这些冲动的存在，或许正是你已离完美不远的标志。倒不是说有什么理由可以感到骄傲……”

---

① 指各种邪恶势力，有时专指撒旦、魔鬼。

赫斯特一脸木然，实际上没有一丝自傲之意。他解释道："只是一旦我拿起切面包的刀，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我就不会停下来，直到我完成心里想的事情。这一点，我知道。"

"你总要先抓住你想伤害的人吧。"

"那倒不一定。"他冒了很大的风险，说道，"我自己总是近在手边。"

"真是废话！"

外面，在浓荫遮蔽的石头外墙上，一群鸽子似乎被神父的怒火击中，开始放声歌唱起来。

卡斯特罗说道："这是怯懦的想法。你应该能免于我们本能的疯狂，这才是有尊严的想法；把冲动太当回事，只是怯懦。"

于是愤怒发挥了神奇的疗效。赫斯特开始表现出赞同和理智的迹象。卡斯特罗站起身来，在桌上的长条校样中，找到了一个装有白色药片的瓶子。他仍旧披着忏悔圣带，从瓶子里倒出两粒药片，给了赫斯特，好像这也是圣礼的一部分。然后他坐下来，给罪人以宽恕[1]。

---

[1] 信徒前来忏悔(confess，或曰告罪)，听其忏悔的神父(confessor)最后常予以宽恕(absolve)，乃仪式的一部分。

2

梅特兰在附属教堂里说弥撒的时候，格丽特和布伦丹也在场，两个年轻人似乎都令人震惊地确信这个仪式的意义：他真正的、献祭的肉，他真正的、献祭的血[1]。梅特兰看到两位亲戚，对失去的确定感的怀念突然向他袭来。

他想起了一位年轻神父，他们在法国一起吃过一餐饭。

“当然，”那位神父曾对他说，“我不相信构成面包的物质会变成基督的身体、构成酒的物质会变成……呃，你知道的。我是说，在中世纪说弥撒用这种方式还差不多。但是，真理的词语每个世纪都不一样。旧的信仰配方被扔出窗外，就像旧的化学配方一样。或者倒不如说，它们应该被扔掉。这你是知道的；你是个史学家。”

“我知道，”梅特兰承认，“那，你认为我们主持的这个仪式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还在想。”

但是，梅特兰当时在准备毕业论文，所以一直没有时间去想。现在，他只能闭上眼睛，对着这个难解的谜继续祈祷。

脱下法衣后，他回到医疗室，找他的每日祈祷书。书在他过夜的那堆乱糟糟的毯子里面。年轻时别人曾向他郑重允诺今后灵魂的平静，如

同向受训的教师郑重允诺退休金，而现在他和赫斯特的床铺一片狼藉，却是确凿的反证。

这时赫斯特走了进来，因为长了疖子，走路有点跛。他愁云密布的双眼向梅特兰眨了眨，算是问了个早安，然后他支起医疗室的窗户：一个明亮晴朗的早晨。梅特兰能看到，这个男孩下方的远处，是空荡荡的海滩，只有一个中年人在遛狗。海滨大道后方一个豪华公寓的阳台上，一个男人穿着及膝的中裤，看着大海，享受着他并不纯洁的生活，远甚于赫斯特对他圣洁生活的享受。

梅特兰已经收好了毯子，开始在每日祈祷书中寻找晨祷词。他在想，对这个陌生的年轻人，该开口说什么好呢。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负责医疗室的那名学生捧着赫斯特的早饭进来了。看见梅特兰，他皱起了眉头。

"请原谅我使用你的病室，"梅特兰冲他说道，"我那儿有客人在用。"

"非常欢迎，博士，"学生的回答热情却不乏嘲讽。足以让他这个神父明白，很可能任何教师或者任何从事某种神圣职业的博士，都不曾放弃过自己的豪华套房(让给写诗的流浪汉或者干任何事的流浪汉)，自己却去和病人挤一个房间。这么多年来，神学院培养神父、在教员中提拔主教、在赫斯特这种人身上滋生魔鬼，但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一个不属于他的神学院里，引人对走投无路者的迟到的关爱，并不见得就是什么美德。他在比利时过了三年轻松自在的生活，学会了一种游牧式的漠然，这也不见得是什么美德。最后，他仔细看了看后跟已经湿透的

---

① 指耶稣。圣餐是基督教的一个重要仪式，信徒相信圣餐上的面包和酒已转化为基督耶稣的肉和血。

鞋子，心里想，我得买双新鞋子。

“今天早上吃牛排。”那名学生对赫斯特说。

梅特兰离开了，一边默默地背着他的晨祷词。他听到赫斯特有些急切地宣布道，“不，我不需要切牛排的刀。”

在梅特兰的卧室里，格丽特和布伦丹有些羞怯地浏览着梅特兰的书。床已经铺好了；他怀疑格丽特甚至还收拾了桌子，找了一把扫帚把所有地方清扫了一遍。但这一点他不太肯定，他记不起每天究竟把房间搞得有多乱。

他们飞快地把书放下。两个人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准备走了。格丽特那个大手提旅行包就放在门口，经过的时候可以方便地提走。

布伦丹说：“我们要走了，神父。衷心感谢。”

“行(神)父，要不似(是)您，我们这一晚就糟糕了。”格丽特轻轻地对他说。

“我希望我们没给您添麻烦，神父。我们在走廊里碰到了您的一位同事——”

“你们还没有吃早饭呢，”梅特兰说，“还有，你们今晚打算住哪儿呢？”

“我们有很多朋友。我会直截了当跟他们说的。流浪汉的骄傲。”

有人在敲外面的门。好像有所预谋，抑或是羞怯。在神学院里，梅特兰和任何人都谈不上有可以共同策划阴谋的关系，于是他穿过房间，去招呼门外某位羞怯的敲门人。

原来是位修女，手里捧着叠好的亚麻床单。

“博士，我想您需要新床单吧。”

她是个中年人，这么大年纪的人不应该再为诺兰博士做一些无谓的

杂事。

“不用了，修女。肯定是搞错了。”

“哦，”她说。于是她开始后悔刚才爬了那么多楼梯。“诺兰蒙席给我写了个条，送到洗衣房的。”

“很抱歉麻烦了你一趟，修女。这样吧，把床单留在这儿，我下楼吃早饭的时候再带到洗衣房去。”

“不用了，博士。一人干一行。早安。”

梅特兰对房间里面的两个人喊了一声，说他要去见一下蒙席。但是他并没有急着去。他在走廊里等着，走廊墙上有一幅画，画的是罗耀拉[1]在曼雷萨令上帝惊诧的事情，让梅特兰强烈地回想起童年时代令人敬畏的宗教。他想好了该说什么，然后下了楼，来到餐厅。当然，诺兰蒙席和他的学生们早饭还没吃完，还在一边搅着茶，一边听读经。也许是他们在弥撒中表现出的宁静增添了梅特兰的怒火，他拐到厨房里，狂热地夹起煮鸡蛋和香肠，给他的客人们当早餐。等他吃力地端着满满当当的盘子走上狭窄的楼梯之后，却发现客人都走了。无意中留下了几颗扑面粉的小颗粒，落在关于哈布斯堡家族执掌波希米亚的那本书的封面上。还有，他们有意写了一张道歉的便条。

两份早餐将他的孤独暴露出来，他坐了下来。心里想，我必须多见人，找到一些老朋友。他们不爱任何人，所以以为自己爱……但是他又发现，要去想象自己真正爱的事物，实在太难了。

当天上午稍后时分，当梅特兰进入诺兰蒙席的房间时，发现他兴高

---

① 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教士，创立天主教耶稣会，反对新教。罗耀拉原为士兵，后在西班牙的曼雷萨苦修一年，形成其主要宗教思想，故有下文“令上帝惊诧”。

采烈地说道："早上好，詹姆斯！"好像已经忘记学院所谓的污点一事。院长已经穿好了拷边法袍，系着紫色腰带，准备参加每个星期天上午在附属教堂里举行的庄严弥撒。

梅特兰说道："蒙席，如果你再干涉我的道德健康或卫生习惯，我会认为那是严重的侮辱。"

为了表现出甜美的理性，蒙席开始平静地伸出双手，像主教们面对《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一样。

"我承认，"梅特兰继续说道，"把他们带到这儿是缺乏礼貌，不可原谅。但是，既然他们已经来了，你就应该知道，我绝不会让他们受到侮辱。"

"侮辱？那可不太公平啊。"

"我向你保证，我会使用我房间里的家具的，而且不会感染上包虫，也不会感染上堕落。"

"噢，"诺兰喃喃地说着，把饰有紫色纽扣、尊宠高贵的黑色袖子朝梅特兰伸过来。"詹姆斯，你对自己关心不够。我敢肯定，你在比利时的时候就没有好好吃饭。也许一点滋补品，詹姆斯……"

"也许吧。但是在伤害对方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彼此向对方道歉。我已经道过歉了。"

"我也已经乐意地接受了，詹姆斯。顺便说一下，下下个星期天，你被安排在大教堂讲道。请你在下下个星期三之前把讲道词交给我。"

"你是说，你要审查所有大教堂的讲道词？"

"这是惯例。"蒙席和蔼地说。

"卡斯特罗博士呢？"

诺兰的双手像老鼠一样，钻进了一只半开着的抽屉里。他拉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文件夹，里面有他一辈子的资格证书。他把一份二十年前

的大主教办公室文件扔到梅特兰面前。

“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受大主教委托审查所有大教堂的讲道词。”

“但是，你也要求看其他教员的讲道词吗？”

“你无权过问……”诺兰说道。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他让自己对床单的愤怒，延伸到了大教堂讲道词的问题上。

“很好。那我就不妨碍您的庄严弥撒了，蒙席。”

“我们的庄严弥撒，詹姆斯，”诺兰威严地说，“我总希望能在那儿看到我的教员。”

梅特兰没有四角帽①，还曾希望做点事情，现在他在走廊里一路撒下用法语说的脏话，然后准备去刮刮胡子。

① 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所戴的帽子，不同颜色代表牧师的不同等级。

3

小轿车里坐着五个人，他们刚为一名死者做了临终祈祷，正云雀一般欢快地往回赶。去世的是一名老学者，名叫凯恩斯蒙席；平静而理想的死亡，而且卡斯特罗博士的临终祈祷说得响亮悦耳，时间又掌握得刚刚好。现在他开着车，或许有些冒险，车中的谈话一遇到十字路口便立即打住。他自如地驶过一个个拐角，几乎都不用刹车。毕竟这不是一座永恒的城市，拐角处暗藏着酒吧、闪亮的药店和围着高栅栏的外科诊所。然而，他却喜爱这个城市，他知道有一天他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大主教。人们会突然从几辆停好的车中间蹿出来，朝来往的车流里冒险地迈出脚步，卡斯特罗喜欢和这些人的初次亲密接触。他祝福那些长腿的女孩子们，希望她们获得迷醉之乐。还有黑皮肤的女士们，胳膊下夹着来自巴尔干半岛的美食，朝位于七条车流之外、设定在六点钟的炉子皱着眉头，他祝福她们获得平静；还有那些成功的男人们，穿着笔挺的西装，公文包鼓鼓囊囊的，装满了隐秘交易的文件，他祝福他们拥有充满爱和神秘体验的难得生活。

诺兰蒙席坐在他身旁。梅特兰博士在诺兰热情的催促下，也参加了死者的临终仪式，这时他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诺兰蒙席两位寡居的妹妹——克拉克太太和拉莫特太太——坐在他两边，肥硕的臀部把他挤在

中间。两位女士实际上都有幽闭恐惧症，都喜欢坐靠门的座位，脸靠在门边吹风。梅特兰怀疑，一旦出现撞车的可能，两人都做好了跳车的准备。她们的眼睛不停地估量着窗外的车流和人行道，拉莫特太太在危险的时刻总会轻轻地呼口气。梅特兰身体向前倾着，但两侧的女士们穿着衬料衣服，身体还是在他身上轻轻地摩擦着。

卡斯特罗开着车，沿着一条有香樟树的大路下坡。在一片片公寓小区之间，梅特兰能看见深蓝色的亚热带海湾，这对他以及前座上两个人的神父身份来说显得很陌生。他和诺兰一起来，已经耽误了一下午的工作，这令他恼火。他靠着卡斯特罗的人工合成皮革座套，后背开始发痒。

路上所说的话，证实了他两个月前的猜测。他之所以能成为诺兰的员工，不是因为他在欧洲所学有所专长，而是为了安稳驯服——像父辈一样要求安稳驯服，诺兰的典型特征。所以他觉得，为什么不能像一只猫一样抓出点痕迹来呢？毫不含糊地结束他神父兼神父教师的职业。

几分钟前，克拉克太太说过："大家对我说，你是很受欢迎的听罪神父，梅特兰博士。"

梅特兰倒愿意相信，这个话题是诺兰煽动起来的。不过，他知道，院长很在乎神父的男性气质，不会允许他的妹妹来批评任何神父。

"归根到底赦免都是一样的，克拉克太太。"他正统地笑着回答。而且，在他每周六要待四个小时的郊区忏悔室里，他从没觉得哪个悔罪者在磨时间。

"不。你很受年轻人的欢迎。我们认识几个人，要跑几英里的路来向你忏悔。"

"海伦·西蒙斯，"拉莫特太太提醒克拉克太太，"四次剖腹产，医生不肯为第五次负责……"

“噢，对啦，”克拉克太太接着说道，“喏，你让她的内心得到了平静。还是正确的做法。常识性的解决办法。不敷衍了事。”

对前排的专家们来说，“不敷衍了事”的意思就是允许使用调节药物。与她苍白无力的神学家哥哥相比，虽为一母所生，克拉克太太可真算得上是个精力充沛的女孩子。

“我知道了。”梅特兰说。他努力想让自己听起来像一位铁面无情的听罪神父。“但是你知道，不可能每次都给出开心的答案。”

诺兰漫不经心地开口道：“最近搞出了那么多关于这种问题的讨论。”“这种问题”的意思，是指他妹妹那位做了四次剖腹产的朋友。“告诉人们，他们仍然受到和以前一样的相同法规的约束，这对他们来说可是奇妙的定心丸。”

为了公正起见，必须注意到，蒙席似乎想用这句话一锤定音、结束讨论。如果说梅特兰在某些问题上是个温和派，也就是说是教内的异端，那么，这件事情也太微妙了，不适合坐在时髦的小轿车上辩论[①]。

“你这个油嘴滑舌的白痴！”卡斯特罗冲着一个水果贩的卡车吼道，梅特兰面临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了。

“和以前一样的相同法规。”克拉克太太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自从开始怀疑之后……”

诺兰笑了一声，似乎要打一场口水官司。“没有任何怀疑。教会在这些事情上的立场，和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一模一样。”

“噢，行了吧！”克拉克太太说道，梅特兰已经开始喜欢这个人了。“教皇还没有下定决心呢。一世纪的人怎么可能有关于药物的立场？药

---

① 上文中，他们讨论的是关于避孕堕胎这个敏感问题。天主教总体上对此持反对态度，梅特兰因该女子四次剖腹产，不宜怀孕，故允许其使用药物避孕，普通人看来属于“常识性”的“温和派”做法，但在教内却属“异端”。

物到二十世纪才被人发现呢，我倒要问问你。”

“教皇还没有做决定，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真理在哪一方。教皇陛下正在努力调和极端分子。他的努力是否明智，历史会做出判断的。依我看，我倒宁愿教皇不要为他们的权威辩解，只要施加权威就可以了。”

诺兰已经变得一本正经了，显然他和克拉克太太经常争论教义和道德问题，这位女士在争论中可没把她哥哥的专家身份当回事。但是，蒙席不见得就是个正经古板的人。他教的道德神学很严格，以一些不可更改的根本原则为基础，在这个框架内，他算得上是个风趣的人。他的立场很明显：接受我的根本原则以及这些原则的应用，我就和你一起开怀大笑。我可以和你一起开怀大笑，但你必须接受一些东西，比如说，直接杀人总是错的，而间接杀人则有可能对。因此，就算这条原则执行得最为严厉——为了集体的利益直接绞死一名罪犯，因为不允许药物流产而间接导致母亲死亡——原则也能保持不变，那我们就是好兄弟。

那些具备某种性格特征的学生们在他的课堂上可吃够了苦头。

“不管怎么说，”克拉克太太说道，“如今很多神父都感到困惑。”她的目光从梅特兰胸前越过，寻求她姐姐的帮助。“记得神父是怎么对年轻的凯丝·多伦说的吧。”

“哦，记得。”拉莫特太太说道。她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甚至都不再看着人行道寻找死亡的身影了。

“什么事？”卡斯特罗问道。他是这家人的朋友，有权直截了当地问。

“女人的事情。”克拉克太太委婉地说道。

卡斯特罗笑了起来，后脖领皱成了三道橄榄色的肉垫子。

“任何人如果在忏悔时不执行传统的道德，都应该注意一点，”蒙席宣布，“混乱是没有未来的。我敢肯定，对于在这件事情上所谓的温和

派，大主教阁下马上就会采取严厉措施。”他转头对着后座说道，“当然，这事要保密。”

梅特兰说：“除非是来自官方的消息，否则我是不会给别人重复一遍的。”

“好规则。”卡斯特罗冲后面喊道。

“那他可有不少严厉的工作要做呢。”克拉克太太终于说道，她是指大主教。

“你不觉得大主教阁下的话对他所有的神父来说都是最终结论吗？”卡斯特罗轻松随意地问她。

“我想他的话只能是最终结论吧。”克拉克太太承认。

“大主教就是大主教。”有分量的拉莫特太太说道。

“一点没错。”

可是，连克拉克太太如此强烈的辩论都会被如此粗劣地镇压下去，令梅特兰感到遗憾。他说：“那就是说，一位女士在一个主教辖区内得不到的许可，在另外一个主教的管辖下也许能轻松地得到，那就会让——”他不得不使用陈旧的词汇——“会让救赎和犯罪，取决于你在哪个主教辖区。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比这更好的解决办法。”

前排座位沉默着。

“这个观点很有道理哦。”克拉克太太信心十足。

可这时诺兰却开口大笑起来：“我倒看不出来，你呢，帕翠[①]，专长是松蛋糕，而你呢，梅特兰博士，专长是历史……”

他没有说完对他们俩资格的质疑。一辆英国产的小汽车挤到了卡斯特罗的左边，车上坐着一位女士，她脚上穿着拉菲亚草编织的拖鞋，慌

---

① 帕特丽夏的爱称。

乱地踩着刹车。那只脚从拖鞋里滑了出来，踩在油门上。

拉莫特太太在梅特兰的左边尖叫了起来，但是梅特兰和爱好争论的克拉克太太没看到两车相撞。他们只觉得自己的车突然充满了灰色的空气，车的一侧升了起来，然后车就翻了。

梅特兰忘记了身边两位是女性。他记得并且能感受到，他不知怎么回事被挤进了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这样挤压的感受无法言说；同时，车子翻了过来，车顶着地，两位寡妇的手提包像葫芦一样在他脑袋两侧裂将开来。他的两只手抵住被压垮了的车顶。车子继续翻滚，车顶继续坍塌下来。一只化妆盒从他眼前飞过，一路将粉末撒落在车顶上。他有临终忏悔的时间，但就算做了，也不过是无用的形式——就像填写海关文件，而你知道你携带着违禁品，也知道他们知道。所以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恐惧上面。最后，车顶砸在他脑袋上。

他醒来的时候一片安静，也许过了几秒钟，也许是几个小时。他们都头在下脚在上地坐着，秩序井然，一声不吭。卡斯特罗博士一只手还在扶着方向盘。诺兰斜靠在他身旁，简直像在为对方提供建议。没有人说话。他们脑袋的四周散落着每日祈祷书、糖瓶和唇膏。梅特兰旁边的一盒染发剂上有“塔希提琥珀”的字样，梅特兰能够看清，尽管他视线模糊，眼前一直出现一条条的黄色裂缝。在他身旁，拉莫特太太的吊袜带露了出来，无人抚摸的白色大腿显得过于悲哀。

“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出去？”梅特兰问这位女士。

卡斯特罗对所有人说道：“我们有行路权，没抢道。”

引擎熄灭了。梅特兰能看到拉莫特太太身后的阳光和沥青。

“我们是不是该出去，拉莫特太太？”

这位女士把裙子向上拉到膝盖上，咳嗽了一声，摇了摇门把手。

“卡住了。”她对他说。她大难不死，显出一副筋疲力尽的模样，只

从碎裂、扭曲的窗口感受着外面的空气吹在她脸上。

车子外面，有人开始使劲拉门。梅特兰又发现自己撞到了克拉克太太的怀里。他挪开来，觉得自己似乎出了一身冷汗，有反胃的感觉。

“把香烟给我灭了！”卡斯特罗冲着窗外一个前来营救他的人大声吼道。他用双手撑着车顶，厚实的肩膀转过来，朝着汽车后座。

“都没事吧？女士们？詹姆斯？”

“梅特兰博士的头划破啦。”克拉克太太说，尽管她自己的双手都在流血。

“是划破了。”卡斯特罗又使劲看了一眼。“糟糕，詹姆斯。那个讨厌的女人是从左边撞上来的。”

梅特兰一只手摸到头皮上，发现略带红色的短头发黏糊糊的，沾了血。

“我会犯恶心的，拉莫特太太。”他一边说，一边从她大地母亲一般的胸脯前面挪过去，慢慢爬出了窗户。他刚刚经历了生命中的至高情感。他花了那么多年工夫，吃了人家那么多年的饭，就是要他为这崇高的时刻做好准备，然而，当崇高时刻来临时，他经历的却不是真理的显现，而是十足的恐惧。很快他就会感到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羞耻。这一刻，首先进入他脑海的是，卡斯特罗发动成群的学生每两周洗一次车，所以不会轻易原谅别人在他的汽车后座里呕吐。

阳光下，人们扶住他的胳膊，谈论着运气和天意，请他和他们一起去买彩票。他们扶着他靠在公寓房外的围栏上，用毛巾把他的头包好。

似乎就在同时，一位老太太开始提供茶水和粗面饼，送给所有的受害者，也送给那些只在一旁观看的人。他看见卡斯特罗真的接过了一杯茶，一边嚼着面饼，一边和一位警察聊着。那位穿着拉菲亚草编拖鞋的女人靠在远处的围栏上，她差点犯下了谋杀神父的大罪，无论是警察还

是饮料都无法安慰她。

“对不起，”她只要一瞥见卡斯特罗这帮人，就隔着人群喊起来。“对不起。”她沿着围栏对梅特兰喊道。

有一阵子，他感到恶心。

等他感觉好一点，诺兰家的三个人已经站在他周围，每个人手上都沾着血，蒙席的脸上也有点点血迹。这些就是他刚才忘记了的人。他们的关心让他感到羞耻。一辆救护车驶过来，拉莫特太太瘫倒在地。梅特兰知道，她是在走过来看他的路上晕倒的，于是他跪下来，胡乱地想寻找她的脉搏，他自己脑部震荡，眼睛里全是斑驳的黄色云雾，所以根本找不到。在这过程中，一条蓝色的沙滩毛巾一直裹在他头上。他能闻到毛巾上清爽、干净的衣柜气息。他想，这种气味很可能是欧洲或者其他人对于文明的首要贡献，因为其他贡献——法律、宗教、文学——常常沦为卑俗的笑谈。一名护理员走过来，从他手里接过拉莫特太太的手腕。

当时他似乎觉得，一进入救护车的后部，他们就堕落了，成了一帮品行不佳的人。他坐在一个担架上；拉莫特太太仰面躺在另一个担架上。这时候，他额上有个棉签，杀菌剂在猛烈攻击着他伤口的边缘。透过开着的门，他还能看到卡斯特罗的车引擎盖着地，地上全是汽油和碎玻璃。如果当时他和诺兰家的两个女孩子一起烧掉的话，那该是烧给上帝的多好的祭品啊！没有空间做丝毫的挣扎——肉贴着肉，骨挨着骨，灰拌着灰[①]。不圣洁的神父和圣洁的寡妇们在熊熊烈焰中结合。这个邪恶的想法从他体内穿过，伴着发烧时常有的、由酒精产生的清凉镇定。他瞪大眼睛看着那令人镇定的烟色玻璃车窗。车外，诺兰蒙席终于说服

① 以上是讽刺语。基督教葬礼上牧师常用“尘归尘、土归土”（ashes to ashes, dust to dust）之词，文中“fat to fat, bone to bone, ash to ash”与之形似，但意义不同。

克拉克太太在前排和司机坐在一起。卡斯特罗声音粗哑地和穿拉非亚草编拖鞋的女人交换了地址和保险公司名称，女人一直跟着他走到车门旁。

"……绝对不是任何人的错。如果我知道你责备你自己，我会非常生气的。撞到我们也没什么特别的罪。我们也不过是血肉之躯，和其他人一样。"实际上，他左耳尖上倒真的有一滴血。"毕竟，我们都要做好离开的准备。明白吗？"

只要他要求，她连圣三位一体都能明白。她的丈夫也来了，跟在她身旁，一副疑惑而好斗的模样。

卡斯特罗和护理员上了救护车。他说："詹姆斯，你可怜的脑袋啊。我坐这儿好吗？"

车门关上了。

"那个女人不到医院去吗？"梅特兰问道。

"愚蠢的贱货。她坐出租车去。说这些黑布会让她歇斯底里什么的。"

卡斯特罗提高嗓门，好像在嘈杂的野营车上讲话一样，问救护车上所有的人："刚才我们头在下脚在上坐在那儿的时候，谁记得给我们宽恕罪行？"

诺兰可怜兮兮地说："车翻过来的时候，我想赦罪的。"他颤抖了一下，舔了舔发青的嘴唇。"但事情太混乱了。"

"没关系。我们着地后不久，我给了你们所有人一个集体的、有条件的赦罪[①]。而且毫无疑问，詹姆斯也做了类似的事情。"

---

① 赦罪是天主教忏悔仪式的一部分，一般由信徒先忏悔，然后神父赦罪。但教义规定，在紧急情况下，如果来不及听取忏悔，神父可以直接给予"集体赦罪"。

但是梅特兰的神父身份还没有让他产生条件反射。“没有，”他说，“很抱歉。”

“我的上帝啊，那就是说如果出现意外，你们死的时候都得到了赦免，除了我。你们都得到了赦免，只有我这个赦免他人罪行的人例外。如果下次出现灾难，那你们都见鬼去吧。”

诺兰、拉莫特太太，甚至还有那位护理员都照例笑了起来。窗外，整个城市的人都在往家里赶，车挂在前面两挡，刹车嗤嗤作响。毫无疑问，红绿灯前堵车的时候会有人诅咒。但在这个丝光玻璃构成的小空间里，一切听来都和谐甜美，并且强化了大家大难不死的感觉。

诺兰蒙席事先毫无征兆地突然激动起来，说道，“我们有可能都会死掉。至少哪一扇车门应该飞出去，把我们甩到人行道上。汽油有可能会起火。我确信有神力的介入。”

虽然脑部受到震荡，当着护理员的面，梅特兰还是感到脸红。

“其直接程度如何？”卡斯特罗问。

“直接到了要让四扇门都关严的程度，因为本来有的门是应该会打开的。直接到了要让我们从车祸中安全脱身的程度。”

“我们的老母亲在上面照顾着我们，”拉莫特对诺兰说。但是他皱起了眉头：他的罪行里可没有祖先崇拜这一条。他是个严谨的神学家，知道连阿奎那[①]也怀疑死者是否知晓我们的事情。

“这简直就像一则寓言[②]，”诺兰说道。他的下巴在紫色的圣带上放了一会儿，而梅特兰则坐在那儿，拳头使劲抵住脸颊，想间接地安慰一下受伤的脑袋；拉莫特太太在休息；护理员是局外人。只有卡斯特罗能

①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中世纪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

② 寓言(parable)亦可专指《圣经》中关于耶稣基督的寓言故事。

主持大局，他看起来也像个主席的模样。

“事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詹姆斯和我们在一起。”诺兰确信无疑地宣布道。

考虑到卡斯特罗吊儿郎当的开车风格，梅特兰皱起了眉头。

卡斯特罗大笑起来：“我会告诉保险公司的。”

“这和约拿的故事[①]一模一样，”蒙席对所有人说，又开始颤抖起来，“詹姆斯，问题是约拿最终获得生存和神圣命运的机会比我们所有人都大。这就是他总引来风暴的原因，因为他在逃避上帝，他是个难民。你也是，詹姆斯。”

“让他静下来。”梅特兰生硬地对卡斯特罗说。

“车流把他扔了出来，简直就像船上的船员把约拿扔下去一样，”诺兰对其他人说道，“他受伤的部位很有意义。”

“这让人很难完全同意。”卡斯特罗说道。

院长抬起头来，冲着梅特兰挺起那知更鸟一般的神圣胸膛说：“詹姆斯，除非我已经竭尽所能，把你变成你应该成为的神父，否则我是不会安息的。”

“我认为，你刚才受了很大的惊吓。”梅特兰勉强说道。

“你的性命得到了拯救，是为了让你去侍奉，詹姆斯。你的脑袋上划了一道口子，流了血，表明在此之前你大脑固执、藐视权威——”

“表明，”梅特兰固执地说，“卡斯特罗博士车开得太快了。表明，我在后面挤得要死，所以我比你们离车顶更近，这是第一点——”

“安静下来。”卡斯特罗说。

① 约拿是《圣经·旧约》中的先知，曾躲避对上帝的信仰，并被船员扔下水，被大鱼吞入腹中三天后获救。

诺兰站起来，他身子弓着没有完全站直，但急于获得控制权。“大主教会像鹰一样，降落到所有不执行传统——”

但是梅特兰却继续说了下去，他脑袋里嗡嗡作响，必须大声叫喊，才能把嗡嗡声压下去。

“——表明，我今天下午还有工作要做；表明，等我愿意领受死亡、以警世人的时候，我会提出来的；表明——”

“别担心，詹姆斯，”诺兰承诺道，“任何时候只要你愿意道歉，我们都会原谅你的。”

“他病了。”卡斯特罗排解道。

诺兰蒙席点点头，像一名做梦的法官。

半小时以后，他处于半麻醉状态，躺在医院的一个小病室里。他们没要他道歉就原谅了他，他也原谅了诺兰。卡斯特罗说，“都是因为在车祸中受了惊吓。”所有人都赞同这一说法。

4

第二个星期头几天的一个晚上，一位大屁股、黄头发的神父来见梅特兰。这位是艾根博士，诺兰的助手，协助他教授道德神学，是大主教婚姻法庭上的 *defensor vinculi*①——即婚约辩护官。他穿着无帽的学生法衣，显出一副线条明晰、沉稳持重的模样，正体现了梅特兰认为他所具备的坚不可摧的品格。

艾根胖墩墩的身体小心翼翼地挪过灰尘的王国，那就是梅特兰的前厅兼藏书室。这天晚上，梅特兰的卧室兼书房好像要存心捣乱，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

"这可是第一次有婚约辩护官光临鄙处，"梅特兰说道，"实际上，你是第一位来这儿的学院教员。除了卡斯特罗和诺兰。我想对他们来说，那是义务。"

"是啊，我们是该互相了解啦。"艾根坚定地说道。他和卡斯特罗一样，也曾向演说老师学习过，但这给他带来的却是永久的伤害。

"我还以为大概是因为我用的肥皂不对吧。"梅特兰的目光搜寻屋子里的第二把椅子，最后在洗脸盆旁边发现了。他把几本沾了肥皂沫的回忆录从椅子上拿开，然后放好椅子，请艾根坐下。"现在我想，你们大家一直都很忙吧。"

“这是婚姻法庭非常忙的时候。主要是——”艾根顿了一下，喉结动了动——“主要是性无能的案子。也有一例伯铎特权[2]的案子。当然，那要送到罗马去，但我和卡斯特罗必须做好所有前期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要让法庭尽可能地多花时间。我可是木头堆里的黑奴啊[3]。”他轻声笑了起来，像保险公司的推销员一样。他肯定经常对那些要废除婚约的倒霉的夫妻们说这句俏皮话。“总之，我们非常忙啊。”

“教会法典，真是有意思的东西啊。恐怕我自己的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梅特兰想辩护官肯定是个绝对禁酒的人，便问：“来点威士忌吗，博士？”

“不用了，谢谢你，博士。”

小个子神父那模样，好像知道会让他用粘着一条条牙膏痕迹的杯子喝酒一样。梅特兰很高兴地确认了这一点。“喊我詹姆斯吧。”他坚持道。

“詹姆斯。谢谢你的好意，但我是个绝对禁酒的人。”

“是嘛？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想不到吗，博士？对了，詹姆斯。你请便吧……”

“你肯定不要？”

艾根很肯定。梅特兰跪在地上，兴致勃勃地在床底下找白马牌威士忌。

艾根接着说道：“人们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憎恨。知道吗，有一天晚

---

① 拉丁文：婚约辩护官。

② 亦称伯铎特恩(Petrine privilege)，是罗马天主教《法典》的一条规定，给予某些已婚者在特定情况下(主要是出于信仰的考虑)解除婚姻并再次结婚的权利，但此权利必须由罗马教皇赋予。

③ “木头堆里的黑奴”意为未经公开、暗中起作用或者令人怀疑的人或事物，美国19世纪“地下铁路”成员常把黑奴藏在木头堆中，偷运到自由州，或来源于此。

上，一位先生因为请求没有成功，还想打我呢。”

梅特兰找到了瓶子，哼了一声。

“凭借不义之财结交朋友吧[1]。”他说。

“啊，当然啦。”艾根表示同意，他以为梅特兰在引用经文赞美威士忌。

“不，我不是说我。这句漂亮的古老箴言我自己早就已经实践啦。我说的是婚姻法庭。以我对法典的记忆，法庭办事情温和缓慢。我想过，如果你雇个私家侦探，那些以阳痿为借口而要求解除婚约的事情很快就都没了。我想这一点大主教阁下大概从没想过吧。”

艾根几乎一动不动。“我想没有人会如此放肆，胆敢提出这个建议。”

放肆，梅特兰心里想。这个形容词适合退休的公务员在家里的谈话。

“是这样的，”他说道，“我想某个放肆的神父倒前途光明呢。那和聘请专业的募捐人没什么两样。吃醋的妈妈们常常雇用私家侦探，我想在吃醋方面，教会总不能被这些沉湎于肉体享受的妈妈们给比下去吧。”

说完，他来到水池边，往威士忌里放了一点点水。“好啦，”他转过身来，喊道，“敬艾根博士。祝他成为数量足够的 *vinculorum*[2] 的婚约辩护官。”

一只褐色的飞蛾在天花板的灯上烤死了，一个神秘主义者自投圣火的寓言。灯光落在辩护官的深色头发上，他的头发用可可油梳理得纹丝不乱，对整洁的要求不亚于账房。刮过的胡须明天会在白色脸颊上隐约

---

① 语出《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6章第9节。

② 拉丁文：约定、约束。

显出紫红色，但长在这样一个整洁、矮小的人身上，肯定没有出头之日。

艾根痛苦地说："你是在取笑我吗，博士？"

梅特兰把一口未尝的威士忌倒进了水池里。

"我到这儿来都两个月了，谁见了我也都不过打个招呼而已。"

"也许你见了别人也不过打个招呼。"

"不应该由我来采取主动态度。我是个局外人。我是个双重的局外人，因为我在欧洲享受了太多的自由，而对我来说，自由是危险的，在某种意义上我来这儿是为了改造。如果我会使你们难堪，那我也不愿意强迫你们接受我。但是同一个学院里的两个神父，都过了两个月了，还不过是点头之交，也太久了吧！"

"我刚才解释过，我一直很忙。"那青白色的脸颊说道。

"我相信，如果你想跟我讲话的话，你肯定已经讲过了。假如我走进你的房间，肯定会发现所有的书都排列得整整齐齐，抽屉里放着一年的演讲笔记，柜子里放着剃须刀，锋利得连外科医生都可以拿来做手术。睡衣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头下面，所有的脏袜子都放在一个亚麻布袋里。如果你想来看我，你早就来过了。你不得不把忙当作借口，来应付像我这样的人。"

"你高估了我的整洁，梅特兰博士。我缺乏组织，像其他人一样，也是招天罚的罪[①]。我是应该早点来看你。现在我希望你在这儿住得高兴，这样今后就没有必要再拿别人的工作寻开心了。"

这位小个子的人冒险主动伸出手来。他伸手的样子，突然表示出某

① 天主教有几种罪行，可能会遭受天主的立即惩罚，称为"招天罚之罪"，如杀人、欺压孤儿寡妇、剥削劳工等，此语常用来夸张地描述己罪。

种在限定范围内无以复加的诚恳正直来。梅特兰握了握他的手，坐了下来。

“谢谢你。但我可是处在某种软禁之中啊。”

“这话有点夸张吧。”

“是有点。不过我是说，蒙席在找我的麻烦。我想你已经知道了吧，那天他硬把我拽过去参加一个表率性的死亡[①]仪式，回来的路上大家差点都表率性地给撞死了。”

“凯恩斯蒙席。”艾根像下裁决似的说道。

“是的，我不应该表现出一副轻浮自在的样子。我可不是什么很忙的神父，没什么真正的事情好忙。但我正在整理论文准备出版。这次，我倒是没这个时间，也经受不起撞破脑袋。”

“那是当然的。”

他们交换了名字，称呼对方为莫里斯和詹姆斯。梅特兰突然希望，两人能隔着桌子上的学术作品，生出意想不到的友谊来。只有现在郁闷开始消散的时候，他才能充分感受到这一切给他带来的压抑：格丽特和布伦丹的事情、当时诺兰关于卫生问题的命令中所包含的摩尼教成分、驾车事故发生前含沙射影地指责他兜售口服避孕药、事故发生后指责他在精神上与约拿相似，等等。

然而，在友谊形成之前，趁着还有时间无所顾忌地与这位矮小的教会法典专家相处，梅特兰提了个问题：“能不能告诉我，你要在星期天之前多久，把大教堂讲道词交给诺兰博士？”

艾根像一位对时间限制习以为常的资深法典专家一样，颇为自信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他的嘴唇颤了颤，好像要说出一个数字——却没说

---

① 有些神学家认为耶稣基督之死具有“表率性”，能激励世人，故称“表率性的死亡”。

出来。他皱起眉头。

“你说什么？”

“我以为大教堂的讲道词需要蒙席审查。”

“不需要啊，”说着，艾根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以解释他的观点。“如果我们不能信任学院教员的讲道，那真是糟糕啦。就算是软禁的教员也不行啊。”

梅特兰发现，在此之前，他的客人双手一直握着放在左腿上；现在，随着有害的沉默越来越长，那双手又迅速逃回了原处，脆弱得好像绵羊。这让梅特兰想到了几件事情，其中一件是，有时候艾根看到自己的房间一尘不染，可能会感到惊讶，就像梅特兰看到自己的房间混乱不堪一样。

艾根突然兴奋地说道：“说起审查制度，詹姆斯啊，你听说过一本叫做《上帝的意义》的书吗？作者叫昆兰，根据出版商的说法，也是个天主教神父。”

“你可真是个无所不知的法典专家啊，”梅特兰沉默了一会儿，说道。他又站起身来。“《上帝的意义》。这么说他们发现了这件事情？”

他还记得，大概三年前，他在根特市[1]见过一位智慧的年轻英国出版商。他给对方看了一本非常粗糙的手稿，人们对友好的出版商总是这么做。当时他说，“这是十八世纪以来关于上帝的观念的历史。蒂利希[2]说过上帝之外的上帝，那么，手稿中的历史所涉及的上帝，多少处在我们这一边，与那位未知的上帝不同。这是机构、傀儡、政党和只会献花圈的将军们的上帝的历史，是滥用上帝概念及其在现代人动机中发

---

① 比利时西北部城市。

② 保罗·蒂利希(1886—1965)，德裔美国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主张从人文角度研究神学问题。

挥作用的历史。”他还记得，出版商开着大众汽车来到鲁汶，冲上楼梯来到梅特兰的房间，一边表扬这本书，一边叫喊着版税比例。当时他要求用假名出版这本书，就用了他母亲出嫁前的姓。教会法令规定，神父的一切出版物都必须交由上级审查，但当时他对法令记得不太清楚，选择假名不是由于畏惧法令，而是由于怯场。他还想，反正是一回事，用假名同样能体现法律的精神。另外，他的本意是要写一部历史研究著作，虽然不能像对待加里波第[1]或洛拉·蒙特斯[2]传记那样用严密的方法加以考究。如果上帝本身和不同阶段人们观念中的上帝之间有所区别的话，那这就是一部历史作品，而不是神学作品。

他出版了手稿。已经出了两个版本。书受到了历史学家的关注，尽管他们都说，这本书不是定义性的，也不可能是定义性的。大部分神学家喜欢这本书。年轻的出版商没能再出第三个版本，但他卖出了平装本，梅特兰来到神学院后一个月收到了支票。

现在他走到阳台门前，并不感到愤怒。他像每一位出版了作品的作家一样，说道："这难道不是意料之中吗？在这样的国家？"又补充道："在这样的教会？"

"你说什么？"

"是诺兰让你来见我的吗？"

"诺兰蒙席可不是我的监护人。"

"你自己发现的。"

"不是。圣帕特里克骑士勋团大主席让我关注这本书，我们觉得你可能愿意研究这本书。你看，你是个历史学家嘛。"

---

① 朱塞佩·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② 洛拉·蒙特斯(1821—1861)，西班牙女舞蹈演员。

梅特兰站在阳台门边，望着灯光在海滩后方闪烁、飘移，有的只有针尖大小，有的成束，有的不过是斑驳的光亮，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艾根不是在曝光他的身份，他只是在谈书而已。

他转过身去，面对着婚约辩护官。

“请原谅，博士。我误解了你的意思……我想我们俩刚才讲的不是同一件事情吧。”

“我拿给你看。”

艾根递给梅特兰一张《星期日》报，是他装在口袋里带过来的。梅特兰看见“联合罐头小姐”穿着泳装、身材丰满，还有“九十高龄生下双胞胎”的标题。

“另外一版。”

另外一版问道：“上帝：他是个政治骗局吗？”同其他文章一样，报道里有一大堆对原作不准确的引用，梅特兰在其中看到了两个名字：马克·昆兰和《上帝的意义》，还享受了斜体突出的优待。一位出版代理看到了这本书，封面以饰线装点，以呈现给媒体，初看之下光彩夺目，其吸引力恐怕只有“联合罐头小姐”和性功能不减的老人才能媲美。

“骑士勋团的秘书，”艾根解释道，“认为自己是个教义的辩护者。他买了一本，在休病假期间花两天看完了，然后给几家晨报写了封信。现在看来，他使用骑士勋团的名义并没有得到授权。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是大学里一位崇拜这本书的人写的。”梅特兰扬起了眉毛。“作者认为骑士勋团的信代表了教会反人文的总体倾向。这时候，骑士勋团的主席给我们打来电话，要求在骑士勋团和那名学者之间的对话中给予帮助。你看，那位秘书又犯傻了，竟然第三天就给那位学者作了答复。”

“毫无疑问，肯定要大量引用那些高级文献吧，比如《圣心录》。”

“也许吧。现在它已经成了一本很学术的书，也是一本危险的书，主要是因为公众不会明白，昆兰所说的上帝，并不是任何纯粹意义上的上帝。”

梅特兰笑了，过于明显地表现了所有者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难免会像小学生一样感到得意。

“你打算让我做什么？”

“骑士勋团投票表决，决定印刷一个宣传册，驳斥大学里那位老先生，如果可能的话，也驳斥那本书。不知道你愿不愿读一读这本书，并且作为专家，为骑士勋团提供一些建议？”

事情可能会发展成为闹剧，让梅特兰立即害怕起来。“可我已经读过了，莫里斯，”他说道，小心翼翼地不在言辞中流露出任何可能引火上身的讽刺意味。“实际上，我也有一本。精装本。”他的目光在书架上搜寻了一下，那样子好像在找任何一本值得保留的书。他不一定真的知道书的具体位置，但这本书毕竟是他一生中最为自由的几年的结晶，是一本年轻人的书，写的时候很开心，想起写过这本书，本身就是持久而美好的回忆。“我找不到，”他说。“但我想，我总要诚实吧。莫里斯，我发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没什么好挑战的；而在神学的角度上，书中又没有直接做出判断。也许对公众来说，这是本危险的书，但书又不是为普通大众写的，就算他们买了，也不会去看。至于骑士勋团呢，我建议他们舔舔伤口就此罢休，忘了这件事情吧。我想她——”他瞟了一眼报纸——“‘联合罐头小姐’更适合秘书在休病假的时候看。”

“你不考虑再看看这本书吗？我知道这有点强人所难。但骑士勋团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我也感觉到这是责任所在。你看，我是他们的司仪神父啊。”

“你倒真的结交了权力阶层啊，莫里斯。”

莫里斯抬手挡住了眼睛，以挡开这句无关的题外话。

梅特兰又懊悔了。"我会再读一遍的，一定会。"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我有。"

"如果我能够为你做什么来报答你的话……"艾根羞怯地看了看四周一堆堆的书籍，肥胖的脸颊上显出特有的、莫名的痛苦。他倒是有可能想说，他愿意帮忙整理一下梅特兰的房间，但这种暗示很可能只是无意间的感觉流露，因为无论他们的谈话如何轻松，他一直觉得不舒服。

"谢谢你的好心。我在这儿挺舒服的。"

"住在这儿，是个好地方，"艾根说道，他能够快速背诵教义以替代信仰。"离其他神父那么近。"

外面，那几条毫无爱意的大走廊吱吱作响，正朝着午夜进发，到那时候，现在亮着的那几盏有名无实的灯也会熄掉。大约每隔一小时，就会有一名神父或者学生走过破旧的门厅，头顶昏暗的灯光让每个身着黑衣的人有了近乎象征性的意义。离其他神父那么近……

梅特兰对艾根说，"我希望随便什么时候你想谈谈，就过来。我是诚心邀请你。"

有一下子艾根似乎非常高兴。他那张灿烂的、生意人的脸让梅特兰想到商业上的比较，这次他想到的是一名有机会烧毁发货单的文档管理员。

"哪天晚上来吧，那将会非常高兴的，"他谦恭地说，"这种事情很难得，在这儿。"

外面，在回房间的路上，艾根碰到了一名叫赫斯特的学生，刚刚又从忏悔仪式上回来。他们互道了晚安。走廊充满寓意，昏暗的灯光侵占

着并不属于它的空间，两个苍白的人影经过，如同雷切尔号遇上裴廓德号一样[①]。在一个短暂的瞬间，赫斯特恐慌的眼神困住了艾根，然后他耸耸肩膀，像往常一样急匆匆地踏上了他的罪咎之旅，上楼去吃卡斯特罗给他的药片。

艾根走后大约一个小时，梅特兰修改完了论文的倒数第二章。最后一章的观点还藏在他大脑里，尚未形成文字。大概要写五千字，如果有时间的话，两三天就够了。写大教堂讲道词的任务让他更加紧张，他最早要到星期四才能开始写。他知道有哪些要求。尤其是在他现在的情况下，最保险的是写点得体、正确而枯燥的东西，要向浏览星期一报纸传道栏的公民们保证，那个上帝没有脱离他的既定轨道，像木星和火星，像抽象艺术，像联合国和银行利息。他思考着节奏明朗的枯燥词语，权衡它们在大教堂讲道时的效果，越来越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这时，他想起了晚上的默想，便来到祈祷椅前。

他的规则是每天晚上默想一个小时，目标是看见令人心潮澎湃的上帝形象，打乱整个感官系统，然后在更高的层面上予以重组。他达到目标的几率很小，一个证据就是他必须限定时间。一个人不可能在壁炉架上放个旅行钟，在限定的一个小时之内到达目的地；就像一个想写十四行诗的人不可能用六十分钟除以十四，在规定的单位时间内完成每一行。有时候他清空大脑中的所有印象，会看到一个岛屿，正在被一大片黑色海浪似的什么东西所侵蚀，他就会强烈地意识到有某种潜藏的存在，你可以称之为他者。但你自己要承担风险。因为词语是个陷阱，同样的词语，骗子用来形容精神性消化不良，苦修僧却用来形容上帝。

---

① 梅尔维尔名作《白鲸》中的两艘船名，曾在海中短暂相遇。

对他者的意识一直都不够强烈，不足以排遣他的怨恨，也不能阻止他打盹。他会想到《上帝的意义》中一些出色的段落，常常因为虚荣心而分神。他并不能记住每一个单词，就像三文鱼记不住河中的每一滴水一样[①]。但他能很高兴地回想起那些观点的颜色和语言的形状。它们会自动回到他脑海中，好像它们的位置受到了他者的威胁一样，当然，它们有可能是真的受到了威胁。

这天晚上，他睡着了；艾根、诺兰、出版商、作为外科手术车的上帝，如同螯虾一般，在他浅浅的睡梦中来来回回。等他醒过来，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他对堡垒的象征性包围结束了。

---

① 三文鱼能从海中游回至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故有此说法。

5

梅特兰来到餐厅时，早饭已经开始五到十分钟了。学生们坐在通道两侧的长桌子旁就餐。他们都沉默着，似乎在听一位读经人在放着热气腾腾的茶壶的讲坛上读经。诺兰坐在上首的餐桌上就餐，真的在听读经。他在担心着开元音是否准确、是否有误读，那模样认真得可笑；赫斯特正观察着魔鬼在银光闪闪的餐刀刀刃上游移闪烁，可诺兰却不加监管，任凭他下地狱。卡斯特罗在吃早餐，艾根只是坐在那儿。餐桌上没有其他神父。梅特兰坐下来的时候，艾根站起身来，做饭前祷告。做祷告的过程中，他那双白胖胖的手动个不停，把法衣上或有或无的面包屑都拍了下来。然后，梅特兰听到了他在自己身旁热切的呼吸声。

“今天早上报上又多了很多信。关于昆兰那本书。说了很多关于骑士勋团的坏话，还有暗指教会的。”

艾根停了下来，因为读经的人忘了读到哪儿了，他刚来学院不久，还不知道其实他完全可以随便在书中找个地方读下去。等他找到刚才读的地方又重新接着读，艾根也接着说了下去。

“迄今为止，学术界的人、学术上的行话，都已经在他们那边。如果你能看到一条路子，你就可以单独改变这一切。”

辣味腰子在梅特兰面前等候着，当天早晨，整个地区多数商业旅行者和住校校长面前，也放着同样的早餐。可是，忐忑不安的梅特兰现在盯着它，却像发现了新鲜事物一样。

最后，他说道："这非常困难。"

艾根吸了口气，那样子表明还有进一步说明的必要。

"为了找错误而去找错误是没有用的，"梅特兰解释道，"忘了这件事对骑士勋团更好。"

"骑士勋团也许可以忘记，但其他人可都不愿意。那本书，还有骑士勋团的困境，以及大学历史系的叫嚷，这个星期的《论坛》都做了全面的报道。"

尽管艾根有过多年倾听忏悔的经验，最后那句悄悄话声音还是大了一点，诺兰顺着桌子射来了警告的目光。

梅特兰的叉子不安地在腰子汁里转动着。"我大概十分钟后到你的房间去。"

艾根和卡斯特罗的套间在一个走廊里，推开一扇松木门，梅特兰见到了小个子艾根。

在套间里面，铺床、掸灰的修女刚刚来过书房。窗户外面的松树也神采奕奕，好像人的关心也延伸到了它们身上。一切物品都傲然而立，独立于其他物品——床停泊在角落里，旁边放着羊皮垫子；祈祷椅上挂着紫色圣衣；桌子坐落在地毯铺成的小岛上，四周是上蜡的木地板，如同小岛周围的雾霭；书橱正中央放着一个十字架，让周边标志艾根学识的书籍都蒙上圣光；一个角落则是由平装本构成的"拉丁区"，书籍封面上印着最近的电影剧照。

艾根来到门边，手里拿着一本《论坛》。

“知道吗，这个马克·昆兰毋庸置疑地宣称自己是个神父。对了，是出版商这么说的。”艾根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一点儿也不生气。

“你跟我说过了。他为什么不能是神父呢，莫里斯。他又不是什么异端。”

艾根把杂志塞到梅特兰手里，领着他到椅子上坐下。

“可是他说庇护九世的那些话……”

“他并没有说庇护不是信仰坚定的人。但灾难性的教皇管辖也是有的。”

“有当然是有，但是可怜的老庇护九世！”

辩护官在桌旁坐下，那张桌子对他来说似乎太大了。他以前可能有五英尺半高，但他中学生一样的体型好像将他的身高拿掉了几英寸。

“不管怎么说，”他说道，“这本书上没有主教的出版许可，这就是说，如果昆兰是个神父，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就没有得到主教的许可。连最激进的神父都不可能这样做。我的想法可不是玩玩而已，詹姆斯，要写信给《论坛》的编辑，讲述关于出版许可的教会法典，还有关于审查制度的——每一位与主教保持一致的神父都理解并且尊重的法典。”

梅特兰只读了文章的第一行。他一直皱着眉头看装饰文章的素描图，画的是一位古老的骑士，扛着有教皇三重冠的军旗，一只披着锁子甲的拳头打在一位年轻凶悍的人文主义者身上。现在，他把自己对他们的一部分恼怒转移到了艾根身上。

“如果是我，就不会这么做，莫里斯。如果你认为所有的神父都记得教会法典，那你就错了。在有些地方，人们甚至把这种约束性的法典当作无人认领的书信。”

“那总是有危险的后果的，詹姆斯。*Vide*[①]马克·昆兰神父，如果他真是马克·昆兰神父的话。”

“危险的后果。”梅特兰说道，心里谴责着这个说法。

艾根嗞嗞地发出一声尴尬的低笑。“对，危险的后果，”他驳斥道，“如果今天我们让昆兰之流危及整个系统，那数百年来我们维护教义纯洁、严控异端邪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昆兰的书并没有伤害任何人古老的纯洁。我昨天晚上也跟你说过，那是历史研究，使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

艾根的手朝杂志伸了过来。他表现出一种果敢犀利的品质，这来自于他对法律的亲近，那可是教皇的法律，一度曾使王侯将相俯首称臣。他眼睛一直盯着梅特兰，好像要强调某个观点。这双眼睛让梅特兰非常生气。

艾根读起了文章：“‘该书直接讨论了过去两百年来上帝对于显赫人物和机构的关键意义，但同时该书也通过暗示提出了用传统方法是否能够认识上帝的问题。’就连这个异教的雇佣文人都看得出来。”

“那这个异教的雇佣文人就他妈的惹上麻烦了。”但他一下子又泄了气。他说，“听我说，莫里斯，也许这本书不可避免地下了几个神学结论，但那不是主要问题。”

楼下铃响了，现在只有买不起电铃的学校才用这种铃。

“还差二十分钟。”艾根在铃声中说道。

“今天上午上法庭？”

“一些文字工作。还有，我打算向大主教阁下推荐——”

“如果你的推荐和《上帝的意义》这件事有任何关联的话，那么，你

① 拉丁文：参照、参阅。

就让我陷入了一个极其尴尬的境地。谢谢你，我可不愿意和一名高级教士争论这个问题。”

艾根的脸上形成了一个个凛然难犯的圆胖区域，中间是一张紧闭的小嘴巴。梅特兰好像觉得报了仇，心里想：“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能弄出这种表情。”

“极其尴尬，”*defensor*[①]重复道，“因为你同意昆兰的观点吗？我看不出来，你怎么会同意。”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一定就是要让法典辩护官看穿的。”

梅特兰起身告辞，走了。十分钟后，艾根穿着普通的衣服，敲了敲梅特兰的房门。他站在那儿，有点不合时宜的孩子相，懊悔的双手放在身前。不管怎么说，梅特兰开门时看到的就是这副模样。过了一秒钟，他咳嗽了一声，成熟、持重的肉像面纱一样，立即盖住了那张孩子脸。

他说：“詹姆斯，争论会让我上火。我侮辱了你在这件事情上的诚实观点，请你原谅。”

梅特兰说，实际上，需要原谅的是他自己的高傲态度……

“我总是忘记，”艾根表示反对，“我根本不适合去裁决，裁决任何事情。至于向大主教阁下提及你呢，我也许已经诚恳地做过了，但是，我年纪越大，詹姆斯，就越来越明白友谊是一种基本责任，而且……”

“那可真是宽容大度，莫里斯。”梅特兰觉得有点好笑，两人的对话做作得简直就像诺兰的发型。

“好啦，我要走了，”说着，矮小的神父露出了他的手腕。一只领航表趴在他的手腕上，忠心耿耿地走着，丝毫不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把艾根

---

① 拉丁文：辩护官。

领过寓言中的凶涛恶浪。于是他动身离开，去辩护婚约。他手里的猪肉饼帽[①]一尘不染，牛血色的手提箱闪闪发亮，谁也不会想到他并不高傲。

① 一种圆顶有边的皮帽，状如猪肉馅饼，故名。此处直译，与下文"牛血"相对。

6

卡斯特罗和艾根恰好是库朗宗教艺术奖评审委员会中的大主教代表。他们的职责就是阻止渎神或淫秽的作品获奖，因为库朗夫人生前十分虔诚。她本人也是个画家，多画圣徒事迹，大部分作品现在已经用胶矾固了色，挂在神学院的走廊上。一百万个有才华的艺术家中，也只有一个人的作品能够流传并用胶矾固色，这一点梅特兰知道，所以也不太憎恨库朗夫人，虽然她的作品让诺兰神学院中的生活在精神上更加自傲。

获奖者的名单是星期五晚上在一家银行的大厅里揭晓的。库朗夫人的当代姐妹们，穿着紧身裤或斑马裤，对休息区域和饮料点心发起了猛烈攻击。每隔几码就是几个男人，穿着网状汗衫和牛仔裤，一个个都是呆板的救世主模样。当然，还有艺术家们，有的赢得了裁判委员会的欢心，有的因为教授艺术技巧而赢得了尊重，所以就没有必要穿着奇装异服或者攻击整盘整盘的开胃点心。还有艺术方面的公务员、画廊的人、董事和企业家；记者们到各个角落里追逐名人，还有艾根和卡斯特罗，他们俩是恶俗作品的监控者，据说否决了几个参赛作品。作为艾根和卡斯特罗请来的客人，诺兰和梅特兰拿着黏糊糊的雪利酒，坐在喧嚣兴奋的边缘。

一部作品如果被大主教的两名代表阻止，就几乎不可能赢得库朗奖，但他们却不能阻止作品挂到墙上。卡斯特罗倒想公开发表自己对于挂在墙上的几幅作品的意见，一幅画上的圣保罗看起来像贝尼托·墨索里尼；另一幅画的是摩西惩罚铸金牛的人[①]，画上的摩西却像麦卡锡参议员[②]；在另一幅画上，犹大在基督面前颤抖，但犹大画得温文尔雅，基督却画得凶恶野蛮。于是他和艾根在座位上很快就坐不住了，墙上那争议的大潮将两人沿着房间一直卷了下去。

梅特兰和诺兰单独坐着。

“奇怪的一帮人啊，詹姆斯，”诺兰说道，“不是吗？”

“是啊。黑色居多。不知道为什么。”

诺兰说不上来。他丢开半杯雪利酒，把酒杯推到临时桌子的另外一边。“我认识库朗夫人，你知道吧。她每天都来领圣餐。我想，如果她还在的话，是不会认同这些东西的。”他指着挂画的那块地方：“你看，”他一边说，一边数着，“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四个、五个、七个——七个都叫‘耶稣显圣’，还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四个都叫‘耶稣降生’，完全可以把‘耶稣降生’都叫做‘耶稣显圣’，把‘耶稣显圣’都叫做‘耶稣降生’，画的意义也都差不多，或者说都同样没什么意义。我的天哪，你看看那个。”

房间对面墙上有幅画，画着一个蔬菜一样的先知，从岩石里生长出来，开出黑色和金色的花，这让诺兰很愤怒。

“那堆垃圾，詹姆斯，名字叫做‘雨后的以赛亚’。他们居然堂而皇之地把画挂在那儿。”

---

① 事出《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32章，摩西到西奈传十诫，以色列人另铸金牛加以崇拜，遭到上帝和摩西的惩罚。

② 麦卡锡为美国参议员，20世纪50年代曾煽起全国性的反共运动。

“也许花是精神成长的象征。”

“问题就在这儿。他们以象征的名义，逃脱了渎神的罪名。顺便说一下，我什么时候能看你的讲道词呢，詹姆斯？”

梅特兰保持着聊天的平缓节奏。“我并不打算给你看，”他说，“你好像并不要求看神学院其他教员的讲道词。我认为，如果你怀疑我的正教信仰，那还不如把我从讲道名单中划掉。”

“很明显你和神学院其他教员并不是处在同一个位置上。”

年轻的神父盯着他新鞋子上的光亮，他没忘记买双新鞋子。“不需要我们量得细致一点，看看码数合不合适吗，神父？”当时那位惊讶的推销员问他。“不用了，谢谢，”他回答，“我的脚只对它们自己负责，没别的责任。”

现在他承认道：“这一点我意识到了。我的位置不同，这一点你们很多人都成功地向我传达过了。”

“不要责怪其他人。你还不了解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最好的神父，其他任何神父若与他们共事，都会认为是一项殊荣。”

卡斯特罗爽朗的笑声从大厅另一端传过来，证明了诺兰的观点。

“并非每个人都能在处于不利位置的时候与他人建立关系。这是性情的问题。”

“就你而言，这是个自怜的问题。我的确是这样看的，詹姆斯。”

“你是对的，蒙席。但自怜也是个性情的问题，不是吗？我觉得你所有的神父都是有所成就的人，在各种神圣和世俗的委员会里有一席之地。不应该由我来主动接触。我没有权利让你的人在你自己的学院里受到欢迎。”

“这些呢，”诺兰压低了声音，因为一位年轻的服务生穿着常礼服，拿着一个放满了小瓶啤酒的托盘，边走边跳朝这边来了。“都是由于你

坚持在我们其他人和你自己之间做一个错误的判断。对我来说，詹姆斯，你就是我们的一部分。”

“神父们没喝什么，”服务生大声说着，然后他眨了眨眼睛，因为他看见了不恰当的事情，立即就明白了。所谓不恰当的事情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祀”[1]的神父们竟然没喝雪利酒，而穿着紧身裤的人喝得都快晕了，他很有可能是个刻薄的男士和猖狂的反教士者。

两位神父都冲他摇摇头。梅特兰撒了个谎：“神父总是认为酒会引起强烈情感，所以难以享用。”他想用这句话来伤害诺兰，因为他知道，诺兰对于弥撒有配偶一般的认同，而他只觉得自己是个管理人，是别人幻想的执行者。

梅特兰此举太成功了。再过十秒钟，诺兰就会像老妇人一样发怒，并且采取所有老妇人的激烈行动，不过现在他只是张大着嘴巴，能看到他一嘴老人的苍白牙齿，下嘴唇中间部分翘上去想遮住牙齿。这一刻梅特兰瞥见了衰老的迹象和衰老的脆弱，令他颇感羞愧。服务生窃笑着，迅速离开了。

“看来你的怨恨就是这样表现的，”蒙席断然道，“那些人没有什么可以引以为傲的地方，而你偏偏要在他们面前假装我们和他们一个样。”

“我很抱歉。但是我们不要再争论我是不是属于你的学院了。”

“你还在想你为什么不属于我的学院吗？看看刚才的事情。”

“我是局外人，不是因为我在争论时利用了一名服务生。我利用了服务生，是因为我是个局外人。欲加之罪……”

“神父是孤独地接受考验的人。如果你无法接受这个想法的话，当

---

① 语出《圣经·旧约·诗篇》第110章，麦基洗德意即仁义的王，是为亚伯拉罕祝福的耶路撒冷的祭司王。

初你就根本不应该接受神职。”

梅特兰低声重复着这句关于孤独地接受考验的箴言，好像已经屈服了。格言让他束手；他无法打败格言。他连试都没试，而是盯着房间。虽然只有一丁点儿酒，周围的人群却已经开始融合起来。艾根正在向那位麦卡锡-摩西像的作者陈述他的观点；一位画廊董事一边大笑，一边拍着一位瘦削女孩的瘦弱后背。

梅特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除了关于某位年轻妇人的忏悔之外——那是你的妹妹们说的，陈述不一定准确——我想我身上究竟是什么东西，让你觉得不符合标准呢?"

摩西参议员画像的作者从完美的牙齿和满腔的怒火中喷出唾沫星儿来。面对着这些力量，矮小的艾根就站在那儿，以坚不可破的耐心，在左手肥胖的手指上勾画着他的观点。这样的耐心可让人受不了，梅特兰心想，一名裁判委员会成员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他走上前去安慰艺术家。

诺兰则冷冷地解释道，"我对女人是不理会的，包括我的妹妹，我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不会让女人介入教会管理的。我本来还指望，你至少应该相信事故发生的那个下午我并非处在正常状态之下。"

与此同时，在情绪更为激烈的大厅另一端，那位画家带来的女孩子正在辱骂艾根。场面似乎非常热闹。梅特兰后悔他和诺兰在这儿应付自己的麻烦事，不能到现场去。虽然诺兰还没有注意，但他们能看到，一名要人伸开双臂，在保护着个头矮小的神父。然后艺术家和他的女孩子往后退了退，一边齐声说道："上帝的天使啊，我亲爱的守护神，上帝之爱将我交付与你"[①]，如此等等，好像在背诵艾根的艺术准则一样。

---

① 这是一段天主教徒向守护天使做祈祷时的常见祈祷词，常用于儿童。

人们都转过脸来看神父的难堪，脸上都挂着人文主义的笑意，如同最极端的残酷。梅特兰正准备打个招呼，也许能去帮助自己的朋友，可就在这时候，来了四五名官员，这场意外的风波在他们造出来的愉快气氛中慢慢平息了。

蒙席可丝毫没受到干扰。“你在一个英国评论上写的一篇文章，让我，还有大主教阁下，警觉起来。我无意冒犯，但我必须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本身就是教会面临危险的一个信号。我还是要这样说，詹姆斯，尽管我知道学者都以他们发表的东西为荣。然而……”

“关于路德的那篇文章？”梅特兰问。

“就是这篇。我知道的历史很少，梅特兰博士，但据我看，你好像是说路德和阿奎那观点相同，认为最高司祭[1]谴责路德是堕入了陷阱。我这样理解对吗？”

“其实不太对。我说他们俩在基本问题上观点相同，也就是救赎的本质问题。就像现在人们喜欢说的那样，是个语义的问题。”

诺兰的双手开始轻微地颤抖起来，撕开了一包香烟上的玻璃纸。

“这你现在还相信？”

“我相信路德和传统教义之间的差别没那么大，不足以搞出驱逐出教、教会分裂、战争这样的事情出来。”

“语义的问题。”诺兰带着近乎疯狂的正确性，点着了香烟。他用中指和无名指夹着香烟抽，像二十年代很多女人学抽烟那样。他的原因却和她们不同——他的拇指和食指要留着在祭坛上使用。不过，他看起来的确像一位来自杜莫里埃[2]和后印象主义年代的愤怒的难民。“路德拒

---

① 指罗马教皇。

② 可能指杰拉德·杜莫里埃(1843—1896)，英国讽刺画家和小说家。

斥传统，是个语义问题？那么，路德攻击基督道成肉身呢，攻击圣事呢？”

“是的。当然了，罗马和路德互相排斥之后，差距就增大了，但是在路德早期讲道中，找不到可能导致这种分裂的原因。但是，所有这些条件我在文章里面都谈到过。如果你不接受发表出来的文章的主旨，我现在详细论述，对我们两人都没什么用处。”

“我从没想到，我居然会亲耳听到自己神学院培训出来的神父讲这种废话，”说着，诺兰狠狠地掐灭了香烟。

梅特兰气糊涂了，把手帕掏了出来。看到手帕在手上，他只好毫无必要地擤擤鼻子，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开泪腺。“噢，正统，”他喃喃地说。没什么比这个更有必要，没什么比这个更不重要。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还是会保持它陈旧或世故的模式。眼目的情欲肯定控制着大部分画布，今生的骄傲[1]则支撑着这银行的围墙、打下了立柱、从斯堪的纳维亚运来了冷冰冰的家具。同样肯定的是，有影响的人，双手假装出父亲一般的兴趣，落在早餐桌上艺术家的女人的腰上；而那些女人无论雨水、冰雹，无论命定或天上出现神迹，早餐也肯定会吃梅太德林[2]和玉米片上一样。

“我怎么知道你在大教堂的讲坛上会说什么呢？”诺兰问道。

梅特兰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做出某种承诺。”对于诺兰的命令，对于宣传册上所谓的“全国文化年系列艺术活动之一”，他已经失去了兴趣。一所神学院的院长来到这里，在旁边看看这个活动，实际上比诺兰想的更加合适。因为神父和艺术家各自追求自己的正统，两种

---

① “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语出《圣经·新约·约翰一书》第2章第16节。
② 梅太德林是盐酸脱氧麻黄碱的商标名。

正统互不相容，但都与大社会相冲突，都繁茂地生长在封闭的心灵之中。他也是其中之一，却不能挑战诺兰的封闭心灵。

一位肤色较黑、长手长脚、略有雀斑的美女正在对艾根说话。她的脖子很长很特别，从一件有皱领的上衣中伸出来，衣服的颜色和蒙席的绸领巾一模一样。她弯着腰，艾根比她要矮三英寸，这时他的嘴巴招人注意似的闭着，好像要说出什么内部消息。

正统在封闭的心灵中繁茂生长。

“一场鲁莽的讲道，可能会毁了你的事业。如果对你的讲道有任何怀疑的话，我就自己去讲。大主教阁下和我都认为，有必要确切地知道你打算讲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有危险的主要是你，詹姆斯，而且这是不小的危险。”

现在酒水都喝下去了，挂在那儿给人看的东西，大家对其形状、颜色甚至质地也都很熟悉了，于是整个场面有点焦躁不安起来。这种情绪，以及诺兰的训话，都被几次礼节性的鼓掌打断。这时候，总督的代表们进来了，演讲又开始了，真是枯燥的得意之作。借这个机会，梅特兰离开了诺兰，偷偷溜过房间。等到了艺术爱好者的人群中间，离蒙席远了，他才一个人站着，为获奖者鼓掌。

几个演讲一结束，一位非常优雅的年轻男子从一侧攻了上来。

“神父，”他说道，“那边那个相貌凶恶的基督，你看到了吧？”

“哦，看到了。”

“老实说，这样的理解，真的挂在宗教绘画展上，你不觉得不合适吗？”

年轻人眯着眼睛看了看那幅画，然后他刮得干干净净的脖子扭过来，对着梅特兰。他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宗派主义的愤怒。

“很遗憾，”梅特兰乐意地说道，“基督教神秘主义者所痴迷的，正

好与之相反。”他冲那幅画点了点头。“他的——什么呢？——被选中的无助，你可以这么说，让他们感动得难以呼吸。那边那种东西让人难受。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想一想，我们做了什么让他如此受人憎恨呢？”

“我们做了什么？”小伙子跟着说。“你说的‘我们’，是指神父们吗，神父？”

“有神父，也许还有其他人。”

“那么，你不认为这幅画是黑暗力量的结果？”

“不完全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让基督显得似乎反人性。而任何反人性的东西结果都是要被人恨的，也不能说那些人都是渣滓。”

“整个展览似乎有一种强烈的恨的因素，”年轻人提出了一个观点，然后花了好多分钟，谈他如何理解一些最阴暗的绘画，让梅特兰情绪低沉。最后，卡斯特罗来到近旁，用眼睛示意。

“请原谅，”梅特兰说道，“我想，我们得走了。”

滔滔不绝的小伙子说道：“没问题，神父。”随即消失了。

“是要把你从那个家伙那儿救出来，”卡斯特罗解释，“简直一个老妇人。他在啰唆什么呢？”

“不过是谈给你和艾根添麻烦的那几幅画。”

“我已经厌倦了这样挑毛病，詹姆斯。你知道，这帮该死的艺术家，虽然都是情绪冲动的家伙，可每个人都接受了其他裁判的决定，毫无争议，但是每年整个艺术团体都要从很高的地方朝我和小艾根扔垃圾。为什么？你是个桀骜不驯的家伙，詹姆斯——好了，别脸红。你来告诉我，为什么坏的宗教不能变成好的宗教艺术。艾根上哪儿去啦？”

艾根还在和他那位黑皮肤的女士讲话。

“和莫里斯一起的那个女人，看到了吗？”卡斯特罗问道。“简直跟

雕像一样。她是我们婚姻法庭上的老客户。我想跟你说了，不算违背职业道德吧。看到她样子不错，很好。尽管必须保持距离，你还是能很了解这帮人。取消婚约的许可下来的时候，她的状态可糟糕呢。”

“她对艾根好像还挺友好，尽管当初他在法庭上跟她对着干。”

“不过艾根是个很善良的小家伙，很善良。如果不知道，你可能还会以为婚约辩护官最招人憎恨。他辩护的所有婚姻，等到了我们手上，早就烂得差不多了。可你看看，他们就在那儿，艾根和那个姓塔利的女人，两人都很有礼貌。倒不是说他们不应该有礼貌。只是说他们通情达理。”

梅特兰等着，卡斯特罗前去招呼艾根。他看见那个女人以最简短的方式跟卡斯特罗打了招呼，然后就退到了一边。在两位法典专家往回走的时候，能听到卡斯特罗问：“她是怎么回事啊？大家不过是做自己的工作嘛。”

在神学院里，周六是正常的上班时间。但是，阳光中却总有星期六的感觉：星期六上午的大采购，星期六的花园生机盎然，紧张激烈、跌宕起伏的橄榄球联赛和赌金计算器上的运气，这一切都从下面的镇上微妙地传递过来。所以当梅特兰下楼吃早饭时，空气中的微粒似乎都在指责他是个另类的人。

餐厅里，坐在桌旁的神父们好像都对他有意见。不仅仅是诺兰和卡斯特罗，他们俩仰着脸，像法官一样斜着眼睛瞪着；还有艾根和另外三位神父，此前他们对他有种奇怪的冷漠，但那不过是长期住在封闭团体内的正常结果，现在他们好像都不愿意正眼看他。他做完祷告坐下来时，卡斯特罗用餐巾蘸了蘸嘴巴，站起身来。

“团结的代价是什么？”他冲着梅特兰的耳朵嘶嘶地说道，把一份

早报放在梅特兰的鼻子底下，早报的特刊部分已经翻开并对折了过来。那是一篇关于库朗奖的专题文章，加了一些煽动性的小标题，比如“渎神？”“法西斯主义？”，还有最糟糕的一个，“让他如此受人憎恨？”这些就是那些艺术家们的宣言书，他们说艾根和卡斯特罗至少是误解了他们，文章接着大量引用了他们两人关于粗俗艺术的言论。梅特兰对那位年轻人说的观点也记录了下来，接着是一段恶意的宣判，开头说道：“这句话来自卡斯特罗和艾根两位博士的同事，提出了谁应当为基督教和艺术之间的分歧负责的问题。教会人士一味责怪艺术，艺术则一味责怪教会人士，梅特兰博士的观点表现了恰当的自我质疑……”

卡斯特罗低声说道：“你根本不知道，莫里斯和我在那个该死的委员会里有多难。你知道，我们又不是彻头彻尾的傻瓜。”不知道为了什么，他的一只手从梅特兰的肩膀上伸出去，以精确的愤怒将一只糖碗放下去。“我最憎恨的是，说你是一位同事。今后除非没有办法，否则我就不会把你当作同事。”

然后他迈步出去，本来打算有意大踏步走出个样子来，表示与梅特兰断绝兄弟情谊，等梅特兰的背叛公开之后，学生们都能记住他今天恩断义绝的模样。可是，他刚刚迈出一步，就差点摔了一跤。梅特兰的手藏在桌面以下，一把抓住了他法衣的下摆。

“听我说，”梅特兰说话的声音大了点，诺兰都不再假装在专心听读经，而是愤怒地望着桌子，从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呈现出奇怪的角状，落在他额上，使他看起来像个正襟危坐的、机构中的摩西。“我不知道那个虚伪的小男孩是名记者。我也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你还打算放开我吗？”卡斯特罗吼道。

诺兰脸颊发青、一脸怒意，这时他没有办法，只好摇了摇面前的铃，停止读经，这样卡斯特罗的脾气就会被谈话的声音淹没掉。

“对不起，”说着，梅特兰把报纸递了回去。“但我当时不知道。”

卡斯特罗迈步走了出去，多少和他计划的差不多。他的身材变得很高大，胸部因为愤怒也挺得更高了。

在上首的餐桌上，梅特兰已经站起身来，从诺兰的椅子背后挤过去，去和艾根说话。小个子神父接受了梅特兰的解释，那样子说得差一点，是一副法官面孔；说得好一点，可以说是心情愉悦。他说：“但你对陌生人要特别小心，詹姆斯。你不知道委员会里的人来来往往，有多少人都想要我和卡斯特罗博士出丑，并以此为乐。这让卡斯特罗博士担心。”

但这似乎一点也没让艾根博士担心。举止得体似乎是驱动他走向坟墓的唯一动力，或者说驱使他和善地接受，他一直不停地表示已经友好地接受了梅特兰的故事。他等不及让梅特兰说完，而是用一句话结束了这个话题：“让我提醒你吧，詹姆斯。要怀疑所有向你提到库朗奖的陌生人。”这些话本该急切地说出来，但艾根却说得不紧不慢。

然后艾根压低了声音，眼睛四周张望着，好像是一名旅行推销员，正在谈论农夫的女儿。

“注意到了吗，关于昆兰那本书的信又多了？图书栏目里还有一篇书评。很遗憾你没能加入这场争论。”

“我也希望我能。”梅特兰撒了个谎，开始觉得他的朋友是个很反常的人。艾根关心亵渎神灵的艺术和激进的观点，就像一个闲暇无事的女人关心邻居的过错一样，只不过他由于诚实而且精力不足，没有采取悍妇一样公开教诲的口吻而已。比较卡斯特罗的愤怒和艾根的镇定，让人有可能相信，倒是艾根也许会钓到一条未知而令人惊讶的大鱼。

梅特兰继续谈他背叛的事情：“我不想把这当做成为犹大的借口，可是当时我处在反教士的情绪当中，因为之前我刚和蒙席吵过。”

艾根孩子一般的手伸向银盘里的果酱。毫无疑问，他今天感觉很

精神。

“这倒奇怪了，”他说，“你认为他比你更像神父，所以才会觉得，说话反对教士，就是反对他。”他不同寻常地咧嘴笑了笑，暗示他说的话不过是好奇，不是道德判断。“可别让蒙席给你带来神父的自卑心理。”他用切黄油面包的刀比划了一下，以示广大充足。“是每一个人的永恒祭司[①]，”他说，“当然没有什么比永恒更加永恒了吧。”

“连那个人的发型都让我想到亘古的山峦。别介意。”

“你刚才说吵起来了，詹姆斯。”

“是啊。关于我的讲道。我明天要到大教堂讲道。院长要审查我的讲道词。”

“脸皮真厚啊！”艾根用卷起来的餐巾打了一下桌子。“我没听说过这么厚脸皮的事情。好像那里面有人听得见你说话一样。只不过是给大家看的，就像那些老式的火车站一样。这不是1517年的维腾堡大教堂[②]吧，啊？”

“我真希望不是啊。”

早饭吃完了，他的学生们早饭也吃完了，但诺兰还在那儿，不愿意摇铃，他知道梅特兰正在忙着解释，所以不愿意打乱梅特兰的节奏，也许下一个解释的对象就是他自己。最后梅特兰来了，站在他的高背靠椅后面，那把椅子威风凛凛地矗立着，上面有个尖儿，像大教堂一样。

诺兰听到了梅特兰的辩护，说道：“我当然知道，报纸是无意中抓住了你说的话。我对你从来没有恶意，詹姆斯。”

梅特兰知道，自己应该说“谢谢你”。但他不愿意去履行这个义务。

---

① 参见《圣经·新约·希伯来书》第7章第26节至第8章第2节。

② 德国一教堂，1517年马丁·路德曾在此向罗马天主教发起挑战，引发新教改革。

"问题是，你只和外面的人讲诚恳的话。外人。"

梅特兰吃了一惊，学生年代之后他就没听说过这个狭隘的词。

"他们不怀疑我，蒙席。"

"不。整个世界都不理解神父，所以就怀疑神父。有的人假装属于他们的群体，就像他们一样，但他们只会鄙视这样的人。"

"我明白了，"梅特兰说，努力克制讽刺的口吻。"我是不是应该向你保证，我明天的布道会属于这个学院，就像这个学院一样，所以谁也没有必要感到羞愧？"

诺兰发出了一声低低的满足的声音，伸手去摸摇铃。

"这很明智，詹姆斯，"他说，"不管怎么说，在那儿说点革命性的东西也不值得；那地方的声音太差了。"他甚至还伸过左手来，在梅特兰的手腕上拍了一下。"如果你决定成为一个著名的异教徒，詹姆斯，我倒希望你选个效果更好的地方开始你的事业。"

也许这种友善不过是诺兰想挽回面子而已，他毕竟不会真的看讲道的稿子。但梅特兰却发现，自己特别欢迎这种友善，就像孤独的人在圣诞节收到的唯一一张卡片——还是商业公司寄来的。上楼以后，他很快忘记了狂野的蓝色大海和星期六的阳光，它们正最后一次掠过梅特兰从未用过的阳台。起草一份讲道词，以满足这个星期天的特别需要，让他心无旁骛。他的第一步，就是接受艾根和诺兰的信条：大教堂的讲道，对人们总体上来讲没什么帮助。因此，它就必须对讲道的人自己有点用处。讲稿必须显得诚恳，使他能保持自尊；又必须冠冕堂皇，以重新获得诺兰和卡斯特罗之流的尊重。而且，正如福楼拜所说，*Il faut intéresser*[①]。

---

① 法文：应该要有趣。

他遵守着这些不完美甚至不体面的标准，写得非常开心，以至于整整一天都花在稿子上面。他忘了正餐[①]，一个上午都忘了打开暖气，而在他的房间里，从四月到九月，空气一直阴冷潮湿，就像湿衣服一样。

几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比较几位现代小说家和几位神秘主义者的宗教视角。他本来想指出人文主义和宗教之间的结合点。这天上午，他决定以此作为他讲道的基础，接受了那位健壮的年轻人的抽象推理，并将它们轻而易举地纳入了讲稿。星期五晚上背叛的事情之后，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于是整整一天，他都泡在破旧的企鹅版书籍中，还有十字架的圣约翰[②]、陶乐尔[③]、阿维拉的特雷萨[④]、布莱士·帕斯卡[⑤]。他毫不畏缩地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尽管法国伟大的布莱士·帕斯卡在教义上被人误导可能会……"好像他认为革出教门比上帝显现还要重要一样。

总的说来，他这一天读得开心、写得轻松。

哥特式建筑中的灯，就有一种独特甚至令人麻醉的氛围；连新哥特式建筑也是这样；梅特兰上前准备讲道的时候，圣凯文大教堂这样差的新哥特式建筑也不例外。在神殿地板上的凯尔特嵌图的上方，有一盏图案突兀的灯，发着金色的光，被圆花窗上殉道者伤口所反射的红光映成一条一条的；贞洁的圣母像蓝光幽幽，威严的福音传道者画像斑驳陆离，又把金色的灯光模糊成一片。从高处的讲坛上望去，幽深的中殿像

① 有些神学院中正餐依情况而定，或为午餐，或为晚餐。
② 十字架的圣约翰（1542—1591），西班牙宗教改革家和神秘主义诗人。
③ 约翰·陶乐尔（约1300—1361）、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
④ 阿维拉的特雷萨（1512—1582），西班牙天主教修女，神秘主义者，倡导加尔默罗会改革运动。
⑤ 布莱士·帕斯卡（1623—1662），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

一片平原，一簇簇的听道者散落在上面，似乎象征着大平原上的城镇。

这一切让梅特兰觉得应该把手稿轻轻地推开，像一位天生的玫瑰十字军[1]神父一样，用洞察入微、无所不知的目光盯着人们。他站在二十英尺的高处，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下面的人看不清他眼睛和手的细微之处，也是因为他想报复这幢建筑，报复这次几乎没讲假话的(他自己的)讲道。

尽管如此，此刻他就是讲道者。长及膝盖的圣带挂在他脖子上，让他觉得非常专业，他讲得很好，布道的内容枯燥而清白，在他心底暖洋洋的。同样，他彻底的玩世不恭对他来说就像公共汽车司机的假期一样。他朝教堂的北翼望了一眼，阳光和两名迟到的听道者站在门口。他们的后面是教堂的内殿，大主教坐在里面，一只耳朵对着收音机，听着五十码之外的布道。

梅特兰有力地结束了讲道，关掉麦克风，离开讲坛走进圣器室。他在着衣凳旁脱下法袍和圣带，在通向外面的门旁找到了厕所。厕所是整岩砌成的，松木门，狮鼻形的门把手，马桶太脆弱了，你会想，恐怕承受不了卡斯特罗。但是，瘦弱的梅特兰绝对在它的承受范围之内。

他还在厕所里，这时有人穿过通向外面的那扇门走了进来，能听到他在圣器室里来来回回的脚步声。梅特兰猜，很有可能是一位受到了安慰的高级教士。梅特兰想，这种场合下使用那个粗糙的抽水马桶恐怕不太合适，于是他洗了手，走出厕所，发现大主教阁下正靠在着衣凳上，手里把玩着一顶红色的四角帽。

“詹姆斯，我得祝贺你啊。很有学识，很有力，这样的讲道来得正

---

[1] 玫瑰十字军是战后兴起的一个天主教传道会。

是时候……什么？别去担心那件事情了，我们都有因为媒体而难过的时候。他们和上帝的恩宠一样无所不在。但是，今天的讲道绝对是个弥补。库朗奖的事情刚来，其实它几乎每年都来，紧接着那本恶名昭彰的昆兰的书又搞得沸沸扬扬，在这种时候，没有什么比你刚才那种风格的讲道更能提高我们声誉了。”

出于多种原因，梅特兰低下了头。

在去轮渡的路上，他要从植物园里穿过，被迫面对星期天的诚实面孔——情侣们坐在玉兰树下，孩子们正用面包屑喂鸭子，一个意大利家庭，穿着最好的意大利服装，正在讨论在这异域他乡找个好的野餐地点。面对着这种平凡事情的魔力，梅特兰站在那儿，相信当天上午的讲坛经历，是令他感到内疚的、最糟糕的哑剧。他是个内疚时容易走极端的人。他在一条小路上停住了脚步，路旁种着热带棕榈，旁边是一座乔治五世的平庸雕像。他指责自己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就像这华丽的国王不适合他的棕榈小道一样。这阵戏剧性的羞耻感过去之后，他沿着小路继续朝码头走去。

然而，他想去理解那个他者，却只能发现他自己细小而尖锐的虚空，和雕像的内心没什么区别，雕像仅仅是市政府的一个姿态，铜塑的国王，内里是个灰色的腔囊，空空如也。

他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一直躲到正餐时间。他来到桌旁，等大家喝过了汤，听完了殉教史，蒙席的赞扬和卡斯特罗的谅解不受欢迎地降临到了他头上。就是作为以实马利[①]，他也从没像现在这样，在这张笑话一般的大餐桌上，如此强烈地感到自己为人所弃。

---

① 《圣经》中人物，与其母皆被其父放逐，喻为被社会摈弃的人。

7

“你是不是在担心？”亲切友好的卡斯特罗问道，“我是说，上次我们一起坐车的事情之后。”

真实情况，他是不会想到的；因为他尽管以六十码以上的速度下山，同时却还在不停地敲打着新车上的各个按钮，认真地让梅特兰享受所有指尖轻触即得的愉悦。

车外，夜幕降临，正值初冬。海滩一带简直像遇到了一场由空气带来的天灾，酒吧和咖啡馆里灯火通明但空空荡荡，对无人的海滨大道做着荒谬的夏日承诺。不过，梅特兰虽然担心，却感觉很欢快，这有两个很好的原因。在晚上这个不方便的时间，他接到电话，要他十分钟内赶到大教堂的内殿，卡斯特罗、诺兰、艾根以及其他重要神父都受到过同样的临时传召。第二，虽然卡斯特罗在一个星期前宣布他们永远不会是同事，现在他和卡斯特罗却像同事一样闲聊着。

“担心？”梅特兰说，“没有啊。很幸运，有人开车送我。”

“别客气啦。反正我也要到市里去主持一个会议。”

卡斯特罗的穿着当然像主持会议的样子——定做的教士服，威严的面孔，深色的浓密头发梳理得完美无瑕。梅特兰自己只匆忙地刮了刮脸，还留有几平方英寸的胡茬，时间来不及，所以只随便擦了擦那双新

鞋子，那可是他身上最体面的地方。两个人都有可能假装各自的着装习惯是个美德；但是除非为了面见上帝，邋遢的人把自己收拾整洁，仪表堂堂的人让自己的胡子长得乱一点，否则他们的着装习惯就没什么美德可言。

“也许我不应该跟你说，”卡斯特罗说道，“可是……好吧，你喜欢警察吗？”

“没什么事让我不喜欢啊。”

“是这样，警察公会少一个神父。真正的美差呢。你可以把交通警察控制在股掌之间，这可是唯一能够控制他们的地方。”

“如果他只是要指派我当警察公会的神父，那还要在晚上这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赶路干什么？”知道了答案以后，年轻的神父喜滋滋地问道。

“晚上上气不接下气地赶路，是大主教阁下的一个拿手好戏。他没在凌晨一点传召你，就算你运气好了。知道吧，这种事真的发生过。完全取决于他什么时候碰巧想起了什么事情。当然，警察的事情，我只是猜猜而已。”

卡斯特罗慢下来，但还是决定在有停车标志的地方不停车。“不要让什么交通法规耽搁我们，”他叫道，“我们的高级教士在召唤。”

梅特兰没听进去，他满脑子都在憧憬着未来，诺兰也许会称之为“在这种生活中安定下来。”

快到的时候，他们谈起了书。卡斯特罗的 *Praelectiones*[①] 过几个星期就要出版了，大家也知道梅特兰上个星期已经把论文交给了出版商。比较到这儿就结束了。卡斯特罗的作品会是难看的四卷拉丁文，书页也不

① 拉丁文：《引言》。

切。意大利的出版商在这本宗教科学书的首尾用了灰色的空白页，没什么装帧和包装。但是，一个熟悉盎格鲁-撒克逊最新出版科技、为车上的去雾器感到骄傲的人，是不可能允许他的书首尾只有粗面纸的。梅特兰听人说，卡斯特罗自己花钱做了封面，在本地印上庇护九世在第一次梵蒂冈会议时与部分教士谈话的图片，然后寄送到罗马。

梅特兰本人的书被出版商做得更加轻松活泼，像本基础读物，他建议的雕版封面上，有一条条的红、蓝、黄色，写着书的主要内容，这本书会少量地进入通俗书店，碰巧被几个人买走，对他们很可能也没什么用处。实际上，卡斯特罗的作品和他自己的书，读者数量大致相当，一本书会堂而皇之地进入修道院和神学院的图书馆，他自己的那本则会出现在高端和中端的书店里，书的销量很好。

不管怎样，所有作者都很乐意的关于书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市区。不久，他们看到大教堂从低矮的云层中升起，裹在霓虹灯和宫殿般的娱乐场所反射出来的辉煌灯光中，那是些脱衣舞厅和迪斯科俱乐部，在教堂前方半英里的地方。

卡斯特罗在内殿的院子里停了车，让梅特兰下来。梅特兰摸到走廊上，找到了电铃。板门上方的彩色玻璃上镶着"*Sapientia*"[①]的字样，隐隐发着暗光，像爱德华时代的肥皂广告。他没有摁第二次铃，尽管半分钟内无人应答。最后，大主教阁下的一位秘书拉开门。大厅呈现在眼前，墙上装着叶形灯，挂着宗教画，都是库朗风格的作品。秘书握了握梅特兰的手，领着他经过几个客厅，来到一个房间，房间虽然很大，但看起来似乎全被橡木桌和高背靠椅占据了。除了这些以外，房间里还有一个壁炉，放着一堆堆的硬木柴，里面燃着熊熊大火，还有四个中国风

① 拉丁文：智慧。

格的书柜、一位仪表堂堂的教外人士以及大主教本人。

梅特兰跪下来亲吻大主教的戒指——这是东方对恭顺的考验方法之一，应该予以执行，而不能把自己想得太高。

“詹姆斯，”梅特兰起身的时候，大主教阁下低声道。接着他提高了声音，“梅特兰博士，”又指了指那位教外人士，“这位是戴斯·博伊尔先生。”

梅特兰和那位教外人士都想隔着桌子握握手，但桌子太宽了，只好作罢。

“戴斯是圣帕特里克骑士勋团的主席，”大主教阁下高兴地说，“还是第一流的特许会计师。坐下吧，梅特兰。”

等大主教从他们身边走过，在桌子上的首座坐好，两位臣民这才坐下来。

“入冬啦，梅特兰博士，”博伊尔说着，抬起脸来。他四十岁了，那张脸梅特兰小时候就见过，以R开头的那条街道上的教会兄弟学校里，几乎每个班都有两三张这样的脸——胖乎乎的长脑袋，直直的一堆头发从高高的额头上挂下来，圆嘟嘟的鼻子，皮肤又紧又亮。爱尔兰的骄傲。有这样脸的人，是班上的头儿，打球的时候是前锋，基督圣体节[1]上是首席祭童，而且总是能获得奖学金。

“你应该穿件外套，詹姆斯。”大主教对梅特兰说。

“我把外套丢在英格兰，阁下。我忘记这儿也有冬天了。”

“是啊，”博伊尔说，“在欧洲这样的晚上，你只会记得阳光。”

“没错，”大主教阁下下了结论，这个词说出来，像是在这个具体的

---

① 又称“基督圣体瞻礼”。天主教规定恭敬“耶稣圣体”的节日。在三一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四。

话题上放了一块铺路石。“詹姆斯，戴斯和我需要你的帮助。你大概已经听说过，戴斯的组织被卷入了一场持续的论争，是关于一本书的，你大概已经读过。”

在他说到“书”的时候，博伊尔把梅特兰的平装书放到了桌上。他双手小心翼翼，目光低垂，以免打断大主教阁下的话。

“发起这场论争可能不太明智，但不是戴斯。”戴斯把书抚平，那样子表示非常认同。“我星期天跟你说过，詹姆斯，对方似乎认为，开明的思想都在他们那一边，你也许知道，我一般是不太赞同神父给世俗媒体写东西的。所以骑士勋团觉得自己在孤军作战。”

骑士勋团主席的一边脸上露出了痛苦的微笑，倒也适合这个场合。他把一个牛皮信封放到书的旁边，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变成了生意人的苦相。

大主教继续说道：“我会非常感谢的，詹姆斯，如果你读读这本书，然后在文章或者给编辑的信中谈谈你的看法。本来我星期天就该跟你说的，不过那时候我还不太确定，让你介入是不是合适。我已经让秘书在读了，然后给我准备一个摘要，但是他和我本人都算不上是历史学家。”

“争论还在持续，”博伊尔解释道，“我知道，事实是，如果，比如说《论坛》，知道你要让天主教的学术观点……”

梅特兰声音低沉、毫无希望地说：“我明白了。但我想昆兰也自称是个天主教徒，至于学术性呢，这本书已经受到了学术圈的严肃对待。”

“遗憾的是，詹姆斯，现在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可不一样啊。”大主教阁下开始摩挲着他的戒指，所有主教在谈话中最后都会这样，习惯性地以此表示他们的身份。“我猜，学者和学者也不一样吧。不，我可不会说我猜会怎么样。这就是事实，我知道，有些天主教学者可能与教会的某些主教还非常亲近，会让真正的天主教徒不寒而栗。显然，昆兰就

会这样。”

“他攻击所有的教皇，梅特兰博士，”博伊尔解释道，“尤其是攻击庇护九世，他的统治可是教会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也是最英雄的时期之一。”

梅特兰开始怀疑，博伊尔可能属于“可怕的天主教徒”这个物种，但要等到博伊尔称庇护为“梵蒂冈的囚犯[①]”的时候，他才能完全肯定。与骑士相似的是那边那个中国风格的书架，本来是用来放文学经典的，现在却堆满了神学家们确定无疑的思想，用可怕的牛皮纸包着，梅特兰当学生的时候，这些神学家就散落在他的教科书里。博伊尔和书架，两者一眼扫去都能看到，而且两者都同样不安。

“我认为，昆兰只是指出这些人，尤其是庇护，在现代宗教史上的位置。”梅特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你看过这本书了，詹姆斯？”大主教阁下问道。

梅特兰心里想，如果你把这位十字军勇士赶出房间，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东西就是我写的。

“是的，阁下，”他承认了，然后转头看着博伊尔，但是博伊尔把生意人的坚韧带到了桌子上，不可能轻易就被哄出去。“你肯定记得，博伊尔先生，昆兰并没有评判天主教的教义，他只评判了某些教皇的一些表现。这件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做，当然最好事先进行一些研究。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去做这件事，反而是更加健康的表现——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与其等医生来，不如先自我治疗。”

博伊尔平静地说：“庇护九世定义了无沾成胎[②]的信条。在他统治

---

① 庇护九世曾宣称自己是梵蒂冈的一名囚犯，拒绝放弃逾越梵蒂冈的世俗权力。

② 天主教认为圣母马利亚在其母腹成胎，因蒙受天恩而未沾染原罪，但基督教对此持不同说法。

时期，圣母在卢尔德显圣，教皇永无谬误的信条被宣布为教义。教皇成了梵蒂冈的囚犯，但他把挫折变成了胜利。”

“这些昆兰都没有攻击。我想，他的确说过，教皇永无谬误论的定义是个受到了误导的策略，但他并没有否定这条教义本身。他当然没有提到过卢尔德。”

“詹姆斯，”大主教调解道，“显然，戴斯的观点是，对于一个为教会带来这么多伟大信条的人，任何天主教徒如果对他做出负面的总体评判，恐怕对的可能性就很小。”

“我认为，”博伊尔坚决地说道，“他完全可以提一下庇护的这么多功绩。”

这句话说得轻松自然，对教士充满尊敬；根据他说话的样子，你可以看出，他相信大主教与梅特兰和他的想法一样。梅特兰粗鲁地打破了他的幻觉。

“同样，他本来也可以提一下，虽然庇护是个纯洁而虔诚的人，但他未授予神职的教廷国务卿却有一大帮私生子，足够挤满一家孤儿院了。但是他没写下来，因为和全书无关。他写的不是神学著作，同样也不是造谣生事的传记。”

大主教阁下皱着眉头，继续用手指轻抚着戒指，像抚摸一个旧伤口一样。在那红宝石下面，据说有“真正的十字架”[①]的残片，据说是康斯坦丁的母亲于一千七百年前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地窖里发现的。重新站稳之后，梅特兰心里想，当一个天主教徒真不容易。

“能不能请你按照大主教阁下提出的方式给予我们帮助？”博伊尔

① 即耶稣受刑的十字架。下文的康斯坦丁即罗马的康斯坦丁大帝，他制定的法律和政策有力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

问，他相当礼貌，让梅特兰心生懊悔。“我提出这个请求，想到的是骑士勋团在慈善中的角色，这是个在全国慈善事业中极其关键的角色。我们无法经受恶名，哪怕是有关昆兰的这本书。”

骑士勋爵提到这个假名时，谨慎得好像社会学家提到别人以科学之名发表的粗劣之作；梅特兰又想发怒。这时晚祷的圣歌从大教堂里飘出来，被门外的风吹散，这让梅特兰分了心。这牛奶一般的曲调，在梅特兰的胃里激烈地重复着，像那个书架一样，拨动着他对博伊尔的不恰当的恼怒。然而，骑士勋爵却没犯什么罪，不过是称庇护九世为“梵蒂冈的囚犯”，在自己的信仰中感到安全——也就是说，因为自己信仰确定而拥有安全感。信仰完全不确定的人如果毫不在乎，同样也能拥有安全感，但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两者都是避风港，但梅特兰在两者之间，不属于任何一个。他坐在那儿，试探性地说，“问题是，昆兰的书不是写给普通大众看的。在历史的领域内——我这方面知道得也很少——但是在这个领域内，他的结论似乎有所依据，显然不能说品位粗卑。我只能说，据我所知，这本书并没有毒害，就算这本书想引起什么轰动——这一点本身我就怀疑——也不过局限在学术界，但迄今为止还没在学术界引发什么争论。这种严肃的书最不想引起的就是大众媒体喧哗的轰动。”

大主教阁下严厉地说：“这已经很像是在回击了，詹姆斯。”

博伊尔目光低垂，好像是为了避免打断大主教的失望情绪。

梅特兰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书，但是我发现，总体上我是赞同书中观点的。”他身子向前倾了倾，有策略地叹了口气。“我非常感谢给我机会发表文章。但是，如果我唯心地去攻击该书，只会给我们这边带来嘲讽。”

他一直在朝着博伊尔那个方向说话，希望可以把他赶出房间。可是

这位教外人士没有猜到梅特兰的担忧，仍旧坐在那儿，虽然收敛、低调，却没有闲着。他正在浏览牛皮信封中的内容。在梅特兰的内心中，似乎有人点了点头，或者冲他眨了眨眼，又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这让梅特兰觉得，把昆兰的真实身份告诉大主教或者其他人，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他希望有时间弄清楚这一暗示的真正含义，这时博伊尔却读起了信封中的内容：

"'教皇庇护九世所认可的停滞不前的精神，在接下来的一百年内，几乎一直控制着梵蒂冈的走廊，'"他读道，"任何天主教徒如果反对这种事情，当然都是有道理的。"

大主教笔直地坐着，下巴扬起来，那顶小圆帽生在他头顶，好像他生下来就一直在那儿一样。他眉头皱得更紧了，似乎在要求给予解释。

"阁下，"梅特兰开头说道，"这个观点措辞可以更加委婉一些，但是博伊尔先生费力读出来的这个句子，是从一个部分里摘出来的；在这部分里，他——昆兰——批评的是，在神圣和世俗的层面上，教会都倾向于把真理看做静止不变的东西。我相信，约翰二十三世有个文件，就这种倾向发出过警告。我也认为'停滞不前'这个词用得有点情绪化，但是——"

"你觉得这篇文章无法顺利地写下去，是吗，詹姆斯？"

"是的，阁下。"

阁下像个绅士一样点了点头。

"而且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梅特兰又补充道。

"可是，梅特兰博士，"博伊尔说，"这个又有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开始朗读昆兰的作品，他既不愚蠢也不高傲，只是从来没见过哪个神父会任凭教皇受到挑战。

"'尽管真理本身保持不变，人类对于真理的认知却必须成长、变

化，否则真理就成了一个代码。教会则肯定，在它的神学程式这张大网里，永远牢牢地抓着真理这条大鱼。鱼和网永远都不会成长、变化，也不会表现出成长变化的样子。根据这种观点，教会迫使它的臣民研究渔网的绳线，因为这是唯一能抓住鱼的可靠方式。而这条鱼，从根本上讲，就是上帝。’我看这可是个渎神的比方啊。然而……‘随着教会基本思维体系的僵化，上帝变得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确定，越来越只是一个超自然宇宙的一部分。称之为现代主义的运动就试图——’如此等等。剩下的是对十九世纪末期现代主义异端邪说的赞扬。不用多说了。”

在三人的沉默中，管风琴音乐的最后一缕涓流在窗外骚动，窗户上画的是圣塞巴斯蒂安[①]，身上扎满了罗马禁卫军的箭。音乐声和彩色玻璃上的画像昭示着以前的快乐日子，那时候真理显而易见，如同殉道者伸出的残肢；那时候教士无不正统；那时候心灵自在地漫游，没有大众传媒的影响，敲打司铎厨房大门的流浪汉也都没听说过马克思。

“他用词很重，”梅特兰承认道，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惊讶。“年轻人写东西都强烈有力，过于张扬他们的观点。”

“他是个年轻人，是吗？”大主教阁下问道，似乎并不完全认同。

博伊尔开始在平装书后面的简短传记中寻找。

“这儿什么也没说，我没看到。”

“噢，是个年轻人，”梅特兰坚持道，“从风格上能看出来。而且，这个观点也不是独创的。肯定是从神学家蒂利希那儿偷来的。”

“蒂利希，”大主教疑惑道，“我不熟悉……”

“他是个新教徒，阁下。”

---

① 据传圣塞巴斯蒂安是戴克里先时的罗马禁卫军士兵，因信仰和传播基督教被乱箭射死，这个题材后常出现在宗教艺术中。

“我的上帝。噢，好啦，我想世界明朗了。”大主教阁下嘴角突然流露出愠怒的样子。“行了，梅特兰博士，你肯定能够帮忙。天主教徒就是天主教徒，都是一条心。我和戴斯是天主教徒，我们作为天主教徒请你帮忙。这肯定没话说了吧。你知道，我是可以下命令的。”

一个声音——可能是智慧、理性或者自欺——告诉梅特兰，如果大主教真下了命令，那就只好和盘托出了。但他性情和善，不会让事情发展到那一步。

“我知道，阁下。”梅特兰说。

博伊尔轻声宣布：“我只能承认这让人失望。”

“我们都必须背负自己的十字架。”梅特兰说。没有完成的讽刺只是让他的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

但是，博伊尔还是不相信梅特兰已经充分了解了昆兰的恶意，受到挑衅之后，他又开始吟诵起来：“‘虽然教会——’”他读道。

“博伊尔先生，”梅特兰冲他喊道，“如果你还想在大主教阁下面前令我难堪的话，我一定会发脾气的。”

“詹姆斯，没有必要……”大主教说。

博伊尔发出低低的、遗憾的声音，把书页慢慢抚平，一只眼睛斜望着第一页的上方。然后他合上文件夹，把书放在上面。书的封面吱的一声弹开了，里面的段落露出来，有的下面划了红线，有的做了标记，每个标记表示一种不同级别的异端邪说。

“我不能再打扰您了，阁下。我想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些了。”

“我们只好随它去了，戴斯。我想，我们没法赢得所有争论吧。”

但是，要梅特兰蒙受羞辱，那真是见了鬼了，虽然他双手微微颤抖。

“请允许我说，阁下，如果我们总要引发错误的争论，那我们永远

也赢不了。”

那只戴着戒指的手握了起来。“好啦，詹姆斯，你不能指望有坚定信仰的人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不进行反驳吧。”

“我不想显得高傲自大，阁下，但是有可能昆兰是个有坚定信仰的人，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进行了反驳。”

“不用教会许可？”大主教阁下问道，梅特兰脑袋摇了摇，低了下去。“你能等一会儿吗，梅特兰？”

博伊尔正在穿厚重的外套，他动作缓慢，好像是被迫的一样。他扣纽扣时，大主教和梅特兰都站起身来，他弯下膝盖，很快吻了一下戒指。作为骑士勋团的主席，他已经习惯了这项运动。

“戴斯，”大主教对他说，“你知道，我非常尊敬和重视骑士勋团的支持。可是，我刚才也说过，也许我们现在只好让这场争斗自行平息了。”

“也没有办法了，阁下。”说着，他站直了身体。

“抱歉，我帮不上忙。”梅特兰对他们两人说。

“如果你的心没放在上面，那是没用的，梅特兰博士。”教外人士宣布道，似乎在影射“心”上有问题。

“对啊。”梅特兰粗率地表示同意。

“请不要认为骑士勋团会有什么怨恨，你和其他神父一样，如果有需要，我们同样愿意帮助。”

“我一向认为他们没有什么怨恨，没有理由的话，就更不会了。”

大主教阁下坦白道：“没有他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了不起的是，他们不会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做什么。”他这话也许不是完全坦诚，但至少摆出了坦诚的样子。

更容易但更危险的说法是，如果左手未经许可就给编辑写信，右手

最好一定要知道。

于是博伊尔离开了，迫于一名骑士勋爵对神父的礼节，他给了梅特兰最低限度的道别。梅特兰走在他跟前，帮他开了门。博伊尔走出门去，在身后留下了金英花[①]一般的不满气息。

“你的脾气好点儿了吗？”大主教从长桌子那边喊道。

“对不起，阁下。但这跟骑士勋团的事情没有关系啊。”

“谁说的？”大主教显得轻松愉快，但却要求对方给予解答和保证。“你教学生什么样的东西，詹姆斯？”

“只是历史，阁下。”梅特兰回答。他想，如果这本书的风波不平息，那两个星期的时间足够坦白了；如果风波平息了呢，那难道他就没有权利保留一点小秘密吗？这个想法有些怯懦，但也许是明智的。

“教会历史。”大主教补充道。

“是的，阁下。”

“那？”

“呃，教会能够面对自己的过去，也能够与其他政体的过去并立。”

“我想是吧。但要小心啊。”

大主教皱着眉头，耸了耸肩膀，然后拉铃叫晚饭。拉铃的绳子是用羊毛编的，五彩斑斓，有圣餐上的所有颜色。在这个墙上涂着涂料的长房间里，他坐在炉火旁，吊灯投下一团团的光亮，静谧得如同云层遮盖下的月亮，落在一尘不染的桌子上，让他好像成了巴尔扎克小说中一个阴冷夜晚上的阿图瓦或者欧坦的主教。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坚定的信念，才能相信有圣塞巴斯蒂安画像的窗外霓虹灯贪婪的火光正泼洒在街

① 学名：花菱草，多年生草本植物，耐寒力较强，不耐湿热，炎热的夏季处于半休眠状态，常枯死，秋后再萌发。

道上，才能相信电钻正在灯火通明的建筑工地上轰鸣。

“知道吗，詹姆斯，你谈起你自己的时候，好像你是，呃，比如说吧，好像你是有一些独立性的大学教师一样。其他人也许能有独立性，但你不能有。你有的是顺从，你对我的顺从。如果我真的下了命令，让你采取反对昆兰的立场呢？”

“我必须承认，那我会努力去说服你，阁下。而且我自信能够成功，因为你非常明智，绝不会花钱去赌一匹死马。”

“是吗？好吧，那万一我仍旧坚持呢？”

“阁下，我当然相信，最后的选择就是盲目顺从。如果那是最后的选择的话，我会服从命令。”

从他的角度讲，最后的选择就是承认自己就是昆兰。可是，在他们等着大主教晚餐召唤得以执行的时候，梅特兰刚刚萌发的策略意识不停地提醒着他，别人也许不会明白他为什么会使用假名；不会领悟不以真名拖累书或者不以书拖累真名的真正智慧。

一位爱尔兰老处女走了进来。“我来看看，莫莉，”大主教阁下说，“来点可可吧，我想，谢谢。梅特兰博士没穿外套啊。”

那个女人同情地动了动嘴巴，梅特兰说道：“不，不，阁下，不管你用什么……”

“没事的，莫莉。可可。”

女人走了，大主教开玩笑似的对梅特兰说道：“我像骑士勋团一样，也没有什么怨恨。但要小心！”

等待饮料的时候，两个人都没怎么说话，相互之间只隔着一张大会议桌，似乎都暴露在对方面前。然后大主教阁下说道：“你当然知道你的学识属于谁？”

听到这个矫揉造作的词，梅特兰差点露出了笑意。他的学识也许渊

博得很呢，如果他不是教士，也不过只够去教高中男孩子们学学历史罢了。

“是属于我的，”大主教阁下说道，“就像它属于你自己一样；如果真有服从的事情的话，那就不属于你，而是属于我以及我的下一任。记住这句话，你就绝对安全。”

8

第二天梅特兰收到了他的表兄乔·昆兰写来的一封简短的感谢信。“我们比以前好，投资了一点地，”乔说，“这事情还要多谢你。”这封信让他想起了夏天，想起了对梅特兰来说是真正回家的那一天，那可不是下船上码头所能比的。那是二月底的一个星期四，他上了火车，前往他从小就很熟悉的那些公寓小镇。那一条条的蓝线一直通向郊区，他舅舅的儿子——约瑟夫·昆兰——就住在那儿。

在欧洲的时候，他记得阳光，但忘记了夏天。所以，当他坐过十五个车站，看着老人们早上出门时笔挺的衣领一天下来回到家里已是湿漉漉的，童年时候的二月的气息一下子又回来了，在他心头萦绕。二月啊，世俗与短暂之物的粗鲁的曝光者，世俗而短暂的衬衫和花裙子，世俗而短暂的詹姆斯·梅特兰，阳光穿刺着他靠着窗户的左耳。

等来到乔·昆兰所说的那个车站，他已经浑身燥热。他坐的公共汽车停靠在空空荡荡的超市外面。车最后终于出发了，带着他看到了他意料之中的那些东西。平坦的街道两侧矗立着电线杆，如同应急桅杆，在被破坏的电话亭边、在毫无生气的加油站旁、在简陋的拐角商店前，穿着原始的妻子们冲着公共汽车大声呼喊。

他下车的那条街道两侧都是板房。石膏板在精致的日本或许挺好，

但在这酷热天空的严厉批评下，它们显得垂头丧气、毫无主张。梅特兰站在沙漠中的这个角落上，听到一台电视机允诺让第一个报名参加的人前往塔希提岛旅游。

梅特兰想不起来，当初那个去当神父的十七岁孩子是什么模样，他二十九岁了；想不起来那个十七岁孩子相信过什么(虽然肯定是什么都相信)。但是他知道，在那个年轻、迷茫的心灵之中，婚姻的意义就是这样的郊区，整洁、永恒的神父生活向他发出了召唤。梅特兰站在那儿，有一刻他原谅了那个孩子的热情，却为那个孩子感到难过。

昆兰家住在二十七号，房子一边竖着围栏，有一扇铁门。他能看到围栏那边的禽舍，听到里面家禽窸窸窣窣的声音。他爬过围栏，来到房子后面。这儿晾着乱七八糟的内衣和衣服，后面躲着一个女人。她察觉有人来了，推开晾晒的衣服走了过来，一条小狗从挂在那儿的被单下面冲了出来。

“啊，神父，”那个女人说道，“你可真吓了我一大跳呢。这地方最近出了好多打人抢东西的事情。”

这是个矮小结实、皮肤黝黑的女人，非常疲倦，没有什么欢迎的神色。但是她并没有像她说的那样吓了一大跳。梅特兰能看出来，她知道如果他是当地的教区神父，来要钱或者要祭祀物品，她已经让他体会到一般情况下男性所拥有的威胁在这儿并不管用，所以已经占了上风。

“你应该走前门嘛，神父。我怎么知道你是个神父呢，是吧？”

“乔·昆兰太太，是吗？”

她点点头，双臂抱在胸前，左臂上挂着一只红色塑料桶，里面装着晾衣的夹子，表示她的时间不多。

“是的。我们在这儿的圣伯纳德教堂做弥撒，可是乔没有时间去参加社团什么的。”

“别担心这种事情。我是乔的表弟。我妈妈姓昆兰。我叫詹姆斯·梅特兰。”

她毫无高兴之意地说，她很高兴见到他。

他们站着不说话。只听到乔·昆兰和其他人家院子里上百只家禽的低低的哀鸣声。

最后，梅特兰开口问道：“乔马上就会回家吗？”

“大概五点差一刻。”

“我在这儿等他回来可以吗？”

“我叫莫娜。”她说。看来，好像有人在很久之前就教过她，对于穿制服的人，永远不要直接给答案。

“我说过我是谁了，莫娜，你不相信我吗？”

那只小狗身体向后拉开了架势，蓄势待发，向梅特兰龇着发黄却坚固的牙齿。

“哦，我知道乔有个表弟是神父。就是你？”

“是啊。我前一阵子在国外，所以最近没有来看他。我们十岁、十一岁的时候有两个圣诞节，乔和我一直在一起。我家人住在这边，还要往下去一点儿。我和乔还做过歃血兄弟呢。”他笑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她不耐烦地问。

“哦，你知道，印第安人和白人会切开手腕，把他们的血混到一起，就成了歃血兄弟啦。我和乔也做过一次。乔的妈妈把我们打掉了一层皮。”

“如果我有个孩子干这种事，我就亲手打掉他一层皮。我没时间去管这种事情。电视上全是暴力，一个女人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都不安全。”

梅特兰咳嗽了一声，承认这场战斗失败了。

“你要到屋里等吗？”她问。

“好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她有她的心思，你能看出来。他可能会找乔要时间、要钱、要脑子。什么歃血兄弟的话，不过是要东西的一个借口——她心里或许这样担心。

“好吧。厨房可有点乱哪。罗迪在里面的高脚椅子上。别吓着他。”

“谢谢你，莫娜。”他说。

她笑了笑。他身材修长，皮肤没有晒黑，双手好像经常用肥皂洗，她至少可以肯定他不是什么来打劫的计件工人。

梅特兰在后门旁边脱下黑色外套和绸领带，可不能吓着他的小亲戚。孩子把餐盘上的牛奶和湿面包堆到了一起，正在用食指在那一大堆东西上面挖沟。

“你好哇，罗迪，”詹姆斯说，“我是你亲戚。以前认识你爸爸哦。”

罗迪没有动。他一只手悬着，一根指头插在那堆乱糟糟的午饭里面，像只仙鹤一样。

在他身后，炖肉在煤气炉上咕咕作响。水池上方挂着碎布条，沥水板上有结块的油渍。在房子里面，一台电视机对着一个空空的房间播放着节目。“那么，经常发生吗？”一档现场痛苦秀的节目中，一个专业的声音问道：“你们吵架，最后你丈夫会动手打你，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最后，莫娜走了进来，从地上捡起一块擦碗碟的毛巾。她穿着拖鞋，一只脚把路上的灰尘、废纸和火柴杆都统统赶到炉子下面。

“要喝点茶吗，神父？”她说。

突然，他年轻时候对于肉体的憎恨在胃里翻腾起来，他终于意识到了那种无法慰藉的牺牲——和这样的女人住在一幢石膏板房里。

“不用了，莫娜。”他急忙对她说。想到自己七点钟之前肯定能回到诺兰的神学院，回到家里，他不恰当地感到了一丝安慰。

五点差一刻的时候，太阳平射出相当稳定的强光，仿佛永远都不会下山似的。乔·昆兰终于穿着灰色的邮局制服回家了。他们听见他走进来，好像他在担心着家里的不足似的。他们听见他在担心着围栏，听见他告诉孩子们，看在老天爷的份上，他这是最后一次告诉他们，不要去折腾那些鸡。

他眯起了眼睛，发现梅特兰在厨房里，坐在桌旁，穿着白色长袖衬衫，黑色的外套搭在椅子上，绸领带放在桌上孩子们一堆乱七八糟的画里，毫无疑问是个神父。

莫娜显得有些急躁。

“这是梅特兰神父，乔，”她说；然后，又无所顾忌地说，“他说他是你表弟。”

“哦，是啊。”他说。

对梅特兰明显的不信任好像让他不知所措，于是他吻了吻妻子。然后他伸出手来递给梅特兰，倒像是自卫一样。“很高兴再见到你，”他说；可他却在等着梅特兰提出伤害性的要求，要他虔诚、要钱或者是要某种他难以付出的东西。上帝饶恕神父和保险推销员吧，梅特兰心里想，他们教会人们的东西真多啊，把他们的问候都变成了声东击西的策略。

“你还记得我吧，啊？吉米·梅特兰。我刚才还在跟莫娜说，以前我们还是歃血兄弟呢。不过我觉得她好像不赞同。”

乔试探性地笑了笑。“我忘记了，”他说。他的意思是说，后来事情都变了；这话让你难以开口索取。“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我想，我们十岁吧。”梅特兰补充道。在青春期之前，而男孩子们一到青春期就会丢开以前的友谊。

“喝一杯了吗？”

“不了，谢谢。”

“莫娜，你怎么不把神父的衣服挂起来呢？”

莫娜皱起眉头。敬畏和怀疑——这就是原因。

梅特兰说：“没关系。我马上就走了。”

“不能留下来喝茶吗？”丈夫高兴地问道，然后紧张地等着答案。

“我大约七点之前要回到神学院。路很长。”

“那真遗憾啊。对了，神父。”

“吉米。”

“对了，吉米。我要去照顾一下鸡。你介意吗？就几分钟。”

“我跟你一起去吧。”梅特兰马上说。

乔从房子里面拿来了糠。在院子的边上升起了一团乳白色的烟雾，公寓郊区的其他地方似乎一下子遥远起来。莫娜看到了烟雾，本能地喊孩子们进屋。乔的小女儿不听话，还跟在他后面跑，莫娜站在门边大声威胁着。与其说她生气，倒不如说她有点惊慌失措。神父突然出现，加上这滚滚热浪拍打着邻居们的房子，提醒她要看好自己的房子，让孩子们全待在家里。梅特兰能理解她的畏惧，以为乔会回到她身边。但是乔仍旧拿着糠，小女孩一直跟在他身后。

她说：“你要带着神父去喂鸡吗？”

“我要带着糠去喂鸡。你听不见你妈妈的话吗？老天爷，你最近老这么不听话。”

梅特兰回过头来，看见这个女孩一摇一晃地走开了，她带着青春期特有的那种鄙夷，对于七岁的孩子来说，这可早了十年。一种本能告诉他，对这个孩子可要想点办法，马上想办法，如果他是个精通世事的人，就会知道具体该怎么做。可是，小女孩很快回到了后面的台阶上，

比本能到达他大脑的速度还快。本能的反应过去了，就只剩下他和乔在一起，这就是他来的目的。

乔走进鸡舍喂鸡，梅特兰则站在外面扶着门，让门一直关着。鸡朝他冲过来，像托科鸟一样恶意地横冲直撞，他也在生它们的气，把食物抛在它们身后，等它们一掉头冲回去，他就更恨它们了。

“乔。”梅特兰喊道。他四周看了看，想找一个温和的方式，告诉一个穷人你要给他一千二百块钱，那是一本你不会承认的平装书的销售预付金。你可以轻松地把这么多钱给红十字会，给大教区，或者给其他习惯了几千块捐款的机构，也能相信他们会有效地把这笔钱花掉或者存起来。但是大教区并没有穷昆兰这样的自尊。

“乔，我有一张一千二百元的银行支票。我在想，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拿去？”

“你什么意思？”乔说，看那样子，显然他以前听说过类似的话。想拥有自己的游泳池吗？买一件六十五元的套装，我们就免费赠送一张票，让你能够……乔从来没见过哪个人拿了票就真的“能够”。

“如果用得着的话，你就可以拿去。”

家禽又叽叽喳喳围了上来，他不自觉地抬起一只脚对着它们，然后开始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神父。谢谢你好心提出来。但是我们连利息都付不起啊。”

“我不是说借给你。我是说，你要吗？”

乔从鼻孔里发出了笑声。

“你这是骗谁呢，神父？”

“吉米。”梅特兰说。

“如果你真是个神父的话，我倒愿意喊你神父。”

“乔，请收下吧。如果你不收，我就只好拿去送给什么慈善机构了。”

乔拿起家禽喝水的铁桶，把里面的水摇晃出来。水落下来，像灰尘上面的影子图案。他还在微笑着。

“那钱有什么问题呢？”他漫不经心地说。

“没什么问题。我宁愿你收下这笔钱，做点你想做的事情。就一次。”

“我们不是好天主教徒。”炽热的阳光刺着他的左肩，所以他又补了一句，“永远不可能是。”

在他们身后的房子里，一个孩子开始哭泣，莫娜说她已经对孩子说过很多遍了，孩子应该知道每次都会是这个结果。

“你不明白，乔。”

“我倒真的不明白，神父。”

“这么说吧，就当我在欧洲的时候写了点东西，挣了这笔钱。实际上，事情就是这样的。喏，我不想要，就这样。我想，也许你可以给我个面子，帮我花掉。”

“给你个面子？别胡诌了，神父！”

“神父有大笔的钱不太妥当，就这样。那不是神父该做的事情。”

至少现在对方把他的话当真了。他真希望乔快点做决定，因为燥热和周围像原棉一样触手可及的厚重空气，开始让他觉得有点恶心。他向往地倾听着一列夜班火车，在遥远的铁路线上往回行驶。

乔还在争论着。

“你不会真的是这个意思吧，神父。听我说，就算你是个神父，也不能耍我。神父有钱不妥当，你说的。你有多少伙伴相信这话呢？”

“你对他们太苛刻啦，乔。我觉得我不能有这笔钱，就像我不能有

一个女人一样。”

“那我就拿了？”

“那你就从我手里直接拿去。”

“是啊，就算我拿了，我应该怎么花呢？你不了解我。我是说，歃血兄弟的事情是扯淡。你不知道吧，我也许一股脑儿全买酒喝了。”

“花钱就是你的事情了。”梅特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银行支票在里面，很正式的，写的是你的名字，乔。我自作主张……”

乔似乎想反对，但还是接过了信封，就是要看一看。

“一千二百块拿来买地倒不少。”

“随便你啦，乔。是你的事情。上帝啊，不过，我会很感激。”

但是接受这份礼物的可能性很小，乔还在权衡，只用拇指和食指拿着信封。“有慈善机构，”他提议说，“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的事，花钱是你的事。”

梅特兰不能说，他一直觉得有必要找个人，既不特别可爱，也不无耻可怜，也不因为精明或节俭而似乎应该得到这笔钱。乔在花钱方面不擅长，甚至有些愚蠢，正是这一点让这笔钱给得尤其值得。

“钱也不是非常多，”他接着说道，“买不了什么东西。不过倒可以开个头。”

“我想买点地，”乔承认，“一块斜坡地，有点砂岩可以堆个假山。我想在上面种点树，松树和桉树，这样你就不用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看见邻居家的房子，请原谅我这样说。”

“我知道这种感觉。”

“记得以前我们的人都有点自尊吗？如果陌生人能透过门看见里面，他们就在门前种点什么，或者搭个架子。这儿谁也没有自尊了。房东又是该死的共济会会长什么的。在那儿等我一下。”

乔跑到院子那边去把铁桶装满水。

“等我走了再告诉莫娜。”梅特兰在后面低声说。

“我只是到水龙头那儿。”

梅特兰能听到莫娜在后屋的窗户边一个劲地问，但乔几乎一句话也没说。

回来之后，乔说：“银行支票应该怎么办？”

“签个名就行了。银行的人会告诉你的。”

“这不是开玩笑？”

梅特兰把双手举到耳边，摇了摇头。“那可能是开谁的玩笑呢？”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迫切地想离开。如果慈善就是融入他人的话，他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自己融入莫娜和乔；但是他很清楚，就算知道，他也不会去做的，那张防病菌的银行支票就表明了这一点。

“信封你留着吧！”他说。

乔咧嘴笑了。“莫娜看到了。她以为你说服我加入了什么信神的社团。”

“别相信他们。”梅特兰说。

他看着表兄又进了鸡舍，慷慨地把桶放在地上。

他感激地说，“我最好去拿外套。”

9

梅特兰的作品已经寄给了出版商，所以一个星期有几个晚上，他会和三个学生在自己的房间里，谈论他们的历史功课，有时候就是随便谈谈，那就更好了。他害怕干涉他们深层次的信仰和憎恨，任何人都会害怕的，如果他最深处的上帝形象不过是个外科手术车的话。他最喜欢的是表面缓解的工作——给他们倒咖啡、切蛋糕。他和学生一起吃这样的晚餐，每周要见九个学生，有时候十二个。他对自己承诺，二十个星期之后，他就会知道神学院里的每一名学生。

在僧侣、士兵和其他集体生活的男人当中，快乐的气氛很容易酝酿起来。梅特兰要做的就是明确表示他们是客人，把取暖器移近点，拿出有比利时国王图像的黄色蛋糕盒，把他四个不太般配的杯子放好准备倒咖啡，这些简单、机械的行为就能保证夜晚谈话的成功。他们的新郎——精神信仰方面的书籍说他们的灵魂是女性的，主是他们的新郎——为他们安排的这个神学院里，并不是一切都是常规化、仪式化的；所以很多人会一直记得梅特兰简陋而愉快的聚会。对于一个在宗教弟兄交往方面缺乏技巧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不俗的成就。

这样的夜晚聚会进行了十次之后，这一天他想以黏膜炎为借口，自己一个人安静一下。他自己还在犹豫不决，三名学生已经来了。其中有

个黑皮肤的人，和他年龄差不多，长长的嘴唇显得很聪明，眼睛似乎流露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名叫埃德蒙兹。过了一会儿，梅特兰和三个人道了晚安，关掉取暖器，然后跪在祈祷椅上，那可不仅仅是因为倦怠。可是，过了两分钟，埃德蒙兹又回来了。

“对不起，梅特兰博士。能说几句话吗？”

在前厅昏暗的灯光下，学生显得高大而羞怯。卧室里射出的灯光让他悔恨的大拳头显得特别突出。

“当然可以。进来吧。”

楼上晚餐的铃声响了。他们听到学生走出房间，去领取茶和饼干这种小恩赐。梅特兰冷得发抖，把取暖器这个大恩赐又打开了。

“坐下吧，”他说；但埃德蒙兹好像担心神父会后悔发出了邀请，只用双手抓住了椅子的靠背。

“你在工作吧？”他问。

“没有。我当然没工作。”

“我想客人刚走大概不会工作吧。你花了很大工夫招待他们。我希望这值得。”

“你认为呢？”

“噢，对所有人来说都很愉快啊——当然，除了你。”

“那为什么不值得呢？”

“诺兰蒙席不会喜欢的。他是牛业大王，我们是菜牛。把这个比喻延伸一下，他不喜欢有个外人为了他无法理解的目的，把我们三个从牛群里分出来。原谅我说话直接。不过他会一直让你继续搞晚上的聚会，直到他发现什么可以责备的问题为止，违反规则啦，或者对他这个老大不够尊重啦。他可以用这些借口解除你的职务，如果你走了，那就是悲剧了。”

梅特兰笑着坐了下来。“行了。我才来三个月——也处在监视之下。我一个星期上七节沉重乏味的课，每天早上在后面的祭坛上做弥撒。六七个学生中，我只能认识一个。我想就算我走了，也还是可以忍受的吧。”

“你觉得我回来就是为了讨好你吗？”埃德蒙兹嘟囔道。

梅特兰双肘撑着桌子，身子向前倾过去，盯着桌子上一堆杂乱的学术作品。梅特兰笑了，并没有多少嘲讽之意，至少用神学院的标准来看，埃德蒙兹还算个洞悉世事的人。

“我无法想象你会这样做。”

“为什么会是悲剧，是因为你不假装确信无疑地待在陈旧的模式里，诺兰蒙席就是。或者说假装是。”

“没什么好假装的。他很确定。我不是。”

“你应该心存感激。旧时期的确定感滋生旧时期的高傲。这两者你都没有。”埃德蒙兹第一次笑了。“你是学生们的好榜样。”

“因为我不知道我信仰什么吗？你可不能跟我这么说，埃德蒙兹先生。坐下吧，让你坐你就坐。”

梅特兰的吩咐立即得到了执行；埃德蒙兹做好了辩论的准备。

“梅特兰博士，你认为亨利·詹姆斯[①]怎么样？”

神父叹了口气。“我不知道他是像蒙席一样又确定又高傲呢，还是像我一样又不确定又高傲。”

“说真的。他是天才吗？”

“每个人都这么说。”

---

① 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作家；其父亨利·(大)詹姆斯(1811—1882)是美国哲学神学家；其兄威廉·詹姆斯(1842—1910)是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假如说，你要分析他天才的本质。你觉得能够用几句科学的话轻松地总结他天才的本质吗？你认为他的天才可以量化呢，还是个谜？”

梅特兰抓着头，像在酒吧里滞留太久的人那样心事重重地笑了起来。“是个谜，”他还是说道，“绝对是个谜。”

“这就对了。可是，有些盲信弗洛伊德的人还相信，他们可以定义这个人天才的性质，说詹姆斯的爸爸断了一条腿，这让年轻的亨利有阉割情结，让他渴望像他父亲一样受伤，那些了不起的小说都是对这种神经官能症加以有效利用的结果，都和……呃……都和卵蛋有关。你认为他们对还是错？”

“那他们应该是错的吧。”

“就是。像詹姆斯这么大的话题，怎么可能用这些词来解释呢。”

“是啊，我想是不能。”

“可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的那些人，却绝对肯定，在他们那点弗洛伊德的玩意儿里面确定得很。”

“我想是这样。”

说实话，梅特兰必须承认，他很喜欢这种拷问。

“好啦，”埃德蒙兹说，“卡斯特罗的讲座笔记就是这个样子。我是说，如果亨利·詹姆斯是神秘的，那吹口气创造了亨利·詹姆斯的上帝呢？可是卡斯特罗没有疑惑。你知道他的模式。问：上帝是精灵吗？不，上帝不是精灵。由以下事实得到证明：康斯坦茨会议、特伦托会议和教皇利奥十三世都谴责过，认为上帝是精灵的说法是背教的观点。圣哲罗姆、圣奥古斯丁、米兰的圣安布罗斯写过的什么东西，也是证据；还有《圣经》里的某些段落也是证据。在所有的证据上面，还可以加上一个证据：理性，像爱因斯坦的理性一样冰冷，却没有他那样的天赋——神怎么可能是个小人儿呢？”

梅特兰大笑起来，他想起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卡斯特罗就曾用过这个轻松的办法讨论神格。

埃德蒙兹继续说道："一切都法典化、有序化，像拖船的操作手册一样。遗憾的是，上帝可没有柴油发动机那么好把握呢。"

"我不知道，"梅特兰说，"我倒希望我也像卡斯特罗那样确信无疑。"

他的左手一直在十八世纪一位耶稣会士写的书信集上面翻弄。碰巧，他的眼睛瞟了一眼，看见："致维奥梅尼的玛丽-泰雷兹姐妹，1740年"。

"听听这个，"他对埃德蒙兹说。他读道，"'我一直最害怕的事情刚刚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办法，不得不接受了一个职位，我很不喜欢，也相信自己没有相关的能力。我呻吟、祈祷，宁愿在图卢兹的见习教士学院度过余生，但都是枉然；我必须做出我生命中最大的牺牲。看看神的旨意作用多么明显啊。我做出了牺牲，重复了一百遍，上帝便从我心里移除了以前的反感，所以离开教士学院的时候——你知道我多么喜爱这儿——我精神上还是比较平和、自由的，我自己都觉得惊讶。但是还不仅仅如此。一到佩皮尼昂，我就发现有很多事情我一点儿也不懂，还要和很多人见面、交往：主教、监督官、国王的副官、议会、陆军军官。你知道我害怕各种正式会谈，尤其害怕拜访大人物，然而我发现我已经不畏惧这些事情了；我希望上帝会照顾一切，我相信他神圣的旨意会帮助我应对这些麻烦。说实话，我本来以为这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各种麻烦会让我不知所措，但我却一直镇定而平静！'"

"你看，这个人可不高傲，一点儿也不。但是他却坚信，未知的上帝参与了他和国王副官、陆军军官等人的会见。也许未知的上帝真的参与了，我倒愿意打这个赌。"梅特兰用力地合起书信集。"这可难倒我

了。有一点我很肯定，如果高傲的神父遭人嘲笑的话，那么接下来就该轮到他的神父弟兄了，因为后者不知道任何事物的意义，他算得上是个人文主义者，唯一能够肯定的是，他不会以诺兰和卡斯特罗的方式，去信仰诺兰和卡斯特罗所信仰的东西。我真的不知道。”他下了结论，然后把那位耶稣会士扔到了床上。

埃德蒙兹摇摇头。“不管怎么说，我认为这儿的神学考试连基督都过不了，因为他没读过阿奎那[①]和卡斯特罗的讲座笔记。”

“听我说，如果楼上这些年轻人能像卡斯特罗一样肯定、确信，那我就会祝他们好运。”

“我就会说，上帝保佑他们吧。”

“不。如果一个神父只知道老式的宗教不行，又不知道什么才行，那他的生命就很悲哀了。如果我很明显就是这种神父，那我最好还是离开这个地方。”

“也不是那么明显。”埃德蒙兹低着头，下巴都碰到了衣领上，声音低沉，以免显出自我吹嘘的样子。“我想我看人倒是个专家。”

“你来这儿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当过金融记者。”他眨眨眼睛。“很有趣吧。”

“这儿还有其他看人的专家吗？”

“不多。”

“谢天谢地。”

神学院让梅特兰最憎恨的一点，就是你跟人谈不了多久，就会听到铃响。现在，梅特兰房间下面又响起了铃声，楼上嗡嗡的说话声慢慢静了下来，接着是脚步声。

---

①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著名意大利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一生著有18部巨著。

“我举个例子吧，解释一下我的想法——我厚着脸皮来跟你谈的目的，”埃德蒙兹说，“等诺兰蒙席跟你摊牌的时候，他会说他一直不喜欢你举办的夜晚聚会，因为这是让学生在晚祷上迟到的原因。”

“我还没留过谁让他迟走呢。”

“你留住我了。我知道，是我自己要留下来的。但这对院长来说没什么区别。”

“好吧，我可不让你走啦。我有点‘白马’[1]藏在床底下。你是‘圣渴会’[2]的成员吗？”

“学生被禁止……”埃德蒙兹说着，笑了。“以前在媒体的时候，生活可不错啊。你要到处跑，采访公司的主席，谈发行新债券的事情，威士忌流得像尼亚加拉瀑布一样。”

“好吧。在那儿等着，我给你倒满满一剃须杯来。”

所以艾根跑进来的时候，他们俩正在喝酒。

艾根看见梅特兰和埃德蒙兹像老朋友一样对饮，并没有惊讶得合不拢嘴。他似乎有自己的心思。他那三年级学生模样的脸蛋发青，眼睛瞪得大大的，浑身颤抖着。

“我有个问题，必须跟你谈谈，”他宣布道，“能到我的房间里去吗，梅特兰博士？”

梅特兰把酒杯放到笔记本上。他在担心，如何打发埃德蒙兹，但又不能以身份压人，也不能破坏他们刚才谈话的气氛。不知道为什么，这一点成了主要问题。因为尽管艾根看起来像个制定规则、遵守规则的神父，尽管学生在神学院里喝酒精饮料严重违反了规定，今天晚上莫里斯

---

① 酒的商标名。

②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19章第28节：耶稣临刑前曾说“我渴了”，故信徒称为“圣渴”，意指人之饥渴、欲望，此处为禁酒会之名。

站在那儿，却不是一名法典专家，而是一个世俗的、惊恐的人，咽着口水、喘着粗气，与演说专家的样子大相径庭。虽然犯错误的教士可能受到很多隐秘的惩罚，埃德蒙兹今天却平安无事；至于把他赶出学院、送他回去当金融记者这种不太隐秘的惩罚，今天也不会发生。

他很快喝完了威士忌，好像习以为常了一样。梅特兰和艾根看着他的大嘴巴仰起来喝酒，食道在咽喉强健的软骨之间缓缓蠕动。他也许是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决定进入神学院的。现在，五年过去了，他看起来仍能在觥筹交错之间游刃有余，还有其他事情，对两位神父来说是个谜，他似乎仍能驾轻就熟。

“谢谢你，博士，”说着，他眨了眨眼。“经常发晕，我得去找个医生看看。”

在卡斯特罗的房间里，赫斯特忏悔说，用血祭祀的欲望又一次缠上了他。作为野蛮人的赫斯特太天真、太灵巧，无法用祈祷制服，于是他把刀塞给了作为年轻神父的赫斯特，允诺有着鹿一样眼睛的赫斯特——他的脸是一张布满疹斑的苍白地图——在血液的奔流中必有解脱。

“你在心理上迁就了自己，”卡斯特罗对他说，“心里面嬉闹游戏过多，所以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我没意识到……”

“听着，”卡斯特罗尝试闪电战的方法，“你太娇惯了。你看起来就像被娇惯的样子，你就是太娇惯了。你是永恒的、虔诚的青年。振作起来，否则我就给你一脚，毫不客气。明白了吗？”

但是赫斯特太疲惫了，对此毫无斗志，只是无精打采地接过了他的赦罪和安眠药。

卡斯特罗给予长期赦罪时，小心谨慎、一字一顿，只有好莱坞的宗

教史诗剧中才会这样。他想让他说的话震人心魄。

还没等埃德蒙兹走出房间，艾根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你现在可以跟我来吗，詹姆斯？我真的一下子都不能离开我的房间。"

不过，在走廊里，他却有时间把梅特兰拉到那可怕的壁柱投下的阴影里说话。他脑袋后方悬挂着一幅几乎看不见的画像，画的是圣哲罗姆在山洞里。画像中的阴暗似乎与他们所在的走廊相连，艾根似乎是从画上的山洞里走出来的，正准备迈步走回去。梅特兰想笑，但很快他就不觉得好笑了。

"谢天谢地能找到你，梅特兰，"艾根说道，"去找别人，我连想都不敢想。"他深吸了一口气。"你一定要保密，一定要帮忙，我只能依靠你了。如果你可以不问太多问题的话……"

这些要求打动了梅特兰。在很多方面，他关于友谊的情感和一个歃血为盟的十岁孩子差不多。

"我受宠若惊，"这话说得如此诚恳，听起来简直像是嘲讽，不过艾根没有听出来。"我只希望我能帮上忙。"

"你真是好心啊。"艾根说着又继续赶路。

梅特兰在后面跟着，心里想，这就是生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让人完善；那个有点煽情的行为，叫做帮朋友的忙。

在艾根整洁的房间里，一位深色头发的女人满脸通红，傻愣愣地躺在床上。她鞋子脱掉了，穿着优雅的蓝色套装，裙子皱着贴在屁股上。她的长腿上穿着酒红色的长袜，一只袜子的膝盖破了。她在低声啜泣着，看起来可以说很漂亮。

"她怎么啦，莫里斯？"

"我说过让你不要问问题。"艾根唐突地说。

“对不起。你要我做什么？”

“原谅我，詹姆斯。我只是不想让你对她提早下结论。”

“我没有对她提早下结论。你要我做什么？”

“她是坐出租车来的。”艾根走到床边，皱着眉头看着那个女人。“她是那种负责任的女人，真的是。所以我才请你不要提早下结论。但是，她是坐出租车来的，这本身就足以成为谣言了。她自己找到了这个房间，也没人拦她。”

他带着特别而不太熟练的温柔，朝女人丰润的脸伸出一只手。他的手臂没有碰到她。不远处，学生们正在吟唱一首关于上帝保护他们的神学院不受夜魔侵扰的颂歌，太迟了，对艾根毫无帮助；圣歌高昂的音调侵扰着女人的耳朵。她转过头去。

“我简直不敢去想，如果诺兰在楼梯上碰到了她，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发现，一想到诺兰把她当做某种女魔，我就觉得很反感。”

“有可能他只会说：‘亲爱的女孩啊，你不知道这个学院是只给禁欲的单身男子使用的吗？’”

“她真的是个很好的天主教徒。我特别受不了的是，别人会对她有看法。”

梅特兰说，“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她，莫里斯。可能是什么地方呢？”

违背逻辑法则的是，他放不下的就是这个问题，这个女人的脸让他想起最近某种强烈的东西。

“我想你肯定搞错了。”艾根说。他开始清理桌子，倒不是逃避，而是因为要做的很多事情可以从这里开始。于是他把笔记放进一个整洁的文件夹里，小心翼翼地盖好圆珠笔的盖子，好像那是支康威一斯图尔特牌钢笔一样，然后把两枚散落的回形针放进专门的小罐子里。

“我知道，”梅特兰说，“在库朗奖颁奖会上，卡斯特罗指出的一个

人就像她。”他一直使劲回忆着这个女孩的脸，以至于等到现在有了答案，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多么不妥。

“就是她，”艾根一口承认道，“我想，他跟你说过她以前的事吧。我是说，她上法庭的经历。”

“他提过。对不起，莫里斯。你让我不要说的，我可都说了。”

“没关系。”这位辩护官现在站在衣橱前，拿出他的绸领巾和硬领。“我非常感激，”他说，一边抬起下巴，把硬领围好。有梅特兰在一旁等候命令，他很快就恢复了行动能力。“你走进我的房间，看到诺拉这种悲伤的样子，总会问问题的。”

“我不会再问了。”

“好吧，我就回答你想问的那个问题。”他咽了一口，低声说道，“她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是喝了酒才更加糟糕的。她并没有饮酒的习惯。”

这一点梅特兰从她细腻光洁的肤色上也能看出来。她大概三十二三岁。

艾根一边穿上那件单薄的小外套，一边说：“我们必须安全地把她送回家。你要是想说让我下地狱，你就说吧，詹姆斯。你有运动衣服吗？”

他闭上眼睛，一脸痛苦地调整外套肩膀下方的领巾。

“我有件灯芯绒外套，以前在卢万[1]的时候冬天在公寓里穿的，”梅特兰告诉他，也算是提个建议。“我还有一条粗棉布裤子。”

“老天爷！”

“我知道。我有一双旧羊皮鞋，不算太不体面。”

---

① 比利时布拉班特省城市。

梅特兰感觉像个男孩子——参与一项秘密活动本身就会让他迷醉，他的存在让艾根看起来又恢复了效率，这也让梅特兰很高兴。

“黑裤子配上灯芯绒外套就不会很怪异，”艾根在思考。为了帮助思考，他又闭上了眼睛，还拧了拧鼻梁。在附属小教堂里，领唱人的声音细若游丝，在黑暗中渐渐高了上去。由于最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梅特兰参与了艾根的计划，这吟唱的声音在这幢荒谬的房子里、在库朗风格的绘画中，听来竟然出乎意料的美妙，就像他十七岁时听这歌声一样。

床上的女人抬起一条瘦长的大腿，嘟囔道：“我有三个星期没有忏悔了。”

艾根的眼睛眨了一下，睁开了。

“你看，我必须自己送她回家，”他解释道，“我在很多方面都负有责任。但这不仅仅是责任，要是乘出租车送她回家，像普通的醉鬼一样，那可是极大的不公啊。明白吗？”

“上次忏悔以后，”女人呻吟道，“我又犯了罪，好几次批评了教士……”

“她和一个姐姐住在一起，”莫里斯解释道，“我要你做的事情很吓人，所以我无法委婉地说。知道吗，她的姐姐认识我。如果我开车送她回家，你可以送她到门口吗？”

“穿灯芯绒外套和棉布裤子？”

艾根的目光低下来。“也许不要穿棉布裤子。”

“我们就以本来的样子去她家，把实际情况直接告诉她姐姐，不是更好吗？”

小个子神父半扭过身子，鼻子里哼了一声。

“好吧，”梅特兰保证道，“随你的便。”

“你最好还穿上那双羊皮鞋，詹姆斯。很抱歉我没有耐心，但这真

是个可怕的报应。说得直接点，穿着神父衣服的人，或者人家知道当过神父的人，就不能把一个神志不清的女人送到她家门口。我想你能不能戴顶帽子？我还有一副旧眼镜，你也许该戴上。”

“你说什么都行，莫里斯。可听起来好像我要拐卖妇女为娼似的。”

“你完全有权利叫我滚蛋。告诉我，你能开车吗，詹姆斯？”

艾根的小车卧在夜晚冰冷的港湾中，在神学院中部和南翼的中间。一边是院长那辆一看便令人心生敬意的老莱利，另一边是卡斯特罗那辆一百马力、按钮方便的汽车，艾根的车被挤在中间，正象征着车主的困境。梅特兰发现要把门开得大一点很困难。在这所神学院里，汽车客座的车门从来不用完全打开，好让身体肥胖或者怀有身孕的妻子上车。供员工们停车的地方狭小逼仄，就是他们禁欲的明证。

梅特兰把他的装备放在后座上。帽子和眼镜不太般配，两者和那件外套都不协调，但是他仍旧觉得高兴，觉得自己正在参与一项阴谋，以至于把其他情感都排除在外。看到一个穿戴着这三样的男人把喝醉了酒的妹妹送回家，任何女人都应该直接报警。但是，他还是在乘客座上把鞋子、帽子、外套、眼镜都穿戴好，然后没开车灯，把车开到了大门前。

楼下大厅和图书馆里都没人。楼上，盥洗室里亮着灯，但是空无一人。梅特兰冲那些灯咧嘴笑着，这可不是天主教徒该做的事。诺兰的电费账单上又额外多出了八分钱。现在晚祷已经结束了，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一位神父在打字机上为某个神学评论写文章：《德尔图良[1]之洗礼理论》或者《圣保罗作品中 *Kerigma*[2] 之意义》。

---

① 德尔图良（160？—220?）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用拉丁语而非希腊语写作，使拉丁语成为教会语言及西方基督教传播工具，著有《护教篇》等。

② 希腊语：福音传道。

唯一的危险是艾根房间到楼梯之间三十码的距离。梅特兰一动不动地站了片刻，最后一次仔细听着。这是值得的，他想，他的心竟然无耻地在激动中狂跳起来。因为掌握了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信息，那台打字机加快了速度，同时盥洗室里的马桶隆隆作响。楼上，某位学生正在把床拖开，以避开星光或者夜风。但就是这种声响也只让周围显得更加寂静。

搬那个女人让梅特兰清醒了。在狭窄的楼梯上，他抓着她的膝盖，艾根托着她的肩膀。她柔软的身体透露出一种紧迫性，让人必须保持清醒，或者说应该保持清醒。是为了清醒而清醒，不是为了贞洁。年轻的时候，他通过向别人学习和自学，掌握了一系列禁欲的技巧，掌握得太好了。现在，他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女人和莫娜·昆兰同类，是个凡人，会流经血，会腹部隆起怀上孩子，生了孩子之后会每况愈下。他发现自己自然而然地想到，无论是谁拥有了她，都不过是享受了季节性的果实。这种想法让很多代禁欲的人在这个行业里获得了成功。然而，梅特兰知道，如果他要见上帝，就必须达到一种更加坚固的纯洁，这些集中意念、心无旁骛的技巧是不够的。

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把她弄到车的后座上。不过结果比他们担心的要容易得多。下了楼梯之后，她一边喃喃不休，一边就径直滑到了座位上。艾根飞快地拿起一条毯子盖住她，然后关上车门，没有理会她充满女人味的呻吟。

“我非常抱歉，梅特兰，”他说，“我想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

尽管如此，他毫无悔意地坐到驾驶座上，把车开得飞快，技巧娴熟。现在肯定是午夜了，但灯火通明的郊区和公路仍然没有安息。过了十分钟，那个女人醒了，喊道：“莫里斯我要吐了。”

“别急。”艾根轻声说，把车开到边道，停了下来。

梅特兰为她感到焦急，所以没有看。可爱的女人背过身去，开始呕吐起来。那残酷的声音和更加残酷的气味在小车里触手可及。

她哭了起来。“原谅我，莫里斯。”

“没关系的。不过你去喝酒可是很傻啊。”

“也许吧。”她说。

难闻的气味让梅特兰的胃里开始翻腾起来。他把车窗摇下来，车再次开动之后，梅特兰很想把脸伸到甜美的夜晚之中，但那会让这位女士脸上无光。

她声音忽高忽低地说：“如果你很不开心，就会去试试这些奇怪的东西。威士忌。你知道的。”

“你没有到宾馆里转吧，啊，诺拉？”

“西莉亚那儿。”

“那倒不错。”

“我想睡觉，莫里斯。”

“等一下，诺拉，我想最好不要告诉西莉亚你到神学院去过。否则你麻烦就多了。我这样说你不介意吧？”

“你说什么，莫里斯？”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道。

“我说，我们不跟西莉亚说你到过神学院。”艾根缓慢地重复道。

“好。不说啦。”她显然感觉好多了，但并没有清醒多少。“你可真会说没有害处的谎话，莫里斯。”她咯咯笑了起来。

“你意识到了吧，我的动机可不是怯懦。但是明天就算西莉亚不来审问你，你也会够难受的。这是我的朋友詹姆斯。詹姆斯，这位是诺拉。”

艾根用最大的声音说话，能听到他在每句话结尾都会喘口气。这位尽职尽责的小个子神父，衣服领口上佩戴着一个禁酒协会的徽章，爱尔

兰人尖刻地称之为“圣渴会”，让他来处理这样一场危机，似乎有些不公平。

“詹姆斯会把你送到门口，诺拉。”

詹姆斯是个傻瓜，詹姆斯心里想。

在他们身后，那个快睡着的女人说道：“要让人好好活下去，威士忌可比神的恩典好哩。”

“你知道这是不对的，诺拉。”

诺拉掉下泪来，不过过了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艾根和梅特兰编了个故事，准备对付她姐姐。如果在门口被西莉亚看到，梅特兰就说他和诺拉认识——艾根想出了一个可能的地点——看见诺拉这个样子，就坐出租车把她送回来了，必须告诉西莉亚坐的是出租车。“她知道我的车，”艾根解释说，“现在，詹姆斯，你要跟她坚决一点。不要告诉她别的事情就行了。假装她咄咄逼人的态度让你非常愤怒。这个不用担心，她会摆出咄咄逼人的态度的。塔利家这两个女孩子在爱情方面运气都不大好。两个都是。西莉亚分居的丈夫，我见过一次，说她是个心狠手辣的婊子。”

听到朋友突然来了一句粗鲁的话，梅特兰低声笑了起来。

“当然了，诺拉，”艾根接着说，“诺拉是个悲剧。我知道，如果她姐姐不知道她见过我，今天晚上和明天她就会好过一点。西莉亚会拍拍她的肩膀，给她倒杯茶，说：‘看看他们把你逼成什么样子了，宝贝。’但是，如果那个女人——呃，如果她怀疑我在场，我也参与了这件事，无论我的参与有多被动……所以我说你一定要坚决，詹姆斯。”

现在，他们随着缓缓的车流，进入了城市里那个既生机勃勃又死气沉沉的部分。水手和女孩子调笑，男孩子们手牵着手走着，脱衣舞者蓝色的肉在虚伪地笑着，在展示窗里冒着患上疝气的危险做出几十种极端

的动作。

莫里斯挂着低挡，时快时慢地开着车，又接着说道："如果西莉亚看到了我，就算在晚上这个时候，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在街上引发一场骚乱。用一个形容词来判定一个人不容易，不过我想，说她嫉妒是不错的——为了她的妹妹嫉妒得要命。她要保护诺拉，哪怕保护到死，她真的会。"

艾根皱着眉头看着前面的车流，他的车缓缓向前挪，他的脸也随之显出蓝色、金色、橙黄色的光点。整个街道被笼罩在一层粗糙的灯光下，灯光的核心似乎是个艺术家犯下的错误，接下来层层叠叠的洗刷都无法弥补。梅特兰看着一张张的脸，在粗暴张扬的霓虹灯下显得平淡无奇。就为了聊聊天，他开口说道："那些灯啊。莫里斯。先干那撩人欲望的事，然后又把每一家的门廊照得像印度王公的浴室一样明亮，你不觉得这是最大的不道德吗？"

"我想对吧，是的。"但艾根却在全力摆脱一辆美洲虎牌汽车，因为它的车窗很高，诺拉很有可能被人看见。"你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靠激起人的基本欲望来谋生的话，那就不应该把每一家的门廊照得雪亮。黑暗的门廊是基本欲望的基本要求。在一个地方激起人们的欲望，又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满足欲望，也许首先就是犯罪吧。人们跑来跑去，还以为他们在追求事情的真谛呢。"

"噢，"艾根毫无兴趣地说，"他们那儿很可能还有别的设施，在楼上。"梅特兰见过他房间里那些根据电影写的书籍，毫无疑问，他从那些书上读到过这些事情。

车流分成五个方向，终于出现了空当。

艾根有黄色光点的脸上顿时露出成功的神采，汽车跳了一下，冲下了山坡。在他们下方，收了帆的游艇停在海湾里，非人工的星光照着皇

家游艇俱乐部，那儿的季度舞会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艾根继续指点梅特兰。

“西莉亚会不停地质问你，但不要给她机会。我相信，你最好的策略就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开溜。我不能一直不停地求你原谅我要你做的一切，詹姆斯。人一逼急了，什么荒诞的计划都有可能。恐怕这真是个荒诞的计划。你看看，我怎么还穿着教士服呢？”

他减慢车速，开始脱衣服。他在性情上就无法脱下教士服，所以笨手笨脚。最后他总算把外套拉了下来，又不停地偷偷斜眼看着梅特兰，梅特兰则主动把衣服叠起来，放在后座上。

他们来到另外一条街道，梅特兰觉得，在这条路上人更容易高兴起来。房子都昂贵而低调，花园里种着常开的玫瑰，还有清健、瘦长的松树和棕榈。那些房子前面有一块公共用地，市区的威胁——沿着路边走的狗、随地乱倒的垃圾，这里都没有。远处，他们刚才在山顶上看到的游艇停在海湾两侧，静谧的外形像是给海湾装上了翅膀。艾根停好了车。

“我不能再往前去了，詹姆斯。西莉亚家就是那边那幢房子。”他指着街道前方一幢有阶梯式花园的石头平房。灯亮着。“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是怕那个女人。”

“当然不会。”

说完这话，艾根跪在驾驶座上，去叫醒那个女人。

“莫里斯。”她说。“不，是詹姆斯，”莫里斯说，“他会送你回家。坐起来，好吗，诺拉？”

她爬了起来。她的头发在眼前晃着，像个屏障，和四十年代电影女王的样子差不多。她一边用指头去抠座位套上的缝隙，一边说道：“为我祈福吧，神父，因为我犯了罪……我上一次忏悔都是无数年以前的事

啦，后来我又在神父的车上吐过一回。”她发现这事很好笑，又扮出听罪神父的严肃口吻说道：“女孩啊，这是严重的罪行。你难道不知道神父的车要六个禁欲的人一起工作[①]才能正常运转吗？”

梅特兰下了车，打开女人那边的车门。

“莫里斯？”她又说。

“是詹姆斯，”艾根坚持道，“你要伸手去扶她，詹姆斯。可怜的小东西。”

“来吧，诺拉。”说着，梅特兰试探地把张开的拳头朝那难闻的气味伸去。她的手轻轻落在他的手里，很冷。他开始笨拙地拉她起身，强烈地感觉到这大违自己的本性。可是，她似乎毫不费力就从车里站了出来。他扶着她在路上走了几步，感到她走得深一脚浅一脚。

艾根觉得梅特兰和诺拉已经安全上路了，便喊道：“好好休息，诺拉。”

他们没走多远，诺拉又开始说了起来：“以前我住在女修道院的时候，是在 W 教区，”她说了一个听不清楚的本地地名，让梅特兰想起红色灰尘中的白色桉树——“我们喜欢编造一些很傻的谜语，莫里斯……”

“是詹姆斯。”梅特兰嘟囔道。

“詹姆斯。W 教区的神父总有一辆好车，他总要告诉我们车上有什么——你知道，排挡啦，仪表啦，差速器啦，等等。我就编了一个谜语。我可感到很自豪呢。我来告诉你吧。”梅特兰目光躲开她弄脏了的衣服，脸上尽量显出专注的模样。“什么四角帽不是四角帽？”

---

① 英文有“所有（四个或六个）汽缸一起开动”之说，指汽车，亦可指正常运转或高效运作。

“我不知道。”

“就是四角帽汽车啊[1]。”她咯咯地笑起来。“我现在很清醒了。就是还有点难受。”

实际上，她马上又犯恶心了，发出惊人的、狗叫一般的声音。梅特兰努力去扶住她的肩膀。呕完之后，她仍旧弯着腰；她喘着气，显然在享受着呼吸的好处。梅特兰的胃像在车上的时候一样翻腾起来，她近在咫尺，让他几乎无法忍受。过了几秒钟，她也无法忍受了。她本来向前倾着，舒适地靠着梅特兰瘦弱的双手，可这时她突然让开了。等艾根走上来的时候，她已经离开了梅特兰，走了几步，靠在邻居家院子的围栏上。

她说：“我刚才做了什么，莫里斯？”

“别担心。詹姆斯打算送你回家。但我想现在我应该送你。”

女孩不同意，梅特兰也表示反对，让他自己都觉得疑惑不解。

艾根倒还理智。“不是说我不想面对她，”他说，“可是，她可能会很难缠的——我是说，对你。”

“我不是什么尊贵房客。我自己能进去。我真是脏得一塌糊涂！”

她叫了一声，哭了起来，开始找手帕。她的手提包翻得一团糟，张大嘴巴挂在她左臂上。梅特兰看了一会儿，想起了他自己学院里发的大手帕，便拿出来塞给了她。

“詹姆斯，你名字叫？”她哽咽着说。

“对。”

“你回到车上，莫里斯。你呢，詹姆斯，你送我到门口。莫里斯，你知道我有一段很长的、丢人的经历，是不是？我是说法庭啊什么的。

---

[1] “biretta”（或“Beretta”）指教士戴的四角方帽，也是雪佛兰的车名。

我是有一段很长的、丢人的经历，不是吗？”

艾根那张椭圆形的、蓝月亮一般的脸蛋点了点。“不错。在这些事情上，好像这就是女人的命。我也希望不是这样，诺拉。”

“啊，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丢人哪。你一定要原谅我……”

艾根轻声回答道：“有时候我倒想，你一定要原谅我们。”他白色的、神父的大手把梅特兰也揽进了犯罪的行列。

她开始往前走，一边说道：“不，不，那我接受不了。”

艾根似乎有点恍惚了，梅特兰让艾根回到车上，然后他跟着那个女人，刚好赶到她身边帮她开了大门。她姐姐的花园分成两个梯级，有铺着红色瓷砖的台阶。梅特兰把她推上了台阶，这时紫藤的阴影里有个东西朝他们蹿了过来，看起来像头狮子，不过很可能是条金黄色的拉布拉多猎犬。

“坐下来，布莱恩，”诺拉悲伤地对狗说，好像在指责它不该假装出一副凶样子。“我累死了。”

她还有点醉醺醺的，伸出右手在左臂上摸钥匙，终于摸到了手提包里。这时门廊的灯突然亮了，把她罩在灯光下。然后前门开了，纱门被一下撞开。一个黑皮肤、高个子的女人，带着怨恨的表情，站在那儿要求给出解释。从体型身材上来看，她显得很柔弱。她的头发梳成一条条的辫子，身上披着一件家里穿的短袄，大腿细长，脚下穿着绒拖鞋，这些让她显得头重脚轻。还有，她一只肤色较黑的手上，拿着一本通俗小说，封面上有个宽肩膀的年轻男子正离开一名瘦弱、凄苦的女孩子。不过，她在梅特兰身上产生了美杜莎[①]一般的效果。她让人觉得也受了很多苦，不过看来让她受苦的人自己也吃了苦头。

---

① 美杜莎为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怪之一，见者变为石头。

“整整一个下午，整整一个晚上，诺拉，”她说，“连个电话都没有。你上哪儿啦？”

诺拉伸出双手，摇晃着，又摇摇头。手提包砰的一声掉在地上。

“对不起，”梅特兰清楚地知道自己言行笨拙，但还是觉得应该说话。“我叫詹姆斯。以前碰见过诺拉。看到她这个样子——这么不舒服——我觉得……”

“詹姆斯先生，”女人重重地说，她的称呼似乎是个令人高兴的错误，梅特兰也就没有纠正。“在你走之前，我要记下你的地址。”

在令人生疑、毫不般配的衣服之下，他暗暗感到羞耻。他唯一有道理的冲动就是为了谨慎起见拔腿就跑，跳过两个花园阶梯，跳过围栏，然后希望艾根能快速启动汽车。但他只说道：“也许吧。”

“我妹妹吐得简直浑身都是，谁把她这个样子送回来，都别想不解释就走。进来吧，诺拉。”

诺拉服从了命令，梅特兰一把抄起她的包，塞到她手里。她开始走起来——在门廊的灯光下一点儿也不美。她的长袜松垮垮地挂在腿上，好像穿上袜子之后，她变瘦了一样。她气味难闻，衣服又脏又乱。这一切，她都知道，也愿意为此感到羞耻，只要其他人示意一下，尤其是她的姐姐。

“跟这位好心的绅士道个晚安，”西莉亚对诺拉说。“好心的绅士”是针对他一个人的，梅特兰发现艾根对这个女人的预测大致是对的。另一方面，他又开始想，也许艾根自己送她回家也行；过了一会儿，西莉亚吸了一口气，让诺拉进屋，这时她突然叫道：“你尿到自己身上了，你这个蠢货！”

然后梅特兰和她姐姐站在那儿没说话，听着诺拉在房子里面拖着脚步走来走去，她哭得很厉害，以至于他们能根据瓷砖发出的回声判断她

进了卫生间。一听到卫生间的门关上，两人都立即准备说话。

“我为她感到很难过。”梅特兰说，并不是客套。

“你是莫里斯·艾根博士的朋友吗？”

“就是库朗奖委员会上的那个人？”

西莉亚挥了挥手里的书。那姿态似乎在说：“行了，别搪塞了吧。我在现实和文学中都研究过你们这帮人，老远我就能看出是不是在搪塞。”那本书上不仅有书皮，还有一条白纸带，上面印刷着额外的允诺。梅特兰有盯着书看的习惯，他瞥见了书上的一行字：“一名年轻女子遭受情感利用的经典故事……”

“他是个神父，”她说，“他是个自以为是的小神父。”

她在爆破音里加入了那么多经典的根，以至于梅特兰都低下了头。

“我认识他，”他承认道，“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也认为他自以为是。可实际上，他满腹疑虑，比大多数人都更加谦卑。”

西莉亚发出了一声异常爽朗的笑声。“那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诺拉的呢？”她问道。她不相信梅特兰关于艾根谦卑的论断，现在又准备把她的怀疑延伸到梅特兰的故事上去。

故事梅特兰还是说了。为了修饰，他又说：“出租车司机非常生气。他要我们清理车子。”

“那也不能怪他啊，”她说道，尽管她显然对出租车和司机都表示怀疑。“我们欠你多少车费呢？”

“你们不欠我什么。我非常乐意。对了，请原谅我这么说，但我认为要让她好好睡一觉，然后看医生。她好像有点失常，因为……”但他不知道因为什么。“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吧。”他随口说道。

“哎呀，这可真是了不起的见解呢！别以为我不会考虑你的建议，詹姆斯先生。你看，我对她可是真的有点儿担心啊。”

“我肯定你是这样。我要走了。很晚了。”

她大笑起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眼睛盯在他的黑色裤子上。

“是啊，”她表示同意，但眼睛还在盯着。“毫无疑问，你要早起做弥撒嘛，神父。”

“你说什么呢。”

“看看他们的黑裤子，你就知道是他们。我几个星期前还听过你讲道。讲得很好啊。没什么洞见，不过至少不枯燥嘛。说起枯燥，你听过艾根神父讲道吗？没有。他们真该让你们相互听一听。那才公平啊。”

“我想没什么益处吧，要是——”

“对，对你们没什么益处。你们这帮人，如果争论对你们不利，你们就说争论没什么益处。”

“有什么用呢？你都现场抓住我了。”

“是吗，真的吗？”她摸了摸憔悴的脸上左颊上一颗痣。“你叫什么名字，神父？”

“詹姆斯。”

“詹姆斯？那可不是……噢，我明白了。我们该说教名了，是吧？喊我西莉亚吧，詹姆斯。”

“好的。但我必须走了。”

西莉亚向下抹平了那件柔软的印花外衣，好像那是件制服一样。“哦，对了，你们都很忙嘛。教会法庭只花了四年半就做了决定，诺拉的丈夫像根篱笆桩一样性无能。你们的节奏肯定快得要死吧。”

“我对教会法庭知道得很少，西莉亚。我不是法典神父。但我知道他们很慢。我想，所有的法庭大概都很慢吧。”

“要花将近五年的时间去发现一个男人性无能！这可真是条纪录了。不怎么样的纪录。”

“我倒怀疑，实际上这是不是纪录。教会习惯了慢吞吞的。我们还以此为荣。但这有不好的一面，我知道。”

“一点没错。这让一个女孩子，诺拉，有时间去慢慢欣赏法官啊。”

梅特兰知道西莉亚在主导谈话，但他还是忍不住问道，“法官？”

“在第二个案子里面。不，他不是法官。他是黑杖礼仪官或者掌玺官或者其他什么。艾根。”

“他是婚约辩护官。”

“对了。你看看，那不是个头衔吗？直接来自吉尔伯特和萨利文[①]。”

“我向你保证，西莉亚。诺拉今天晚上这个样子，与艾根毫无关系。”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他没那个胆子把她灌醉。他没那个胆子和她睡觉，然后还继续去当一名渎神的神父。该死，这事在比他更好的男人身上也发生过。缺少行动，所以保持了德行，这就是你的小胖子艾根。不管渎神不渎神，难道他还有可能给别人带来什么好处吗？”

梅特兰说：“他首先要对自己有用。不过这一点你知道。”

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小男孩一样的心情；这个警觉而尖刻的女人把他的孩子气彻底赶跑了。他感到艾根的焦躁越过了一百多码的距离，穿过了几道篱笆，让他如芒在背，他开始不时地朝身后望。这时诺拉空洞的声音传了过来，她在喊：“西莉，西莉！”

“形势所迫，我们要终止谈话，”西莉亚说道，这句话倒和她手里那本小说很般配。在她那高高瘦瘦的身体里，还藏着那个玩蛇爬梯子、洋

① 威廉·S·吉尔伯特(1836—1911)，英国剧作家、歌剧词作家；亚瑟·萨利文(1842—1900)，英国作曲家，两人在19世纪末期合作创作的歌剧曾风靡一时，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娃娃开茶会等游戏的小姐姐，现在诺拉喊的就是她。“但是，如果在接下来几个月里，你要是碰到艾根博士的话，告诉他，这是个不是进就是出的问题。如果他要禁欲、当英雄，那就把她从他身边赶走。有些圣人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吗，赶走中世纪的妙龄少女？或者，还有另外那个选择。但那没用的，尽管我刚才那样说过，对诺拉来讲是不行的。知道吗，她还在穿肩衣[①]。都这个年代了！我敢打赌，你都不穿肩衣吧。”

诺拉又喊道：“西莉！”不过，看起来好像西莉亚对占敌人上风的兴趣，要超过救护伤病。

“不管怎么样，”她说，“告诉艾根，要么是鱼，要么是熊掌。还有，下次让他自己送人。”

诺拉已经在尖叫了。

“上帝保佑你，神父。”西莉亚恨恨地说道，然后砰地关上了门。

艾根坐在车里，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他偷眼看着，像个惹人发笑的逃犯一样，然后猜测道：“是西莉亚，是吧？”

梅特兰被那位女士灌输了很多信息，忍不住粗暴地打断了艾根的道歉。他忘记了当天晚上早些时候，他如何自告奋勇地加入这次行动。小个子神父有很多问题要问，梅特兰要他一再催促求告才肯回答。等他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很不公平、意识到西莉亚的不公平也是没办法，已经太晚了，只能把真相和盘托出。结果，梅特兰把鱼和熊掌的话都告诉了艾根。小个子神父好像在座位上沉了下去。

“当然了，她说得一点也没错。”他说。

“她那副怨气冲天的样子，怎么可能还是对的呢？”

---

① 一种信教者穿的衣物，由两块方形布块组成，用带子连起来，穿时一前一后，是恪守宗教承诺的象征。

“你肯定以为我是好人吧，詹姆斯。虽然任何人的想法都不能从源头上改变事情，是吧？”

“是的。不过我对你负有很大责任啊。”

“你这个想法是哪里来的呢？”艾根说，但他并不需要答案，他只要这个想法留在那儿。“我上午必须去见那个西莉亚。”

梅特兰最害怕艾根的借口，所以把身子挺得笔直，以示阻挡。不过，幸运的是，在凌晨两点这种柔软、沉醉的时刻，他们驱车经过那些深夜谈话和饮酒的人们，连辩护官也暂停了斗争。

艾根躲着他。一天一大早，两人碰上了，都是去侧坛上做弥撒；整整一个星期，梅特兰就见过他这一次。那次见面的时候，两人都没说话，艾根伸着脑袋，肩膀往上抬，好像要暗示事物无边无际、永无止境一样；他的脖子上现出一条条的软骨，他的身体好像在费力地说：“不，我没有想要得到诺拉·塔利，也没有违背和她的誓言。我知道你也这么想，但既然我要上祭坛，我就要说清楚，我没有做出渎神的行为。当然，如果你认为我没有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那我也不在乎你想什么。可是，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如此等等。

实际上，星期六晚上那次惊心动魄的事件之后，第二天上午，艾根就费了好多口舌，想跟梅特兰说这些话。

“我希望，实际上我知道，你不会认为我已经——”当时他摇了摇头。“问题是，我为这种情况所学的词汇现在似乎都很虚伪。‘妥协’，‘非法关系’，‘牵连’……”然后，他又重新说道：“我真的希望，你不要以为我已经以某种方式违背了我禁欲的誓言……”

梅特兰表示了反对。

艾根眨了眨眼睛。“我已经说过，我知道你不会那样想。反正是一

样的，任何神父看到同事带着疑虑的灵魂去做弥撒，肯定都会焦虑的，那也许会传播渎神。”

“就算你是这样，也不是我的事情。”

“詹姆斯，我没有传播渎神。”

“很好。”

但这位小个子神父还是忍不住要继续解释。毕竟梅特兰的赞同对他毫无意义。根据他自己的严格标准，他已经处在危险之中；而他又不得不按照那个标准来评判自己。他渴望却又害怕只有卡斯特罗这种人才会给的圆滑的最终裁决；他渴望在诺兰的层面上宣布他无罪，因为诺兰的层面就是他自己的层面，他的良知从小时候起就一直在这个层面上运作。

10

整个冬天，除了和艾根之间陷入困境的友谊之外，梅特兰在神学院里没有新的朋友。不过，自从几周前的星期天那场讲道之后，梅特兰在员工中的地位提高了。他和一些人一起看电影，和另外一些人一起看国际橄榄球比赛。但是，一旦他们开始吹嘘他们新买的二号高尔夫铁杆，或者讨论餐馆，梅特兰迟早都会感到疑惑不解。他对于得体的理解，十分之九是自尊，从根本上讲属于工人阶级，这使他疑惑：如果你和其他人一样，熟悉昂贵的高尔夫球场，对着愤世嫉俗的服务生夸奖他们的上等嫩牛排，那还冒着下地狱等危险来当神父干什么呢？

同样，当他们墨守法律条文、临时把自己变成难解的符号时，他也会觉得受骗了。有一天晚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卡斯特罗请大家讨论他当天下午被问到的一个问题。一个女孩在晚上回家的路上被人攻击并强奸了。医生打电话问卡斯特罗，是不是可以采取措施，以避免这个女孩怀孕。

“当然，我建议他问问诺兰蒙席，可蒙席碰巧出去了。但我告诉他说，尽管这很不幸，但我肯定答案是不可以，他不能采取那样的措施。都同意吧？”

他鼻子里哼着，搅着咖啡，休息室里柔和的灯光映在他眼镜的两个

玻璃片上。两片无边玻璃兴高采烈，痛苦无法穿透；他用咖啡匙搅拌着咖啡，却一点儿也不知道其中令人心碎的煎熬。和所有专家一样，他不能去注意那些事情。

有些神父做出赞同的表示。梅特兰看着艾根，艾根只伸手拿了块饼干。

“你怎么看，莫里斯？”卡斯特罗问。

莫里斯不太想说。但最后他还是不情愿地说了：“这是个不幸的案例。属于那种从人道角度来看会显得野蛮的案子。不过，你是对的。有可能怀孕已经开始了。反正……”

“天主教徒习惯于容忍不幸，”卡斯特罗一边喝下摩卡咖啡，一边说道。“你呢，詹姆斯？你可是我们当中的人文主义者。”他坚持用这些几乎失去了讽刺意味的词语来修饰梅特兰。为了对库朗奖事件做出补偿，梅特兰也没有表示反对。

“我很高兴这事不是我的责任。”

“但如果是呢？”

“谢谢啦，我不想介入争论。”

“啊，我还以为这事会引起激烈的讨论呢。可其他人却毫不关心。好啦，詹姆斯，就看你的啦。”

“不，我有偏见。”

“怎么有偏见？”卡斯特罗质问道。

“不管那儿有什么东西，我很难相信，那是个人，享有人的权利。”

但是梅特兰还有个没有说出来的偏见，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他母亲没有流产的孩子。每次流产的时候——一个月、四个月、七个月，每掉一个孩子，她都会哭，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孩子没有接受洗礼。让他憎恨的是，她的悲伤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出现，多少是靠了神学家的权威。比

如卡斯特罗。

"啊，"卡斯特罗说，"但那完全有可能是个有人权的人。那儿存在的东西很可能有个永恒的灵魂。只是没人知道灵魂什么时候有了形体。谁愿意把这种风险压在自己的良心上呢？"

"我不知道，"梅特兰用力而略带愤怒地坦白道，"我刚才说过，我也不用知道，因为有这么大问题的人总会去找专家的。谢天谢地！"

卡斯特罗一只手用力向外伸出来，手掌朝上。这个动作的意思是表示手的主人坦诚恳切。"你看，梅特兰，我又不是要嘲笑你。告诉我你的想法吧。一个人在喝咖啡的时候都不能有点儿不同意见，岂不是很遗憾嘛。"

这个人愿意在电话上把一个女孩打入绝境，却不愿意放过晚饭时的一次讨论。年轻神父事先毫无征兆，突然之间发起火来。

"那很好啊，博士。我认为，让这个女孩承担怀孕的风险，不仅仅只是人道上的野蛮。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本质上就是野蛮的。我认为，医生可以拿掉的这个极小的有机体是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根据这样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的可能性，我看不出有什么依据，要冒险去毁掉这个真正的女孩和她可能怀上的孩子的未来。如果这让你震惊，博士，那我很抱歉，正如你所说的，你才是专家。但你要我说出想法，这就是我的想法。"

房间里每个人都听到了，现在开始消化。

其中一个人说道："可那非常危险啊，詹姆斯。"

"也许是危险。我不知道。谢天谢地，我不需要把这种事情全部想清楚。"

卡斯特罗对他说："你不能神化一条原则，比如未生的胎儿是神圣的，然后一等事情不对劲了，就把原则抛到一边。"

“她一定会得到恩宠，承受这件可怕的事情。”有人肯定地说。

“这不容易，”另外一个人说，“但这样的事情也许会把一个女人变成圣人！”

出于仅剩的一点礼貌，梅特兰没有离开房间。

被人发现的时候，他的表兄乔·昆兰显然站在松树、阶梯花园、神龛和假山之间发愣。一名学生把他带进神学院，领到了梅特兰房间的门口；到这时候，那天下午他表现出来的平静已经荡然无存了。梅特兰发现他很警觉，嗅着空气，随时想跑。

“哎呀，”乔说，“没有阳光你怎么办呢？”

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他似乎更愿意迁就。他说，莫娜和孩子们在下面的镇上，一家一家逛商店。他眼珠转了转，眼睛眨了眨，又说不想把莫娜这种家伙带到这个地方来，否则会搞得天翻地覆。梅特兰怀旧地看着这一切：眼珠乱转，眨巴眼睛，周六的运动衬衫和外套，周六的面孔向往着酒吧、比赛、橄榄球，或者更有可能的是关于这些事情的报道。乔让梅特兰强烈地回想起他自己的父亲，回想起那些星期六，因为没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一切都好像有可能。

“我来看你呢，神父，是为了那帮做贼的猪猡。”

他递给梅特兰一份报纸广告。广告上一家人在分成数块的小山上散步，下面是一片树林，这正是乔和莫娜梦寐以求的家庭生活。首付一百块钱，每个月再付五十块，你就可以拥有山上的一块地。梅特兰都能想象乔和莫娜来到了山上，乔穿着那件破旧不堪的运动外套，一位无情的代理人一个下午跟在他们后面喊“先生”和“太太”；回家以后，两人都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安身之所。

乔说：“广告上说的钱我都付了，每个月都付，后来他们给我来了

封信，好像是宣布我中了大奖一样，说现在我有资格到某个公司办抵押贷款。那，我就去了那个抵押贷款公司，他们却说我接下来七年里，每个月要付七十多块钱，利息还很高。他们说我签第一份合同的时候就答应过，但卖地给我们的那个狗日的东西没跟我们说。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以为每个月付五十块钱，大概付三年就够了，现在一个月要付七十块，付七年。”

他身体晃了晃，低声说：“猪猡。”

梅特兰继续皱着眉头看那份广告。乔在一旁催他。

“看啊，上面说一个月五十块，百分之七的利息，是吧？”

“是啊。上面说的是五十块起。”

“起，”乔叫了起来。一个方案表面看来毫无恶意，却能打击一个人，这让他大吃一惊。“上面没说七十块一个月，百分之十二的利息。而且上面写的利息是另外一种百分比。”

“固定利率？”

“对啦。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啊！”

“这倒是错了，”梅特兰迁就地说，“买地时签的合同带来了吗？”

合同放在乔的外套口袋里。合同上有油迹，看来他和莫娜在吃饭的时候也担心合同。

“我告诉你，那个抵押的办公室，你真是不知道啊。地毯像希尔顿酒店一样，墙上挂满了花里胡哨的画，短头发的小娘儿们拿着文件夹，跑来跑去。到处都是人，吵个不停，都是上了当的。像我一样。”

梅特兰向他做了各种各样的承诺。第二个星期，他把乔的合同拿给艾根推荐的一位律师看。一打开合同，律师就发出职业性的叹息声，然后把合同丢在桌上。

“我都会背了，”他说，“没有什么办法。房地产合同没给律师看过，

根本就不应该签。这是傻瓜和天使的老故事。这就是一份骗傻瓜的合同。”

梅特兰对他说：“有的人一辈子都没见过律师。碰到意想不到的好事时，可不能指望他们会很精明。我不是不尊重，而是说，和找律师的念头相比，快乐是更加基本的反应。”

“噢，对呀，对呀，对呀，”律师不耐烦地表示同意。“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

“如果他，我的表兄，不再继续付款呢？”

“他们可以告他，要求赔偿损失。”

“他们可以。但他们会吗？”

“现在这个阶段，会的。我想到后来，等他付了一些钱之后，他们也许会放过他。”

“‘一些钱’可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家当。”

律师叹了口气，打开文件，读了几行，他悲伤的智慧在这几行里都得到了证实，然后他闭上双眼，好像头痛一样。

“而且不管怎么说，这个价格，”梅特兰喃喃地说道，“在这个国家……”

听到这句无力的评论，律师的眉头皱得更紧了，不过他的眼睛仍旧闭着。

“哦，”梅特兰赶紧解释，“我出去了几年。离开的时候，那是三年多以前，那个区大概全是灌木丛吧……”

“只要六百块一亩。我知道的，神父。但是从那以后，快乐的日子就来啦，那儿被宣布为非农业区，看哪，公司可都知道呢——实际上，他们在此前几个月内就一直在买地，常常是通过委托人购买。然后推土机开进去，把整个地方铲平——”他用手做了一个推平的动作——“工

程师们修几条两年内会全是洞的路，又一个可怕的郊区就这样诞生啦。”

下楼的时候，神父最后那句话不仅让梅特兰生起莫名的怒火，也让他想起了埃兹拉·庞德[1]的几行诗：

同高利贷一起，谁也不会有好的石砌房屋
这种屋子，每块石切面平滑而贴切
所有石切面上都有设计的美丽图案

那是一首修辞性很强的诗歌，在卢万的时候，他常常在房间里一边刮胡子一边背诵。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他开始在诗歌里加入自己的内容。因为高利贷，他开始补充道，土地被变成沙漠，路上铺着——正如律师刚才所说——最少量的标准水泥；因为高利贷，工程师变得无用，卖者被迫欺诈，买者陷入痛苦，放高利贷的赚够了不义之财；乔所说的短头发的小娘儿们服侍摩洛神[2]，为他做毒害人的文案工作。都因为高利贷。

第二天，其中一位年轻女士领着他来到了联合项目开发公司的首席会计师的办公室。一个大约四十岁的男人跟他打招呼的方式让他憎恨。他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专业人士，知道市场的行情。而且，我有些最好的朋友也是天主教徒，某个蒙席还有钱投资在我们这儿。你们的公司，如果我能这么说的话，和我们的公司，是把天撑起来的两根柱子。"

梅特兰拒绝了对方递过来的雪茄。"我不会浪费你多少时间的，"他说。他说了乔的情况。"我认为，他的钱应该退还给他，如果不退的话，

① 出自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诗章 45》。本书中所引庞德诗歌均由张子清先生翻译。

② 出自《圣经·旧约》，是古代腓尼基等地的神灵，信徒焚化儿童向其献祭。

我就在讲坛或者其他可行的地方，警告人们小心你们这种生意。”

会计师舔了舔嘴唇，有点发愣，好像嘴唇上涂了盐，而那盐却是地上的盐①一样。

“好啦，神父。我们是一家体面的公司，相比之下我们给的价格很合理。我们的审计员是教廷骑士呢……”

办公室里打字机和键控计算机发出有序的噼啪声，让梅特兰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迷惑了，看来他的不满没人能够理解。所以他必须坚持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最初看法；他要保持愤怒。于是他坚持留在那儿，重申自己的主张；最后，他被带着走过楼面，这儿都是办公室文员和长腿的女孩，对铁文件柜里的东西和架子上系着绸带的契约了如指掌。他们的职业精神让内心里的那个梅特兰畏缩。在他们身后，穿过一片抽象画的森林，就是总经理的柚木办公室。

他一直皱着眉。

“不行，”他对梅特兰说，“这样做会很傻。我们信誉良好、受人尊敬。我们的审计员是教廷骑士。”

“这话我已经听第二遍了，我也没太当回事。如果我愿意接受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有好几个私生子，那我就愿意接受一名教廷骑士会和你们共事。这份广告里面的欺诈手段才是最重要的。”

会计师斜靠在总经理的私人保险柜上，显然受到了伤害。

“好了，我想你不应该利用你的神父身份，神父。我想首先应该有个君子协定，不要互相侮辱。”

“这就是欺诈手段。我说这话，不是要侮辱你，而是要给这件事情定性。”

---

① 语出《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5章第13节，亦译为“世上的盐”。

“每个行业有不同标准，”总经理解释道。他略带倦意，表明他常常做这样的解释，也许甚至还会解释给自己听。“如果肥皂生产商说，用他的肥皂，任何女孩都可以让男人对她产生兴趣，没有人会反对的。这是行业里的惯例。我们的广告也一样。没有人会真的相信，按照那个条件能买到地。”

“如果没有人真的相信，那还在广告上那样说干什么呢？”

“这是惯例。而且，我们说的是一百块起，百分之七起。这是基准线，是起点。客户能够满足这些基本要求，在可信度上就达到了我们的标准，就可以到我们的合作公司‘普通投资公司’申请抵押贷款。我相信，这些，我们那位现场人员都解释给你表兄听了。”

“他一定会解释吗？”

总经理眨了眨眼。在梅特兰看来，他显得很诚实，让人感到意外，好像是现场人员不履行职责，把他给骗了。他对会计师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叫人把我们那份具体的合同拿来。”他引用了梅特兰放在桌上那份文件中的一条规定。“上面会有销售人员的名字……”

梅特兰尽量板起脸，说道，“等等。我可不愿意看到一名销售人员被钉上十字架。”

“好了，神父，做戏啊……”会计师对他说。

“如果他没告诉我表兄抵押贷款的事，那是因为他得到了允许，甚至是命令，可以不说。”

“如果你不是神父，我早已让人把你带出了这幢大楼。”

“如果我的神父身份有这么大分量的话，那我要求解除我表兄的合同。我要求你们把钱退还给他。”

“现在土地的拥有者是‘普通投资’了。”

“手心手背，那总是能说得上话的。”

“没这么简单。我们的合同有法律效力，他们的也有法律效力。你表兄如果有疑问，那为什么要签合同呢？”

“也许那些大理石啊玻璃啊铝啊铬啊——就是所谓的工程——还有一本正经的专业氛围，有可能让人头晕目眩。不过，我想你不这么认为吧。”

“我承认，我是不这么认为。”

电话响了，一声轻柔的声响，简短得好像有所预谋，在梅特兰的征途上罩上了疑云。总经理道了声歉，拿起听筒，喃喃地开始了商业谈话，自始至终都同情地皱着眉头。能听到某个房地产经纪公司的一名狂热者在冲他咆哮。他用一只手轻轻地捂住了听筒。

“我相信到星期天你就会把事情看得更清楚，神父。我现在很忙……”

“那再见吧。”梅特兰说。他心存感激，好像学生放了半天假，也很高兴自己据理力争、尽了职责。

现在，外面的办公室让他感到害怕，所以他快速地冲下了安全楼梯，品味着台阶的孤独；然后矫健地冲进一家商场，冲过那些被抵押了三次的咖啡店和女子内衣店，来到外面的人行道上，钻入阳光照耀下的抵押人中。

那是个有钱人的教区，但他还是忍不住。他意识到一张张脸对着他，显出平庸乏味而又受到宠爱的表情，或者也许是在努力打起精神，面对又一场平庸乏味、宠爱他们的布道。他们的教堂在理念上是西班牙布道堂，但西班牙布道堂的严厉粗犷早已被罕见的浅黄色砖块软化了。他整理笔记的时候，几对衣着华贵的夫妇早上起得太迟，这时才从门廊外冲进来，找座位坐下。他告诉自己，他们不会在意的，乔在这儿属于

另一个年代。无产者，像歌舞杂耍一样，即将消失。

“教会受人指责，”他开始说道，“说它忽略了社会之恶。当然，有时我们谴责个人之恶，却忽略了滋养个人之恶的社会之恶。”有时吗？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例外。但对有钱的教民要小心一点：一到关键时刻，他们总是支持教会的。“我们谴责个人的堕落，对于国际范围内的堕落却并不感到震惊。我们谴责节育，但对于让很多人相信节育势在必行的经济罪恶，我们却没说什么。”

于是矛头指向那对邪恶的姐妹，联合项目公司和普通投资公司；当然，他没有说出它们的名字。

“在这个国家，”他喊道，由于疑惑，披着弥撒带的左手开始颤抖起来。“就在这个国家！”

他想起了埃兹拉·庞德：

高利贷锈蚀凿刀
锈蚀手艺，锈蚀艺人
咬断织布机上的线
谁也学不会用她的图样
把金线织进布匹……
高利贷扼杀子宫中的胎儿
扼杀年轻人的求爱
把性无能带到床上，
躺在年轻的新娘与新郎之间

演说家常有的兴奋让他难以自已；有半分钟，他沉醉了：因为他和庞德想说的话绝对符合现在的情况，因为联合项目公司和普通投资公司

绝对邪恶，也因为他们那些被奴役的女孩、那些工程、那些富丽堂皇的外表。

“在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家！”他说道。

他在讲坛上过于激动，人似乎被掏空了，弥撒结束后，他悲伤地脱着法衣，想说出卸法衣的祷告词。这些词语似乎比平常更像被神祇抛弃的神龛。问题是，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缺陷吗，因为梅特兰，一个受雇为他人求福的人？还是因为太老、太旧、长得太慢了，容不下它曾经容纳的上帝？他准备脱法袍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他唱道，尽管没有唱的理由。他想大概是个女人，戴着花帽，来送弥撒献仪的，那她就会希望他高高兴兴的，像主的小绵羊蹦蹦跳跳下了山。

门一开，却是戴斯·博伊尔那张圆润的、学校总领袖生[①]模样的脸，眉头却皱着。

梅特兰脱下法袍，走出神父助手的房间。

“神父，”这时博伊尔说道，“我要说的，既是我的事情，也不是我的事情。我认为你非常不明智。”

“我知道了。”梅特兰虽然无精打采，但他刚刚指责过他们道德上愚蠢，现在却有人来指责他的话实际上很傻，让他顿时怒火中烧。“我本来还想，你参与慈善工作，看到社会问题曝光出来，应该会高兴呢。”

博伊尔一边摸着那本厚重的弥撒书，一边深呼吸、想答案。最后，他说道，“我能听懂你的讽刺，神父。那天晚上在大教堂里，你扔过来的讽刺，我都接住了，尽管大主教阁下好像什么都没看到，他比我两人都好。你憎恨骑士勋团，是不是，神父？”

---

① 英联邦国家中学内设的一个学生职务，协助教师管理学校。

梅特兰缓了口气，现在已经感到羞耻了——瞬间的激情和长久的羞耻似乎成了他生命的模式；他开始去拉凳子上的法衣，动作幅度很小，躲躲闪闪的，像家庭主妇一样。他说："我没有权利不喜欢任何不做明显坏事的人。我只是以为，昆兰不在你的关注范围内。"

"行了，神父，"博伊尔坚持道，"还有别的吧。"

"是的。"

"作为骑士勋团成员，我希望你说出你的愤恨。"

"我不喜欢秘密社团，"梅特兰承认道，"我不喜欢那种精神：我们团结起来吧享受作为天主教徒的特殊尊严——"

"好像这毫无意义一样。"博伊尔嘟囔道。

"——还有更糟糕的，我们团结起来吧要比共济会那些绅士更会幕后操作啊。"

"我希望你对土地交易的了解，多于你对骑士勋团的了解，梅特兰博士。我可不愿意看见一位神父出洋相。"

"你自己讽刺的本领也不小嘛，博伊尔先生。"

"我说的是真的，"骑士勋爵强调，"那样我会很遗憾的。你知道，每个行业都有自己复杂的地方，都有自己的惯例……"

"我在讲坛上所说的，可不是用复杂或惯例就能解释的。"

"我认为可以。我为一家开发公司做审计——"

梅特兰隔着教士服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

"你不会是他们引以为傲的教廷骑士吧？"

"是的。总经理有一天给我打了电话，说有一个愤怒的年轻神父，叫做梅特兰神父，到办公室去过。他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但我能听出来，他感到疑惑，还有点震惊。今天上午我发现你在这儿，在讲坛上，在我自己的教区，一开始我想如果我出去也许能避免尴尬场面。可是，

人还是有义务参加弥撒的。”

“所以你就留下来了。”

“是的。”

教区的一名修女冲进了圣器收藏室，擦洗装酒和水的瓶子，这时两个男人保持着不平静的沉默。梅特兰利用这个空当，发现刚才自己一直把博伊尔当成了不请自来的捣乱者。修女擦干了瓶子，出去找其他适合女佣干的活儿去了，梅特兰宣布道：“如果我说话有些咄咄逼人的话，博伊尔先生，请你原谅我。我没意识到你对这事有兴趣。”

博伊尔大度地用那只诚实的手的掌根把梅特兰的道歉拂到了一边。

“这是行业惯例的问题。如果牙膏生产商的例子——”

“可你的总经理已经跟我说了肥皂生产商的例子。我想和牙膏生产商的例子没什么不同吧？”

“夸大宣传之类的？”

“没错。博伊尔先生，这个观点已经是陈词滥调了。”

“也许吧。我们以后会知道的。土地价格很高，是有经济原因的，我先说说这些原因。”博伊尔的良知坚不可摧，他思路清晰、思想坚定。社区受制于一个成本结构，要适应这个结构，土地就必须定这个价。开发公司对自己的员工、对其他开发公司及其员工都负有责任。对价格结构的负责行为，会反映在雇员身上，增加他们的工资。

就是对梅特兰来说，这话听起来也很老套——为了兄弟而贪婪。然而，这个正派的人却真的相信，这套理论扎根在戴斯·博伊尔那涂了润发油的脑袋里面，扎根在他完美无瑕的灵魂中。

“你不用担心，神父，在这件事情上我也发生过良知危机。所以我带着问题去请教大教区内一位最出名的听罪神父。他问我，他们的广告上是不是说些惯例性的、半真半假的话，现在在这个行业里都是这样。

我说是。他说：‘那种承诺除了头脑简单的人以外，别人是不会当真的？’我又说是。我也跟他说清楚了，我实际上不是他们的雇员，我是另外一个独立的公司，只为他们做审计。他向我保证说，不用担心。然后为了健康的原因，我也说服了自己，相信我的良知获得了正确的教益。我现在还相信这一点。你怎么说呢，神父？”

梅特兰点点头。“哪里轮得到我来跟你说别的？”

“你是神父啊。”

“噢，对了……”

“神父，如果你在讲坛上那么肯定，如果你出于你的信仰，定下那些与我有合约的人的罪，那你现在就必须对我肯定。”

“难倒你是要我现在也定你的罪吗？”

“我要你告诉我，你对我的立场有什么看法。”

“你的立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我只知道他们。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我可不愿意去猜测。”

“可你的身份就是恩宠。你是任圣职的。”

“这一点你就别指望了。”

梅特兰一直在无意地给予希望。博伊尔突然表现出了愤怒的迹象——他没有挥舞那本弥撒书，但他清醒的双手紧紧地把书扼住了。

“你只是想引起人们的怀疑，却又不解决这些疑虑。这不公平啊，神父。”

“啊，博伊尔先生。”梅特兰拿起圣杯，放到墙上的保险柜里锁好。神父做这个动作，不过是为了填补两人谈话中令人尴尬的空白而已，却让这位教外人士收敛和谦卑起来，他看到的是一只神圣的手拿着神圣的容器。

看到博伊尔的变化，梅特兰说：“你的良知不是由神父促成的。那

时候你肯定我对《上帝的意义》的看法是错误的。现在你同样可以肯定，我的看法不对。”

“你在讲坛上如此确信，”博伊尔又一次坚持道，“你就应该对我的立场做出评判。”

梅特兰摇着头。“就算我对他们的评判是对的，也不一定就能改变你的立场。我的良知也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良知，没什么特别的。我只能评判简单的事情。比如这件事。”

他把乔给的那份剪报放到凳子上，就在博伊尔身边。

“那你就让我这样疑惑吗？”博伊尔批评他。

“都见鬼去吧，疑惑对人是有好处的。确定只是一头巨兽的外表，里面却是顽固偏执。你看看，在联合项目的事情上，我都顽固到了什么程度！”

于是戴斯·博伊尔看了梅特兰一眼，那意思是说：“我们给你吃的、给你穿的，作为回报，你要给我们确定感。你违背了这份最高合约。”

他说：“我不会再来给你添麻烦了，博士。”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他又做了一次相同的讲道，那个地方被神父们高兴地称为“一个安稳的教区”，政治家们则一直说那儿的人们“享有他们应得的一块经济蛋糕”，不过他们也亲近乔·昆兰这样的人。

这是个滑稽的世界，梅特兰后来想，卫星不是什么新闻，讲道倒成了新闻。也许一次讲道面临的危险，还要大于那些卫星——媒体总是很喜欢回了家的局外人。

得到消息之后，一位听众给一份小日报打了电话，报告了梅特兰生动的讲道；小报纸处理宗教题材多愁善感，倒也算适合。

“看来，是个常见的给人家抹黑的家伙，”责任编辑对一位主要员工

说，“十点钟的弥撒你能熬过去吗？如果那个龙卷风偏离帕果帕果[1]，这事就能派上用场啦。一定要拍张照片。”

编辑自己留了下来，思考着“郊区的萨沃那洛拉[2]”这个标签是不是太文雅了。

梅特兰走出圣器室的时候，被要求拍张照片，紧接着照片就拍了。

“我们对你的讲道非常感兴趣，神父，所以——”

“讲道你不可以发表。”

“讲道是公共财产。从加利利湖[3]以来就是这样了。”

他争辩着，就在他争辩的时候，又一张照片拍了下来。

就这样，梅特兰开始用电话对大教堂内殿进行了长达三十六个小时的围困。出于礼仪，必须提前通知大主教阁下，但大主教阁下却不在，收不到警告信息。他到一个道明会修道院参加新楼剪彩仪式去了。修道院修女们住的旧楼里，电话肯定响了半个下午，等她们派人来处理梅特兰的电话时，大主教已经出发，前往一个本笃会修道院参加晚祷去了。本笃会修士们对电话不理不睬，简直可以和道明会的修女们相媲美，等一个年轻修士来接了电话，大主教已经在五分钟前离开了。他要参加一个爱尔兰式的晚宴。

当天晚上迟些时候，大主教阁下回来了，但在背他的晨祷词和早祷词。突然之间，就到了深夜，这个时候是不能给人打电话的，哪怕是最熟悉的人。

大主教的私人秘书说：“你应该明天上午八点半到九点之间打过来。”

---

① 美属东萨摩亚首都，海军基地。
② G·萨沃那洛拉(1452—1498)，十五世纪意大利宗教、政治改革家，后被处死。
③ 加利利为古巴勒斯坦一地区、约旦河以西，耶稣曾在此传教。

梅特兰恭敬地把这段时间一分为二，选了八点三刻。大主教已经到一家女子学校的附属教堂里赠送联谊会旗去了。到上午十点的时候，他在照顾一位生病的姨妈；午饭后他要休息；三点钟，他亲自接了梅特兰的电话，当然像平常一样宽容地听着，让梅特兰疑惑不解。不管怎么说，下午的报纸已经在外面卖了。帕果帕果躲过了一劫，却害了梅特兰。这个星期一没有九十岁尚能生子的老太爷，“联合罐头”小姐也回去做剔除桃核的工作了；取而代之的版面是一位受伤的乐队领队，他获得了法庭的离婚许可，因为他的妻子带她的拳师[①](犬)上床睡觉；当然还有梅特兰本人，绰号叫做“讲坛上的力士”(明白晓畅战胜了文雅博学)。

晚上，诺兰在走廊里碰到了他，说年轻神父每个礼拜都遵循全年定好的讲道清单上已批准的讲道主题，是明智的做法，等等。

第二天，下午的报纸上刊登了七封信，写信的都是因普通投资公司或类似公司而蒙受损失的人。第三天，联合项目公司的总经理公布了信息，说在该公司以及该公司的合作母公司——普通投资公司里，大教区都拥有股票。

在神学院的餐厅里，梅特兰再次成了焦点。这次是晚上。能听到风在黑暗中拍打着窗户，不过一排排冒着热气的茶壶能给人慰藉。仪式和以前一样进行：诺兰坐在主教席上，脸木然地对着读经人，好像神的王国依赖于读经人的发音一样；卡斯特罗迟些时候才大踏步走进来，他是上帝恩宠的打手和装饰，一条胳膊下夹着晚报，经过的时候准备丢到梅特兰的盘子上。

---

① 拳师犬，因常以后腿站立前爪攻击而得名。

梅特兰身子前倾坐在那儿，双手在桌子下面握得紧紧的，脚尖点地双腿发抖。消息是这样的，那个眉头紧锁的拜金主义绅士，那个总经理，本来以为梅特兰博士无意谴责联合项目公司，尤其是因为大教区是公司一个比较大的债券持有人。这条基本信息的下方，立着三栏评论，但梅特兰现在不想去读。他站起身来，感觉自己暴露在餐具的丁当声和读经人夜晚清脆的读书声中。那排椅子后面有点空间，一个瘦子如果小心一点的话，还是可以挤过去的。一个愤怒的瘦子有可能做出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来，比如把院长吓一跳，让他皱起眉头，双手抓住院长宝座往里拉，让椅子贴近后背。梅特兰心里说："我这是乱跑，整个餐厅的人肯定都看到了。这个圣徒一样的杂种……"他所说的人现在已经在座位上坐好，正在往烤肉上涂薄荷酱。他拿起那份破报纸，瞄准好，不是正对着卡斯特罗的晚餐，但也不是很远，嘴里哼道："谢谢你，博士。"他从其他三名正吃着晚餐的神父身后挤过去，开始觉得自己很傻，愤怒粘附在他身上，就像泥沼一样。脱身之后，他闭上嘴巴，脸对着整个餐厅，毫无悔意。

他让房间的门开着，让诺兰和卡斯特罗能找到他。桌子上放着一份旧的《观察家》——如果一堆堆的书或笔记挪走了，下面偶尔就会露出几具旧报纸的尸体。他把报纸打开，直接翻到戏剧和图书评论部分，那可是浓缩的智慧啊。但评论并没有转移他的注意力。他随后发现，自己双手紧握，死死地抓着那几页理智的报纸。

先来的是卡斯特罗。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脸上露出诧异的表情。于是梅特兰先开了口。

他说："听我说，博士，下次我出了丑，如果这是出丑的话，我不会再让人把东西丢在我的盘子上。"

"我真的很抱歉。"卡斯特罗这话的意思是，有人真的上了火。

“还有，你不要趁我不能用语言回答的时候来找我的碴。”

“好的，好的。”一只恭敬的手伸了过来，抚慰另外一只手。梅特兰想起来，卡斯特罗有一天可能成为大主教，那这只手就必须吻了。“可是，我还是要说，我们去对付社会或经济问题的话，弄不好会陷进可怕的洞里去。至少，社会和经济可不像中世纪时那么简单了。如今，你要经过培训，才能处理那些事情。现在不是那种到处充满着社会不公的年代了。这个国家很开心。”

梅特兰想起了昆兰一家住的郊区。“我好像没有注意到嘛。”他说。

“呀，睁开眼睛看看哪，詹姆斯。神父能安全抨击的，只有那些显然很虚假的事情。大众传媒、物质主义、广告、共产主义的威胁、艺术上的异端等等。这些东西，再加上信仰和道德，你一辈子的讲道都够了。”这时卡斯特罗鼻子里哼了一声，算是自我收敛。“我说这些，你肯定不会介意吧？我是说，我们都是平等的，是朋友，我希望。不仅仅是朋友，是弟兄。我想，检验友谊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一个人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忍受朋友强行提出来的建议吧。”

那只高贵的手，成了友谊的器官。卡斯特罗有很高的个人标准，标准之一就是对犯错误的人施以慈善。梅特兰没有办法，只好服从于这令人讨厌的慈善，他握了握那只手，说：“如果我刚才粗鲁的话，我向你道歉。等你当了主教，我想起这事会很不好意思的——”

“噢，那可是圣灵的事情。”他大方地坦白道。

“——但是，如果你还像刚才那样给我脸色看，我会非常生气的。”

“那你当然会啦。”卡斯特罗露出了疑问的神情。“你真是奇怪啊，居然为这种事情生气。你应该事先说一下嘛，”那双眼睛说道。那是一双又大又亮、像受到晚辈喜爱的长辈一样的眼睛。

一个小时后，梅特兰仍旧没有平静下来，他试过读祈祷书，也试过

读其他书籍，甚至又一次试着去读他唯一那份《观察家》，这时诺兰来了。他的态度和卡斯特罗差不多。他进来的时候带着歉意，好像闯入了一幕悲剧。老东西，梅特兰心里说。

“大主教阁下在楼下等电话，詹姆斯。”他往后退了退，一副停尸房管理员的模样。“不用多说了，”那张脸说道。在漆黑的楼梯上，院长好像自言自语似的说，“这事大主教阁下非常生气。生气而且心忧。”这个古老的词汇卡在梅特兰的喉咙里，很难受。

就在这时，学生们两人一排，按照修道院的方式排成两列走了过去。埃德蒙兹向他竖起了大拇指，他很庆幸自己可以顺着过道逃下楼去。

“在那儿，”说着诺兰指着一个隔间，外面拉着帘子，里面有把安乐椅。梅特兰扫了一眼那雕花的厚重木头，感到自己被抛弃了。

“大主教阁下？”

“这次我们真的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之下了，是不是，詹姆斯？”

“大主教阁下，我很抱歉。”

“詹姆斯，我讨厌这种尴尬，你知道吧，会让人觉得教会在经济上很稳固。我父亲是一名法式抛光师，我知道如果有人向他暗示教会的财富，他会比听到一打人叛教还要震惊。当然，还有人这样想，以为没有经费，石油公司运转不了，大教区却可以。”

梅特兰看到诺兰还没走远，在过道中间。他不想让院长错过下面那句话，便提高了声音。

“大主教阁下，”他颤抖着问道，“辖区会支持我，卖掉所持有的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吗？”

大主教那边沉默了，诺兰身子抖了抖，从阴影中显露出来，像哨兵走出岗亭一样。

“我的天哪，这就是所谓侧翼包抄吧，”大主教阁下下了结论，倒也不是完全没有赞许之意。“但是，我跟博伊尔先生谈过，他肯定地告诉我，两个公司都很正规，绝对没有偏离商界的规则。”

“阁下，您见过他们在晚报上怎么做广告吗？”

“我不读晚报。我对橄榄球或那些糟粕报道毫无兴趣。”

梅特兰闭上眼睛，盲目飞行。他知道，在大主教阁下眼里，他没有权利……他说，“我知道我没有权利，但如果您能够按照您自己的标准评判他们的说法。如果您能够将这些人允诺买家的话和实际上买家的情况进行比较，两者之间……”

他听到大主教连声叹息。

“詹姆斯，如果我事先知道你攻击的是一家正规的公司，不是什么拐骗欺诈之徒，我星期一就会和现在一样愤怒了。”

“我明白，大主教阁下。”

“之所以有经过批准的讲道清单，就是为了防止你这样的年轻人犯下这种错误。从今以后，如果你遵照这个清单讲道，我会很感谢的。”

梅特兰吞咽了一口；喉咙底部好像卡了一根干骨头刺儿一样。

“这是您的命令吗，阁下？”

大主教阁下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开口说话，声音似乎被磨成了一个尖点。“我要你心甘情愿地去做。”

“很好。”但这时候，梅特兰想起了那名能背下乔的合同的律师。“阁下，有一位律师……”

大主教阁下不情愿地记下了律师的名字。

谈话结束了；诺兰又走到近旁。他那令人厌恶的怜悯姿态，压低了他的肩膀，让他显出讨好奉承的样子，像护士对特殊伤残的病人讨好奉承一样，这又激起了梅特兰的怒火。

“詹姆斯，”院长伤感地说，“我对你的未来仍然抱有很大的信心。不过，别去想点火把这个世界烧起来，这是我的建议。我们还是要当这个世界的人哪。”他的脑袋晃了晃，头皮和那古老的发型捕获了走廊里投过来的光线，嘲笑着这个人。“我们的教友们不希望有激烈的社会信息。我们不是生活在那样的国家里。教会受人尊敬，不需要求助于那种事情，也能享有很高的地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建议做布道清单——你不要因此而恨我。只要遵守清单，嘴巴就不会张得太大。对了，这儿很冷。上楼来吧。”

在楼梯上，诺兰的双肩颤抖着。楼梯井的墙上潮气很重，都能反射底层平台上的灯光。这一切都给年纪较大的那位，不，那位老人，带来了喉炎、腰痛、神经痛、风湿病的威胁。如果他是公务员，现在就已经退休了，也许正在愤怒地将切根虫从高级土壤培育的草坪里铲走。

到一楼的平台时，他转过身来，对着梅特兰。“我可以给你点建议吗？”他略带怯意地问。

“当然可以。”

“实际上很简短。你不能太不把正统当回事。大家用的很多的词是顺从。好吧，你不能不把顺从当回事，你所顺从的是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现在我看出来了——而且和上次一样，我肯定你不会为此感到痛苦——我看你的（我们不妨说）激进态度，例如你关于路德的文章，和这次令人担忧的情况，是有关联的。我想要不是你以前不安分，这次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要是教会更加小心一点，看看它收的是谁的肮脏钱，这次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诺兰耸耸肩膀。“噢，好吧，如果你要讲些无所顾忌的蠢话……”

梅特兰急忙说道：“我很抱歉。我这是报复吧，我想。”他的动机

是，他扮演的这个累尔提斯，和眼前的这个波洛尼厄斯[1]格格不人，再也不想听下去了。

"这是你第三次要报复了，詹姆斯。"这种事情院长记得。"第一次，为了你表弟夫妻俩；第二次，为了那篇关于马丁·昆兰的文章。我在这个学院里还是有些权威的，你知道，总是像父亲一样，我也有些厌倦了。"

"我想，我最好直接向您道歉，然后去做点工作。"

"很好。在你走之前，让我再说——"

梅特兰害怕毒害，恐慌起来。"我不能等了，"他说，"对不起。晚安。"

在梅特兰的房间里，艾根坐在乱糟糟的东西中间，一点儿也不显得突兀。他双手拿着《观察家》，他有个尚未公开的高兴的理由——也许是关于美人塔利的什么决定。他站起身来，说道："我们错过了一些真不赖的好电影呢，啊？"

梅特兰礼貌地笑了笑。"我读电影评论可没看电影那么内疚。"

"真是不错。特别是有卧室场景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别人在盯着你——反正我能感觉到——他们还在犯嘀咕：老天爷，这种事情你能知道什么呢！"

"也许在想我们和修女们的狂欢，根据传统，每隔一个星期的星期一就举行一次。"

"也许在想神父的女人。"艾根突然不由自主地说，随即低下了头。

"废话！"梅特兰对他说，"况且，汝今宵无需赴葬礼也，莫里斯我

[1] 波洛尼厄斯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一个饶舌自负的大臣，曾对其子累尔提斯做长篇大论。

的孩子啊，轮到我到墓地去啰。”

在这过程中，梅特兰一直兴高采烈的，因为艾根来了。拥有一位朋友并且知道这一点，能够满足他不多的需求。

“我来看看，就是为这事，”艾根承认道，“要我给那个破报纸写点东西，说我支持你说的所有话吗？”

梅特兰既不习惯与人打招呼，也不习惯拥有支持者。他过于感激地问：“你有什么事反对开发商这帮人吗？”

“我亲爱的詹姆斯，我连一亩和一棒、一棍、一杆[1]有什么区别，都分不清楚啊。”

“那你为什么……？反正你也不能介入进来。主教秘书处的官员可不行。”

“我相信你的判断，詹姆斯。你说这帮人该死，那他们就该死。”

别人尊重自己的判断，梅特兰也不习惯。在一种狂欢的心情下，他坐了下来，给朋友煮咖啡。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一，大主教阁下又打来电话说：“我问了别人的意见，詹姆斯。”他不停地发出短暂的咳嗽声，说话断断续续，大主教大人的感冒顺着电话线滚滚而来，让梅特兰错过了一些话。“……咨询了那个当律师的……明天下午董事和教区顾问开会。我敢肯定，我们能把股票处理掉。”

---

[1] 棒、棍、杆(rod，pole，perch)都是同一田亩丈量单位在英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说法，古时以牛耕田，故以驱赶牛的棒子为丈量单位。

11

于是第二天上午，梅特兰又毫无疑问地成了受欢迎的人。他很高兴。用任何其他方式生活在这个灰色大象一样的神学院里，都是他不愿意经历的对理智的考验。不过，他的成功也有其缺陷，比如卡斯特罗满口喝彩，对他轰炸不休。诺兰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摆着一副参加葬礼的面孔，这时候也就没什么表示。直到两天之后的早晨，他们俩穿着法衣准备做弥撒时，拿着圣器在高坛后面的过道上碰到了，诺兰才带着长者的怅惘微笑着说道："这么说，你说服了大主教阁下，让他接受了你的观点。"

梅特兰身上似乎盖了大主教的印章，那是一段短暂的春天般的时光。在此期间，卡斯特罗第二次来找他，说："看来圣托马森学院里有个修女——在市区那边。她显然有些不太正统，不过女修道院的院长一向对她比较宽容。但是，现在两位家长已经投诉了，院长也感到震惊。大主教阁下在另外那件事情上坚定地和你站在一边，以至于他要你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开展一次非正式的调查。"

梅特兰正处在沉思的心境中，衣袖又被对方抓住，便说："我可不会当询问官。"

"这没关系。我会去的。这种事情我以前做过。你只要靠在那儿坐

着，尽量摆出威严的样子，边干边学就行啦。”

圣托马森学院泊在一座山上，迎着山风和向东南方飘去的云，与神学院相比，圣托马森没那么大，托马斯·洛夫·皮科克[①]的特点也不是那么明显，但却足以让任何度完暑假后回来的女孩子歇斯底里。沿着粗糙的花园雕像一直向前走，学院看起来堪为典范，绝不是藏纳激进修女的场所。房子内部则是机构中常见的景象，昏黄的冬日光线在门厅里等着他们，好像他们本想把它丢在家里，却又在这里发现了。同样等着他们的，还有弗莱明蒙席——委员会中的第三名成员，以及女修道院的院长。两个都六十多岁，但都显得很年轻。他们俩谈论着两人都认识的老修女和老神父们，说他们如何露出了衰老、心绞痛、胆肾毛病等迹象，两人身上的哔叽衣服，贴身舒适、无可挑剔。介绍完毕之后，女修道院院长开始呈上关于危险人物马丁修女的卷宗。她请他们坐在桌子上首，这样看起来会更像裁决。她不情愿地说，她认为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

“马丁修女是个聪明的年轻女人，受过大学教育。如果我说，她关于教会管理及历史问题的不恭态度让我警觉，你们可能会有错误的印象。她性情温柔、和善，实际上，非常听话。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我认为，不应该利用讲解教会历史的机会，描述中世纪的教皇如何急于去打猎，以至于不在教堂而在马厩里给一些可怜的神父授神职。也不要去深究宗教改革之前一些红衣主教的生活。”

卡斯特罗低声笑了出来。“神父们的罪过……”

“是的，博士。可是，问题是，一个女孩的父母表示了抗议。那是两位优秀的天主教徒。母亲是天主教妇女公会委员会的委员，父亲是圣

① 托马斯·洛夫·皮科克(1785—1866)，英国小说家、诗人，其小说《恶梦隐修院》中刻画了一个破败、阴暗的房子，主人阴郁、消沉，且不喜他人显出高兴的模样。

帕特里克爵士勋团的主管……”

梅特兰眨了眨眼睛。他说：“对不起，院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这些人的名字叫做博伊尔吗？”

修女皱起眉头，好像要使劲回忆一样。“不……不。不是博伊尔，神父。”

他的叹息声太响。那黄褐色的灯光，平滑如镜的橡木桌子，干净得近乎圣洁、令人畏惧的松木地板，都让他隐隐感到不适，于是他身体往后一靠，忍受着。（对皮革过敏的鞋匠、患幽闭恐惧症的矿工，都没有梅特兰不幸。）窗外，女孩子们在网球场上叫着；他能感受到尼龙球拍的振动；在某间音乐室里，一个拉小提琴的孩子在《幽默曲》欢快的陡坡上冲锋。这一切重重叠叠，一层层地叠加在他的不适上。

“他们很不愿意投诉，”女修道院院长这样说那对模范父母。“但是，他们说，那位马丁修女批评了传统信仰模式。不激烈，但很坚定。这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马丁修女没什么傲气。一点儿也没有。”

“这些事情，你问过她吗？”卡斯特罗问。

“问过，博士。所以我才知道啊——不激烈，但很坚定。她用来指称万能的上帝的一些词语，好像是新教的神学家们造出来的。她说过‘我们存在之基’[1]，尽管她对这个词语有保留意见，她对所有词语都这样。”

卡斯特罗眯起了眼睛。

修女略带骄傲地说：“我想过请罗亚尔老神父跟她谈谈，但问题是，她会尽占上风的。我现在把她带过来好吗？噢，她对圣礼可有点革命性的看法啊。”她的目光垂了下来。她不喜欢良知上要求的事情，不喜欢

① 美国著名神学家保罗·蒂利希(1886—1965)的话。

把自己的姊妹交给神学家们，足见她心地仁慈。

“稍等一下，院长。所有这些方面，父母都投诉了吗？”

“没有。实际上他们所有的愤怒，主要都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她说九日连祷是魔法。”

“这一点你问过她吗，院长？”弗莱明蒙席说。

“问过，蒙席。她说，对她来讲，魔法倒不见得是个坏词，说人类没了魔法绝不会更加丰富。”

“你好像很小心，以免错误地引用了她的话。”卡斯特罗做出了判断。

“是啊，我们的谈话，我都做笔记，让她再读一遍、予以改正。但是，我不是专家，所以我想，拿笔记来给你们添麻烦，就没必要了。”

“你的确非常仁慈，院长。”

“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马丁修女？”

“是的，博士。”

卡斯特罗闭上眼睛，鼻孔里发出尖锐的、男性的声音。“在有的问题上，院长，我们连对我们所爱的人都不能退让一步。”梅特兰这才注意到，实际上卡斯特罗自己一直在做笔记。

“我最好还是让她自己来说吧。”尊敬的院长说道。

在等马丁修女的时候，卡斯特罗和蒙席坐直了身子、摆好了架势，他们知道神学是男人的世界，这儿的几位就够男人，干这件事足够了。梅特兰暗暗希望，这个可怜的女孩有圣女贞德的勇气和埃洛伊兹[①]的

---

① 埃洛伊兹(约1098—1164)，法国女隐修院院长，早年与人相恋私婚生子，被拆散后进隐修院。

智慧。

卡斯特罗对他说："詹姆斯，对这位年轻女士，我们也许不能遵守所有的礼节。"

"为什么不能？"梅特兰正准备说。"听起来她很文明啊。"

可这时候，她进来了；为了不显出审判的模样，他转而去玩弄上衣的袖口。但实际上，他和大家一起坐在长桌的一端，一位是威仪堂堂的神学家，一位是穿着紫色法衣的蒙席，不可能不摆出他现在的姿态。那首先就是法官的姿态。

她年纪很轻，皮肤细腻、白皙，让他想起格丽特的皮肤。她说了声"下午好，蒙席，神父"，然后像中学生一样等着对方让她坐下。梅特兰脸红了，没那个勇气；最后卡斯特罗的眼睛向上扫了一眼，命令她就座。这是粗鲁无礼，但因正统的需要而合法。梅特兰对此非常恼火，以至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椅子的边上，忍气吞声。他想："有一天，等你当了主教，你对皇家律师的那些胖太太们就会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吧。"

事实是，三位神父和马丁修女之间隔了一张大桌子，显然把嫌犯的身份加在这个女人身上。蒙席突然意外地发现，这种情况与他的本性不符，不应该让一个女孩坐那么远，像接受审讯一样。一个煤气取暖器不合时宜地在古老的壁炉下闪着火光，他朝那边指了指。

"把椅子搬过来吧，修女，我们好谈谈。"

椅子很笨重，梅特兰去帮她的忙。"放这里？"他把椅子放下来，问道。"谢谢你，神父，"她说。"神父"这个词断成了两截，因为喉咙里紧张，气没接上来。梅特兰觉得自己极不纯洁。他很高兴回到了卡斯特罗的身边。

"那么，这都是怎么回事呢，修女？"卡斯特罗问道。他宽厚地笑

着，那种让女权主义者愤怒的男性的宽厚。他的手指头灵活地玩弄着便笺的边缘。“把父母们吓坏啦？”

“孩子们报告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没有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修女说道，“我相信，关于我的报告有点儿脱离具体情况，神父。”

“那是当然啦，”年长的蒙席平静地说，“这种事是有的。”

卡斯特罗提高了声音。“但是，你所说的一些话，无论有没有具体情况，难道不是一样轻率吗？”

修女对他们说：“一节课没有准备充分的时候，说些轻率的话是不可避免的。”

“你上课前不做充分准备吗？”卡斯特罗问她，那声音里只保留了最基本的、对同类的信任。

“我们的教员严重缺乏。眼下不可能每节课都做充分准备，神父。”

卡斯特罗陈述道：“教授唯一真正的信仰是最重要的，修女。”这是他要求她认同的第一条原则。

她看出来了，自己不可能赢，于是说道：“当然。”

“我们先来说说开头的事情，”博士建议道，“我一贯认为，上帝就是上帝，姊妹；如果我们用一些同义的词语称呼他，就会让虔诚的人疑惑，比如‘我们存在之基’，还有那个毫无意义、十足渎神的称呼：‘上帝之外的上帝’[1]。”

是啊，同义的词语，比如“我们天国的父”，梅特兰心里想。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也成了询问的对象——一个人受审，实际上有两个无政府主义者。

“你难道不同意吗，修女？”卡斯特罗坚持道。

---

① 蒂利希语。

“如果一个人用全部的精力去追求上帝，那么，当人们发现上帝可能死了，是会大受震动的。”

“上帝死了的话不过是大学的时尚而已。”

“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神父，但是时尚是社会的延伸。所以还是让人警觉。”

这位皮肤光滑的修女，虽然涂着天主教会认为对她有用的化妆品——即在辩论中谦卑、在卡斯特罗这种人的命令中看出上帝的旨意、目光内敛谦逊，但是仍旧能表达出小小的讽刺。主要是她说话时把审裁委员会当做一个整体，依赖委员会的整体理性，把“神父”当做集体名词使用。她的姿态有一种边缘的暗示：她并不完全依赖卡斯特罗的理性，她不会无条件地把卡斯特罗当做她的神父。这个暗示非常微妙，卡斯特罗如果对此做出反应的话，就会有失尊严。然而，暗示虽然微妙，却清楚明白。梅特兰为这位修女感到高兴。他对女人了解不多，但她证实了他知道的一件事情：从根本上讲，女人是不可统治的。

他自己插了一句：“人们说上帝死了，你认为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姊妹？”

“我简直不敢说，”她立即回答，但却表现出很敢说的样子。“但是人类机构建立自己和上帝的关联，从而限制了上帝。它们用符合自身本性和需要的词语来表达他。然后这些词语也会变老变旧——像机构一样。这些词语也会死。”她望了卡斯特罗一眼。“如果我用过‘上帝之外的上帝’这个词语，我实在不记得用过——但我们很忙——就算我用过，那也是为了让女学生们明白，无论词语和机构变得多老多旧，真正的上帝仍旧是完好无损而不可知的，以沉默说话。”

她很快地靠在椅子上，警觉地发现自己居然在神父面前滔滔不绝。实际上，她给“不可知”这个词罩上了一层胜利、激情和鲜血的光环。

这把所有最为贫乏的观点从卡斯特罗的意识中调了出来。

“你说‘不可知’，修女，”他指出，“你的不可知是什么意思？”

她脸露怪相，努力回答道：“词语是个陷阱，神父。不过我想，这就是你们这些神学家所说的本质上不可知吧。”

有一位神学家高兴得激动不已。

“第一次梵蒂冈会议认为这种观点是异端。”

“是吗，神父？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很难，可如果是老师的话，那就必须想办法表达。但是，我肯定我们双方最终的意见是一致的，第一次梵蒂冈会议和我本人。所以这些神学上的争论，很多只是语义学上的问题。”

“是吗？仅仅如此？”卡斯特罗说。

“上个星期我在读——”女孩开始说，可随即她又问道，“你们要我继续说下去吗，神父？”

“为什么不呢？在这个讨论小组里，你是知道得比较多的成员。”

“噢，不，”她轻声说道，“对不起。我才意识到，要听我讲话，对职业的神学家来说，该多烦啊。”

“现在你必须说。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蒙席笑了笑，给她鼓励。“我们受得了。”

这时，一个小女孩从外面的窗户下方跑过去，嘴里嘲笑道：“寄宿生要拿甘蓝当茶喝啦。”修女把十字架从腰上一个地方掏出来，又塞回到另外一个地方。她疑惑的双手发现这是最方便的动作。

“我刚才只是想说，我上个星期读了一篇关于路德和阿奎那的英语评论，说路德所说的信仰就是阿奎那所说的希望；并不是一定要把路德驱逐出教；所有那些宗教和政治上的痛苦都有可能避免。你们看，我们陷在词语的困境之中。现在，一个人说起上帝，就必须为词语的贫乏而

道歉，就必须不信任词语。可我们又必须去说不可言说的东西，不是吗？”

“这是当然，”年长的弗莱明蒙席说道，好像就是为了不被排斥在讨论之外一样。“但是教育年轻人的老师，必须非常小心，修女，非常非常小心……”

同时，梅特兰虽然不是法律、教令和被革出教门方面的专家，这时也觉得有理由建议：“请允许我纠正马丁修女可能从你刚才说的话中得到的一个印象，卡斯特罗博士……她相信上帝——用她本人的话说——完好无损，并且从本质上讲不可知；但我认为，你本人和梵蒂冈会议都无意暗示，她因为这一点会成为异端。”

卡斯特罗叹了口气。“让我向你重申一遍，梅特兰博士，梵蒂冈会议的确谴责过这种主张。”

“当然，人和上帝的关系是个人化的，无法立法，”梅特兰说，“梵蒂冈会议的主张，不过是说可以通过理性认识上帝。当然不是他的本质——不管本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是诡辩！”卡斯特罗叫了出来。他瞪视着前方。梅特兰能看到他一侧的眼袋和脸颊显得异常苍白。“如果一个东西不能从本质上认识，怎么能是认识呢？”

“就是啊，”蒙席说道，不过他已经不知道讨论进行到什么地方了。

卡斯特罗宣布，声音很大，但并没有具体针对哪个人：“我所说的话，目的是要证明不准确地玩神学词汇是很危险的。”

年长的弗莱明蒙席点着头。“这种事情，曾对很多好人做过。看看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派里·拉莫奈……”

但另外三个人忙于手头的事情，没有接他的话。

“为了对马丁修女公允，我得说，”梅特兰高兴地说道，“她看来对

这些危险有很深的理解。”

“不，”修女本人说，而且语气坚决。“理解不够。不够。”

“*Ipse dixit*[1]，”卡斯特罗说道，“或者我该说 *ipsa*[2]？”

大家沉默了。修女低着头，显然接受了不准确地谈论神祇的罪过。既然摩西、奥古斯丁、十字架的约翰、阿维拉的特雷萨、圣女贞德以及一大批杰出的灵魂都犯过同样的罪过，梅特兰希望她为自己的罪行感到骄傲。不过，她没有表现出这种迹象。

“现在，圣礼是怎么回事？”卡斯特罗说道，又恢复了胜利的喜悦。

听着马丁修女简短地谈论了圣礼，看着梅特兰这个傻瓜宽容也许甚至是赞同地频频点着那个瘦长的脑袋，卡斯特罗一只手坚决地向下一挥，切断了女孩的申诉。他开口说话了，毫无热情、呼吸粗重。

“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马丁修女。我这样说毫无恶意，只是有点伤心。”

他再次从鼻孔里发出那种在女修道院院长身上已经测试过的轰隆声。声音发出来了，几乎可以肯定，其目的是要听起来尖锐、充满男人味而且不可抗拒，粗糙生硬好像挖土机放的屁，在梅特兰看来，还不如挖土机的屁可靠。“你是个现代主义者。而现代主义是异端。”

女人叹了口气。她听起来温婉轻柔，如同静水；似乎在非常委婉地指责博士鼻腔的粗俗。“你们是希望做出我是异端的结论吗，神父？”她问道。

“现在还没有。”他使劲挥舞了一下右手。“到现在，我们仍然假设你信仰真诚。但是，既然现在我们已经发出过警告……我请求你，我的

---

① 拉丁文：他本人亲述。

② 拉丁文：她本人。

女儿，在你有极端需求的时刻，匍匐在你的配偶基督和圣母面前吧。”

梅特兰无话可说，尽力保持镇定；弗莱明蒙席引用道：“那些诽谤小孩的人有祸了……”他说他肯定她还不至于受到大磨石之罚[1]。但所有与年轻一代打交道的人都要非常小心，非常非常小心。

突然，卡斯特罗为了治疗的目的，又变得和善起来。他说，他会针对她的具体危险，虔诚地开列一份神学文本的清单，要她熟读。同时，她不能教授孩子们唯一真正的信仰。几个月之后，他会回来，再次与她谈话。“同意吗？”他问蒙席，蒙席当然不愿意表现出严厉的模样，不过也觉得这样的修习课程很妥当。他倒不是没有意识到她已经尽了力。可是，如果她小小的不准确没有清除的话……

“记住，你是基督的新娘。”卡斯特罗对她下了命令，然后闭上了他肃然起敬的双眼。

梅特兰的嗓子里有什么东西开始跳动，然后竟然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他的声音，充满着他血液的节奏。那声音像钟摆一样划过房间。

那声音说道：“新娘不需要为新郎准备什么公式。她对他的了解超越了各种公式。”

“那对新娘也很好啊。”卡斯特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表示了同意。

“没错。”梅特兰说。

他对修女说：“卡斯特罗博士推荐给你的每一本书我都知道。我得说，你会发现那些书不合口味，尽是条条框框，枯燥乏味。不过，也许院长会命令你去读，在那种情况下，你不能让那些书影响你作为修女的生活，也不能因此感到绝望。”

---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18 章“拒绝一切罪的诱惑”：耶稣叫来一个小孩子，说：“凡使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

修女说道："我倒希望您不要继续说下去，神父。"

"啊，但希望可不是你的事啊。卡斯特罗博士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还想说一件事情，那就是，卡斯特罗博士安排的对你的粗鲁举动，与我本人毫无关系。"

"谢谢您，"她对他说，像在课堂上那么坚定。"不过，当然，我从一开始就理解，你们的行为都不是出于恶意。"

她走的时候，梅特兰开了门，让她走到大厅去。大厅里灯光闪耀。两尊粗劣的雕像，棒棒糖一样的颜色，立在空阔的地毯和褪色的地板上。从某个淋浴龙头和水龙头哗哗作响的地方，传来寄宿学生们咯咯的笑声，甘蓝时间快到了。

"马丁修女，"梅特兰在门边冲她喊道，"我没有时间客套。你——"他为自己说话的能力感到恼火，结果却无力地说了句："你见过上帝吗？"

在他们身后，在接待室的另一头，能听到卡斯特罗低沉的声音，他正在评判这个生机勃勃的女人。

她笑了笑。"如果我说见过，神父，那您要说我撒谎，我也不能责怪您。"

"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一个人怎么能肯定，他追求的不是空虚，或者更糟糕，不是他自己呢？"

"可是，您希望别人怎么对你说呢，神父？说您见上帝就像见镇里的一位办事员一样吗，具体某一天的某个时间？像事先预约了一样？"她皱起眉头。"神父，我认为，任何生命追求的都不是虚空。"

卡斯特罗咳嗽了一声，向他发出召唤。修女突然下定了决心。她对他说："人通过结果才能知道。此后没有东西能保持原样。一切都有一种特别的……光亮。你能够看到，嗯，存在，在万物中闪亮。"她耸耸

肩膀，“又是词语！”然后显出一脸悲伤的样子。

“我从没见过有人如此公然攻击宗教顺从，”梅特兰在身旁坐下来的时候，卡斯特罗轻声对自己的便笺说道。“我不是那种人，否则就会去数一数，有多少次我努力让你在这个大教区开心的兄弟教友之间感到温暖。可结果呢？这是我第二次被咬了一口。我知道以后还会有第七次、第八次。因此，”这时他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表示撤销的动作，“我洗手不干了。当然，我可能会动怜悯之心。怜悯不是基督教徒的职业吗？但我真诚地希望，从今天开始，你就自己管自己吧。”

年长的蒙席咬着嘴唇，专心地想着如何摆脱这场意外的争执。梅特兰的反驳让这项任务更加艰难：“毫无疑问，等到圣灵认为合适将你提拔为主教，你也会在慈善开幕式上，用你在那个女孩面前表现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残忍，来对待那些上流社会的太太吧。”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会的。噢，向新手解释老方法有什么用呢？你知道如何开始让一个女人康复吗？你知道最基本的步骤吗？让她哭。一旦你让她哭了，工作就可以开始了。”

“那是野蛮行径。”

“问问有经验的丈夫吧。”博士建议道。

“我可以走了吗？我是说，离开房间。离开所有人。”

“你最好等院长来。”

卡斯特罗一直在为马丁修女列书单，列好之后，他先把书单拿给蒙席，然后拿给梅特兰。不久，女修道院院长回来了。

“避静[1]有可能吗？”他问她，“我相信那位修女应该尽快避静。有

---

[1] 避静是天主教一种修行方法，暂时离开俗世生活，祈祷默思，做反省和检讨。亦可强制作为惩罚。

可能发生信仰危机，应该尽快加以引导。”

“我的上帝！”梅特兰大声说道。

“信仰危机到处都有。”博士含沙射影地说了一句，然后凝视着煤气取暖器里层次分明的火焰。

梅特兰站起身来，面对着女修道院院长。“院长，谢谢您请我来。请允许我大胆地说一句，早些时候，您好像表示过，您认为马丁修女或许是人中珍宝。我完全同意您的猜测。请不要用卡斯特罗博士所列清单上那些死气沉沉的书籍，来增加她的负担。”

“我认为，你不能太过分呐，年轻人。”蒙席在他身后抗议。

“相信我，”卡斯特罗说，“他迟早都会过分得回不了头的。回不了头。”

在那种情况下，梅特兰当然会更加过分。“至于避静呢，沉默倒不会伤害她。请问，这儿离公共汽车站有多远？”

“可卡斯特罗博士当然会开车带你……？”

“卡斯特罗博士在十字路口上不太安全，”梅特兰说，“蒙席，见到你很高兴。”

外面，暮色已经降临到这片有林荫道的郊区。树叶在风中说着自然的语言：你无法想象，它们都是人工种植、备受保护的植物，市政局一年都要修剪一次。梅特兰感到爽快而自由。

12

艾根像所有认真的民事律师一样，认真地工作着，不断地运用着他行业里神秘的经验工具。就算法庭工作的环境和他对诺拉的关心相互嘲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的脸颊仍旧刮得干干净净，整洁的外套仍旧服服帖帖地盖住他中学生一般的臀部。只有梅特兰知道，这个人的两极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在教士这一极，卡斯特罗的引言已经出版了。法典专家们在其下思考和行动的钢铁天空上，又增加了这本大作，受到了艾根和卡斯特罗两人都奉为职业食粮的所有杂志的称赞。同事的成功，并没有引起艾根的嫉妒；不过，他的确怀疑，自己永远也没有福分跨入那些月刊和季刊，他多少对那些刊物犯下了罪行。

在卡斯特罗进一步高升的那个晚上，这种自我贬低的空虚感再次向他袭来。大部分员工都已经来到了餐桌上，等着欢迎那个人大驾光临。一位连诺兰今晚都无心去听的学生，仍在讲坛上读着经文。这时，那个众所周知的、肥厚的肩膀推开了门，那个完全可以称之为狮子模样的脑袋伸进了房间，诺兰立即站起身来，摇了铃。然后所有人都推开椅子，站起身来，欢迎卡斯特罗入场。艾根为他的神职兄弟合起了双手，却看见梅特兰跟在卡斯特罗身后进了门，被掌声弄得一脸疑惑。"没人跟他

说过，”艾根心里想，“整个神学院里，只有他不知道。”现在，他明白了内心里脱离同行们的奋斗是什么滋味，于是花了不少时间，哀怜梅特兰疑惑的表情、瘦削的身形和可怜的法袍。

同时，卡斯特罗在掌声的雾霭中滑向自己的座位。诺兰史无前例地用一只手做了个赏赐的动作，把主座让给了他。这引发了一轮惊天动地的欢呼声，连赫斯特的目光都被向上拉去，落在那张脸上。

梅特兰一直待在餐厅的角落里，开始为侵入卡斯特罗的胜利而感到脸红。博士和他刚才只是互相礼貌地道了晚安，梅特兰并没有表示祝贺，走廊里那两盏四十瓦的灯泡没有余光可以照亮梅特兰的脸，以证明他的确不知情。现在，他意识到，无论卡斯特罗做过什么，他都应该喝彩——那肯定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跺脚、拍掌、欢呼快结束的时候，梅特兰开始加上自己的那一份。欢呼声渐渐平息下来，众人回到自己的座位，梅特兰蹑手蹑脚来到自己的位置。经过艾根的时候，他低声说：“卡斯特罗被提名当主教啦？”艾根点点头。“三呼圣灵吧。”梅特兰说着，坐了下来。

诺兰准备发言，他看起来真的很谦卑，像见过上帝的磨石在研磨一样[①]。他的脑袋歪得角度得当，刚好能显示这是另外一个人的舞台，不是他的。

“请允许我正式宣布令人非常高兴的消息，”他嘶哑地说。“二十五年前，一位年轻人作为优秀学生走进了神学院，随后成为神学院培养出来的最优秀人才，从那时起，神学院这神圣的四壁就注定会听到今天这个消息。今天下午，宗座代表发来消息，我们尊敬的同事和导师，卡斯特罗博士，已被教皇陛下提名为这个大教区的助理主教及乌马尼斯区领

---

① 英文中有“上帝的磨石慢慢研磨”的谚语，意为天网恢恢。

衔主教。*Te Deum laudamus*[1]。"

发自肺腑地说完每一字之后，他闭上双眼，位置精确的脑袋低了下来。每个人都发出罕见的欢呼。一条久未注意的毒蛇，曾向他低语说他将成为亲王[2]，现在又在他大脑之树上动了起来，强迫他必须朝着卡斯特罗热情地微笑；并且走极端。

因为他说："猜测主教候选人，像猜测赛马一样，从两个方面来讲是不道德的。首先，因为他们是神圣的人；其次，因为要对某个教区未来的大主教做出虔诚的希望，表面看来总像是向该神圣职位的现任者投去邪恶的目光。但是，我敢肯定，大主教阁下一定会原谅我今晚在此预测，卡斯特罗主教阁下——他马上就会成为主教阁下了——有一天将成为我们的大主教，戴上教会亲王的红帽。"

梅特兰想起了马丁修女，所以拒绝了这种可能性。不过，他还是鼓了掌，他认为他是在为诺兰大胆猜测的勇气而鼓掌。

"尊敬的先生们，"诺兰蒙席喊着，预言几乎耗尽了他的嗓音。"尊敬的先生们，有请我们的新主教。"

卡斯特罗站了起来，他身上有一种原始的、极度的喜悦，以至于梅特兰新生的怨恨一下子全都消散了。不可能对一个因为极度高兴而脆弱无力的人生气；也几乎不可能相信，这样一个享着无力之福的人，有一天竟能戴上红衣主教的帽子。

"先生们，"卡斯特罗说，"今天这样的日子，谁也不敢有所期待。坦率地说，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应该坦率，有些人，包括我们敬爱的院长，以前曾对我说过，这一天有可能来临。然而，当一位神父在电话里

---

① 拉丁文：赞美我主。这是一首基督教早期赞美诗，常用于教皇当选、主教就任、追封圣者等场合。

② "教会亲王"是对罗马天主教的枢机主教（红衣主教）的称呼，参见下文。

听说，他将成为那坐在基督脚下、从他口中听取永恒真理的十二圣徒的继任者，恐怕连接受基本的事实都不可能，更不要说去想象那无法抗拒的、被选中的感觉了。我知道，还有比我更好的人，没有站在我的位置。我知道我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刻被选为领导者。但我不退缩，因为我感觉到你们的顺从和天主的力量。我知道，我可以依靠我常为其他主教吟唱的那些话中的真理：*Ideo iureiurando fecit illum Dominus crescere*[①]：因此上帝发了誓言，将使他兴旺。诚如所愿。”

当他盯着桌面的时候，当他——圣坛上的演讲者——正从桌子上的盐、调味品和院长的芥末罐等卑贱之物中寻求演讲的主题，学生赫斯特却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色苍白、神色匆忙地逃离了房间。

卡斯特罗没看到他离开，又开始说了下去。

“一个这样的夜晚，需要合适的词语。我相信，我知道一个合适的词语了。警惕。注意！还有祈祷！在教会内部，传统受到了攻击，攻击者第一次被容忍，在有些地方，它们受到了宽大对待，甚至优待。我们的传统神学成了怀疑的对象，我们的传统道德成了让人皱眉嘲讽的笑柄。连对人格化的上帝的信仰，也受到了攻击。”

说马丁修女和我的，梅特兰心里想，不过他知道他是自作多情。卡斯特罗合理的担忧和他合理的幸福一样，都是普遍意义上的，不是对任何人的直接冒犯。不过，让梅特兰心存感激的是，这个人几秒钟前那举行婚礼似的模样，曾让自己对他充满好感，现在已经没有了。

“数个世纪以来我们为这一信仰所付出的代价！”演讲者叫道，“我们在爱尔兰、英国、苏格兰、德国和荷兰所付出的代价！我们在这儿所付出的代价！我们的第一位神父是个犯人，在船上一个臭气熏天的囚室

---

① 拉丁文，意思见同段下文。一些版本的赞歌《看哪，大司祭》中有这句话。

里待了几个月，在监狱里被九尾鞭抽打了三百多次。如果我们不在自己的队伍、自己的意识里保持警惕，就会发现这些代价——我们的祖先经历的政治迫害、社会羞辱——大部分都白白浪费了。我们的信仰和道德准则会变得模糊含混、无法确信；我们的权威结构将会被削弱，从而濒临混乱。尽管我们知道教会将永存，我们同时也知道，它曾多次患病，而濒临灭绝。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这也有可能发生。因为混乱滋生的速度，可能千倍于秩序。而且如果混乱真的降临——在此我发誓将尽全力避免混乱——那不会是因为来自外部的攻击。导致混乱的将会是神父，首先就是神父。”在一片寂静中，他又说道：“我们是神父，或者将成为神父。我们会成为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所谓的现代主义者、所谓的人文主义者，因权宜之便而堕落、被存在主义所腐蚀，从而背负毁教之罪吗？”

每张脸上似乎都洋溢着否定的答案。梅特兰知道演讲术常见的罪过是为了辞藻而牺牲真实，但连他也发现，很难去想实际上卡斯特罗有个预设的前提，即所有已经付出的代价有付出的必要。这个预设至少是值得商榷的，尽管今晚面对这个光彩夺目、热情洋溢而凶狠野蛮的人，梅特兰绝无讨论之意。

那位光彩夺目的人说：“我将很快离开你们，离开这所神学院，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这儿常常是我的家。如果我走之前能向你们提一个请求，那这就是我的请求。请你们誓尽全力，避免我刚才所说的毁灭。当然，还有第二件事情，请记住我。”

赫斯特已经蹿跑了，现在也许只有艾根、梅特兰和少数几个其他人，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并没有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发自内心地欢呼喝彩。从动作上来看，他们也在忘情地鼓掌，和其他人一样。

演讲结束后，在会客厅里，员工们喝着利口酒和咖啡。艾根默默地坐在那儿，冲着一杯没有酒精的咖啡微笑着，把营造欢快气氛的基础工作留给那些喝酒的人。詹姆斯在卡斯特罗的视觉边缘等着道歉。今晚，神学院里充满着喜庆的气氛，会客厅闻起来像军官餐厅，新当选的主教能轻而易举地让一圈神父连连大笑。

"就是那家伙，"卡斯特罗说道，"那个女里女气的小家伙，戴着金边眼镜的。他叫什么来着？"

"加罗西蒙席。"梅特兰特别渴望得到关注，便建议道。

"就是他——加罗西。啊，等我去接了电话，就听他清了清嗓子，像个女低音一样。接着他说，'吾斯宗足大表'[①]。"

听到这位意大利贵族的拉丁语发音，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

"我说，你是说'我是宗座代表'吗？他说，'吾斯(是)这么说的。吾斯宗足大表。'我说，'我明白了。我想我能听懂你的英语啦。'"

因为友谊和情感而放松下来的诺兰蒙席也笑了出来，觉得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没有你会不一样的，卡斯。"他喊道，这并非虚语。

"他说，'卡斯太(特)罗博斯(士)。吾感到灰(非)常荣幸。请允许吾宣布，你比(被)任命为主教啦。嗯电报哪，刚来喏。'我说，'求主怜悯'。"

在他的弟兄们又一次哄堂大笑的时候，这位即将上任的、神所选的人喝了一口又苦又甜的威士忌，酒在嘴巴里滚动着。把酒咽下去的时候，他清醒了。

"我希望有一天这也发生在你们所有人的身上。神知道你们都应当获得这种快乐，但不应当承担其恐惧。但是，庆幸的是，这来得很快，

① 原文为拉丁文，说话者发音不准。

事先没有预兆。神的挑选像死亡一样瞬间降临。”

“而且同样让人感到气都喘不过来，是吧。”诺兰补充道。

“没错。没错。”

在这间隙中，大部分人都到酒杯中避难去了，梅特兰开口说话了。

“博士，”他说，“你肯定以为我刚才是有意不祝贺你吧。记得吗，今晚我们在走廊里碰到的时候？实际情况是，我肯定是神学院里唯一不知道这个好消息的人。我一直在……”

卡斯特罗皱着眉，轻声说道：“没有这个必要，没有这个必要……”不知道为什么，梅特兰的解释让他简直想躲开。也许梅特兰的诚意让他不安，就像他的诚意偶尔曾让梅特兰不安一样。

“现在你们注意到了吧，”有人说道，“员工里有志向的人都会出版东西。”

“如果我们别的事情做不好，我们就写小说啊。”

“或者写点那种新诗，”诺兰说。他说“新诗”，指的是埃兹拉·庞德。“那个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①]写了那些野蛮的诗，然后在一个早上又上了祭坛……”

“那个人有文字上的腹泻，”一位经文学者说道，“我年轻的时候从没这个胆量说。不过人年纪大了，对时尚就不那么害怕了。”

“那个人是耶稣会的，”卡斯特罗喃喃道，然后大笑一声，把这个问题化解了。“大学里要解读他的那些可怜的新教青年啊！可真是宗教改革的报应哪！”

他把杯子举到唇边的时候，房间里三分之一的人也跟着做。但卡斯特罗做的是个假动作；他没有喝酒，而是把抽了一半的香烟伸到梅特兰

---

①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1844—1889），美国诗人。

跟前。“麻烦你帮我扔掉，可以吗，詹姆斯？”

今天晚上，为了这个人的舒适，这也算不上太大的代价。梅特兰差点就接受了，房间里的人也只是在梅特兰摇头之后才开始权衡掂量，并发现这个要求的确奇怪。从卡斯特罗那威仪堂堂的双颊上，梅特兰能看出来，对方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人可以拒绝他提出来的一件如此简单、正当、易行的事情。他甚至还理所当然地认为，有人若拒绝他如此简单的一件事情，定会遭人唾弃。

其他神父慢慢都意识到，新主教一只手奇怪地向外伸着，因为梅特兰的抗拒，这个姿态持续的时间过长。他们都是有自尊的人，但他们不会忘记这次拒绝。“等我被从这儿赶出去，”梅特兰知道，“他们会说，这是我后来干的一件不道德的事情。”

他轻轻地说：“主教大人，我应该吻的是您的主教戒指。”

说了这句话，他就没有别的选择，只好放下杯子，逃之夭夭。

这是个明朗的夜晚，梅特兰能看到银河中繁星点点、层层叠叠。他在摆脱了教区纷扰的世界中走着，感受着凉爽的空气从体侧流过，让因愤怒而脱离身体的大脑进入一层层的星光。他沿着台阶和围篱走着。四分之一英里之外，大海涌动着，神学院的灯在海上撒上了片片粼光。那边，鱼鳞一样的光涌上来，在情人常去的沙滩上碎开来，一个女孩曾在那儿被害，因为爱情，因为他不像梅特兰博士那样做一个不温不火、犹豫不决的人。

他一边怜惜地想着那个女孩，一边顺着花园来到一个长草遍地的平台，两侧是草丛，中间是一块发着暗光的白垩地面。这块地方、大海、四周的明朗清晰，让他想起了亚得里亚海滨，在欧洲的两个夏天中，他曾去过那儿。他站在那儿，想象自己成了一个面对巴尔干山脉的村庄里的教区神父，这是愤怒之后的美梦，两分钟后就被左边一声清脆的吠叫

声惊碎了。

他立即看到了那个地方，任何阿尔萨斯犬晚上都会很高兴地到那儿逛一逛，他的脚踝抖了一下，他害怕体型大的狗。那抢食一般的声音又传了过来，让人忘记了平台上的温和气候，仿佛置身达特姆尔高原。可这时候，梅特兰看到了一张白得发亮的脸，在他右边大约十五码的地方；就在他盯着那张脸的时候，吠叫声高了起来，变成了刀叉的碰撞声。他非常高兴地放弃了阿尔萨斯犬的念头，喊了声晚上好，然后走过去看。在一小块灰土洼地上，那个叫赫斯特的学生已经挖了一个洞，看样子在掩埋刀具。

梅特兰说："晚上好。这究竟是……？"

赫斯特嘴巴张着，大口喘着气，他能看到赫斯特嘴巴周围的粉刺。这样一张脸，和挖洞可不太般配。

在喘息的间隙，那张嘴巴说道："我没有疯。"

赫斯特瞪着他挖的那个洞。洞里放着一个装餐刀的抽屉。

"我觉得，把这些埋起来没什么用处吧。"

"是啊，我也觉得没用。"

他狠狠地看着梅特兰，然后又看着刀具。"我的神啊，"他说，"看我都干了什么？"

"没关系。要我帮你吗？我是说，把它们送回厨房。"

年轻人久久地屏着呼吸，简直要抽搐了，然后一下子哭了起来。

"我没有疯。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犯罪的直接理由。你知道。这听起来像疯了，可是……"

梅特兰滑进洞里，心里想，西方基督教的又一次胜利啊。他问赫斯特："里面弄了很多土吗？"

"我不知道。不多吧。"

“那好，我们就把它们偷偷送回厨房吧。”

他一只手塞进那东西的一个角下。赫斯特看着，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警告说：“很重的。”

实际上，抽屉简直和保险箱一样重，一移动，又像动物一样号叫起来。梅特兰笑了，对赫斯特说：“刚才我听到这个声音，还以为是条阿尔萨斯犬呢。来吧。”

在清朗的夜空下，他们像是两个搬运棺材的影子，不过没有人看他们，修女们离开了厨房，去做早晚祷去了。梅特兰的手臂越来越累，他也不恰当地发起火来。他还记得当初他是个畏惧上帝的十八岁的年轻人，晚上离开房间，去把用来修补路面的柏油桶滚走，就是从这个平台上滚下去，以免他的弟兄们晚上走路时绊倒。现在，自己十八岁在月光下做道德蠢事的记忆刺激着他，同时刺激他的还有赫斯特。在室内嘟嘟囔囔的时候，却发现有人竟然在砧板上丢了一把磨光了的餐刀，好像是要突出赫斯特的愚蠢一样，在这个时候，这种事情尤其难以忍受。

“我这时候应该在书房里。”赫斯特说，马上借用起时间表的理性来。

“不，我认为你需要吃点晚饭。上楼来吧。”

“我没有疯，博士。我只是不希望你贸然下结论。”

但他还是跟在梅特兰身后。要问他为什么憎恨刀具，现在还不是时候。看他现在的状态，他仍旧理所当然地认为，很多生命和意识都是因为不恰当地喜爱餐刀而毁掉了。不过，二十分钟后，他在梅特兰的房间里对着一杯咖啡吹气，就已经能够谈论他奇怪的痛苦了，就像谈论一种症状一样。同样，十一年前，梅特兰在花大半个晚上滚柏油桶之后，第二天上午九点钟仍旧能够大步迈进讲堂，绝对清晰地讲解

莱布尼兹[1]的单子理论。

“你忏悔过这种事情吗？”梅特兰问他。

他有过。一般两到三天一次。

“你的听罪神父怎么说？”

赫斯特说了大概的情况。

“我的神啊！”梅特兰喊了出来，“你还一直去找他干什么？”

“他看起来那么——那么克己持重。”

梅特兰说：“相信我吧，为了你的理性。他给你的都是蒙昧无知的建议。”

“是吗？”赫斯特急切地问道，脸上露出了充满希望的迫切神情。“我还以为蒙昧无知的是我呢。”过了几秒钟，他又改变了主意。“这不可能啊，梅特兰博士。他今晚说的话多出色啊，你也听到了。你看，他的——他的镇定自若那么明显，都让我觉得不离开餐厅不行。”

“我看到你走了。”梅特兰努力不去问，眼睛都眯起来了，但没有结果，“你说的不是卡斯特罗博士吧？”

“是啊。他是我的听罪神父。”

尽管梅特兰在很多方面都漠不关心，对教会的历史也还算比较熟悉，他还是非常震惊地发现，罗马选错了人。他决定单刀直入。

“你现在只有你自己以及我的想法，而且你很可能会发现，卡斯特罗讨厌我，可能超过我讨厌他。但是，相信我，你听到的是有害的建议。”

赫斯特再次盯着他那杯宁静的咖啡，然后他对着咖啡说话，好像在仔细打量杯子里卡斯特罗的面容一样。

---

① G·W·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哲学家。

“他的动机是好的。他不想我接受治疗，因为他认为这一切都会过去。他还认为，治疗有可能会危及我成为神父的机会。你知道，需要诺兰蒙席赞同才能成为真正的神父。没有他的许可，你就不能去看心理医生，而他似乎从不原谅看心理医生的人。所以，”赫斯特绝望地总结道，“就这样了。”

“这简直是幼稚。”

“幼稚就幼稚吧，我想当真正的神父。”

“好像这是你的错，不是他们的错一样！”

“也许是我的错，博士。听卡斯特罗今晚的讲话，就不可能把他看成犯错的人。”

“就算他威胁要用他主教大人的靴子踢你的……？原谅我，赫斯特，今晚我遇到你的时候，就已经在生他的气了。”

“这挺奇怪，”赫斯特承认道，“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发现他总让人不舒服。”他试着抬起了目光，笑了笑。“你根本不喜欢的人，你却常常要效仿他们，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想是吧。”

既然卡斯特罗的精神把神学院都快要撑破了，这两个对他有意见的人，也就自然有了某种兄弟之情；地下组织的两个成员。为了庆祝他们同病相怜之情，赫斯特的目光不时地扫过梅特兰的书架。他似乎有所期待，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他感到魔鬼在召唤他将教士们开膛破肚，上帝又召唤他将刀具掩埋起来。他才二十二岁，天真，相信书籍，相信圣子道成肉身，相信基督的轭[1]很轻，相信道德神学，相信他自己从根

---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11章第29—30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此处指赫斯特还年轻，以为当神父很容易。

本上是堕落的。现在，他在确定之中、在放纵或暴露之后的虚假平静之中，得到了安歇。

梅特兰在想，是不是应该把这件事情交还给卡斯特罗考虑，因为这人不可能是个彻底的傻瓜，也绝不会事先预见到赫斯特会真的去掩埋餐刀抽屉。他一边想，一边站起身来，再次把热水壶的插头插上。热水壶放在两卷米涅[①]的《教父文集》上，这或许是他拥有的最宝贵的两册书了。他想："如果我在米涅的作品上煮咖啡，那面对赫斯特不凡的表现，我还能自夸什么正义凛然的理性吗？"

赫斯特说："我想看医生。而且我想当真正的神父。"

梅特兰点点头。"让我跟你这样说吧。在敢死队飞行员的营地里，所有人的最高人生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杀死自己。在这儿，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当一名真正的神父。以至于你会认为，一名疯神父——我们姑且先这么说吧——就因为他是神父，他发疯，比煤气工人、办公职员或快餐厨师发疯就要好一些。你可能也会认为，神父的病痛折磨比其他人的病痛折磨也更好一些、更神圣一些。借用一句他们在电影里说的话，'行了吧，小子！'"

"我知道。"赫斯特听起来好像很伤心。

"我很抱歉。显然，你听多了长辈们天花乱坠的建议。可当神父不是一切。"

"那时候您就这么想吗，我这么大的时候？"

"这不会让你成为另类。最基本的是人的职责，毫无疑问，要找回你的——"

---

① 雅克·保罗·米涅(1800—1875)，法国教士，汇编出版《拉丁教父文集》和《希腊教父文集》。

“理性？”赫斯特提示道。

“心理平衡，”梅特兰翻了翻大脑里那本可怜的罗杰[1]词典，最后如释重负地说，“这和只避免发疯完全是两回事。我是不是太说教了……？”

“您让我的前途显得很渺茫。”赫斯特在指责他，这个男孩如此心甘情愿地吞下卡斯特罗所有故作虔诚的废话，如此抵制最基本的东西，让梅特兰非常恼火。

“问题是，你想得到安慰，但安慰不能带你走多远。你要那永恒、陈旧、无效的灵丹妙药。要别人告诉你，你必须沉浸到上帝之中，在你个人存在的所有层面上，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付出去；要别人告诉你，不要去担心割下别人卵蛋的冲动——”赫斯特飞快地闭上了眼睛——“然后把整个事情的责任留给上帝。”

男孩心里感到愤怒，脸色发灰，问道：“难道这些不是真的吗？”

“当然都是真的。但是你一件都做不了。我也做不了。如果我们都能做了，我们就接近完美了。我们就能面对面地品尝上帝，就能像鳟鱼一样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死亡之中。”

“那绝不会发生的。那么，这是谁的错呢？”

“我不想伤感，可我想我们是两个好人，‘意志力会让你无所不能’这个有毒的旧观点把我们给毁了。”梅特兰举起手，把自己说的话都比划出来，好像它们写在巨大的横幅上挂在房间里一样。“只要你愿意，这个月你就可以当圣人！压制精神上的荒野地带！用盖子把那翻腾熬煎的东西都盖起来！”

壶开始颤抖起来，梅特兰往赫斯特的杯子里舀了几匙廉价的咖啡

① 彼得·马克·罗杰(1779—1869)，英国医生及词典编纂家。

粉。他每个星期都买这种咖啡粉，尝起来就像颗粒纸板；每次他想买点味道更好的，但最后等他来到小店柜台前，他总是想，随便哪天夜深的时候，大脑里一个血块就可能要了他的命，追求更好的咖啡，也就没有意义了。

他说："是的，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成为圣人。可是，如果你能够成为你想成为的人，那神圣的概念又有什么用呢？神秘、仪式、神话，这一系列东西，又有什么用处呢？"他往杯子里倒了热水。"从另外一方面讲，赫斯特，我们就是我们想成为的人。只是我们炸到了自己，像定时炸弹一样。关于上帝的旧观念像炸药一样在我们脸上炸开了。你，赫斯特，就是受伤的实验室工作人员，管理层不会高兴的。上帝惩罚他们吧。"

赫斯特还在生气。"上帝，"他说，"给了我们恩典，赋予意志以生命。"

"别让我恶心了！来吧，喝了。我不是很友善，是吧？"

"没什么。"

"实际上，你有的是希望。"

"有的是当神父的希望吗？"

赫斯特的嘴巴似乎从没走出过青春期，在渴望中颤抖着，那是接受神职时的演讲、关于教士的论文以及拉科代尔[①]的传道词所孕育的渴望。那张少年时代粉刺疤痕尚未完全消除的嘴巴，有种近乎女性的——因而在梅特兰看来令人担忧的——忧伤的样子。

对着这张渴求谎言的脸，梅特兰只好撒谎。"当然有啦！"他说。

既然这样的话，赫斯特接着梅特兰的话说，梅特兰博士能不能考虑

---

① 亨利·拉科代尔(1801—1861)，法国教士、政治活动家。

安排他去看医生。如果有了专家的诊断，他们就能更好地知道，该如何接触诺兰博士，而不毁掉梅特兰博士刚刚向赫斯特保证过的大好前途。

“我某一天下午可以溜出去。”

“就是‘一天下午’吧，”梅特兰说，紧张地。一个人会慢慢习惯于神学院里的调子，想到他自己的位置。他也会发现，要求成人不见心理医生也不是那么奇怪；心理医生会僭越诺兰对精神的控制权。“见一次之后，我当希律王，演一出肥皂剧。然后就要靠你了；还有上帝，以及诺兰。”

本来他以为早饭会是一场考验，坐在那儿，忍受着人们僵硬、认真而迅速地把糖和盐递给敢于挑战权威的人。同样，一道熏肉做的菜从诺兰那儿递到他手里，像孤立的标志一样。然而，一名年轻一点的神父却斜过身子，低声对他说：“我看着可高兴呢。如果卡斯特罗有个缺点的话，那就是他气派太大了点儿。主教气派太大可不好。”

所以梅特兰忘了自己的事，开心地吃了一顿早餐。

在附属教堂做完上午的感恩仪式后，艾根本来可以和院长及新当选的主教一起慢慢走下大厅，可他却选择和梅特兰说话，选择公开表现友善。

“员工们怎么想？”梅特兰问他。

“我就说实话了，詹姆斯。他们认为你可以不必那么尖锐。”

听到小个子神父委婉的措辞，梅特兰轻声笑了出来，但并无恶意。

“然而，”艾根接着说道，“如果我们尊敬的朋友有什么缺陷……”

“哦，我想那是肯定的，”梅特兰说，“我就亲眼见过他露出了一两个缺陷。”

“是啊。他所有的缺陷都出自一种性情上的自负。”

“我没法说得像你这么好。”

“我想，这对他只有好处。”

梅特兰发现，今天上午艾根身上洋溢着一名辩护官做出判决时的那种确定感。

梅特兰低声说：“你今天上午好像很轻松自在嘛。”

艾根眼珠转了转，意思是说：“是有原因的。”他抓着梅特兰的胳膊，带着他从刚吃完早饭的学生中间穿过去，在一根令人畏惧的凹槽半露柱子前逼他停下。这对艾根来说，是个果敢而罕见的动作，詹姆斯现在看见这个人的眼睛里有种深度的兴奋，不完全是高兴。

“诺拉两个星期后飞往伦敦。谢天谢地，她有这个钱。”

“到那时候你就会好一点，是不是？”梅特兰说。

艾根吸了口气：“是的。是的。这是我们的救赎。毫不夸张。”

“我觉得，在某些方面这会让你——”他耸耸肩膀；他不熟悉情人之间的词汇——“心痛。”

“噢，不会，”莫里斯吞咽了一口，说道，“啊，应该会吧，我想。但是心痛没什么要紧的。她有钱去这样做，她也打算这样做。”他故作高兴地笑了起来。“在避免——避免犯罪场合的事情上，富人当然比穷人有优势。他们可以通过国际喷气机来躲避。”

他突然为诺拉的背景感到自豪，以至于把梅特兰从角落里放了出来，两人继续往前走。“知道吗？诺拉、西莉亚和她们的哥哥三人拥有三万五千英亩的牧场，还有半打郊区市镇里最好的宾馆，以及三四匹赛马。哥哥经营不动产，西莉亚经营赛马。他跟我讲过很多故事，关于西莉亚怎么对待驯马师的，肯定会让你对那些可怜的家伙充满同情。”

“这倒不难相信。”梅特兰对他说。

“是啊。可诺拉有她自己的天分，擅长——他们怎么说的？现在这

方面都有专门的教授了。对了，酒店管理。那家最大的酒店是她管理的，在 W 教区。”

诺拉喝醉时说的那个本地地名再一次让他想起红色的胡椒、红色的土壤和一小块一小块的不规则光亮；还有坐上火车去找这些东西的欲望。

“那是她生病之前。这可以向你证明，在生病之前，她非常有能力，性情也非常温和。”

“说起生病，莫里斯，认识好的心理医生吗？我想他必须是个天主教徒，但不是正统的那种。要觉得那个叫做天主教良知的荒谬器官不值一文、令人发笑。”

艾根笑了。“你可很不正统啊，詹姆斯。”他露出狡黠的样子。“我正好有这样一个人。”他说。

13

梅特兰和报纸的冒险还没有结束。

这是一个晴朗的冬日下午。阳光落在人的眼睛上，如同高质量的涂层，阴暗的学院内部似乎也焕发出红木般的光彩。梅特兰坐在桌旁，努力克制着睡觉或出去闲逛的冲动，这时诺兰没有敲门就进来了。

院长午饭后要小睡一会儿，大家都知道。进来的时候，他外面的衣服已经脱掉了，只穿着黑色裤子、法兰绒衬衫和拖鞋。这件衬衫，和诺兰其他物品一样，让梅特兰想起一个失去的、纯真的年代，穿着法兰绒衬衫、神情严峻的神父们，站在黑树桩上装满水的脸盆前，仪式性地洗掉胳膊上的红色尘垢和锯末。诺兰对神学院的掌管，就属于那个法兰绒衬衫的年代——强大而久远，散发着浓郁的古旧气息，以至于从那个年代幸存下来的人都相信，当初每个年轻教士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年代。

蒙席午餐吃得迟，进来的时候喉结抖了几下，咽下午餐上发苦的果汁；因为使用锋利的剃须刀以及自然衰老的事实，他的喉结上皮肤松弛。

“我就知道你不该去管土地的事情。”他对梅特兰说。

“你说什么？”

“土地的事情。那不是我们的领域。我警告过你。”

在梅特兰看来，诺兰的愤怒似乎直接来自他午睡前的默思，他心中的愤怒难以遏制，所以才会从床上爬起来，走过大厅，前来批评这个不听话的年轻人。

梅特兰耸耸肩膀，“可我就觉得这是我的领域。”

“你有个表兄与这些事有关？一个邮局的雇员？”

“一个邮局的雇员。”梅特兰点点头。

“对了。对他来说，是血浓于水啊。”

“你说什么？”

“在这件事情上，他可没有支持你。楼下有些人要见你。媒体。我想你应该跟他们说说。你的表兄已经说过了。”

梅特兰简直可以踢倒一把椅子，或者一拳砸在墙上，甚至砸在诺兰身上。他在慈善事业上的小小冒险，竟然像无人认领的信件一样，回到了这个年迈腐朽的老头这儿，简直让他无法忍受。

“没有穿衣的必要。”年迈腐朽的老头说道。

这话促使梅特兰穿上了法袍；以表明他未受好奇心的驱使，也表明，诺兰无法在下楼的路上摆出沉默而有先见之明的架势。同样，他还不慌不忙地系好领巾。

“快点。”诺兰说。

在前厅里，莫里斯·艾根似乎在阻挡海潮。双开门的一扇开了一点儿，一只坚定有力的红色拳头扶着门，另一扇则由一侧的肩膀死死抵住。他像英雄一样站在那儿，仿佛他阻挡的是哥特人、查理五世的德意志雇佣军或者别的什么反教士的嘈杂群体。实际上，只有艾根自己在大嗓门说话。

“不行，不行，”他说道，“我没有权利请你们进来，对不起。这是梅特兰博士的事情。”

“他们还不怕麻烦派来了摄影师，你知道吗？”恼怒的诺兰禁不住问道。他们从前厅地板上镶嵌的大理石十字架的两翼上走过。

在门外，一位礼貌的金发女郎并没有表现出要强行闯入的欲望。她身旁有一位摄影师，皱着眉头站在闪光灯后面。

“下午好。”梅特兰隔着由艾根左臂构成的、又短又粗的栏杆向他们喊道。

女孩轻声说道：“梅特兰博士，很抱歉让您担心。但编辑认为要让您有机会评论，这样才公平。”

“评论？对不起，莫里斯，”他从艾根牧羊人一般的身体旁挤了过去，来到走廊上。“评论？”

女孩叹了口气，递给梅特兰一份折叠的毛条校样。

“请问您能不能快点，神父？我们最多只有四十分钟，就要把您的回应印出来。”

梅特兰在校样上看到，联合项目公司就近期有人“在本市一个讲坛上”对公司进行指责一事正在寻求法律意见。人们相信公司总经理指的是詹姆斯·梅特兰博士，他是位天主教神父，近来对土地开发商进行过尖锐的抨击。没有人比总经理更尊重教士了，但是……

“这是你的表兄主动提供的。”女孩递过来另外一份校样。

乔说，他表弟对联合项目公司的攻击，让他感到吃惊。乔只是对表弟大致说了合同的细节，发现他表弟非常生气，威胁说要在布道时批评土地开发商。这里面有个误解；乔本人对他与联合项目之间的交易是满意的。

“这些都不会有什么价值，”女孩解释道，“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关

注星期一关于你的专题的话。我们可以再拍张照片吗？我们不一定用，但这是编辑部的规定。他们喜欢写上，‘某某当天的照片’。好像这就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数以千计的人会研究它，看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狂热的文字。尽管如此，还是不行，我希望你们不要再拍照片了。”

“我支持这个决定。”诺兰喃喃地说。

“帮个忙吧，”女孩说道，“这会让我轻松很多。”

“如果你一定要的话，那好吧。”梅特兰叹了口气，让自己镇定下来。在暗淡的门廊上，照相机闪了一下。

“您能不能站到那边的彩色玻璃前面，神父。”

梅特兰依从了，露出灿烂的笑容，一位常见的像平·克劳斯贝[①]一样的神父。实际上，联合项目的法律意见、上法庭的暗示、乔的否认等等对他的刺激，反倒使他觉得有点儿高兴起来。照片拍好了，等他回到原地继续讨论时，他们出乎意料地又拍了一张。这张拍完，摄影师似乎发现照相机的一个配件出了问题。

“你看，我把那个玩意儿都诅咒坏了。”

“别去充当傻瓜了，”院长在他背后咬牙道，“你为什么不说，你讲的不是哪个具体的公司？为什么不把注意力从你身上引开，说你讲的不是那帮人……管他们叫什么名字？”

“您希望您表兄的钱退回来，有什么具体的目的吗？”女孩问。

“他有没有暗示说，我想把钱拿来当做还愿供奉？”

“他暗示说，您可能会要他把一部分钱捐给一个教会基金。”

“你看，”梅特兰对诺兰说，“我还不是个完全没用的人吧。”他对女

① 平·克劳斯贝(1903—1977)，美国流行歌手及演员。

孩说，“比如说给孤儿院那些好修女们买个新冰箱啊，她们都没法冰啤酒呢。”

女孩叹了口气。

“我是应乔的要求才介入这件事的，”梅特兰说，“但这个你不能说。”

诺兰说：“你就应该这么说。你应你表兄的要求介入，但你并不想冒犯具体哪家——”

“那您的表兄为什么花这个工夫，站出来说这些话呢？”她拍了拍相应的校样。

“他肯定是受了教唆。他结婚了，你明白吧。如果我像他一样也结婚了，我也会很容易受人教唆。不过，这个你当然也不能说。”

“那我们说什么呢？”

“我想，就说我坚持我的讲道吧。我能说的也就这么多了。”

“你可以说你无意于……”诺兰第三次提示道。

“可他们正在考虑提出诽谤诉讼，”女孩告诉梅特兰。

“能说的就这么多。”

“我知道了。”女孩合上笔记本，一只手捋了捋前面的长头发。就算以梅特兰禁欲的眼光来看，这看起来也绝对是个吵吵嚷嚷的妇人的动作，将来有一天会意味着至少一个好男人的最后机会。

梅特兰说：“乔在撒谎。不管是谁让他撒谎，我都要恭喜这个人。我祝福他无灾无难，强烈建议他不要感到羞耻，那可是个诅咒啊，对这帮人……”

“那种话没有用处，”摄影师插了一句——并非没有道理，说不定梅特兰哪句神奇的拉丁咒语就会把诅咒延伸到他的曝光表上了呢！

“我想也是。也许我应该给你们的读者提供一些关于三点三十分[1]的线索吧。”

院长捅了一下梅特兰的后背。“你对这家神学院可是负有责任的。”

“好了，走吧，格伦达，”摄影师说。

他们那辆特殊的车已经在台阶下面闲着了；那高贵的金属、那么大容积的汽缸，都在等着他们的牢骚，公司要为此买单，就是为了让今天梅特兰博士不令人满意的声明，能够送到四点三十分的大众手里。

格伦达冷冷地跟他们道了别。艾根轻轻关好门。下午的光线从关着的门和绘有爱尔兰圣徒像的窗户里透进来，彩色玻璃上的斑点落在诺兰的法兰绒衬衫上，如同欢快的湿疹。

“你可以更加坚定地面对指责嘛，”诺兰说道，他还没意识到那件工人阶级的旧衬衫已经被赋予了光辉。“你根本就没想要保持负责任的态度。”

“我生气了。”梅特兰说，那莫名的喜悦感仍旧影响着他。

“别开玩笑，詹姆斯。你所做的，简直真的就是让人生气。”

艾根有他的观点。他不是公开表达立场的人，只是瞪着两人的中间地带，那样子看起来令人不安，就像那种罕见的物种——熟悉内情的旁观者。

“我认为，梅特兰博士刚才表明，他不会在他们的场地上玩这个游戏。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那个头发金黄的玩意儿，好像发不发慈悲，权利全在她一样……”

“从个人标准来说，这当然没问题，”诺兰冲他们喝道，“可神父不是个人。他是个集体的存在，对我们其他人负有责任。我认为你没有尽

---

[1] 指于3点30分开始的赌马比赛。

可能严肃地去履行这些责任，詹姆斯。'也许我应该给你们的读者提供一些关于三点三十分的线索吧。'”难道这是面对危险境况的合适方法吗？”

“这就是我正面对的危险境况，蒙席。我相信涉足险境的是我本人，所以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处理。”

院长像一院之长一样伤心地说：“我给大主教打电话。”

“让我先打。”

“你说什么？”

“在我打电话之前，你不要打。处在这个位置的是我……”

诺兰透过石头墙冲消失了的记者拼命地打着手势。“他们在这儿的时候，你好像不知道自己处在什么位置嘛。”

“就算是这样，我还没那么强的集体意识，需要别人帮我打电话。”

院长假装去关注自己那只有可能患了关节炎的神父的左手。手上有一块块的蓝斑，有硬币那么大。

“好吧，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就先给大主教阁下打电话吧。也许你还有重新获取信任的机会——虽然我看不到。你用完电话以后，告诉我一声。”

老头离开了。他贴着楼梯井的墙壁往上走，半路上停了下来，在一扇玻璃窗下喘着粗气，窗户上画的圣布伦丹正凝视着大西洋，船上坐满了他那些不畏死亡的水手兼僧侣。院长在这儿低着头站了一会儿，艾根和梅特兰在下面观察着，看见这两位船长似乎在交流，他们俩都知道船员里有个不听话的水手是什么样子。

另一方面，大主教阁下只是表示了伤心；那伤心暗示着一个错误，仅此而已，但那绝对是梅特兰犯下的一个孩子气的错误。梅特兰看不出

有什么理由要道歉，但他最后还是道了歉。

当天迟些时候，他们发现那个金发女孩对他很温和。她在文章里说，他坚定地维持讲道的立场；刊登文章的这家报纸可不怎么喜欢用副词。

14

艾根又开始坚持要向梅特兰忏悔。好像他不满足于他们共享一个秘密这一基本的、人性的事实，还要加上宗教圣礼的成分。

“宽恕我吧，神父，我有罪，”艾根喃喃道，“我上次忏悔到现在已有五天了。”艾根跪在那儿，梅特兰坐在祈祷椅上，为仪式感到脸红。但对艾根来说，忏悔就是忏悔，也就是说，是圣礼和审判。无论法官心里怎么想，他可不会对法官敷衍了事。

“我今晚来，神父——詹姆斯——是因为诺拉要走了，我明白，过去几个月我继续要见她，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我的动机有时候对双方的理性都不好。”

梅特兰脑袋一直对着旁边，说道：“行了吧，莫里斯！你真的认为自己有罪吗？还是只想把事情倾诉出来？”

“我认为自己有罪。”莫里斯坚持道。

“很好。我会宽恕你。这很简单。我只希望那个傻瓜能安静下来。”

宣传车在山下的郊区里已经骚扰了半个小时，这时，它的声音又从关不严的窗户里渗透进来；换挡的声音，还有不太清晰的说话声，好像和游乐或节日或集市有关。高音喇叭里充斥着套圈圈和转木马的兴奋，但某个人说的陈词滥调却听不见。这就让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推断，夏天

到了，山下进入了希望的季节；也让他们疑惑，怎么连他们的天真都已经荡然无存。

艾根说道："我今晚就差点去看诺拉了。我可以很轻松地说服她不要离开。任何人拥有这种力量，都是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你看，这可是不容忽略的事实。这是件令人陶醉的事情啊，詹姆斯。我是真的需要圣礼的恩典。"

广播里的声音，同它那些未经公开的奇妙乐趣一起，慢慢消退了。

"她什么时候离开？"

"星期四上午。还有三天。如果我再见她，那我肯定会给双方造成重大伤害，这一点无法隐藏，连我自己都瞒不住。"

他理智的脑袋无声地点着，那样子让梅特兰相信，艾根称自己有罪，绝不是说着玩的。

"也许不一定会那么致命，"梅特兰说。他随口接着往下说，并没有什么说服力，好像在对丧亲的人说话一样。"尽管如此，既然决定了，你们俩都决定了，她最好是去欧洲，那么你不去看她很可能是明智的。"

"我知道，"莫里斯争辩道，"如果我去看她，那就完了。"他所说的"完了"，指的是难以开口、不合教规的什么事情。"过去一年中，我已经多次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主要是因为我说服了自己，或者任凭自己被说服，以为我不能把她丢给这个西莉亚，以为我是在做一件必要的善事。现在我明白了，也许从来就没有这个必要。当然没给她带来任何好处。"

他在内心中权衡着这个难以做出的结论，然后又重申了一遍。"没错，我找不出有任何好处。我不知道我犯了多大的罪，詹姆斯，但这种案例里面总是有罪的。"

梅特兰重新调整了一下法袍的领子，好像领口擦得他难受一样。

“你无权下这个结论。我是法官，但我也没有这个权利。”

“你就是法官，詹姆斯。不过，在此之前，我一直是个按照原则生活的人，而且一直希望别人按照原则生活。在原则的基础上，我毫不畏缩地告诉女人们，无论她们的丈夫惹出什么样的麻烦，都不要使用避孕手段。我建议人们抛弃他们的爱人，不要违背教规结婚；命令警察不要接受巧妙掩饰的贿赂。都是根据原则办事。根据原则，我命令与神灵无关的普通人去做特别勇敢的事情。根据原则，而且以更高的仁慈之名。但遇到诺拉时，我就忘记了原则和更高的仁慈。我决定的依据是，什么事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更好或者最好。可事情的发展证明我是错的。一旦违背了原则行事，你就落入了情感的手里。我一直传播和施行的就是原则——只是在自己的事情上没有做到。”

梅特兰说：“现在好了吧，我是裁判。自我糟蹋的事情到此为止。我说的可不是手淫[①]。”

这位让人难以置信地真正坠入爱河的人，出于礼貌笑了出来。“人性是不是很可悲、很可悲呢？我这种神父，人们说我们的笑话，基督生我们的气。但为了诺拉，为了你，我可以保证，我们的关系——至少从传统的意义上讲——是无可指摘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这一点我知道啦。”

“你什么也不知道，”艾根差点叫了出来，“就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你就以为我不可能已经犯下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终极罪行的错误。”

“不是这样，只是……”

但是，艾根认为梅特兰不过是出于天真的尊严感，而且坚持他的看法。“好了，让我告诉你吧，詹姆斯，这事有一天你自己也可能会发现

① 英文中 self-abuse 有“自我糟蹋、贬低”和“手淫”两个意思。

的。在这些事情上，天真和罪孩，不过毫发之差。”

“我知道。只是对我来说，你看起来不像那种在毫发之差上摇摆的人。”

艾根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简直好像是从卡斯特罗那儿学来的一样。“我必须忏悔一件事情，那会让任何神父感到羞耻。如果说没有无可指摘的事情，我相信，上帝为证，那是因为诺拉。”

“我明白了。”

艾根沉默了十五秒钟，对梅特兰这位感到很不自在的法官来说，这段时间很长，不知道下面会怎么样。梅特兰的眼角能瞥见跪在那儿的辩护官，他已经变得沉默了，而沉默中有种暗示。暗示着艾根想要说出诺拉和他的历史，但对自己不够宽容，所以无法开口。

“告诉我，莫里斯，”梅特兰打破了沉默，“你怎么认识她的？”

艾根又花了几秒钟，才理清头绪。“我们是诺拉第一次审判之后的上诉法庭。主教辖区法庭认为婚姻未成事实，因此婚约可以取消，W 地方的 *defensor vinculi* 对这一裁决不服，提出上诉。记得吗，我跟你说过，诺拉主管 W 地方的皇家宾馆。她结婚六年之后，才开始采取措施，争取取消婚约。看来时间似乎过得很快。她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有十几位常住的客人，商人、牧场主之类的人也常来宾馆。她监管酒吧和大堂。”梅特兰再次旁观着这位主张禁酒的小个子神父，清醒而投入地背诵着他能力超常的乡村女孩在接触教廷法规之前的那些年里所负责的工作。“她还经营一家餐厅，”他宣布了她最后一项优异成绩，“有二十四张餐桌呢。对一个，嗯，二十七岁的女孩子来说，这可是不小的成就啊。”

梅特兰坦白道：“我肯定是做不了的。”

“我也不行。一个有能力的女人，詹姆斯，什么人也比不上啊。”

也许艾根对自己最奢侈的梦想，就是在各条战线上同时提供服

务——大堂、餐厅、接待室，以便接过女主人肩上的沉重负担。

“反正，”他出神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又说道，“她丈夫是个问题。他们的婚姻不美满。他喝酒。”

“而且性无能，你说的。”

“是的。”悔罪者闭上了眼睛。好像一想到这个离奇的发现，想到这个令诺拉蒙羞的老掉牙的笑话，他的目光就难以专注。“他喝很多酒，骚扰客人，那可以说是他自己的酒店，最后他却坏了酒店的名声。西莉亚呢，你能猜到她了解教会法律以及一切于她有利的东西，她对诺拉说，这桩婚约在教会法庭上肯定可以取消。诺拉不愿意——她对博士们有种畏惧。一天晚上打烊之后，他拿着消防斧头，把诺拉和三位客人逼到了大堂的角落里，这时候诺拉才决定去见主教，看看能有什么办法。她说，是为了避免让他和她自己都不发疯。我相信她。你知道吗，他还指责她和绝对正派的客人们私通。”

“可怜的人。”梅特兰说。

“是啊，”艾根说，“可怜的人。关于他究竟是不是性无能，那个男人自己也多次改变主意。在 W 地方的审判和在这个大教区举行的一次审判上，他都改变过主意。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看起来显然是个典型的精神病案例。他的思路绕来绕去，要搞懂可真不容易。他用你能想象到的最下流的方式说出证词，所以我们花了很大工夫才能清理他的话，以便在法庭上使用。我所说的我们，也包括 *promotor justitiae*[1]。卡斯特罗博士，他对诺拉非常好。我呢，当然是坏人。我的职责就是尽我所能维护这桩无望的婚姻。”

---

[1] 拉丁文：保义官。教区法庭一职位，《教典》规定其职责是维护公众利益，与婚约辩护官职责相反，两者均由主教任命，由具备博士学位、精通教典的教会或世俗人士担任。

“你想站起来吗，莫里斯？”

“不。噢，不！我不会再告诉任何其他人，詹姆斯，我做惯了祈祷，尤其是最近这几个月，膝盖都像树皮一样了。至少我跪的时间很长，一个经常跪的神父是不应该像我这样做傻事的。老天爷，我的护膝垫破了，膝盖都感染了。”他抬起膝盖，揉了揉，膝盖骨得了滑囊炎，被爱和虔诚给毁了。他在绝望中发出了几声拘谨的咳嗽。在这种情况下，这有点歇斯底里的意味。

“也许如果你坐一会儿——”梅特兰坚持道。

但是艾根不愿再谈膝盖的事情。他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教会法庭打过交道，詹姆斯。但在婚姻案件中，大部分证据都是在庭外搜集的，主要是私下里。大约两年前我在大教堂里和诺拉谈过——私下里，不过当然还有另外一位神父在场，他是案件的公证人。后来，等公证人走了以后，她又回来了，求我不要逼迫她面对 *periti*[①]。”

“*Periti*？”

“我倒忘了，这些词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但甚至连有些神父都不明白。‘*Periti*’是天主教的医生，为我们提供医学检查。必须进行检查，这是有原因的——都是因为她丈夫提出了所谓的新证据。这是法律规定。我跟她这样说了。她就开始浑身颤抖，抖得很厉害，我都开始想，要是公证人没走就好了。她一阵一阵地哭，一停下来，就把湿透了的手帕拿开。我还记得，当时我不是很有耐心，想跟她说，手帕就放在手边好了，除非眼泪哭干了。我对她说，挑选的专家都是正派的人，而且现场还会有位 *honesta matrona*，即‘诚实的年长修女’。这下她该满意了吧，我当时真是这么想的，詹姆斯。”

---

① 拉丁文：专家。

“可是，如果丈夫心智紊乱的迹象比较明显——”等开了口，梅特兰才意识到艾根肯定早就跟他自己辩论过这个问题了。

“我没有人可以咨询，只有我自己。当时，我心里想，我必须这么做，为了W地方的同事，为了婚约，婚约当然是神圣的——”

“当然是神圣的。”

“——为了教会本身。我对女人的经验很少。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看起来很好，在真正地履行职责。”

“是她想的那样糟糕吗？”

“谁也不会为了折磨人而造出这些东西。连教会法典专家都不会。”他眼中充满着发现的神情，盯住了梅特兰的眼睛。“法律和仁慈之间的冲突，詹姆斯，有时候无法调和。”

这不是什么大新闻，但艾根却到三十五六岁才开始这么想。梅特兰觉得，既然对方是他的朋友，他应该像尚未经受真正考验的年轻人那样，半信半疑地说，“大概是吧。”

“诺拉是在歇斯底里的状态下结束检查的。几个星期以后，法庭做出裁决，认为婚姻未成事实。这就是说，诺拉可以脱离她的丈夫，可以再婚。”

詹姆斯笑了。“这一点儿教会法典，我还是知道的。”

“然后诺拉进了一家精神科医院。我当时不知道——等我知道，她已经在康复了。是这样的，一天下午在慈善义卖现场，西莉亚拦住了我，大声指责我毁了她妹妹。她大声诅咒，呼喊慈悲的神灵把我处死，周围的人听得目瞪口呆。她可不管让谁下不了台，那个西莉亚。”

“驯马师和神父，”詹姆斯喃喃道。

“我去看了诺拉，请她原谅。这是件反常规的事情，就像医生因为引起了疼痛而向病人道歉一样。但这是问题的实质，詹姆斯，这件事我

永远无法让其他听罪神父接受；在她的案子中，我过于急切地要实施法律。一个人可能会过于喜欢依赖普遍适用的法律，过于喜欢运用法律而不考虑单个的人。这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危险。”

梅特兰肯定地说：“总有人要当婚约辩护官啊。”他心里想，“从表面上看，谁会比整洁干净的莫里斯·艾根更加合适呢？”

“我太习惯于不知变通了，”艾根进一步解释。“我周围都是习惯于不知变通的人。所以我忏悔我在诺拉精神崩溃中所扮演的角色时，他们总是说你刚才说的话；说这是我的职责。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真的相信，而你不过是友善而已。”

梅特兰表示反对。

“噢，不，你是他们所说的人文主义者，詹姆斯。”讽刺明白无误地挂在那薄薄的嘴唇上。“连卡斯特罗博士都这么说。”

“见你的鬼去吧。”

“说实话，詹姆斯。你是他们所说的独行客。你对法律没有耐心，原因是，如果所有人都像你这样，法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见鬼！”詹姆斯说，“你就是要挖苦人，是吧？”

艾根没打招呼，就把话题转回到了诺拉身上。“那时候我很忙，但总能挤出时间去看她。她对我非常礼貌，但同时她也一直感到害怕。不过，不是怕我。我们在周围走走，但总是要回到房子的前面，她要看看医生的车在不在那儿。那天他应该不来，但不管怎么样，她一直很紧张，直到亲眼看到他没来。然后她就放松了，开始有说有笑。那是——嗯，可怕的微笑，在当时的情况下。她会太高兴了。然后我们再去散步，在花园里。过了五分钟，她就又要去看看医生来没来。真是太奇怪了。她认为那个可怜的人有高超的骗人的本领，可她又把我当成某种保护人。她坚信他想要侵犯她，就像她相信专家曾侵犯过她一样。”

“我的神哪！”梅特兰发自内心地喊道。他看到这位毫不经典的矮个子神父已经陷入了一种近乎经典的困境。

“也许我的动机不好。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倒不是说我可以做什么——可是，我觉得好像我必须回去，多少了解一下她康复的过程。”

“是啊，”梅特兰说，“我觉得那是个诚实的决定。而且现在穿法袍的人是我。”

“但是，我们从小就习惯了让我们的决定显得诚实。我现在还记得，高中最后一年，有位老师教我们文学。他是个热忱的人，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好像让男孩子们觉得枯燥无味。年末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他感到非常遗憾，这是他自己的错，但是很多人文学部分都会不及格。他说，每次他要给我们做一次批评练习，就会觉得我们知道得太少，并决定等一等，等他再给我们两三个关键的观点。然后他就会给我们两三个关键的观点，在他讲解的时候我们就会打瞌睡或者做数学。”

“你打瞌睡？我无法想象小莫里斯·艾根在课堂上打瞌睡。”

“小莫里斯·艾根命中注定要成为辩护官，”艾根说着，流露出适当却明白无误的自我憎恨。“我是说班级这个整体。反正老师说得对，而且他失败了，因为他不能长时间放开学生的思想，让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哪怕观点非常肤浅。我和诺拉之间的情况就是这样。总是要等两三个星期之后再告别诺拉。”

一通长篇大论说完了，他低下头，说：“指引我吧，詹姆斯。”

梅特兰抗议道：“行了，莫里斯。与我相比，‘你是个更好的人’，《营房谣》[①]。特别是这种行当。”

---

① 语出著名英国诗人吉卜林(1865—1936)的名作《营房谣》，其中“你是个更好的人”常被人引用。

“别这么说。你是听罪神父。圣礼的恩典能让你比本来更加明智，难道你不相信吗？”

这个问题让梅特兰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自己身上，他沉默了，这沉默暴露了他，因为除了怀疑，无法做其他解释。

另一方面，艾根却暴露了他的恼怒。“有时候，”他宣布道，“别人能感觉到你身上一个特别恼人的品质，詹姆斯——你总是不喜欢旧的方式、旧的思维习惯。你也许还不知道吧，诺拉和卡斯特罗对你总是做最坏的打算，就是这个原因。”

“那肯定非常恼人吧。但是，如果没有人可以让他们做最坏的打算，那他们自己又能做什么人呢？”

“别浪费时间去转过另外一边脸了[①]，”艾根刚说到这儿，却一巴掌拍在自己正在生气的脑袋上，涂着发胶的头发一簇簇竖将起来。“原谅我，詹姆斯。我对你来说已经很好笑了吧，一个中年神父想要结婚。”

于是，他神圣的双手放在怀里，交叉握着，好像受伤了一样，他开始模样神秘地盯着那双手，发现自己三十六年的神圣生涯，自己在文学课上不打瞌睡、不像诚实的大多数那样考试不及格，统统都是讽刺。梅特兰试着把一只修长而笨拙的手放在朋友的肩膀上。他说：“我肯定，会找到某个解决办法。”他忘了一个解决办法已经找到了，诺拉过几天就要到世界的另一边去，让艾根仍旧纯洁无瑕。

随后，梅特兰仍旧穿着听罪法袍，却忘了圣礼尚在进行，竟来到米涅的文集旁，随手打开了电水壶的开关。那个艾根傻愣愣地坐在那儿，太像一个被吓坏了的孩子了，这让他反感。他使劲盯着那个无害的黄色

---

① 《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 5 章第 39 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故有下文艾根拍打自己的脑袋。

水壶，简直就像他看到了致命的电流在里面运动，如同鲨鱼在水族馆里游弋。

“那么，詹姆斯，你怎么想？”

梅特兰感到厌烦，以命令的口气说道：“你指的是什么？”

“关于我的罪。”

“你是真的要我——”

“是的。你是神父和法官。”

梅特兰摇晃着脑袋。“啊，见鬼吧，莫里斯……”

“你肯定想要问我问题吧。”

梅特兰哼了一声：“好啊。一个明显的问题。你曾经努力过，要不再去见诺拉吗？”

“我总是跟她说，她看来好了很多，我们这次见了面，下次就不用见面了。我说我总是跟她这么说，我指的是去年一年里，我说了大约六七次。每次，我都是诚心的。至少我觉得我是诚心的。”

“那后来怎么样呢？”梅特兰近乎残酷地说。

“你肯定还记得，詹姆斯，诺拉不是个戏剧化的女人。可是，每次她都会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

“指你离开？”

“是的。她不会轻易说这种话，她不是那种女人。从她和专家的接触中，我至少知道了这一点。”

“所以你认为，当时要是切断联系，她可能会受不了？”

梅特兰对忏悔者的敌意慢慢消退了。艾根说：“这个问题我当时有权问我自己吗，詹姆斯？我是说，一个人是不会冒险让他最厉害的敌人精神失常的。”

现在，试探艾根弱点的欲望全都没了。这个女孩有办法，不是去做

九连祷，而是去坐国际航班，这一点让梅特兰觉得既羞愧又感激。

不知怎么回事，两个人都累得要命，好像刚刚扭打过一样——好像为了一两块钱在精神上打了一两个回合，可没给双方带来任何好处。

“如果她说她不能忍受，”艾根喃喃道，“那是真话。”

“整个事情错都在你？”

“可以说是的。”

“人类的每一种境况，都要假设是某个人的错，艾根，我的朋友，这是不是有点像亚洲人了？”

艾根叹了口气。“这一点都不像是忏悔。你欠我一个判决。”

“那好啊，我也很不愿意给你判决。你要我说‘无罪’，就是为了安慰你吗？我一开始就说过了，那我再说一遍。无罪。现在，我认为这个话题，你该放一放了。”

罪行宽恕了，艾根沮丧地低着头，接受了宽恕。

大约一分钟后，他一边吃着饼干，一边说道：“不管怎么说，也许诺拉能遇上什么人，在她的——旅途中。”这个词像铅一样，被他放在那渺茫的希望上。“从我们这边的角度来说，某个生意人啊，或者牧场主。他们说伦敦到处都是这种人。”他还不如说树林里到处都是老虎。

在梅特兰和联合项目公司之间的斗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在一家公共图书馆追踪一条研究线索。这时候，他突然欣喜地发现，他搜集的不少材料应该用更加灵活的方式予以处理；实际上，这对任何神父来说都是危险的方式——小说。于是，他的工作日就成了阅览室里短暂的创作热情，而一天内的其余时间则近乎浪费：坐在桌子旁的一个座位上、上课、计算着默想的时间、被迫接受艾根的良知等等。

“我们刚好还有时间，詹姆斯，”一个关键的上午，艾根说道，“拜

托啦。这时候不到那儿去好像不合情理。”

“可我十一点要上课。”

“我们在那儿待不到十分钟。”

“但是听我说，莫里斯。如果那玩意儿耽搁了，它还没走我们就要离开了呢？那比不去还要糟糕啊。”

“拜托啦，詹姆斯。”艾根只说了这么一句。

梅特兰开着艾根的小车。到离机场半英里的地方，他们开始在油罐车和只露出上半身的旅行者之间爬行，不时来袭的广告牌上展示着外国城市、美酒和外国城市的女孩子。梅特兰开始有了那种难受的感觉：在自己的城市里是个外人。令他尤其庆幸的是，他穿得不好——那双破旧的鞋子，不像是能买得起前往伦敦的机票的人穿的；那件旧外套至少还让他有点代表永恒价值的样子。否则他要在航空大楼里走动，肯定会受到人们目光的挑战。

人们的凝视是短暂的，却同任何永恒价值一样有力，把飞往伦敦的喷气机留在那儿。

“我们不能见她们，”艾根说，“楼上有阳台一样的东西。”

梅特兰笑了，像一位市政议员一样说道：“在这个年代，我们称之为观测台。”

“那好哇。”艾根嘶声说道，然后跳上楼梯，好像大厅里有妖怪追赶一样。

楼上，风吹动着他们可怜的黑帽子。梅特兰有个建议要告诉他的朋友。“如果有人要对别人说再见——”

“我不是来说再见的。”艾根坚持。

“那没事，他们说最难接受的是这个。这些喷气机爬进阳光，一分钟不到就消失了。人们觉得，朋友们这么快就被带走了，不合适。我想

我该先提醒你一下。”

“谢谢。”艾根说。

乘客们出现在过道上的时候，他要梅特兰躲在一家意大利富人身后。诺拉来了，穿着鲜艳的格子呢大衣，腿上穿着深红色长筒袜，显得修长饱满。她转过身，冲着来的方向随意挥了挥手。这个动作，很像一名憎恶神父工作的神父给人赐福的样子。她进入飞机时，艾根说：“她可能从窗户那儿看到我们，詹姆斯。对不起。我们必须下楼去。”

他们躲进一个公共汽车停靠场，听着飞机咆哮，感到废气砸在脸上，像莫名的责备，看着机身隆隆起升、转弯，将每小时无数节的力量全攒在翼后，上升、消失。梅特兰说得没错；要有更多的告别仪式才像样：条幅，比如说，挂在机场和缓缓挪动的飞机之间。

艾根绝望地说：“他们能把那么大的家伙弄上去，真是奇怪。”

告别似乎意犹未尽，他们默默地在停靠站等了两三分钟。他们望着空空的跑道发出近乎水晶般的光，这时梅特兰感觉到，他朋友的镇静悬于一线，甚至在肩膀上轻拍一下就会崩溃。最后艾根鼻子里干干地抽搐了几下。

“好啦，看来没什么别的事情啦。”

可是，西莉亚当然也在等着，对着空空的天上发愣。她和艾根在同一时间确信，天空虽然广阔，却不会冒出什么东西来，于是她走出机场一楼的大门，两位神父就在二十码远的地方。一看到他们，她飞快地用餐巾纸抹了两下，擦掉脸颊上的眼泪。

“是可爱的莫里斯啊。”她高声说道。她像职业表演者一样笑着，仿佛脸上罩了一层油彩，又仿佛在说“胸衣真是要了我的命了”。两位神父都往后退了退。两人都在想，不知道她大口径的舌头是不是已经封住了往停车场去的退路；两人都认为，像面对蟒蛇和老虎一样，最好的策

略就是一动不动。“还有詹姆斯，酒鬼的朋友。”其他刚刚祝福亲友一路平安的人们，一边咀嚼着意犹未尽的告别，一边往外走，这时听到她的声音，似乎觉得有热闹可看，又瞥见两人的罗马教士衣领，便吓了一跳。“你所寻求之人，不在此处，”西莉亚恶毒地模仿道。“她已升天，哈利路亚。她已在你之前，前往切尔西，彼处所居者，其姨母及酒吧主人比阿特丽斯·弗拉尼根太太是也。”

艾根说道：“她不是在我之前走了。她就是走了。”

“你肯定能从某家虔诚的意大利航空公司里弄张打折机票吧。”

“就是能我也不愿意。没有我们两个人，对她好得多。”

梅特兰冒险插了一句：“我想，这只会给你们两人带来痛苦。也许你们——”

“今天没穿便衣啊，神父？”西莉亚随口答了一句，又说，“莫里斯，你刚才有没有看到我知恩图报的妹妹冲我挥手的样子呢？你大概还以为她是在拍掉肩膀上的头皮屑吧。你那个可恶的干巴巴的妻子……就摇摇手。我想我们俩都被这个可爱的孩子利用啦。等到某一天，她坐在自己的公寓里，旁边是某位罕见的男人——找罕见的男人，她可有天赋呢——迄今为止，有神父和太监——等她和她的下一位怪物坐在一起，她会随口提到，她曾经和一位婚约辩护官有关系。她会说，‘亲爱的，你知道什么是婚约辩护官吗？’他大概只有一条腿或者一只眼或者一个十分优雅的兔唇，这给了他独到的见解，所以他会说——”

说什么，梅特兰没听到，因为艾根攥起拳头，在她脸颊上揍了一拳。这可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结果。

梅特兰要把她带到一边安慰她，又要把双手捂着脸的艾根带到三百码之外的车上，他对那双不通世故的鞋子更加感激了。

梅特兰开车的时候，艾根坐在那儿，解他的联立方程：打女人的男

人是十足的懦夫；又：莫里斯·艾根，人们不认为是个十足的懦夫，刚才却打了女人。等他们把车停到学院后面石头砌的停车场，他仍旧无精打采，没找到答案；而在答案的背后，还有他那未曾消除的巨大悲伤。

15

接下来一个星期内，赫斯特明显表现出对梅特兰的不信任。他应该见医生后的第三天，梅特兰还不知道他是不是如期赴约了。如果梅特兰走过来，他就突然钻进门廊或者冲到楼上。等你想跟一个人说话，而那个人又不愿意跟你说话，你才会意识到，某位才华像葡萄干布丁一样毫无情感成分的维多利亚建筑师，实际上毫不费力便建造了眼下这家适合马克斯兄弟[①]上演追踪喜剧的神学院。

梅特兰追上他，是个偶然。那是某个工作日的早晨，出于某种礼拜仪式的原因，附属教堂里还在吟唱着大弥撒。梅特兰做完了自己的弥撒，准备回楼上去。路上他进了楼下的洗手间，发现了赫斯特，他穿着法衣、白袍，戴着方帽，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盯着洗脸池上方镜子中自己的痛苦模样。看到梅特兰，他往后一跳，如临大敌。

“早上好。”梅特兰快步走到小便池前，喊道。

“早上好，博士。”

“去见医生了吗？”

“去了。”

“好的。他怎么说？”

“他说，我是听凭这个——你知道——这个冲动把我自己给吓唬

住了。”

“是啊，但这话说起来容易，是不是？尽管他们说，他对神父和宗教很了解，那位医生。”

“是的。他不喜欢我们的训练方式。他认为那是反人性的。”

“啊，当然，”梅特兰扣好钮扣，说道，“这不是什么秘密啦。”

“关于意志力，他和你的意见相同，”赫斯特宣布道，他选择了学术性的话题，以避免对方提及个人问题。“他说，老师教我们，欲望能征服一切；还说我们努力克制，不去——在我的情况下——不去伤害别人，欲望就耗尽了。”

“但他也不认为人就该屈服，是吧？”梅特兰愉快地说，“屈服，拿刀乱砍？”

赫斯特吓了一跳。“不。他认为，应该使用其他方法。彻底的静谧。”

“我的神啊！如果你能做到彻底的静谧，那就根本不用去麻烦他了。”

“他给了我一些药，让我一个星期后再去。”

赫斯特缺乏阳光的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希望两人之间的会谈就此结束。

“你好点儿了吗？”梅特兰问他。

“是的。我有药。”

“那他给你的信呢？”这句话必须直截了当地问。“他肯定让你带封信给我吧？”

“哦，没有。”赫斯特开始用手指头去梳方帽上的流苏。这种动作，

---

① 美国马克斯家五兄弟组成的一个喜剧表演团体，流行于上世纪30、40年代。

往往表示技巧不高的撒谎；或者，从另一方面讲，表示完全诚实天真。“他好像不觉得我的情况很严重。只是被吓唬住了，我刚才说过。”

“我能做什么吗？”

“不。你这么关注，真是好心。”

梅特兰尽可能好心地笑了起来，拍了拍男孩子的肩膀。“你没有疯，赫斯特，但你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事情。我真的看到了你在掩埋刀具。‘你这么关注，真是好心’这种礼貌的话，和问题没什么关系。好了，他给你信了吗？”

“没有。”赫斯特不友好地回答，双手紧紧抓住了顶上有三个角的帽子。

在双方交往中赫斯特总有的那种厌烦语气，已经让梅特兰感到憎恶。他说，“请相信我。如果我听起来好像在生气的话，那是因为无益的疾病的确会让人生气。”

“那当然，博士。”赫斯特还是彬彬有礼；可悲的是，他缺乏那种能治愈疾病的、绝望拼命的精神。“我一定会向您汇报治疗的情况。”

与此同时，艾根也在利用学院里的一切设施，躲避梅特兰。他们似乎只在规定必须禁言或少言的地方见面——最明显的是像以前一样，在高祭坛后面的过道上。他们隔着手里捧着的圣器向对方点头致意；两位披着绿色、白色或紫色十字褡的圣礼界的居民。毫无疑问，艾根怀疑梅特兰有裁决他的想法：这个男人打过女人；有什么权利在那野蛮行径上披上十字褡？梅特兰的野蛮行径是，他不属于任何东西，也不因为什么人而感到痛苦，所以本来可以在艾根那圆圆的小耳朵上扇几巴掌。

同时，失落、罪疚和再生，在那张温和淡然的脸上，添上了迟来的、青春期的愁容。

一天上午十一点钟，梅特兰上完课回来，瞥见了艾根男孩子气的外

套后摆，从楼梯末端向后门冲去。梅特兰跟在他身后跑，法衣呼呼作响如同风箱。被追踪的人还在无精打采地玩弄着汽车钥匙，这时梅特兰在汽车之中抓住了他。

“有西莉亚或诺拉的消息吗，莫里斯？”梅特兰问道。他提到西莉亚的名字，纯粹是为了报复。

“飞机安全到达了。”

“这年头飞机一般都是这样。”

他心里想，报复人有个好处，你知道自己活着。那是酒。是药。

“詹姆斯，”艾根说，“詹姆斯，我希望我们俩都忘了那两个名字。”

“哦。现在你回到了安稳的生活中，就想忘记你的老朋友啦？”

“绝不会的，詹姆斯。我绝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一切。可是……”

“绝不会忘记我所做的一切。听起来好像你要走了一样。”

“不是。不是。”他抬起手肘，好像有人怀疑他夹着换洗的衣服一样。

梅特兰说：“听我说，莫里斯，如果你想摆脱我，因为在你心目中我和你某些勇猛的行为有关，比如敲某个下面我不再提起名字的长舌妇的脑袋，让她自己高兴，也让我非常高兴——如果你想摆脱我，因为我有点像你的罪行的活标志，或者说你自己以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那么，告诉我就行了。”

艾根一个一个地转动着钥匙，好像那上面有《传道书》或圣奥古斯丁的合适引文一样。

“怎么样，”梅特兰坚持道，“告诉我啊！”

“问题不在这儿。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如果你认为，我们经过祭坛后面那个该死的阴暗通道时，我心里在想你说弥撒的时候是不是‘心里有罪’”——他抬起两只手，在这个

古老的说法两头打上引号——“那你就是个该死的傻瓜，给了我所遭受过的最糟糕的、该死的侮辱。”

“问题也不在这儿。”

“我的神啊，”梅特兰叫道。他又做了一个动作，虔诚的书籍可能会将这描述为过火的动作。“你真是个拐弯抹角的王八蛋！”

“你是个年轻的神父，詹姆斯。你多大了？”

“整整二十九岁。”梅特兰说，他还在生气。

“我整整三十七岁了，”艾根平淡地宣布，“像所有年纪大一点的神父一样，我应该给你树个榜样。我应该给你启发。但实际上，除了一些愤世嫉俗的看法，我什么都没给你——”

“噢，天哪。现在连我的愤世嫉俗都不能算我自己的了。”

“你生气是对的。”

“噢，别再假装谦卑了吧。归根到底是这样的。要么你相信我，让我自己决定，你是不是一个我不能交往的老恶棍；要么我们也就别假装相互认识了。餐桌上只要跟人点点头，你就可以找个其他人来倾吐你的秘密。”

这时，梅特兰出人意料地突然发作起来，突然想要把艾根的罪行比下去。他又接着说道，“如果你认为只有你罪大恶极的话，让我跟你讲讲我的罪吧。”

在他看来，未经教会许可出版作品，没什么了不起；但对艾根来说，那会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而且将来永远都是。那会成为他不可或缺的良知堡垒的一部分，连凶犯都有这样的良知堡垒，也就是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情。于是梅特兰跟他说了《上帝的意义》的事情，然后观察着他。

“我的天哪！”

“继续啊，呃。把我当成麻风病人。”

“别说傻话。”

“啊！”梅特兰说，“这正是我要说的。傻话我们都清楚了，要不还能怎么样呢？”

“那本书，”艾根说，“詹姆斯，那是本很优秀的书。而且是一位神父写的，出版商是这么说的。”

梅特兰笑了。“你是说，如果是天主教徒写的，那么书里就有些道理？”

“我是说，那是本很优秀的书。对于二十九岁的人来说，你真的是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

“你该滚蛋了，尊敬的艾根神父。”

在梅特兰所说的秘密的冲击下，莫里斯已经打开了小车的车门。然后他站直了身子，伸出手来。“傻话都清楚了？”他说。

“什么？”

“傻话我们都清楚了？”

“哦，当然。”

“真的，真是一本好书，詹姆斯。这本书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的作品啊？”梅特兰问。“让它不受人指责地寿终正寝吧。”

乔·昆兰打来电话的时候，梅特兰——自从那位金发女记者来访之后——第一次有了短暂的被人背叛的感觉。他对着听筒说道：“又要借贷吗，乔？”就这样，他并不高尚但很轻松地嘲弄了自己过去已实践及以后将实践的一切宽容节制。倒不是说这宽容节制本身当初来得高尚而艰难。他把这笔钱给了一个对他毫无意义的人，按照传统的标准，对方也不配得到。这就是当初他为自己定下的条件，从其本质上来说，给予

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侮辱，活该受人责骂。

“我想和你谈谈，”乔痛苦地说，“我想道歉。”

如果梅特兰现在感到一阵令他恐慌的冲动，要去安慰乔；如果最终他什么也没说，那是因为他这种人说出来的安慰，很可能会被人当做挖苦。

“能不能请你今晚来一趟，神父？”乔忐忑地问。“你不能到家里来，因为他们在想尽一切办法把我们赶走，但我可以在公共汽车站等你。我们可以谈一谈。你知道。”

在谈话的间隙中，电话交流中的电子之谜发出嗞嗞的响声，梅特兰权衡着大脑深处亟待释放的创作冲动带来的压力。虽然他还没有进攻那头被称作小说的猖獗的异教怪兽，但他已经开始做笔记了(就在楼上，离最近的库朗绘画只有七码远，离最近的道德神学家只有十五码远)，那几乎已经是真正的东西了。在他权衡着笔记和乔两者的召唤时，他听见乔说：“看在耶稣的分上，对不起。”

“不是这个，乔。是你住得太远了。”

“现在不远了，”乔说。昆兰一家搬到了新的地方，只是他们在想办法把他们赶走。乔所说的“他们”，是一个可怕的团体的代词，涵盖了内阁、保险公司、有组织的基督教、价格控制委员会以及酿酒厂。有一刻，梅特兰似乎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因为丧亲而脸色发白，在急诊室外面等着，指着那个瘦骨嶙峋的神学院学生——也就是当时的梅特兰，“他们都不把她给我们。他们说，一定要验尸。”

他让步了。“我想，”他做了决定，充满着无产阶级的柔情，“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吧。”

一个小时后，他发现乔蜷缩在一家锁着门但灯火通明的电器商店外面。他们两人都很冷，没穿大衣，在新购物中心耀眼的灯光中显得过时

了。不过，融入新郊区的景观，可不是梅特兰的事情。明亮的廊馆的谴责，全部落在乔穿着粗花呢的肩膀上。

梅特兰走上前去的时候，乔听任自己猛烈地颤抖起来，这样他就不会被迫注意梅特兰伸出的那只手所传达的嘲讽或宽容。他们问候对方的健康，风在数英里的玻璃板上摩擦着，把角落里的两个人罩在渔网一般的斑驳光影里。

“给你叫杯咖啡来吧？”梅特兰提议。他为自己成了正确的一方而感到脸红，发现自己无法再去看乔的脸，而乔的脸则正在努力应付着它自己的问题。于是他盯着两人身后的展览橱窗，去读一款自动洗衣机的镀铬标牌，读洗衣机上印有文字的按钮、红色纸板做的获奖标志，还有一个蓝色箭头，表明洗衣机的滚筒“像人猿泰山一样有力，像加拉哈德[1]一样温柔”。这是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对广告的影响，梅特兰心里想。如果卡斯特罗是个女人，他——或她——就会买一台那样的机器。

“我刚离开餐桌。”乔说。莫娜的餐桌，一锅炖菜，加上一个身上沾满了南瓜汁的小男孩。

“来吧。”梅特兰命令道。

匈牙利籍的店主很高兴，来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客人，实际上在这么冷的晚上，有任何客人他都高兴。表兄弟俩在店主的微笑中坐下，闻着袅袅飘来的咖啡机的气味，慢慢感受到了一种愉快的气氛。

“很抱歉，我不能带你回家，”乔在电话里说过这话，现在又说了一遍。“但有时候他们晚上打电话来，如果你在场的时候他们打来电话，莫娜肯定会闹起来。”

---

① 亚瑟王传奇中的圣洁骑士。

"'他们'是谁？"

"联合项目的人。他们说，克拉克没有权利答应给我们房子。"

"克拉克？"

"那个当经理的家伙。"

"克拉克答应给你房子？"梅特兰忍不住侧过脸笑了。巴黎值一场天主教弥撒[1]，他想，梅特兰值一幢三卧室的木顶砖房。

"可以住，不用付房租。"

"一幢好房子？"

乔双手捂着脸。"基督在上，我真希望房子是我们的。"他说。

"他们想不遵守诺言吗？"

"他们说他没有权利。我给他打了电话，他说这事他管不了，他九月份要退休。"

"典型的他们的做法。"詹姆斯嘟囔着，和他去世的父亲以及乔站到了一个阵营。

乔说："要我那样说你，也很不容易……"

"我知道。"梅特兰在右膝上拍了几下，把情节剧压了下去。然后他温和地说道，"我知道。就算没这些事，也够糟糕了。"

"我说过的那些话，你不介意吗？"

梅特兰小心翼翼地笑了笑，店主本人，而不是那位一脸粉刺的出纳，像猫一样轻手轻脚地把两杯咖啡放在他们面前。

"谢谢你，"梅特兰对着那人心满意足、准备离去的臀部说道；又对乔说，"我知道，你会一直严肃地看待这件事情，乔。但你知道吧，我

---

① 纳瓦拉的亨利（即亨利四世）1589年继承王位，但由于是新教徒而遭人反对，他久攻巴黎不下；1593年，他宣布永久放弃新教，转信天主教，声称"巴黎值一场天主教弥撒"，后果如愿。

不是职业神父，所以不会因为那样而受到伤害。他们并没有急着等我满四十岁，就为了给我一顶红衣主教的帽子。”

两人都笑了出来，不过还是很羞怯。可乔突然面色沉重起来。“我真的需要一个自己的地方。你知道。”

梅特兰又拍了一下腿，说道：“我知道，我知道。”人要是明明白白表示出自己的动机该多好。但艾根、赫斯特、乔·昆兰都不会。归根到底，背叛的害处大概就是两个人无法一起轻松地喝杯咖啡。“乔，你没有给我带来什么伤害。我只希望他们让你安心享受战利品。”

“战利品？”乔问道。

“那个——房子。”

“噢，是啊。”

此刻让人震惊的是，这么一个喜歌剧式的小背叛，居然包含着对失去房子的如此强烈的恐惧，让乔·昆兰的眼睛看起来好像要鼓出来似的。

“建在一块下坡地上，下面有个车库，有段螺旋台阶通到前面的露台。从客厅一直到露台有法式的落地窗……”

梅特兰点点头。法式落地窗，对买得起的人来说，是玻璃和木头；对一辈子生活在板房里的人来说，可能是救赎的配方、冬日阳光的所有权证明。

“没有买下的可能吗？”

“你得是会计什么的，才能拥有这幢房子。”

梅特兰差点解释说他没这么多钱，但他知道，乔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他是什么意思呢？他心里想。

乔说：“他们考虑过两个星期之后，就让我们付一大笔房租。他们要我们拿笔钱，搬出去……”

“可你们不愿意回到老地方去？”

乔耸耸肩膀。“莫娜吵翻天了。”他解释说。

梅特兰望着远处，受惊的目光落在出纳机旁店主那张脸上。店主笑了笑，那意思是说，“再来一杯？”这是场双方势力相差悬殊的比赛。梅特兰立即屈服了，点了点头，竖起两根指头。

他说：“乔，我想你跟我说这些，不是要获得我的帮助吧。”

乔消除了这个想法。“噢，老天呐，不是啊！”

“那你为什么告诉我呢？”

“嗯，我想你很生我的气，可能想知道。”

“想知道是什么意思？”

“想知道，我这事也没成。大概这样的意思。”

于是乔·昆兰，穿着破烂的运动衣，坐在一张复合板餐桌旁，行了一个中世纪的垂首致敬之礼。梅特兰准备说点与这个人般配的话，可那位匈牙利人已经站到了桌旁，小心翼翼地从两人中间把两杯加了奶精和肉蔻粉的咖啡端了上来。

16

现在艾根叽叽喳喳像个长舌妇，随时都会到梅特兰混乱不堪的房间里来，让他无法到公共图书馆，剥夺了他为小说做笔记的难得享受。梅特兰用尽了所有策略，以省下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神学院图书馆目录文件柜的后面，有一张桌子，从门口那儿看不到，梅特兰用餐前把笔记放在那里，用餐后自己又马上躲到那儿。但房间里压抑的空间，不利于他的想像力带来的私人的喜悦。接下来，他午饭前把便衣放到楼下的厕所里，吃完午饭后立即换上便衣，跑到渡船上，这时候别人还在附属教堂里感恩呢。不过，他仍旧觉得七点前必须停止工作，渡过海湾回来听艾根说话。

一天晚上，他发现自己的朋友已经在那儿等他了。他坐在那儿，像嫌疑犯落入了异族的宪兵队里一样，他的双手放在膝盖上，没有去翻阅梅特兰那堆乱七八糟的笔记。

“她要回来啦。”莫里斯宣布。

“回来？”梅特兰问，怀疑他买来给他们俩当晚餐的火腿三明治已经被换成了别的东西，便把三明治扔在了桌上。

“回到这儿。回家，她说。她说她想念西莉亚和我。”

“她这样说可不太体贴。说她想念你。”

“我从来没有体贴过她。”

他拧着眉头，目光集中于某个最终的意图。

数代的人们已经发现，要治愈这种性质的爱，不是让爱人们远隔天涯，而是让他们躲人红砖或杉木建成的温馨的花萼里，周围是自己的地，离公共汽车站和商店很近。然而，一位婚约辩护官居然也做出了相同的结论，让人难以置信。

梅特兰忍不住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艾根说：“我已经习惯于向你坦白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了，詹姆斯。我也知道，这些事情要经过正常渠道得花多少时间。因此我打算直接写信给最高司祭，像身在地狱之火中的人一样，乞求他拯救两个灵魂，把我贬为俗民，使我不受独身禁欲之约。”

就是从梅特兰的标准来看，这个想法也令人震惊，为了对其表示尊重，有必要保持十秒钟的沉默。

“你认为怎么样？”艾根主动问道。

“公共服务的功能之一，就是阻止信件到达最高层的那个人。教会也有其公共服务。一名神父怎么能避开穿着教士服的官僚们的审查，把信直接送到教皇手里呢？”

艾根笑了。“我有个朋友，就是一位穿着教士服的官僚。他是美国人，我们在一起学习过。他是圣职部的成员，可以安排出席某个私下的场合，把信直接交给圣父[1]。”

两个人同时摇了摇头，因为这个方案本身就让人眩晕。出于同一原因，梅特兰暂时没有提问题。

“要做的事情是，”艾根说道，“让他相信，我说这两个灵魂若不拯

---

① 指罗马教皇。

救就会迷失，没有丝毫虚语。”他的眼睛一直穿过墙壁、绕过半个地球，盯着梵蒂冈；现在，他收回目光。“我能看出来，你受惊了，詹姆斯。可你亲口对我说过，不必对你特别照顾。”

“我没有受惊，”梅特兰说，接着伸手到三明治袋子里去摸索，以证明这一点。他晚饭还没吃。“我必须跟你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主意好不好。”他盯着三明治的内脏，以确定熟食店里那位女士是不是根据他的要求做了正确的事情。

“这不是好主意，不是。但我就剩下这么个主意。你肯定会疑惑，没有弥撒我以后怎么过。”

梅特兰啪的一声把三明治摔在一本研究十七世纪西班牙外交的书上。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别把我和什么职业海报上的神父混在一起。数以千计的神父没有弥撒也能过下去，就像数以千计的丈夫没有妻子也能过下去一样。”

“我会怀念当神父的积极生活的。”

“你当然会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这个世上的二十年都给了一家中国洗衣店，离开的时候，他也会怀念的。”

“我自己没有疑虑，詹姆斯。这是个救赎的问题。”

“你肯定，这是那么根本的问题吗？”梅特兰问道，像个天生的顾问，像个法庭上的神枪手。

“你以为我随随便便用这种词吗？说出来吧，梅特兰。你反对什么？”

梅特兰摸了摸喉结四周又短又硬的胡子，他一个星期刮一次，但剃须刀总会漏掉喉结周围的地方。“首先，如果我必须忘记我是名神父，我可以轻松地做到。但你永远也不能忘记。第二件事情是，也许如果一

个人像诺拉一样受过苦——我说的是也许——他或她就会习惯于非正常的情况，并沉溺于这种情况。我想说的是，你应该确定一下，她是不是希望你当一个普通的公民、一个丈夫。”

“我现在就很确定。”这位矮个子的人缓慢地说道。他若有所思地坐在那儿，过了一会儿，突然一下子发了那么大的脾气，以至于都没看出自己的问题乃是伪辩：“你认为我是什么样的神父？”

梅特兰说：“你要知道，莫里斯，这只是一个提议，不是指责。实际上，不过是常见的、缺乏勇气的应景话。”为了表示他世俗的信仰，表示他并无趾高气扬的恶意，他拿回三明治，开始吃起来。

艾根现在除了指责以外，对别的都没有耐心。他跳将起来，说道：“有时候你那样子，詹姆斯，就像你活该每个人都敌视你一样。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合适，毫无时间和地点意识。”

梅特兰吃着东西，勉强做出了自私而小气的回答：“这就是我的时间和地点，伙计。我没吃午饭，也没吃晚饭。”

“那我就不打扰你吃东西了。而且，我还有信要写呢。”

梅特兰在门口拦住了这位气呼呼的矮个子人儿。

“原谅我，莫里斯。这时候在你面前吃三明治。”但那愚蠢的东西还在他手里，吃了一半。他继续说道：“有些事情应该考虑，从人的角度或者其他角度……我想你已经都想过了吧。”

小个子神父摇了摇头，不是否定的回答，而是摆脱他自己毫无用处的怒火。

“想过了，”他说，“我真傻，要求别人提些建议，可我自己并不想要。可是如果一个像你这样激进的年轻人都知道有些事情应该考虑，詹姆斯，那么像我这样一个食古不化的老家伙就更该知道了。”他笑了笑。“我免除你为我已经考虑过的事情进行分类的责任。我感谢你的关注。

而且我真的有封信要写。”

他从梅特兰身旁走过，没入了大厅阴暗的边缘地带，一个要靠一只节能灯泡才能辨别方向的陌生人。

梅特兰从前厅里冲他喊道：“莫里斯，我必须说出来。要看你成功可不容易。”

小个子神父说话的时候，声音中透露出他行动方案的激烈程度。“眼下我拒绝考虑失败的可能。在牺牲、顺从和仁慈之中，我知道哪个最完美。我相信，身为最高司祭不会不知道。”他摩拳擦掌、挺直腰杆，好像已经在桌前坐好，准备写他必须写的东西一样。他顿了一顿，又像致告别辞一样对梅特兰说：“无论怎样，我觉得对你，我永远也无法报答。”

某个合适的上午，梅特兰早饭后抓住了赫斯特，对他说今天应该再去看心理医生了。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需要。”赫斯特说，尽管他的眼睛毫无血色、目光散乱，本身就是症状。

这一次，梅特兰对他态度温和。“你感觉好点儿了吗？”

“好多了。”

“好啊。今天去一趟也没什么坏处。只是礼节，你知道的。很抱歉我必须坚持。”

“很好，博士。”

“坐轮渡别给人看到啊，呃？噢，对了，如果他写信的话——”

“当然。”

“我说过，你第一次去了之后，我就随便你了。”

“是的。不过要决心什么事必须做，得花点时间。”

必须做的事情，赫斯特已经决定好了，那就是，他必须把心理医生的结论告诉卡斯特罗，他身上有圣灵的气息，所以心理医生的信也要交给他，而不是交给一位不称职的局外人。

与此同时，卡斯特罗像所有幸福渺茫的待嫁新娘一样忙个不停。他让裁缝们忙他的主教法袍，让金匠们忙他自己设计的胸前十字架和戒指。主教常常得到已经去世的高级教士的徽章；但那可真是个危险，只能依赖于死人的品位。他订好了前往罗马的飞机票，准备开始他的觐见之旅，能看到他注射疫苗之后穿着亚洲式的睡裤一瘸一拐地在过道里走，看到他做晚饭后的演讲，看到他充满爱意地为世俗和宗教媒体准备自传。

每天早晨和晚上，人们在附属教堂里为新当选的主教祈祷；对于即将到来的授职仪式，诺兰谈论着、祈祷着、欢呼着，热情洋溢，好像一位伴娘，知道凭自己的素质永远也登不上婚姻的殿堂，也知道所有参加婚礼的客人都已经明白这个伴娘永远也结不了婚。

梅特兰打算第三次抓住赫斯特，并考虑给医生打个电话，就在这时，卡斯特罗运回了三大盒时髦的主教服饰——一件法衣，有披肩和腰带；一件法袍；一顶无边帽及四角帽。这个大块头的男人穿戴着这些服饰，站在镜子前面，如果这时候碰巧有人进来，会觉得他温柔可爱。虽然两件袍子显得太新了，而且胸前少了那个迟迟没有完工的十字架，但他还是穿着袍子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喃喃地说了三遍："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①]，然后才脱下法衣。然后再把衣服挂在衣橱里，下楼就餐。

他吃饭的时候，学生们的晚餐结束了，赫斯特来到当选主教的房

---

①《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章第49节。

间，要承认自己见过两次心理医生。晚餐刚开始的时候，卡斯特罗不在餐桌上，赫斯特注意到了，可后来他又一次与餐刀之间展开了灵与灵的搏斗。主教大人走进来时，他只在视野最边缘的地方看到一个冷黑色的楔形。所以，他现在以为卡斯特罗肯定在房间里，敲了门之后站在那儿等着里面的人回答，受惊的血管载着对血的渴望突突乱跳。他以为自己听到主教请他进去，但那只是窗户在风中发出的吱呀声。在显然快要失去耐心的时候，主教大人听起来的确像吱吱呀呀的窗户；现在，他付出了代价。因为绝望却仍旧很有礼貌的赫斯特打开了门，一眼看到了法衣，空空荡荡但明白无误地让人想起卡斯特罗高贵威严的身躯。同时他心里想，忏悔的时候常常瞥见卡斯特罗那把柚木的裁纸刀，现在不知道在不在桌子上。

裁纸刀只能在法衣上割开三角形的裂缝，但剩下的他可以用手来完成。那顶紫色的四角帽放在床上，他坐到帽子上，像查理·卓别林一样抿着嘴嗤嗤地笑着。他相信这个恶作剧自己一解释就没事了，于是他上了楼，吃了不少药片，足以让他美美地睡上一觉，与最终的长眠相差无几。他一次吞下了四天的镇定剂。

梅特兰本人发现卡斯特罗在踉踉跄跄地往前冲，好像注射天花疫苗对他毫无影响一样。他嘴巴朝一边噘着，嘴里嘶嘶作响。

“什么事？”梅特兰不得不问。

卡斯特罗一开始加快脚步，打算从他身旁走过去，可随后他又突然停了下来。

“你还要问！”他多年奉行理智的深呼吸之法，这时却一反常态，呼哧一声吐出一大口气来。“不，就是你也不会做这种事。”

“你肯定吗，主教大人？”梅特兰愤怒地问道。

主教靠到墙上。“噢，神哪！”他说。

梅特兰抓住卡斯特罗的手肘。“什么事？”

“你来看看吧！”

卡斯特罗的法衣成了碎片，满房间都是。他说：“值一百七十块钱哪，”一拳头砸在墙上，然后开始哭起来，既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那个拳头。

“我感到非常遗憾，卡斯特罗。这是野蛮行径。”梅特兰对他说，这时他看到裁纸刀放在衣橱旁。

“天哪，谁竟然会做这种恶毒的事情？”卡斯特罗冲他喊道。

“这人可不仅仅是不喜欢你。”他努力克制暗示人名的冲动，但没有用处。“某个希望没有达成的人……”

“别说疯话了。如果你认为诺兰蒙席会——”

“当然不是。我可没说名字啊。”

卡斯特罗找到祈祷椅旁的一把椅子坐下来。“这太恶心了。”说着，他憎恶地盯着他的法衣，好像绿头苍蝇在衣服的伤口上叮过一样。他看起来好像在反胃，那双大手似乎也难以自控。

可赫斯特在哪儿呢？他在干什么？

梅特兰找了个借口，说道：“我去一下，给你找点什么，让你感觉舒服点。”

楼上，在他学生时代曾住过的那层楼上，一帮年轻的教士们站在一只昏暗的灯泡下方，找不到慰藉。尽管他现在匆匆忙忙，但那记忆中的昏暗仍旧激起了他那可恶的怀旧感。他问，赫斯特的房间在哪儿，他们回答了，看到梅特兰急匆匆地走过去，他们的目光也一直跟着，然后好像漫不经心地回各自的房间一样，他们自己也跟了上去。

赫斯特睡着了，身上也没有血迹。梅特兰先想把他喊醒，然后忍不住用一只手托住男孩耷拉着的下颌，下颌一开一合、毫无气力，像一个

黑人储钱盒[1]的嘴巴。赫斯特昏睡不醒，连一般情况下会拒斥外在刺激并发出警告的肌肉，也毫无反应。他已经摆脱了教士生活，没有痛苦，没有与诺兰之间的枯燥谈话。

梅特兰发现，他的脉搏低沉而有力。

“你做到了，”他对那个绝对安静的人说，“你出了灵薄狱[2]。”一幢小平房，一年可悲、可怜的七千块，给赫斯特；还有他的后代，在他的怀里，发出便溺、牛奶和滑石的气味。梅特兰这么希望。

诺兰不是那么高兴。

“可怜的孩子。你这是企图自杀吗？”他问，眼睛眨巴着，盯着那位苍白色的沉睡者。

“蒙席，”梅特兰说，“他恐怕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感到内心里真的憎恨院长，而院长则举起右手，喃喃地赦了罪，开始从圣礼的角度处理这件事情。

“我希望是有条件的赦罪吧，蒙席。我意思是说，他可能不是在恩宠的状态下昏过去的。”

院长把嘲讽当做了警告。“当然啦，有条件的，”他向梅特兰保证，“当然啦，詹姆斯。”然后又重新开始赦罪。

“到底是什么让他着了魔？”等救护车的时候，诺兰说。“魔鬼，”梅特兰告诉他，“首先是魔鬼。”

诺兰犹豫了一下，他想到了驱邪。

梅特兰为自己不正经的态度感到愤怒，便开始直话直说。

“起先是魔鬼。最终却是因为疏忽。如果你在想谁疏忽了，那我告

---

① 一种儿童玩具，按动机关嘴巴可以开合，能储钱，外形常似黑人。

② 原文 Limbo 之音译，在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中指为未受洗之婴儿或耶稣降临以前死亡之善人所暂时栖息之处。

诉你，最后的事件中疏忽的人是我，其次是卡斯特罗。根本上讲是你。”

诺兰的要求、梅特兰的解释以及赫斯特的昏睡，都在救护车中继续。

“是的，是你！”梅特兰争辩道，“由于各种原因。”

“我倒有兴趣听一听。”

“首先，蒙席，用你那个胡说八道的严厉体制压制人，让他们无法去看医生，去问问他们为什么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想要残害人的躯体？”

“赫斯特想要残害人的躯体吗？”

“让他自己告诉你吧。”

诺兰哼了一声，仔细看了看那个男孩，他的下颌仍旧自在地耷拉着。

“你敌意的态度，詹姆斯——”他开口说道。

“这不是现在的问题，”梅特兰说，“现在的问题是赫斯特。”

救护车上那位护理人员一直在测着赫斯特的脉搏，这时看到一场争吵即将爆发，偷偷地笑着。诺兰嘟囔道：“梅特兰，别让这件事情庸俗化。不是每个人——”他冲护理人员那边扬了扬眉头——“都能认同我们。”

“我就是其中一个啊，”梅特兰承认，“现在，说说卡斯特罗！如果卡斯特罗对人有一点点了解的话，他几个月前就该让赫斯特去看医生。他没有，却告诉赫斯特去向我们的胜利圣母祈祷。”

“这条建议你总没什么意见吧。”

“我只对建议毫无用处有意见。”

护理人员皱着眉头看着赫斯特，听见谈话转向了神学辩论，他似乎很失望。

“实际上，”诺兰宣布，“几个星期前，卡斯特罗博士的确来找过我，说有个学生提到要看医生。毫无疑问，这个学生就是赫斯特，因为卡斯特罗博士是赫斯特的精神导师。听我说，你还不清楚这些医生介入多少事情。去年，我们有三名学生得了胃溃疡，还没等我知道，天主教医生协会就写信给我，建议学生吃一份简单的早茶和一份简单的晚餐。我把这个建议付诸实施，有些用处……”

“对赫斯特可没什么用处。他没有胃溃疡。”

诺兰抬高了声音。“梅特兰，如果你认为我必须向你做这些解释的话……”但他还是继续解释；赫斯特在场，实际上迫使着他这么做。“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六七名学生去看心理医生了。我们最不希望的，就是心理医生插手我们的事情。我问卡斯特罗博士，事情是否紧急，他肯定地说他认为不紧急。我呢，刚好为卡斯特罗博士这样的教员感到荣幸。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可能犯错误，但他从来不会犯愚蠢的错误，他既没有骄傲也没有恶意，但在你的天性中，詹姆斯，这两样却很明显。坦率地说，我看不出来你在这个神学院里有什么前途。”

“我当学生的时候，这就让我难过得要死啦；成年以后，这简直让我觉得天理难容啊！现在您知道了，是不是有助于蒙席大人您的祈祷呢？”

救护车和争论都停了下来，车门甩开，对面是一个霓虹灯标志，上面欢快地写着“急症”两个字，就像写着“女士休闲”或“饭菜酒水”一样。第一个来接受赫斯特的人，是一位打了一下午橄榄球、疲惫不堪的住院医生；但等到各种泵都接好了，级别很高的修女们已经在为德高望重的诺兰蒙席准备晚餐和内部消息。内部消息是：除了治疗过程必然会带来一些不舒适以外，赫斯特很安全。

“你刚才是不是承认，詹姆斯，”过了一会儿，诺兰神情滑稽地问，

“你实际上认为自己也应该为赫斯特的遭遇负一部分责任？”

“是的，”梅特兰承认得比较积极。“我让他去看医生，但没有花工夫去查实医生究竟说了什么。就像他们在网球课上说的，我的手法不错，但跟进缺乏力量。”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当初没有违反我的权威，赫斯特就不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我相信，”梅特兰说，“你能在赫斯特的房间里找到医生写来的一封信，告诉你或我或任何相关的人，赫斯特必须马上住院。”

“是啊，”获得来之不易的胜利之后，诺兰笑了。“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往后靠了靠，说道，“服从啊，詹姆斯，服从是地球上最好的东西。”

17

七月份学生们要参加考试。梅特兰批改完历史论文之后，就将被派往某个教区，这一点现在已经确定了。那种教区的人们习惯了强悍粗壮、常来募捐资金的教士，他们培训青年团橄榄球队员让他们打入决赛，举办拳击之夜。梅特兰为自己感到害怕；但也为那些构成社会基石的人们感到遗憾，他那几个半生不熟、犹豫不定的观点，不久就要强加到他们身上。

每年神学院都在接待厅里举行一次会议，通过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允许每位学生继续更高级别的神职学习。梅特兰想，为了慎重起见，他不应该去参加。没人批评他缺席，也没有人谈起过这件事情，除了埃德蒙兹。

埃德蒙兹是来道别的。

“道别？”梅特兰问。

“他们永远也不会让我进入神职学习。这是他们第二年投我的反对票了。连像我埃德蒙兹这样的人，最后也明白了。”

梅特兰什么也没说。

“不表示安慰吗？”埃德蒙兹问道。

“不。如果你有理由要走的话，感谢上帝，然后就走吧。坐。”

埃德蒙兹懒散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他似乎已经回到了甜美的生活

中——债券事务、尼亚加拉瀑布一般的威士忌。

"有传闻说，你没在那儿投票。"

"是的。"

梅特兰能看出来，埃德蒙兹几乎把他的缺席当做第二大背叛行为。

"那你还在这儿干吗呢，博士？"

"在这家学院？"

"当神父。"

"听我说，如果我去参加了会议，我会为你说话的。但那只会证实他们的想法。他们会更加肯定地排斥你。"

"可是，你为什么要留下呢？"

梅特兰拧紧了闹钟，闹钟两天前在某个不重要的时刻停了下来。

"这是我的生命。"

"是吗？"埃德蒙兹不相信。

"我是个机构的人。从小就一直是。我唯一的希望，就是等着我的机构再次与……与活生生的真理重新建立联系，就这样。一些人——神秘主义者、预言家、圣徒——慢慢能超越机构。但我永远不会，除非我变成神秘主义者、预言家或圣徒。现在好像没这个迹象。"他笑了起来。"我说自己是个机构的人，我想你大概觉得滑稽吧。我在这儿惹了这么多麻烦。"

埃德蒙兹说"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现在他无所顾忌了，所以敢说"不过，你也给废了"。

梅特兰摇了摇唤醒了的闹钟，漠然地表示同意。"几乎全废了。但我必须在这个框架内部等待启示。到其他地方去，我也同样废了。"他把闹钟放下。这件事情倒是个小小的胜利。此前他觉得闹钟肯定坏了。"我必须等着看。"

"你认为你会看到什么呢？看着卡斯特罗成为大主教？"

“不，我认为那不会发生。不过，也许我在等着被赐予卡斯特罗所拥有的那种确定感。但那也不会发生。”

埃德蒙兹点点头。他不再像刚进来的时候那样焦躁愤懑。“都一样，”他说，“你和我……我们在这儿是鬼，我们几乎都不存在。没人一定要一直当鬼。”

“是啊，”梅特兰说，“我们是苍白的生命存在。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他们的教条相对抗。而且我发现，自己都无法有效地憎恨他们。我可以生气，我生过气。但那不持久。因此我对我自己都存有偏见。我作出了对他们有利的判断，因为他们确信。我觉得，确信是一种高级的道德状态，在那种状态面前，人们应该适当地表示谦卑。”

“我们都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的教育。”

梅特兰到水池边倒杯水，因而想到了南极的意象。“我是沙克尔顿[①]，陷在浮冰里。我能做的，就是等待着线索，等待着能指引我的迹象。有时候，我简直相信，我会遭到天谴的，因为我没有到南美贫民窟去，坐在那儿就为了和人们一起分享死亡。但一直没有明显的迹象，指引我朝那个方向去。”

“为什么是南美的贫民窟呢？我们这儿就有挺像样的土著白人混血儿贫民窟，从大部分城镇开车就能到。在那些地方，你可以分享没死亡那么壮烈的东西。”

“经济专栏作家们万岁，”梅特兰笑了起来。“治疗浪漫的灵药。”

“而且，你可不能随便在哪个小屋里就坐下来。因为你把自己献给了一位主教，教会法典规定，你不能离开你的教区。”

“啊，可笑的教会行政！不管怎么说，我有一个鲸鱼一般大小的疑

① 欧内斯特·沙克尔顿(1874—1922)，英国探险家，率队三次到南极探险。

惑，一个人也许必须在自己的文明中找到出路。远走高飞，把自己的命运强加在异域的土地上，是毫无用处的。”

埃德蒙兹说：“那么沙勿略[①]呢？阿尔伯特·施韦策[②]呢？”

“我不认识他们。”梅特兰武断地对他说。

他们两人握了握手，承诺他日相见，尽管这承诺注定无法实现。

两条不安全的道路中较为安全的那一条，让艾根的秘密局限于艾根、艾根的美国朋友、最高司祭以及梅特兰自己等几人之中。

梅特兰去见诺兰，是要主动提出为赫斯特支付部分医药费用。赫斯特现在住在一家以前梅特兰父母曾说的精神病医院。在散发着乙醚气味的强效药物的作用下，他翻来覆去，满嘴说着不恰当地残人肢体的罪孽，他流汗、骂人、求上帝、说自杀就像说一个安全的港湾，对这一切进行忏悔，然后又求上帝。这位年轻教士的其他部分都在沉睡，只有责骂、野蛮或畏惧上帝的部分还在活动。谁的上帝？

不管是谁的。赫斯特要在医院里住几个月。

梅特兰主动提了出来。他非常担心，他本想为大教区省下一笔昂贵的医疗费用，但别人可能会以为他想买个缓刑，好在学院里待到年底。他挑衅地说：“我觉得，赫斯特现在的状况，我要负很大的责任，但不是全部。”

“我理解，你的动机是很高尚的，詹姆斯，”蒙席承认，“但我不能允许。”

“不能允许？”

---

① 指圣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西班牙传教士，曾在印度、日本等地传教。

② 阿尔伯特·施韦策(1875—1965)，德国著名基督教哲学家、神学家和音乐家，曾在非洲传教。

梅特兰认为，诺兰没明白他的提议。难道他现在在大教区为人所弃，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这个——说实话——几乎任何人的钱都会接受的机构，竟然都不接受他的钱了？他把自己的提议又解释了一遍，发现对方脸上那常见的温和表情，像潮水一样退了下去。梅特兰盯着那两块硬硬的颧骨，老头的愤怒让那儿显得又高又干。

“争辩是没有用的，詹姆斯。你的提议违反规则。如果你或者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为赫斯特付钱，这儿的年轻人一生病，他们的家人就会期待我们付账。”

梅特兰的目光从诺兰脸上转到桌上，看着丰润的金发女郎在国际杂志上爱抚、宣传过的那台打字机。

“你是说，大教区不打算支付赫斯特的医疗费用吗？”

“詹姆斯，大教区有它自己的问题。”

“赫斯特也是大教区的问题。”

“听我说，詹姆斯，与我们其他人想法不一样，已经成了你的专长。事实是，赫斯特的教会教育终止了，不是我们的错，或许我应该说，机构作为一个整体没有错。大教区不能付钱。如果它不付钱，你能指望某些教员付钱吗？”

“能。尽管我觉得我的想法有些陈旧。”

诺兰缓慢地说：“我可以肯定，詹姆斯，你的想法可绝对不能说陈旧。”

“看来，我找错了人。”

“是的。还有，詹姆斯，我不是修道院意义上的上级。你不必像修士服从修道院院长那样服从我。但我要警告你，如果你为赫斯特捐款，就是为所有员工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他们——”

“手头的事情够多了，”梅特兰补充道，“买六缸汽车、格里高利·

派克[1]那样的主教服饰和金发女郎们喜爱的打字机。”

诺兰一只手下意识地放到了那台受到指责的机器的键盘上。

“而且，”梅特兰火气不小，又补充道，“我认为你低估了人们的尊严感。”

“我想我不能给你更多时间了，詹姆斯，”诺兰说。

梅特兰不是修士，也像其他年轻人一样，鄙视中年人对开先例的担忧。他找到赫斯特的地址，给他家人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每位神父都是以不同方式信仰果报的人。你们儿子现在的状况，我因为疏忽，要负一部分责任，所以面临着果报。请你们原谅我，并接受这笔捐赠，成全我的奢望……”他知道，他们只要和他的父亲有一点儿相似，就绝对没有办法说服他们不能把这笔钱砸回到他脸上。

一个星期之内，挂号寄来了一封礼貌的短信，说全家都很感激，但四百块钱退了回来。当时那一瞬间，他疯狂地想，也许他可以联系某个知名的酒店，可以租一间名为“征服者殿”或者“阿尔汗布拉宫”的会客厅，召集他这一年里见过的所有外人：他的表弟夫妇布伦丹和格丽特、艾根、赫斯特、马丁修女、乔·昆兰和莫娜，甚至埃德蒙兹和诺兰的妹妹克拉克太太。可是，到了第二天，失败感渗入每一根骨头，他到银行把那笔钱又存了回去。

他爬上山坡回家，心里暖洋洋地想着他的笔记本。

卡斯特罗，被拣选的器皿[2]，整个六月都容光焕发。他的戒指和胸

---

① 著名美国演员（1916—2003）。

②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9章第15节，“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此处所引用的乃是天主教常用的杜埃－海姆斯版《圣经》，非钦定版。

前十字架都拿来了。一天晚上在教员休息室里，这些东西被展示给大家看，梅特兰每晚都要到那儿去喝杯咖啡。其他神父都知道他在赫斯特的事情上有错——他甚至都承认了，他们彬彬有礼，但这无情的、纯粹礼节性的态度，不能安慰他。令梅特兰略感安慰的是，艾根的希望感越来越公开，他每天都在这一阵阵的希望感中度过，除了那些他感到憎恨的日子——憎恨那些将来一定会质疑他的智慧和动机的人。在辩护官身上，两个极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以至于要让他泄气已经完全没有必要，而且完全不可能。

“诺拉非常好，而且满怀希望，”在一个典型的充满希望的早晨，艾根会这样说。“她正在做九连祷，希望我们的申请能成功。这总算反驳了你的批评了吧，詹姆斯。”

“我没有批评过，”梅特兰会说，然后放下笔，因为这下子他做不了事情了。“我只是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别担心，”艾根会轻声地笑出来。“我原谅你啦。”

“莫里斯，你自己准备怎么办呢？这件事情我忍不住要问。”

艾根的眼里闪烁着炯炯光芒，丝毫不受这个问题的影响。

“具体我不知道。我可以管一家宾馆啊。”然后他会笑起来，想到艾根去管大堂酒吧里纵酒狂欢的养路工人，梅特兰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我也许会对放牧发生兴趣。”这一次，梅特兰一定不会放纵想再次发笑的野蛮冲动。但是艾根想着自己戴着牧羊人的大帽子，穿着最好的粗花呢衣服（“圣渴会”的徽章将会从那上面拿掉），也觉得好笑。

然后，梅特兰在座位上扭动着身体，摇晃着他的长脑袋，不得不让艾根不要那么乐观，艾根就会认为梅特兰是在批评他，会冲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有些日子里，艾根浑身无力、心里空空，却说不上原因，会在房间里睡上十四个小时。教员们不安地猜测，他大概身体不舒服，得

了某种与精神心理无关的疾病，法典专家不可能得其他的毛病。经过仔细观察，梅特兰发现，他的朋友最近有两件事情不合习惯——白天小睡——白天小睡的时候还穿着折痕宛然的衬衫和黑色的西装长裤。

每一次，他最后都会回来和梅特兰说话。他会像一位勉强能掩饰自己在晕船的乘客一样，装出得意洋洋的样子，说道，“我知道你不赞同我小小的权宜之计，詹姆斯。可是，我要你知道，我永远都会特别地尊重……”

就这样，梅特兰陷入了另一个人刚刚开始的疯狂，他甚至考虑过把自己的朋友交给诺兰照顾。那就意味着，为自己一位垂死的亲人选择快速死亡。但是艾根是个优秀的小羊羔，主教秘书处的神父；诺兰会目光狭隘，并且以此影响大主教的观点，让艾根在一家修道院里赎罪苦修，最终在某个极其偏远的教区里了此一生。

18

一天中午，在正餐桌上，艾根递给梅特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餐饭后我看你敢从盥洗室里逃走。你大概能想象到吧，我必须见你。我会在我的房间里等着，我更喜欢整洁的环境。我想，你不至于当个懦夫，要躲开这次会面吧。"

这就是无论阴霾、起雾还是下雨都会送到贝克街福尔摩斯手上的那种纸条，詹姆斯笑着抬起头来。他看见艾根只是坐在那儿，恶狠狠地一口一口喝着汤，报复似的把汤咽下去。很快，所有教员都会开始注意到这个人身上的不一致，从他的脸和身体来看，他挺像在寻找理智的配方，但喝了半盘蔬菜汤之后，他却离开了餐桌。

梅特兰在甜点上来之前也离开了。他也许还有时间先处理艾根的事情，然后再去赶一点三刻的轮渡。神学院上方的天空阴暗下来，所有画满了爱尔兰圣徒和天主教符号的窗户都失去了光辉，变成了煮糖般的粗糙颜色。他和艾根拖诺拉下楼的那个楼道，仍旧漆黑一团，足以做任何冒险胡闹的事情。

艾根在桌子和窗户之间大步走着，与理性而柔和的墙壁、如邂逅一般亲切温和的窗帘都已经格格不入。梅特兰一进门，他立即说道："关于信的事情是个秘密，如果我以前没提到，梅特兰博士，那只是因为我

以为这一点你自己能弄明白。”

“当然明白。”梅特兰说。

“哦？这么说，你最近倒长出良心来啦？诺兰蒙席等人知道了会很欣慰的。”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莫里斯。”

“大主教阁下要我在某个修道院里退省十天，好好反思一下我向教皇陛下提出的要求。”

“我的神啊。”

艾根一动不动地站着，好像一位到了宗教仪式转折点的神父。他激烈地说道，“我只希望，对你来说，詹姆斯，这是一件有关良知的事情，而不仅仅是恶意……”

“你的意思是说，你认为——”

艾根两只拳头重重地砸在桌子上，咆哮道：“别演戏了！我愿意相信，对你来说这的确是良知的事情，因为从一开始你的良知就为这个想法感到愤怒。如果你不是怀有恶意的话，那你就是……就是个该死的傻瓜。但诺兰从一开始就有过这样的想法。这个诺兰啊，看人可准着呢！”

“我没跟任何人说过。”梅特兰说道。

“那是谁呢？圣父吗？我的朋友大概还没抽出时间来见他呢。可能是诺拉吧。”

“有可能啊。”梅特兰表示同意。

艾根一边发出憎恶的声音，一边走到窗帘前，心不在焉地瞟了一眼附属教堂那灰色的面容。“在你走之前，”他用极低的声音乞求道，“让我告诉你吧，我打算完全镇定、带着恶意地——你看，我可不害怕大声说出这种事情——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我要你也尝尝，向大主教这样

的人解释根本无法解释的事情，是什么感受。”

不同上帝之间，就是这样的，梅特兰心想，一边是有定义、有标签、有法规的机构的上帝，一边是无法定义、没有标签、没有法规的马丁修女的上帝。你失去了朋友但并不在乎，你的秘密被公开但也不害怕后果，你被指责但对之毫无兴趣。因为指责并不会让你已经有的疏离感更加严重。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说，完全是出于形式，因为两人的会谈已经让艾根筋疲力尽，为了公平起见，应该表现出一点力气来。“如果你要把我私下里说的事情告诉诺兰或者大主教，你请便吧。但我无法想象，你会违背自己的性格，走到那个地步。”

“等着瞧吧！”

“第二，你应该考虑诺拉说出秘密的可能性。”

“十五岁的时候，我发现初中橄榄球队的一半队员都在更衣室里抽烟。发现学校的体育之花在吞云吐雾，我非常震惊。但更糟糕的是，队长对我怒目而视，吼道：‘消失吧！’我要感谢那位被遗忘了的英雄丰富了我的语言，因为现在最好的表达方法就是‘消失吧，梅特兰！’。还有准备给大主教解释吧。”

一路下坡，梅特兰能看到停靠在码头上的轮渡，除了要赶上轮渡，别的什么都不想。他不停地短途冲刺，气喘不上来的时候，就步态趔趄地暂停下来；他心里想，在某个下午，赶一点三刻的轮渡似乎成了终极目标，而一本笔记簿竟会像圣人一样发出光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怎么能在传统的意义上受到诅咒或获得拯救呢？

可是，他还是没赶上轮渡。

现在又要等半个小时，他能做的事情不多，倒让他清醒下来。他可以从一位忧伤的希腊人那儿买杯美国产的麦乳精饮料，或者在已进入冬

天淡季的游乐厅里逛逛，或者到水族馆里看看那些黏糊糊的怪物。这些都不会像圣人一样发出光辉。现在他有时间，也有空间，去理解其中的危险。他们会把他赶出他们称之为教会的那个巨大而令人反感的实体，那个声名狼藉却又神秘兮兮的机构。而且，他对声名狼藉的部分确信无疑，但又没意识到那神秘的部分，所以要服从、离开并不困难。问题是，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在乎就离开吗？这是不是充足或人性的动机呢？因为虚空而离开——因为他不在乎而卡斯特罗和诺兰在乎？如果今后他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娶了妻子，在优秀的新教学校里教书，那就必须是他自己作出的决定，而不是因为那两位令人憎恶的教会贵族下了命令。

他找到一部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学生。

“好的，博士。他在院长办公室里。”

“告诉他，说我说的，他必须马上来接电话。拜托。必须。紧急事件。”

沉默了几分钟，有人来了。

“詹姆斯。我是卡斯特罗博士。院长要你回家。马上。”

“家？你什么意思，家？”

“家！难道你想和你的出版商们一起吃饭吗？”

“不。但我九点之前会回家。”

“听着，詹姆斯，那可不是马上啊。这至关重要——”

“我知道。你要让我当教务长嘛。不过九点钟，借用一下你这个别致的称呼，我会回家的。还有，对艾根别太狠。”

他说了声再见，挂了电话。实际上，他想要报仇，忍不住在支撑码头的柱子上打了一拳。

他坐八点半的船，夹在谈情说爱者和饕餮之徒中回来了。

能看到艾根在寒冷的码头上走来走去，像安格斯·威尔逊[①]笔下的一名教士在留意着小孩子。看到梅特兰，他开始哭起来。

“你一定要原谅我。”他哽咽道。

“看起来已经原谅啦，不是吗？”梅特兰说，那样子让人想起某个心胸宽阔的美国英雄，半品脱波旁酒喝下去，所有的快乐和背叛，都一扫而空。

艾根把一封蓝色的航空信塞到他手里。和这些东西的惯例相反，信的落款出现在最前面。梅特兰看到：“吾王基督下的弟兄，亨利。”

“请你读一读吧。”

“我亲爱的莫里斯，”信开头写道，好像亲昵的称谓能给人慰藉一样，“我很难相信，你所托之事是全心所愿，这件事情——我肯定你也会相信——如果真是你所愿意的，我定会不惜个人代价予以操办。不过，我肯定，如果我果真努力操办你所决定的这桩困难的事情，我也将很高兴借此机会，重新思考我所采取的行动。莫里斯，我觉得能帮助你重新思考这件事情的，是你自己的大主教……”

“这真是荒唐啊，”梅特兰嘟囔道，“这个人自己大概也会这么说。”

“……我觉得，一名神父和他的主教之间，不应该有隐私的问题，而且我听说你的主教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他会意识到，这位莫里斯·艾根是个多么高质量的产品：我给他写了信，随这封信一同寄出……”

“圣职部一位优秀的老法西斯啊，这个家伙！”梅特兰说。

“……你和他共同决定的任何事情，我都愿意执行。安心吧，莫里斯，我会在每天早晨的祭坛上为你祈祷……”

---

① 安格斯·威尔逊(1913—1991)，英国小说家。

“我平白无故地毁了你。”

“自己不毁，谁也毁不了。”危机已经到来，他却发现很难为之所动。

“我当时疯了，詹姆斯。”这比说恩宠突然降临要好。“我当时疯了。一个好朋友啊，一个好朋友……”

梅特兰把他塞进那辆小汽车的后座里，开车把他送回了神学院。晚上迟些时候，诺兰叫来了一位谨慎的天主教医生，给艾根注射了镇静剂，通过这全能的、使人昏迷的药剂走向全能的上帝，梅特兰心里想，尽管看到朋友坠入梦乡他很高兴，尽管他的嘲讽只是因为诺兰和卡斯特罗这两位超级义人[①]在场。

后来，卡斯特罗逼住了他。“院长和我，我们刚才在评估你在学院里的这段时间。我们很难相信你还想继续当一名神父。”

梅特兰受到了震动。他说：“留下来对我具有根本意义。”

“根本意义？你是说，对你的救赎具有根本意义？”

梅特兰表示同意。“是的，为了这个原因。”

卡斯特罗叹了口气。“鉴于你的纪录，詹姆斯，而且考虑到你那本书……你现在所说的，是否只是一句讥讽的话，谁也说不清楚了。”

---

① 此处指《圣经》中所说的“义人”（the righteous）。

19

诺拉羞怯地想起了几个月前醉酒的事情，紧张起来，不过还是坚持要梅特兰进去。

“莫里斯让我来看你，”他解释道，眼睛朝左侧客厅的窗户望去。“你姐姐在家吗？”

“她在家。”但是诺拉不能预见这会增加什么困难。“请进来吧，神父。我们刚煮好茶。”

他跟在她身后进了屋，她一直隐约地记着要做一些礼貌的举动，比如帮他拿帽子、指路。他感觉到她急于要他进屋，但并不完全相信这一感觉；他发现自己无法打破她焦虑而不安的状态，迫使她在门厅里开始谈话。两人心情都复杂而疑惑，在客厅门口挪动着脚步，两人都给对方让路，然后又一起迈步，接着又同时让开。西莉亚坐在里面，一副平静而愤懑的模样。她扭过头看着梅特兰走进来，近乎礼貌地把身体向前倾了倾，左手则一直抬着，请大家安静。在她身旁，一场赛马报道即将涌向高潮。

“坐这儿吧，神父。”诺拉低声道。她突然之间舒展开来；连肩膀也不像刚才那样缩着了。

梅特兰坐下来，这显然是她的椅子，放在西莉亚的旁边，在房间靠

近阳光的那一头。现在赛马已经进入了直线跑道，西莉亚大气也不敢出。她为这种高潮活着，身上穿的印花长连衣裙让她显得比例匀称，或者用个更好的词，可爱，在梅特兰的腹部唤起了强烈而温暖的感觉。但禁欲的习惯占了上风。“骑虎难下啊，”他心想……

这时，旗帜已经显示出赢得比赛的马。西莉亚那只懒洋洋的手把声音慢慢调低，等里面嘈嘈杂杂的声音听起来像有人在四五个花园开外的地方争吵，她便觉得满意了。

梅特兰马上告诉她们，艾根已经进了医院。她们平静地听着。西莉亚没有高兴地大喊大叫，诺拉也没有捶胸顿足，她目光深邃地从西莉亚看到梅特兰，然后又转过去看着西莉亚。

西莉亚问艾根出了什么问题，一边给梅特兰拿过一只德累斯顿瓷茶杯，一边听他说艾根精神崩溃了。一种紧急发作的焦虑状态，他承认道。

茶壶在各人之间传递，谁也没说什么；不过梅特兰能听到诺拉粗重的呼吸。长时间的沉默，似乎必须用眼泪才能打破，但她却没有哭出来。恰恰相反，梅特兰低垂着眼睛，开始觉得倒是自己在被人盯着，最后他扫了一眼，看见姐妹俩不是在注视他，而是对他根本没有在意。两人脸上表情呆滞，互相瞥着对方；自然、沉静、毋庸置疑的交流。他心里想，无论教皇是否许可，莫里斯·艾根怎么能应对这像子宫一样深的姐妹之情呢？

“哪家医院？”诺拉问着，放下手中的杯子，朝窗户那边走去。

梅特兰告诉了她。“他说，等他好点儿，就会写信详细地讲清楚。他们几乎是不间断地给他用药。”

“可怜、可怜的莫里斯。”她的声音变了。“他还能认清楚人吗？”

“哦，可以的。像一种持续的醉酒状态，就这样。”

尽管他笨拙地咬着嘴唇，两个女人谁也没觉得有必要把怨恨转移到他身上。

"我们要尽快去看他，西莉亚。你明天要用车吗？"

梅特兰想说"没有机会——"

"如果你自己愿意出去的话，"诺拉建议，"你可以开车把我送到那儿。"

"我可能也出去。这是个很好的郊区。天气好的话，你可以一直看到大海。"

诺拉伸出双手，让下午的阳光来清洗。口里说"可怜、可怜的莫里斯"，这次语气更加坚决。她盯着马路那边停在岸边的帆船，以及悠闲漫步的驾帆船的人们。

"我们中午可以野餐。"西莉亚提议。

"他大概吃不了什么东西。但我们可以把那只鸡带着，以防万一。而且还有那些杂碎。"

"杂碎汤。"

"我也在这样想。我们可以——"

梅特兰几乎已经恐慌了，他敲了敲茶杯，发出当啷的声响，对德累斯顿瓷器来说，这可是野蛮的噪音。野餐的计划在花茎上枯萎了。

他说了出来："诺拉，你不能去见他。"

西莉亚似乎讥笑了一声，嘟囔道："我的天哪，他肯定是病……"

梅特兰没有放弃。"不是因为他病得很重。诺拉，我能不能私下里跟你谈谈？"

女人的脸色已经发黄，但她说话时的凶狠劲儿，和西莉亚不相上下。"我要我姐姐在这儿。"

"坐下来，诺拉。"西莉亚命令道，命令得到了执行。

她摆出一副会议主持人的样子。她说："看来你好像有什么事要告诉我们，神父。"

就像他确信这两位女人拥有对方就已经够了，现在他确信诺拉会哭出来，让人怜悯地、有节制地哭出来。考虑到他必须说出来的情况，他希望自己仓促之间建立起来的"确信"真实有效。给他希望的，不仅仅是他们关于杂碎汤的谈话，也不仅仅是他们如何兴致勃勃地想去照料那位生病的神父。而是诺拉还不曾说服他，而他刚才进来的那种状态，几乎就是明写着"愿意被你说服"。他的本能提醒他，她受过苦，已经习惯于靠过去积累的痛苦为生，而且像她姐姐一样，正在成长为一位职业性的、含冤受屈的女人。

"他要我告诉你，"梅特兰开始说道，"他不能再见你了，一次也不行。他会写信的，我刚才说过，但现在他还没能力写信或者打电话，而这个消息却不能等了。"

诺拉让人怜悯地、有节制地哭了出来，但哭得相当真实，足以让梅特兰警觉。

他心里想："别去管什么'确信'了。对诺拉·塔利来说，这可能是真真切切的事情，一辈子守寡的事情。"但他却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一点。

西莉亚可以。她已经起身，站在那儿揉诺拉的肩膀。如果他继续悠哉游哉地坐着，或者去打断她们，似乎都不合适，梅特兰只好挺直腰杆坐好，等着提供细节。但西莉亚先开了口。这件事情，是悲剧也好，是其他的也好，至少让她沉默了一阵子。

"他决定什么时候结束事情，呃？他感到糟糕不便的时候？问问他，他迷了两年的那个女孩子怎么办？"

"呃，这不是他自己的决定。"

“我猜是他的精神导师告诉他的吧。割掉撒旦的肢体！她不会有感觉的。只他妈的会要了她的命，就这么简单。精神导师！无视人类尊严的无知之辈——”

“大主教让他切断联系。”

“大主教？”

“那位大主教。这是命令。”他努力直接对诺拉说话。“他不可能完全放弃整个系统。那样做肯定会要了他的命。他对你也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如果他当初成了叛教者的话，或者他们用的其他什么称呼。”

“我猜你认为这一切给上帝增添了光彩，是不是？”西莉亚说道。

“我不知道。如果我明天就离开教会，以前的誓言也不会毒害我，变成我身上的坏疽，要是你愿意这么说的话，我就是这种人。但莫里斯不是。”

“啊，诺拉碰巧没对你发生兴趣。”

“我知道。这话又不是求婚。”

诺拉微弱的声音好像被双拳死死握住了一样，她问：“教皇没有批准他的请求？”

“一个小官员把信寄回给了大主教。那是个不可能成功的计划，诺拉。如果莫里斯不是那么兴奋，他也会看出来，这个计划不可能成功。”

“她就是太把大主教们当回事的那种人。”西莉亚对她妹妹下了结论。

“莫里斯也是。”梅特兰对她说。

“噢，让莫里斯见鬼去吧。禁欲不过是性挑逗的一种高级形式。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攻击女人。你去读读心理学家的书！”她建议。

“我可不认为莫里斯从这件事情中得到了多少快乐，塔利小姐。”

“是克罗斯里太太，尽管被抛弃了。”她弯下腰去，在诺拉的耳朵旁

发出安慰的声音。艾根的黑皮肤女孩，因为一位大主教而伤心欲绝，头靠在躺椅的扶手上，修长而悲伤的手指把头紧紧捂住。看到她如此伤心，西莉亚冲神父发起火来。

“通过一名大主教与上帝相连，肯定很方便吧。你去和一个女孩子玩，直到伤害逐渐加重。然后你让你的大主教知道，你被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缠住了。他命令道：‘切断联系！’你对女孩说：‘对不起，但是我受到良知的约束。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会永远为你祈祷，等等。’这岂不是最完美的男人骗人的伎俩吗？那些脑袋长在屁股上的普通男人们，绝不可能想出更好的主意来啊。”

梅特兰叹了口气。“如果你想跟我说，教会的人不诚实，这一点我早已经知道了。问题更小——莫里斯和诺拉。他们相信大主教，相信教会法典。他们没有希望了。”

他看见浑身颤抖的诺拉也在听。他低声对西莉亚说道：“争论教士和教会的堕落不会有任何用处。你一定要帮助她——”

“噢，天哪！”西莉亚咆哮着，冲到了窗户那边。梅特兰感到了脸红，他自己的口气听起来像个舞台神父[1]，他不安地吞咽了一口，这时她又旋风般地杀了回来，趾高气扬，丰满的胸部很显眼地跳动着。“也许你可以送我一些蜡纸刻印的笔记，教我怎么做？高傲，圣母教会最好的传统！梅特兰为负罪、生病的灵魂开出的灵药！”

现在诺拉一个人在那儿，悲伤着，在最靠近歇斯底里的边缘地区逡巡。梅特兰觉得有义务留下来，直到这个女孩子平静下来；然而，平静可能要等待很久，如同生或者死。他高兴地看到，西莉亚已经决心让事情快点结束。

---

[1] 西方戏剧中常见的一种神父打扮的喜剧或闹剧角色。

“和我到这边来，坐到太阳下面。”

诺拉在她的搀扶下踉踉跄跄地来到窗户边的椅子上，嗓音嘶哑地哽咽道：“你不是要错过王马弗雷德的比赛了嘛。”

“不。不。我们可以一起听。不会错过的。不会。还要喝点茶吗？”

她们似乎又忘记了梅特兰。西莉亚抚摸着诺拉深色的头发，摸了几分钟，中间有一次抬起手来把表就到亮光下。肯定有四点多了。海湾逐渐模糊起来，一艘豪华汽艇前面的挡风玻璃发出神秘的亮光。最后，她转过脸来对着他，头发和肩膀在黄昏前五彩斑斓的光线中发亮。

没有一丝热情。“你可以出去了。”她对梅特兰说。

20

七月初的一个晚上，梅特兰来到大教堂内殿一扇标有 *Sapientia*[①]字样的门前——来接受询问；他立即被带到会议室，几个月前，他曾在这儿毫无结果地与大主教和戴斯·博伊尔进行了周旋。房间里炉火很旺，桌子光亮如同波尔图葡萄酒。梅特兰把圣塞巴斯蒂安认作老相识，可他却仍在大主教身后的窗户上表现着他那可怕的英雄主义。

坐在大主教右首的是卡斯特罗，再过一两天，他就要进行退省，把他的生活理清楚，为主教授职仪式做准备。他穿着有披肩的黑色法衣，已经显得有些古怪了；他以主教姿态出场，却仍旧穿着简单的黑色衣服，看起来像是处心积虑却手法拙劣地在公共场合表演谦卑。

诺兰蒙席坐在主座的左边，不时往壁炉里添加柴火。他面前放着一小叠打字机打出来的笔记，但卡斯特罗和大主教面前厚厚的记事本却没有动过。

房间里靠诺兰这边的空处放好了一把椅子，是给梅特兰的。与询问马丁修女时用的那张桌子相比，这张桌子似乎更适合把判决者和被判决者之间的距离戏剧化，而大主教希望避免审判的气氛；他察觉到，梅特兰的案子太重要了，不必用正式的仪式来装点。梅特兰再次受到了从上到下的关心，这是他作为犯错者的权利，所以梅特兰可以坐在一把专门

用来在炉火边打盹的椅子的边缘，至少和判决他的人离炉火一样近。他心里想，如果他谋杀了诺兰，他们会不会给他安排一把躺椅。

然而，整个过程中，他将会彻底暴露给橡木堡垒后面的裁决法庭。

"你还是没穿外套，詹姆斯？"大主教问道，那口气多是责备，但也有些纵容的意味。

"他挣的钱可是够的。"诺兰断定。

梅特兰满脸羞愧，沿着桌子走过去，准备在大主教面前跪下，大主教坐在那儿，用双手把他挡开。

"你这是要表示讽刺吗，詹姆斯？我知道，你很可能感到难为情，认为这是中世纪的礼仪，所以我宁愿你不要这样。"

梅特兰轻声说道："这是个礼貌的举动，阁下。如果我不能礼貌地对待我自己的主教……"

"这本身不就是表达这个意思吗？"卡斯特罗问道。

"坐下，詹姆斯。"

可这时候，看到这位瘦弱、苦修的捣乱者弯下腰来就座，大主教又生气了。

"你应该知道，我完全有理由暂停你的工作，而根本不用跟你谈话。"

梅特兰点点头。

"你会注意到，梅特兰博士，"卡斯特罗说，"这儿没有法庭书记员。我们希望，由良知来记录、来批准。没有公证人。由良知来公证。好吗？"

大主教接过话题。"我之所以决定要问问你的意见，詹姆斯，是因

---

① 拉丁文，意为"智慧"。

为我需要解释。而且不仅仅是这本书的事情。你还有其他一些失败——注意，是失败！你要不在这儿作出解释，它们一辈子都会对你不利。将会有必要对你施加惩罚。我要你——我甚至会说我请求你——接受惩罚，从而继续当我的神父。”

梅特兰不太确定而有些尴尬地说：“是，是。当然。”

大主教阁下冲诺兰点点头，诺兰浏览了一下第一条控诉的细节。“梅特兰博士，你在被任命为神学院教员后的一个月内，在一次非常特殊的弥撒上做了一场布道，布道中你把这句话用在神父身上，‘他们不爱任何人，所以以为自己爱上帝。’”

“啊，詹姆斯？”

“我当然不是把这话用在神父身上，阁下。这话是用来形容一种危险，没别的意思。我那天傍晚所说的话，是呼吁大家对神父宽容一点。”

卡斯特罗微笑着。“你为我们着想，真是好心，梅特兰博士，但大家对我们的宽容，似乎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这是句很糟糕的引用，詹姆斯，”高级教士喃喃地说，“你说你是在形容一种危险。是神父面临的危险吧，我想？”

“是的。”

“你不觉得，世俗的人们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吗？还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问题！”

梅特兰冒了个险。他说：“我无意轻率无礼，阁下。尤其是在今天晚上。但是，我们讨论的这场弥撒，针对的是一群大学毕业生。对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说，我们才是一个主要问题。”

“我的外甥，拉莫特太太的儿子，也参加了弥撒，认为引用的这句话品位低下。”诺兰宣布道。

“如果每一场布道只要有一个天主教徒认为品位低下，大主教阁下

都要对该神父进行质问……”

“无论有没有具体情境，我都会认为这句话品位低下。我会这么认为，不是根据某些个人癖好的标准，而是根据绝对的标准。”

“哦，蒙席，”詹姆斯反对道，“我们从没成为朋友，更不用说相互崇拜了。根据绝对的标准，我们发现对方品位低下，这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憎恶，就是这么回事吧。”

沉默。然后大主教阁下说：“梅特兰，你到这儿来，不是来说格言的。”

这一点梅特兰承认了。又一阵沉默，被诺兰打破了，他没有流露出任何怨恨的迹象。

“阁下，这句话引用自一位法国诗人，叫做夏尔·佩吉[①]。”

大主教阁下无意损害别人地偏爱着自己的法语，他在大脑中寻找着人名。“佩吉……佩吉……”

“他是个名义上的天主教徒，一个狂暴的反教会者，而且他不参加弥撒。”

“蒙席，这与有没有智慧没有关系。”梅特兰想说点貌似有理的讽刺话，关于亚伯拉罕和大卫，这两人都是坚定的不参加弥撒的人。但大主教阁下大声插话了。

“詹姆斯！看来一定要告诉你，你到这儿不是来说格言的，也不是来与房间中其他人以平等的身份进行辩论的。”

必须第二次道歉，而且必须遵守适当的沉默。大主教在皱眉。

“詹姆斯，你说，‘他们不爱任何人……’难道你不相信卡斯特罗、诺兰和我因为爱上帝而爱我们的弟兄吗？”

---

① 夏尔·佩吉(1873—1914)，法国诗人，天主教徒，诗歌受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影响。

“相信，”梅特兰说，“是的，我知道你们爱。”因为他们的上帝是个亲戚，不是至高无上的绝对存在，不是心中的虚空。

“那么，你能说出哪位神父符合这个佩吉所说的话吗？”

他知道自己的回答会在以后的争斗中带来无尽的麻烦，但现在这一点必须承认。“能，”他宣布道，“我自己。”

法官们比较隐秘地相互看了看。

“好了，詹姆斯，”大主教说道，“你渴望见到上帝，是不是？”

“是。”

“嗯，这种渴望就是爱。”

“我不知道这种爱够不够。地球上一半的恶事，都是爱的表示，一个人给另一个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

“我的神啊！”卡斯特罗发出他经典的鼻腔音。“现在他对我们全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套啦。”

问题激增，等问题结束，三个人都很满意，在神学定义的框架下，梅特兰还是爱上帝的。在整个过程中，梅特兰都想宣布，“但我们说的不是同一个存在！”但那只会引发同样规模的更多问题。

接着，诺兰提出了布伦丹和格丽特的问题，梅特兰为此道歉，大主教阁下发表评论，问题结束了。

院长笔记上的第三个项目，两头都标有红色的问号，是个摘要，纪录了梅特兰博士与其他教员在楼下休息室中讨论时表达的一些奇怪的神学观点。但大主教不想在教义上摊牌，那要等到《上帝的意义》提出之后。

赫斯特和艾根的名字，两头没有标问号，这是两个不稳定的人，而梅特兰一直牢牢地守着他们的秘密。

诺兰就赫斯特的情况做了一大通注解，总算快结束了。

“……做得太过分，以至于安排赫斯特见心理医生。完全没有向我或那个年轻人的精神导师提及。如果我拘于俗套，也可以去憎恨这种不礼貌的行为。但我最憎恨的，是这种不礼貌的行为给神父群体带来的危险。”

“你当然会这样。詹姆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你没有隶属于一个机构的意识。你最好快点加强这种意识，就这样。没什么解释吗？”

“我如果解释，就会显得像是在指责，阁下。我承认我有罪咎，这件事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做，后来对赫斯特又有所忽略。不过，在我手上受到伤害的人是赫斯特，不是诺兰博士。”

诺兰向大主教阁下求助。“你看到了吧？”

“不管怎么说，”卡斯特罗彬彬有礼地说，“我倒希望听听你的指责。”

“我宁愿就这样，不去推翻我的道歉。”

“啊，开始有了智慧啦！”

“那还有莫里斯·艾根，”大主教喃喃道；然后，又更大声地说，“莫里斯·艾根。又是个机构意识的问题。或者说缺乏机构意识的问题。”

梅特兰断定：“莫里斯的情况让智慧的人都会迷惑……”

诺兰说了句格言：“对神父来说，智慧是义务。”

“詹姆斯，你意识到了，他给最高司祭的信是个错误。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消息呢？你是不是认为我不值得信任？”

年轻的神父耸耸肩膀，表示否定。“你完全正确。艾根的情况应该事先通知你。但是，莫里斯在教会里有他的事业，而且……嗯，我还担心他彻底崩溃。不过这还是发生了。”

"你说，艾根的情况。"卡斯特罗说道。

"对不起，你是说？"

"你强调，艾根的情况。好像不是任何情况下把问题直接交给大主教处理都会更好一样。"

"我说艾根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但是，就算是神父也有保守或公开秘密的权利吧。大主教辖区可不是极权国家。"

"夸张的语言够了，谢谢你了，詹姆斯。"

"具体在艾根的情况下，我本应该马上向你求助，阁下。但莫里斯是按照制度生活的，制度规定，除了通过你的大主教以外，不可以用其他途径向罗马求助。我不想说什么不吉利的话，何况在这方面我已经受到了警告。但是，那些按照制度生活的人——这是一种令人嫉妒的生活方式——必须以制度的方式来拯救。写那封信，对他来说，就是一件反常的事情。我应该根据他写信这件事情，来判断他当时的状态。"

"我明白了，"卡斯特罗说，"就不提这个家伙以前可能有过的禁欲生活的誓言。"

"我刚才所说的，不过是表达这个意思的另一种方式而已。"

现在，九点早已过了，大主教被卡斯特罗和梅特兰之间的唇枪舌剑搞得晕晕乎乎，决定提出《上帝的意义》这个中心问题，以便快速而一劳永逸地表明梅特兰反叛的实际程度。为了将所有次要问题做个总结，他问梅特兰，胆敢不相信权威，是不是就拯救艾根或赫斯特脱离了什么东西呢？

梅特兰说："我没有拯救他们脱离任何东西。"

这是有原因的，尽管他没有提出来。一般说来，帮助两个牢牢嵌在某个结构之中的人是不可能的，就像要挖出鲸鱼的眼睛却还要它们能够聚焦一样。他没有拯救他们脱离任何东西。就在这一刻，他们两人都在

沉睡，胡茬在两张异样的脸上滋长。艾根几乎有了络腮胡，脸上因此显出落拓的模样，一张孩子的脸，在神奇药物的作用下显得满足，海盗面具还戴在脸上就睡着了。

大主教对诺兰说了点什么，诺兰不乐意地噘起嘴巴，把打印的笔记放到一边。

大主教开始了："詹姆斯，你现在已经清楚关于神父发表作品的《法典》第 1386 条的各项条款了吗？"

"我知道我违反了法令，因为我出版《上帝的意义》，没有得到你本人或法律指定的其他主教的允许。"

"这本书，"卡斯特罗作证，"既需要允许，也需要审查。"

"我认为，这本书不需要审查，因为我认为，书中没有提出神学观点。"

"你用了假名，这似乎表明你自己当时也怀疑这本书可能要审查啊。"

大主教居中调停，坚定地说："现在，让我警觉并且必须弄清楚的是梅特兰对这件事情的想法。"

"当时我知道，肯定有某些法令条款，规定我必须在出版前获得许可。我没有去弄清楚这些条款究竟是什么，这一点我完全有罪咎。"

"噢，行了吧，梅特兰博士，"卡斯特罗说，"你当学生的时候，我教过你。一般每两年我都要在许可和审查的话题上做八次讲座。现在，我敢打赌，只要你当时听过一两次，你肯定到死那天都能记得《干果贸易法》的细节。更不用说关于同一个话题的八次讲座了，怎么可能你就不记得《法典》第 1386 条呢？"

"我可不敢说……"

"请说吧。"

“那，我想，这都是因为人有忘掉令人憎恶的法律的本领。”

“那么你认为这是一部令人憎恶的法律？”

“我无法假装不这么认为。我能做的就是，保证以后遵守它。当然，如果法律废除，就不必了。”

“如果永远不废除呢，詹姆斯？”大主教阁下想知道。

“我会遵守的，阁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必须留在教会内部，这件事对我才有根本的意义。”

卡斯特罗嘘了一声，对“具有讽刺意味”这一说法提出了质问。

梅特兰继续说：“你说要知道我的想法。欧洲有很多神父，不理会《法典》第 13……”

“1386。”卡斯特罗补充道。

“我使用的权宜之计，很多人都用，以不同的名字发表作品。他们说自由表达的权利比主教的权利更加根本，如此等等。然而，我这样做，都不是出于哲学上的考虑。差得远呢。我想我只能说，我的行为来自一种……一种天生的随意。”

“但这跟你违背法令毫无关系。”卡斯特罗说。

“这很正确。我知道，这种事情法官是不会去理睬的。但主教听到这种事，可能比听到彻底的反叛更加高兴吧。”

“这个主教不是这样，”大主教说道，“不怎么高兴。我还记得几个星期前的一次猜谜游戏，戴斯·博伊尔，你本人，我本人。你说着这同一本书，就像是别人的书一样。不，我并不怎么高兴。”

“书的生命像蝉一样，阁下。我当时认为——认真严肃地认为——最好让我的书死掉。我用的假名，是因为……呃，因为害羞。如果卡斯特罗博士想听到一个他能笑话的词的话。”

“这个词我会笑话的，毫无疑问。而且我还要说，就算因为无知而

无视法令，礼仪对你也应当有约束力。”

“是的。”梅特兰说。尽管还有比礼仪更高的关注。扔手榴弹谈不上什么礼仪，但是可以想象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必需的。他明智地没有说出这个意象。

诺兰说：“可我们必须回到主要的争议上来。当然，你的书是一本神学书吧。”

“不是。”

“书中究竟有没有提出关于 *Theos* 的 *logos*[①] 呢，也就是关于上帝的看法？”卡斯特罗问道。

“不是关于上帝本身。书中提出了关于人们对上帝的看法的看法。”就是对梅特兰自己来说，这话听起来也有点似是而非。

“詹姆斯，如果我命令你放弃书中某些观点，”大主教阁下提议，“你会吗？”

梅特兰没说话。卡斯特罗倒愿意承认：“我和诺兰都相信，你的书违背了几条与上帝本质相关的教皇敕令。这个问题是我向大主教阁下提出来的，这一点我并不害怕坦白。”

“你放弃观点的事，当然永远不会公开，”大主教解释道，“会是个秘密，知道的只有我们三人和你自己。还有我的继任者。”

过了一会儿，梅特兰说：“这一点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我不放弃，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我不会谈惩罚的。在现在这个阶段不谈。”

“阁下，如果我的观点发生了改变，我会放弃的。但一个人不可能在五分钟之内决定观点是否改变。”

---

① 希腊文，意义分别为“神祇”、“观念”。

卡斯特罗建议道："试试看啊。"

"评论的人都不认为这本书离经叛道。"

"你有书评的副本吗，詹姆斯？我是说，天主教徒写的书评。"

"有。"

又是一段长时间的、内省的沉默。最后梅特兰说："我不是教义的敌人。但如果你们想除掉我，这本书也就够了。"

"这话暗含着侮辱，詹姆斯。"

"我请你不要让我放弃观点。"

卡斯特罗发出一声奇怪的鼻音。"请不要惩罚我，法官。那会让我成为全社会的敌人。"

有人在敲门，原来是几周前曾用可可饮料慰藉梅特兰的那位爱尔兰单身女人。她说有大主教的长途电话，大主教便起身到办公室里接电话去了。这是事情可能玩弄的最不善良的把戏——让法官们无事可做，只好和被指控的人闲聊。一开始，诺兰和卡斯特罗低声交谈，试图避免和梅特兰说话。但是梅特兰表面上与他们平等，离壁炉又近，又坐着舒适的安乐椅，这一切都迫使他们以平等的身份，为他提供非官方的建议。

诺兰说道："现在是自尊还是教会的事了，詹姆斯，自尊还是教会。"然后，又更加神秘地说："记得库朗奖的那个晚上吗？"

卡斯特罗说："詹姆斯，如果说我一直在批评你，那是因为你是个惹人生气的年轻人。但你必须作那个谦卑的决定，不是那个怨恨的决定。怨恨只会伤害你自己。在两种情况下，教会都不会输。"

突然之间，梅特兰变得极其愤怒，虽然不一定是极其怨恨。

"教会！"他喊道，"你把教会当做基督的妙龄新娘，青春美貌。我把她当做肮脏、老迈的丑妇，一半的牙齿都掉光了，和政治家们在一起鬼混得太多了。"

“这可真是个靠得住的见解哪，真的是！”卡斯特罗叫道。

“而且我可不想被赶出去是为了要达到你所谓的合适标准。”

“有一天卡斯特罗博士会成为这个区的大主教，”诺兰宣称，“那时候他认为的合适标准，对你会有约束力。”

“我可能会死，他可能会死，我们两人都可能死。他甚至还可能当不了。”

对于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卡斯特罗很乐观。“没错，没错，”他笑了起来。“我要说的是，不要因为你憎恨诺兰和我就走上错路。我们不是充足的理由。”

“你是诚心要当好人，是不是？”

“当然。”

“那就不要在他脑子里灌输放弃观点的想法。”

“这对我们来说是有关良知的事情。”诺兰解释道。

大主教回来的时候，大家都深感庆幸；三人都带着诚恳的敬意站起身来。但大主教却在门口停住了，一只手扶着门，让门一直开着。

他说：“就我而言，该说的都说了。只有一点：詹姆斯，你在弥撒过程中说信经[1]的时候，能带着诚实的心去说吗？”

“能。”

“在你左边的前厅里等着。”

“我不会放弃观点的，阁下。”

“我也不会被人吓唬的，詹姆斯。”

“我不是吓唬。我是祈求。”

---

① 信经指《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他拿修信经》，用于圣餐前，基督徒用以表明对上帝的信仰。

“莫莉会给你送点晚餐去。”

在那个前厅里，一个小时过去了。他在情感上无精打采，但在意识上，他知道自己正处在比以往更大的危险之中。正如他对埃德蒙兹说过的那样，他是个机构的人。无论如何痛苦，他都必须在这个机构内部成长；而且他的直觉让他相信，尚未被看到的成长正在进行。暴亡——在一个十字路口，比如说，在卡斯特罗的车里——可能会终结这一成长。但被抛弃出去，只会让这一成长沦为虚空，让他自己沦为游民。

然而，这只是心智上的、更加冷静的那种警觉。他仍旧有闲暇为四周无书可看而感到遗憾。他熟悉了一下本笃会的传承历史，那张树干分叉形的示意图用镜框装着挂在一面墙上，又大致了解了对面墙上的一幅地图；红色的箭头(神父的迁移路线)从爱尔兰辐射开去，射入美洲、欧亚大陆和大洋洲的心脏。

还有彩色玻璃窗上的圣凯文生平，下面用哥特风格的拉丁文写着生平总括。献词中一个无法翻译的由动词演变而来的形容词，让他忙了足足十分钟。

十一点差一刻的时候，疑惑的莫莉来喊他。

“你在参加考试吗，神父？”她问。

“可以这么说，莫莉。”

“那上帝保佑。那个叫做卡帕蒂诺的圣约瑟夫[①]的，是管考试的。听我说，我厨房里有他的像，等你到那儿的时候我来祈祷。”

“你真是好心。”

---

① 卡帕蒂诺的圣约瑟夫(1603—1663)，意大利圣徒，为航空航海者、智障者、参试者和成绩较差的学生的保护神。

可她说不，她要履行传播虔诚信仰的誓言。

桌子供裁决者就座的那一端，放满了脏杯子和脏烟灰缸。

看起来像是某个作决定的人弄出来的混乱，这让梅特兰感到安慰：好像曾有人在此艰苦地搜寻灵魂。但他没有时间去搜集能判断吉凶的迹象。大主教让他坐下。那把毛茸茸的大椅子试图给他过多的宠爱，即将听到宣判的嫌犯都不愿意受到这种礼遇。

“首先，”大主教说，“你向我保证，你能诚恳地说信经？”

梅特兰说能。

“现在，要逼你放弃观点很难。没人知道你写过那个东西。我们也不想别人知道你写过那个东西。你明白吗？”

“明白。”

“我决定让你停职三个月。在我管辖期间，你既不能说弥撒，也不能主持圣礼，也不可在其他主教管辖之下寻求上述权利。在你停职期间，每个星期都要向我作详细的书面汇报。第一个月，你要在我稍后指定的一家修道院里进行退省。”

一个月的安静，本身会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梅特兰知道，每天都会有人试图去测量他这条反常的河中河水的深浅。

当然还有：“你要定期忏悔，尽量遵循修道院团体的生活，每天至少要和一位精神导师交谈半小时，同样，你的精神导师我稍后会指定。”

“我本来希望可能会得到更多的自由，阁下。”

“这是赎罪，詹姆斯。你早就把你可能得到的自由都用光了。你服从吗？”

“服从。”他脸上已经开始发红了。他紧闭着嘴唇，从牙缝里说道，“但我相信我的书是一本没错的书。甚至是一本好书。”

大主教叹了口气。“这一点我们再讨论吧。不过，你服从，是吗，没有异议？”

“是的。”

卡斯特罗轻声说道：“我们的祈祷会跟上的。决不会落后。”

梅特兰几乎满脸通红了，听到这个虔诚的想法，三名法官都微微地低下了头。

大主教说道：“我本来可以让你停职更长时间，詹姆斯，但是我们严重缺乏神父。不过，我相信，惩罚的第一部分对你打击更大，超过第二部分。因为你是名神父，你是为此而存在的，现在你却有段时间不能当神父，至少在行动的层面上。除此之外，次要的一点是，在我的有生之年，你都不得发表作品，詹姆斯，尽管在具体的个例上，你可以请求我放松这条规则。但是，除非某个具体的情况有特殊的必要，否则你都不能发表。”

梅特兰感到离他心脏半英寸远的地方有个空洞，一个闪闪发亮的小空间，此前被小说的想法填得满满的。但是“特殊的必要”这样的词汇模棱两可，到时候还是可以商量的。

“这些你接受吗，詹姆斯？”大主教阁下问道。

21

艾根俨然成了他所住的医院的主人。他目光木然地领着梅特兰参观医院的平面布局，以同样的自豪感展示灰泥墙和无法治愈的病人所居住的区域内各种离奇的模样。六十年前，这幢房子曾属于一位牧场主，在其生命之初不过是一个家庭的石头平房，外加一个塔楼。房子符合那位已经去世的畜牧业大王的声势；伊阿宋奋力支撑着栏杆，标名为赫柏和尼斯的两个胖乎乎的女孩站在彩窗里，阿波罗和达佛涅[1]在大门上方做着无关性爱的忧思感伤之态，这些也适合现在房子里的居住者，他们每人所患的疾病都有个经典的名字。医院骑士团的教友弟兄们从身旁走过，手里拿着便盆和白色混合物。

“这里有个神父从来不说话，”艾根得意洋洋地说，“从来都不。几个月都不说话。而且他们没办法让他说弥撒，因为他可能会朝祭祀助手扔东西，甚至圣餐杯。这种事以前发生过。”

小个子神父服用的镇静剂药量，足以让他甚至对扔圣餐杯都感到高兴。他喋喋不休，和梅特兰一起来到一条铺着红色地砖的走廊上，走廊靠近门口的部分镶嵌着一条凯尔特风格的蛇，正在吞噬着自己的尾巴。那条大蛇优雅而痛苦的模样让人难以置信，但地面上来来去去的病人们的抑郁神情却是确实可靠的。

艾根继续唠叨："啊，来这儿第二天，我醒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在病房里看到了这个神父，问他好不好。他瞪着我，好像我骂了他一句脏话一样，然后他们又给我用了一些药，我睡了三天左右。"

他们在花园里的长椅上坐下，梅特兰总算及时记得把屁股口袋里的一本新平装书先拿了出来。他们前面是一个暖房，暖房那边是橘园，沿着山坡绵延而下，直到被吃草的牛占据的泥滩。河水静静地流着，但偶尔会在阳光下露出它的腿来，以跨过沙洲。

"醒的时候，神父在我旁边。我以为我睡着的时候，他一直就在我身旁，但那是不可能的。反正，他看着我，充满仇恨。我觉得他可能会谋杀我。可他只是说'少管他妈的闲事！'你想想！"艾根咯咯地笑了。"当然，这不是好玩的事情，但是我隔壁床上那个人告诉我，我服了药之后，那个可怜的家伙每天上午都来看我，等着我醒过来，可我不醒，他就挺恶狠狠地说'少管他妈的闲事！'然后大步走出去。"他又同样急迫地问："你情况怎么样啊，詹姆斯？"

"非常好。我寄宿在一家修道院里，理论上受到监管，但那些修道士们比诺兰更好玩。我能吃上很好的修士的早饭，每天在公共图书馆的档案里至少花五个小时，和大家一起在晚上的仪式上唱诵。我睡得香，像个正直的人一样。"稍作沉思之后，他承认道："我想念弥撒。想念得很厉害。这真是个意外。"

这是多深的意外，他没有说；二十二岁时，他用半个果酱罐当圣餐杯，跟着一本发黄的书学习仪式，现在他却渴望着这个仪式，而他以前还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如此强烈的渴望。

他说："这是和你所接受过的培养有关的事情。"

---

① 此句中的人名均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我想如果我那封疯狂的信真的成功了，我大概也已经在想念弥撒了。”

梅特兰的目光突然转过去，望着远处蓝色的河流，可最后他却说道，“那你肯定已经在想念了，莫里斯。”

艾根情绪激动地哭泣起来，像一位不开心的醉酒者。梅特兰不理会他。

“听着，莫里斯，在停职的最后一个月，我在一个海滨小镇上租了一幢小屋子。我那本臭名昭著的书有些平装版的版税，付房租够了。算不上非常豪华的地方。盥洗室在外面。厕所。”

“啊，对邓斯·司各脱[①]、阿奎那和彼得·阿贝拉尔德[②]来说，也够了。”艾根揉着眼睛，说道。

“的确是，”梅特兰说，“我在想，你愿意跟我来吗？从小屋子里可以看到海滩，还有一块巨大的圆锥形海岬。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在上面跑。像一对圣母军[③]的男孩子，努力把低层次的冲动神圣化。”

艾根笑了出来，眼泪不停地往下流，虽然他很开心。

“然后我们去游泳、吃午饭。然后你可以休息一下，我去写我的新书……”

“新书？”艾根问道，像以前那个艾根，那个婚约辩护官。

“是本小说。但几乎没有出版的机会。只要大主教当权，就不可能。”

“他们打算让大主教七十多岁的时候必须退休。所以我可不会听你

---

① 邓斯·司各脱(1265—1308)，苏格兰经院哲学家、神学家。

② 彼得·阿贝拉尔德(1079—1142)，法国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神学家和逻辑学家。

③ 圣母军是一个天主教教友团体，创立于1921年，仿照军队的管理方式，以忠贞、勇敢和有纪律著名。

说什么没有希望。”

“大主教多大年纪啦？”

“六十一。”自婴儿期以来第一次，而且表面上看来很明显，又是当着另外一个人的面，艾根——这位坠落的天使——竟然露出了狡黠的模样。“得冠状动脉硬化的年纪，”他低声说道。

他们租了这幢小屋子。每天早晨，梅特兰逼着艾根走过圆锥形海岬，教他在波浪中抓小鱼。尽管自己也累了，他每天下午还是工作四个小时，大多时候能写一千五百字。艾根打打瞌睡、读读书，黄昏时分醒过来时，就会看到梅特兰对一天的工作稍感满意。

“我们这位没良知的人怎么样？”艾根会问，因为梅特兰的小说记录了一位完全缺乏道德想象力的、爱德华时代的普通人物。

小说家去祷告的时候，艾根便去做晚饭。他们订下了小镇酒馆里的斯诺克球台，每晚八点一刻开始，如果没有人订九点钟的球台，他们就一直玩到酒店关门——艾根好像别有用心似的盯着难打的角度，任凭他的啤酒在壁炉台上走气。第一天早晨，他因为服了药，会睡到九点钟。第二天早晨，他们就开他的车来到镇上，他会说弥撒，梅特兰当助祭。两人对这种仪式都有强烈的感受；但都不会流露出来，不过有一天，在回到车上的时候，艾根说：“你晚上祈祷，我每隔一天上午就去说弥撒。我们两个人加起来，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神父啦。”

他们收到了几封信。梅特兰于某个秋天的星期六在一个海岬上为他们说过弥撒的毕业生社团又写信来，问他能不能三个星期之后为他们说弥撒，就在这一天，大主教会让他恢复神父的职能。他愉快地回了信，接受了。

还有一封信是他的出版商的，附了一张支票，是《上帝的意义》的美

国版的报酬。既然合同十个月前就签好了，梅特兰也别无选择，只好收下这笔钱。那天晚上，他们打斯诺克的时候喝了利口酒。

伤害最大的是主教辖区办公室寄来的信件。

“我还不知道你们这两位先生是医生呢，”邮局的那位女士对梅特兰说，“有医生在这儿可就方便啦。三年前这儿有个女孩被鲨鱼弄伤了，要送到十三英里开外找医生呢。”

“噢，可我们是矿物学博士[①]。”梅特兰说。

艾根已经走到了外面，在电话亭的阴影中撕开那个正式的信封，好像要躲开几位闲逛的家庭主妇一样。梅特兰走过来的时候，艾根脸上又恢复了以前那种苍白色。他没有说话，只是把信递了过去。梅特兰先读了这封给艾根的信，自己的信还没读。信中说，艾根将被派到一个工业教区，说那儿的工作量比较轻。梅特兰想象着这个小个子的人四周都是工厂：中学生一样的脸，瘦削的身体，一套固定的词汇。他舌头吧嗒了一声，为了艾根，他不能发火。于是他怒气冲冲地去处理自己的信，他很快把信读完，然后一把塞进平脚短裤的口袋里。他要到山区的一个教区里当助理神父。雨夹雪的天气、地方宗教团体，这就是他的命运。他告诉了艾根。

“他们说教区体制已经死亡了，成了科技时代的遗骸，”他说，“那就让我们去做两只快乐的蛆吧。”

他们慢吞吞地往回走。对艾根来说，那锥形的山、那海以及海中的鱼，已经失去了现实感。他惧怕神父生活的铁一般的现实，四个人中有三个都不会相信，但他却无法抛弃信仰。他是现代广告中不明智的处女，必须使用那种非主流的肥皂。

---

① 英语单词“医生”和“博士”是同一个词。

“我想我们可以安排一下，明年再来租这个小屋子。”他提议道，梅特兰说好，艾根那张小嘴巴便闭上了。但是，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一个星期六，大主教阁下接见了梅特兰。同一天傍晚，他在一个洪水上涨的山谷上方一处崖顶上说了弥撒。薄雾笼罩着悬崖对面高低不平的平原，风吹起他的十字褡。有人又在祭坛迎风的那边放了一辆卡车。梅特兰这时心存疑虑，没有讲道。

译后记

中国读者都知道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有些人可能还看过同名小说，但了解小说作者的，恐怕就不多了。电影一九九三年初开拍，年底上映，一举获得七项奥斯卡大奖，在电影题材、艺术成就和公众影响力上，成为里程碑式的作品。次年，借电影的东风，香港和大陆都推出了小说的中文版(香港版的书名为《舒特拉的名单》)；去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英文原著，今年又推出了重译本，由此可见电影和小说在国内受欢迎的程度。

小说原作要比电影早十多年问世，书名为《辛德勒的方舟》(*Schindler's Ark*)，于一九八二年获得布克奖。其时，作者托马斯·基尼利虽在中国知者寥寥，实际上却已享誉整个英语世界。

基尼利一九三五年生于澳大利亚悉尼郊区，祖辈是爱尔兰移民，家庭中有浓厚的天主教传统。基尼利在一所宗教学校里接受教育，准备将来当神父，但后来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决定不领受神职。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基尼利的创作生涯可谓一帆风顺，早期一直是澳大利亚文学界乃至文化界的希望之星，多产而又多才。他的前期作品，如《惠顿某地》(*The Place at Whitton*，1964)、《招来云雀和英雄》(*Bring Larks and He-*

roes，1967）、《三呼圣灵》（*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1968）、《吉米·布莱克史密斯之歌》（*The Chant of Jimmie Blacksmith*，1972）等，都受到国内评论界和读者的高度赞扬。很多人都把基尼利当作澳大利亚诺贝尔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的接班人。同怀特一样，早期的基尼利在戏剧创作上也非常成功。

在收获了两个迈尔斯·弗兰克林奖（Miles Franklin Award）——澳大利亚文学最高奖项——之后，三十多岁的基尼利在创作上开始发生转变，文学创作的视野从澳大利亚本土转向国际：《红血玫瑰》（*Blood Red, Sister Rose*，1974）写的是圣女贞德的故事；《林中私语》（*Gossip in the Forest*，1975）中的故事发生在一战后期的欧洲；《南方军》（*Confederates*，1979）的故事背景则是美国内战。基尼利的国际声誉开始提高，1982 年《辛德勒的方舟》获得布克奖，则是其在英语世界影响力的一个界标。

除小说外，基尼利后期开始创作的一些非虚构作品，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大恨》（*The Great Shame*，1998）体现了个人历史和民族记忆、小说手法和史学眼光的艺术结合；《贼的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Thieves*，2006）则是关于澳大利亚早期民族史的优秀史学作品，堪比罗伯特·休斯的名作《致命的海岸》。另外他写的《林肯传》凝练而客观，在美国广受赞誉。

基尼利不是书斋作家，他的历史作品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他也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曾发起澳大利亚共和运动并任首任主席，近年来则致力于改善滞留澳大利亚的难民的待遇，曾与国际笔会悉尼分会一起，编辑出版了难民营中作家的作品集。

基尼利的作品多以历史为题材。作为历史小说家，他有三个特点：一是作品中难以比拟的细节真实性。他在动笔之前要进行大量的研究，

尤其是阅读相关历史年代的报纸等第一手资料，加上他作为文学家的想像力和表现力，他的历史小说获得了电影镜头一般的逼真感。二是凸显历史和当下的关联，基尼利不是为再现历史事实而写作，他的作品旨在通过历史反映他对当前的思考，他曾明确反对以史为乐，主张以史为鉴、借古喻今。三是突出个人在机构化力量(institutionalizing forces)中的命运。这一点在本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三呼圣灵》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天主教神学院里，这是基尼利很熟悉的一个封闭社会，有它自己的法令、制度、传统和文化，与外界并无真正的交流，却以精神和道德典范自诩。主人公梅特兰年轻气盛、思想反叛，在堕胎、出版审查、教皇权威、教会内部腐败、教会与商业的勾结等敏感问题上，都持有激进的观点，布道时常常语出惊人；又有强烈的正义感，敢于向势力强大的地产开发商们发起挑战。这一系列个人和机构的交锋，最后以机构的胜利而告终。个人在斗争中经受洗礼、张扬人性，但最终却发现自己需要机构提供的身份和安全感，也无法摆脱机构的思维习惯与认知框架。这是基尼利作品中的普遍主题，在不同作品中，机构化因素体现为不同的力量，可能是一场无视生命尊严的战争(《南方军》)、一种需要个体作出重大牺牲的家庭文化(《孝女》)、无法摆脱的民族记忆(《疯狂家事》)、无处不在的商业价值(《内海的女人》)等等。这一主题，在全球化、商业化、现代化等趋同因素极其强大的当代世界，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

《三呼圣灵》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怀特为代表的澳大利亚现代主义语言特征。作者偶尔会打破语法常规，尤其是句法，不考虑句子的完整性；另外作者总是想要在简短的语言单位中最大限度地注入深层含义，和现代主义一脉相承。当然，小说也体现了基尼利本人的风格。一是重视人物刻画和主题思想的表现，情节上关注较少，各种事件之间的表层

联系不多；二是用词讲究、用喻奇特，常出人意料，读者常常需要细心思索才能理解；三是作者（叙述人）介入较多，或讽刺、或评论、或拓展。这些在翻译中往往会成为难点，但也是阅读和翻译的乐趣所在。

本书书名中的 Paraclete 是个生僻的词，来自希腊语的 paráklētos 和拉丁语的 paracletus，最早可能来自希伯来语，意为“安慰者”、“为了我们的利益而介入或辩护的人”。该词在《新约》的《约翰福音》、《马太福音》中多次出现，一般理解为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帮助世人抵制撒旦的诱惑并为世人辩护。不过神学家们对这个词的理解还是有争议的，意见并不统一。

需要说明的是，小说中出现的其他语言，如拉丁文、法文、希腊文，大多保留原文，并在脚注中注明意义；为了体现小说生动的描写和阅读的流畅，一些模仿人物不标准发音的句子，则处理为中文，并添加了少量注释。少量不太常见但已成为英文词汇的外文词汇，如 Corpus Christi（拉丁文：圣体节）、zucchetto（意大利文：圆顶帽）、anno domini（拉丁文：衰老之年）等，则直接译为中文，也不加注释。另外，为便于大部分读者理解，部分宗教词汇在翻译时，如果有意义相同的世俗词汇，则有意采用世俗词汇，尽量使读者能根据字面表达看出意义，比如 confession 一词，宗教上一般称为“和好圣事”、“告解圣事”，但我在本书中一般译作“忏悔”，相关的词则译为“忏悔室”、“悔罪仪式”和“听罪神父”，使读者无需查阅注解便能理解。这毕竟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不是神学论著，读者大可不必为弄清神学概念而中断对情节和人物的体验。

本书的翻译对我来说是个学习的过程，其间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黄源深教授常与我们分享他的翻译经验以及他对文学翻译的见解，让人

很受启发，也帮助我解决了本书翻译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感谢南京大学的张子清教授，他为我解答了书中所引用的庞德《诗章》的相关问题，并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他翻译的《诗章》中的诗行。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李安兴博士、硕士生胡俊就本书翻译中的一些具体语言问题提出了建议。书中部分专有名词的注释参考了陆谷孙先生主编的《英汉大词典》。人名的翻译则主要依据商务印书馆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另外，书中涉及的其他语言、澳洲俚语、宗教仪式、《圣经》经文等方面的问题，我常常会通过互联网的各种论坛和问答版块提问，通过分析网民提供的一手信息而找到答案。在翻译的时候，有时我的想像力会穿过显示屏，看到世界各个角落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年龄的人们，想到他们提供的切实、无私的帮助，也会很感动。我不认识他们，但我感谢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陌生人，他们让我觉得生命很美好。

我是在华东师范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开始接触基尼利的，后来的博士论文也以他为题。基尼利作品共有四十余部，虽然都看过，仍旧不能说都有满意的理解。他的作品在题材、风格和体裁上的差异是很大的，评论界对他的接受和理解上也有很多尚未解决仍需讨论的问题。翻译基尼利的早期小说《三呼圣灵》，可以说是对我以前关于基尼利的理解和见解做一次整理，也是对我文学领悟能力和语言能力的一次检验。我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无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但作为译者，我个人应当为译文中可能有的错误或疏漏负责。

周小进

2009年5月于上海

当代澳大利亚小说译丛
主　编 黄源深
副主编 王光林

Thomas Keneally

三呼圣灵

Three Cheers for the Paraclete

〔澳〕托马斯·基尼利 著　周小进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